拉康研讨班 · 第十八期

论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

D'un discours qui ne serait pas du semblant

1970—1971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十八期研讨班《论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D'un discours qui ne serait pas du semblant，1970—1971）共10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D'un discours qui ne serait pas du semblant；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On a Discourse that might not be a Semblance；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71年1月13日 5
第2课 · 1971年1月20日 36
第3课 · 1971年2月10日 67
第4课 · 1971年2月17日 95
第5课 · 1971年3月10日 142
第6课 · 1971年3月17日 176
第7课 · 1971年5月12日 206
第8课 · 1971年5月19日 261
第9课 · 1971年6月9日 288
第10课 · 1971年6月16日 321

第1课 · 1971年1月13日

黑板上：“论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

“一种话语”：这里所谈的并不是我的话语。

我想，去年我已经让你们充分感受到，“话语”这个词应当怎样理解。

我提醒你们回想主人的话语，以及它的四个——姑且说——位置；还要回想这些项相对于一个被简化为四面体的结构所发生的移位。

至于有什么理由使这些滑移……我把澄清这一点的工作留给任何愿意着手的人。

……这些滑移本来还可以有更多变化，我却把它们缩减为四种。如果没有人来做这件事，也许今年我会顺便向你们指出这四种形式何以享有特权。

我当时援引这些内容，只是为了我在《精神分析的反面》这个标题中所陈明的目的。主人的话语并不是精神分析的反面。

主人的话语是这样一个所在：精神分析话语本身的扭转——我愿意这样说——在那里得到展示。也正因为这道扭转，精神分析话语才使人提出“正面”与“反面”的问题；因为你们知道，在理论中，人们何等强调……

……从弗洛伊德最初提出这一理论时起，人们就何等强调双重铭写。

而我当时要让你们亲手触及的，正是一种双重铭写的可能性……

……既可铭写在正面，也可铭写在反面，却无须越过任何一条边。这就是早已为人熟知、我只须加以运用的那种结构，即所谓**“莫比乌斯带”**。

正是这些**位置**和这些**要素**表明：严格说来，所谓**话语**绝不可能以某个主体为参照，尽管话语会决定主体。

毫无疑问，我当初借以引入那些我认为应当在**精神分析话语内部**让人听懂的东西时，含混之处就在这里。

请回想一下，当年我把一份《报告》题为《**精神分析中言说与语言的功能和领域**》时所用的措辞[注1]。

> [注1] 雅克 · 拉康：《著作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 年，第 237 页，《精神分析中言说与语言的功能和领域》，1953 年“罗马报告”。

我当时写的是**“主体间性”**。天知道，这样的用语会给怎样一条歧途以可乘之机。

请原谅我不得不先铺下这些痕迹。

我当时所能做的，只有抢在误解之前：

- **“间”**（inter）当然确实存在；只是后来我才得以把它陈述为一种**能指间性**（inter-significance）；
- 而**“主体性”**则是它的后果：**能指是在另一个能指那里代表主体的东西，而主体并不在那个能指那里。**

正是在这一点上：

- 主体在其得到**代表**的地方并不在场；
- 但它毕竟得到了**代表**，并由此发现自己被分裂了。

所谓**话语**，不只是说从此以后，主体只能依照其无意识动力来受到判断；更在于，话语再也不能被陈述为别的东西，而只能被陈述为一种结构所衔接起来的东西——主体在这结构中的某处，以一种不可消除的方式被异化了。

因此，我用来开场的话语陈述是：“**论一种话语**……”——我先停在这里——“……**它不是我的话语**。”

话语作为话语，不可能属于任何一个特定主体——我正是从话语的这一陈述出发……

……话语以一种结构为基础，而若干项在其中的分布与滑移又赋予它特定的重音。今年，我正从这里出发，来谈题为《**论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的内容。

对于去年未能跟上这些先行陈述的人，我要指出：一个多月前已经出版的《Scilicet 2/3》，会给他们提供主要参照。

《Scilicet 2/3》既然是一份书写之物，它就是一次话语的**事件**——即使还不是话语的降临。

首先是因为这一点：我从一种话语中得到教益，而无法回避的是，这种话语需要你们的“**拥挤／催迫**”（presse）——换言之，需要你们在

场；非常确切地说，正是某种独特之物在这一面向上把我们组成了“**公众／出版界**”（la presse）[注]。

> [注] Presse 在这里同时牵涉“拥挤、催迫、新闻出版界”等义；下文的 pressé 又有“被挤压、被催迫”之义。译文保留这些彼此牵连的词义，不把它们归并成一个单义词。

可以肯定，随着——姑且称作——“**我们的历史所造成的影响**”，某种东西已经变得可触及；它重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话语就是**主人的话语**时，话语究竟会怎样。

这个东西只能把某些事联结起来；至于怎样给它命名，人们还在追问……

我们先不要急着使用“**革命**”这个词。不过显然，我们必须辨明究竟发生了什么；归根结底，正是它使我得以继续展开这个公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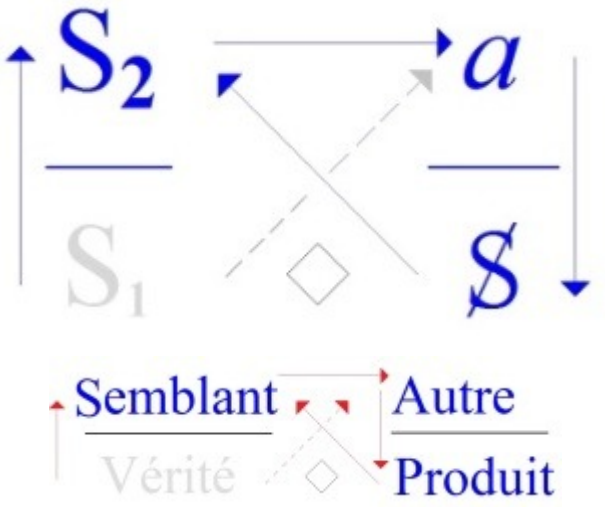
“**论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

在这一期《Scilicet》中，有两个特征应当记住。

首先，我把去年那套话语几乎原样地交付检验……

……只多出了一点东西；检验是在一种配置中进行的，其特点恰恰是缺少我所谓“由你们的在场所形成的拥挤”。为了把重音完全落在这里，我要用这样的措辞来说它：这种在场所意指的东西，我将把它标作“**被挤压的剩余享乐**”。

因为，正是从这一图式出发，我们才能估量这件事：它是否超出了人们所谓的一种“不适”——你们被铭写于其中的大学话语里，有着过多的假象性〔S_2 处于假象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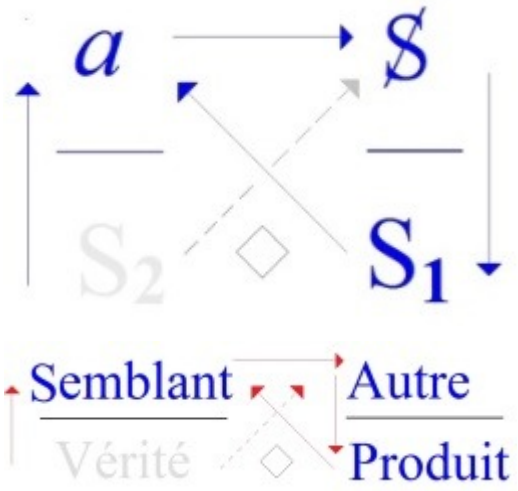


这种不适很容易从以下几方面揭露出来：

- 例如，大学话语自称维持一种它根本无法维持的中立性；〔S_1 处于真理位置〕
- 又如，它自称实行竞争性的大学筛选，实际上所涉及的却只是发给知情者的标志；〔a 处于他者位置〕
- 再如，它自称进行主体的塑造，而实际所涉及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处于产出位置：“格式化”〕

要越过这些假象所造成的不适，要指望有什么能让人从中脱身，唯一的办法就是设定：在一种话语〔分析家的话语〕的推进中，某种方

式、某种严密的方式，会在该话语的主导位置〔分析家的话语：$a \rightarrow \mathcal{S}$〕把这些筛选、这些剩余享乐的小球切分开来——在**大学话语**中，你们正是以这些东西的名义被攫住的。



分析家的话语

关键恰恰在于：有人从**分析家的话语**出发，在你们面前把自己置于**分析者**的位置……

……这并不新鲜，我已经说过，只是没有人留意。构成这一教学之独创性、也促使你们带着自己的“拥挤”来到这里的，正是以下这一点：我在广播中讲话时〔参见《广播》〕，已经把**这种在场的减除**付诸检验。你们挤在其中的这个空间被取消了，继而被我刚才所说的能指间性的纯粹“存在”所取代，好让主体在那里发生动摇。这不过是朝向某种东西的一记“刺棒”；它可能达到怎样的范围，要由未来来说明。

在我所谓这次“事件”、这次“话语的降临”中，还有另一个特征：它就是这份名为《Scilicet》的印刷品，也就是……

……正如一些人已经知道的，人们在上面写作，却不署名。

这是什么意思？

构成一整年、三期刊物的最后一页上，有一列署名；其中每一个名字都可以与其他任何一个名字互换。这由此断言：任何话语都不可能有作者。

在那里，是“它”在说话……

……另一种情形则是“negieren”〔否认〕。未来会告诉我们，五六年后，所有期刊——当然是指那些“正经”期刊——是否都会采用这个办法。

总之，我们会看到的……

在我所说的东西中，我并不试图越出我的陈述里被感受到、被经验到的那一点：它们着重突出并紧扣着话语的人工制品性质。当然——这至少是最起码的——这样做也就排除了我声称以此涵盖一切的可能：它不可能成为一个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不是一种哲学。

很显然，任何人只要从分析使我们得以重新提出的角度来把握话语，就必然会发生位移——我愿意说，是移入一个“去宇宙”（désunivers）之中[注]。

> [注] Désunivers 是拉康的构词，既撤去 univers“宇宙 / 普遍整体”，又引出下文的 divers“多样”和 diversion“转向 / 岔开”。译文暂作“去宇宙”，并保留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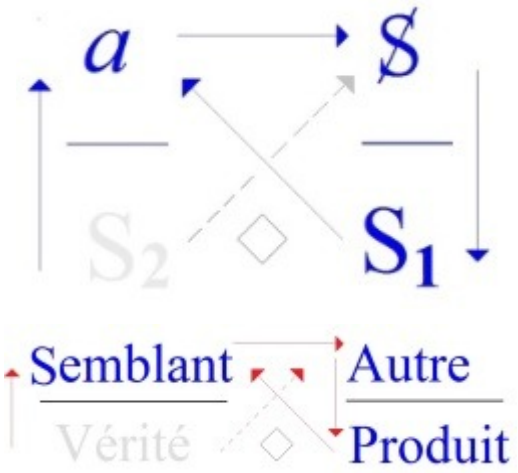
这与一个“**多样之物**”（divers）并不是同一回事。不过，即使对这种“多样之物”，我也不反感〔参见“零散而不相配”（《英文版序言……》）〕；不仅因为它蕴含多样性，而且因为它甚至还会实行某种**转向／岔开**（diversion）。

同样十分清楚的是，我并不谈论“**一切**”；甚至我所陈述的东西本身，也抗拒人们用“一切”来谈论它。

这一点每天都能亲手触及，哪怕只看我的陈述也是如此。

我没有说出一切，则是另一回事。我已经说过，这取决于一点：“**真理只能被半说。**”

因此，**这套话语**把自己的作用限制在人工制品之内；归根结底，它只是**分析家位置**的延伸，因为分析家的位置是由这样一点界定的：把其“**剩余享乐**”的重量放在某个特定位置上〔a 处于**假象**位置〕。



然而，在这里我无法维持的恰恰就是这个位置，因为我并不处于分析家的位置。正如我刚才所说……

……只差一点：你们在那里缺少**知识**。在你们自己的“拥挤”中，倒更可能是你们处于那个位置。〔听众处于分析家位置，却没有分析家的 S_2〕

话虽如此，在这一参照中，我所陈述的《**论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究竟可以达到怎样的范围？从我的位置出发，并根据我先前的陈述，这句话是可以被说出的。无论如何，我确实说出了它，**这是一个事实**。请注意，既然我说出了它，它也就是一个事实〔“只有被陈述出来的东西才有‘事实’可言”〕。

你们可能对此什么也看不出来，也就是说，你们会以为，除了我确实说出了它这一事实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不过，如果我在谈话语时使用了“**人工制品**”这个词，那是因为——可以说——对于话语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是预先**做成的事实**；只有**由话语造成的事实**。被陈述的事实，同时就是话语所造成的事实[注]。

> [注] 法文在 fait“事实”和 faire“造成 / 制作”的词形之间反复转换；译文以“做成 / 造成的事实”保留这一构词关联。

我用“**人工制品**”这个词指的正是这一点。

当然，我们必须把问题**还原**到这里。因为我说“人工制品”，并不是为了唤起某种与它不同的东西、某种“自然”的观念；你们若投身于那条路，去应付其中的难题，就错了，因为你们绝不可能从中脱身。

问题不是以“**它可说还是不可说？**”的形式建立起来的，而是：“**它已经被说出，还是没有被说出？**”我从已经被说出的东西出发——它处在一种话语中，而这话语的人工制品性质，被假定足以使你们来到这里。

这里要作一道切断，因为我没有接着补充：“足以使你们作为**被挤压的剩余享乐**来到这里。”

我说“切断”，是因为有一个问题尚待追问：我的话语把你们聚集起来，是否正因为你们已经是被挤压的剩余享乐？

不管某些人怎样想，事情都还没有定论：是否正是这套话语——即我向你们提出的这一系列陈述——把你们置于某个位置，而《**论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中的那个“不”，正从这个位置上成为问题。

“**假象**”是什么意思？

它在这一陈述中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是“**话语的假象**”吗？

你们知道，这就是所谓“**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从一个必须交付某种检验的所指出发，而这检验要以**是或否**来裁断；凡不能接受这种检验的东西，就被界定为“**毫无意义**”〔即“无意义的”〕。人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一系列被称为“**形而上学的**”问题。

我当然并不依恋这些问题。但我要指出，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是无法维持的；尤其从分析经验出发，至少可以这样说。

分析经验若以俄狄浦斯神话作为自己的高贵凭证，那正是因为它保留了**神谕之言说的锋刃**〔不可判定之物排除了“是 / 否”〕。

我甚至要更进一步说：解释始终停留在同一个层面；**它只凭自己的后续效应才是真的**，就像神谕一样。

解释并不被交付给一种可以用“是”或“否”裁断的**真理检验**；它把真理本身**释放出来**。解释只在确实得到后续跟进时才是真的〔跟随真理的释放而来〕。

稍后我们会看到蕴涵的图式——我是指**逻辑蕴涵**——最经典的几种形式。这些图式本身也需要以这种“**真确性**”为底基；它属于言说，即使这种言说严格说来是**无意义的**。

从**真理**只凭自身的释放而得到裁断的时刻，转到一种试图赋予真理以实体的**逻辑**，就在这一刻，作为**表象之代表**的话语遭到了遣返和取消资格。

话语之所以能够被取消资格，是因为它在某处总已经如此；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压抑**。

它所代表的已不再是一个表象，而是这一系列话语；后者被刻画为一种“**真理效应**”。

这种真理效应〔真理的“释放”；发出信号的无意义能指〕**并非假象**。俄狄浦斯就在这里教导我们……

……如果你们允许我这样说，它教导我们：那是**鲜红的血**。

然而，**鲜红的血并不能驳倒假象**；它给假象着色，使它重新“**显得像那么回事**”（re-semblant），并把它传播开来：撒上一点锯末，马戏便又开场了[注]！

> [注] Re-semblant 把“再度成为假象”与 ressemblant“相像的”叠在一起；译文以“重新显得像那么回事”保留这一双关。

正因为如此，只有在**人工制品**的层面、在**话语结构**的层面，才能提出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的问题。

在此之前：

- **不存在话语的假象**；
- **不存在可用来判断话语的元语言**；
- **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
- **不存在关于真的真**。

有一天，我曾兴之所至地**让真理开口说话**[注2]。

> [注2] 参见《著作集》中的《弗洛伊德之物》，第 409 页：“我，真理，我说话。”

我要问，悖论究竟在哪里：还有什么能比“**我在说谎**”这一陈述更真？

以“悖论”之名展开的经典争辩，只有当你们把这句“我在说谎”当作书写放在纸上时，才会取得实体。

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在某些场合，人所能说的再没有什么比“我在说谎”更真。

甚至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也许是唯一一种有时不会破碎的真理。谁不知道，当一个人说**“我没有说谎”**时，完全不能因此避免说出一句假的话。这是什么意思？

这里所涉及的**真理，当它说话时**……

……也就是我曾说过以“我”说话、像神谕那样得到陈述的真理——**是谁在说话？**

这个假象，就是能指本身！

我对能指的这种用法令语言学家感到不适；谁看不出，能指的特征正在这里？

甚至有人写下这样的句子，特意警告人们：“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无疑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

他们怎么知道？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和我一样，他并没有把一切都说出来〔原文如此〕。证据就是，人们在他的文稿里发现了他从未愿意发表的东西[注3]。

> [注3]　参见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荷马史诗中的字谜》，利摩日：Lambert-Lucas 出版社，2013 年；Federico Bravo：《字谜：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一项假说》，利摩日，2011 年；Michel Arrivé：《寻找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7 年；Francis Gandon：《危险的建筑》，鲁汶—巴黎：Peeters 出版社，2002 年。

人们以为能指是一件温顺的小东西，已经被结构主义驯服；人们以为它就是**“作为大他者的大他者”**、就是**“能指库”**，以及我所解释的所有这些东西，当然……

当然，它是“从天而降”的，因为在这个场合，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但我一开始说的是“人工制品”。

当然，人工制品绝对无疑就是我们每天的命运。

我们在每一个街角都能遇见它，手上随便一个动作就够得着它。

如果有一种话语能够维持——至少确实得到了维持——那就是科学话语。记住这一点也许并非徒劳：科学话语非常明确地从对诸种假象的考察出发。

科学思想的开端——我说的是历史上的开端——是什么？

对星辰的观察，若不是对星座的观察，又是什么？而星座正是典型的假象。

现代物理学最初的那些步伐，是围绕什么迈出的？

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围绕元素；因为那四种元素〔土、气、水、火〕……

……总之，即使你们再添上“第五精质”〔第五元素〕，它也已经是话语，而且是哲学话语——当然如此！真正的开端是各种气象现象。

笛卡尔写过一篇《气象学》[注4]。

> [注4] 勒内·笛卡尔：《气象学》（1637），收入《笛卡尔全集》，伽利玛“七星文库”，1953 年，第 230 页；第八讲《论彩虹》。

决定性的一步——诸决定性步骤之一——围绕彩虹理论展开。

而当我谈一种**气象现象**时，我所谈的东西正是因被规定为一种**假象**而得到界定的。

哪怕在最原始的人群中，也从来没有人相信彩虹是一件真实地弯曲着、竖立在那里的东西。

人们正是把它当作一种**气象现象**来追问的。

最具代表性、最为原初的气象现象——无可怀疑地与一切话语的结构本身相联的现象——就是雷声。

如果我在《罗马讲演》的结尾唤起了雷声，那绝不只是心血来潮：没有雷声，就没有一种能够维持的**父之名**。而每个人都很清楚……

……没有人知道雷声究竟是什么东西的征兆。它正是假象本身的形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话语的假象**。凡是话语，都只能以假象的方式呈现自己；其中构筑起来的一切，无不以某种名为**“能指”**的东西为基础。而在我今天向你们展示它的光线下，能指就等同于假象本身的地位。

相关知识卡 Semblant：话语中的假象位置

“论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若要构成一个**陈述**，“假象”就绝不能以“话语”为参照来补足成“话语的假象”。这里涉及的是别的东西，无疑是**“所指物”**。

请稍微按捺一下：这个**所指物**大概并不立即就是**对象**，因为这句话恰恰意味着，所指物本身正在四处游移。

能指在其中与自身同一的那个假象，是假象一词的一个层次：它就是**自然中的假象**。

我刚才提醒你们，凡是唤起自然的话语，都无不从自然中的假象出发；这并非没有缘故。

因为自然中到处都是假象。我还没有谈动物界；动物界显然有着过量的假象。甚至正因此，才会有些温柔的梦想家相信：从鱼到鸟，整个动物界都在歌颂上帝——这是不言而喻的。

每当它们这样打开某个东西……

……一个头部、一张嘴、一个鳃盖——那就是显而易见的假象，而动物界需要这些裂口。

接下来，我们进入某种效力尚未得到裁断的东西；理由很简单：我们不知道——可以说——**“能指的积累”**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因为能指——喏，我告诉你们——散布在世界、散布在自然之中，到处都是。

要使语言诞生……

……开始提出这一点，已经不是一件小事！要使语言诞生，就必须在某处建立起我谈赌博时已经向你们指出的那种东西：那就是**帕斯卡赌注**，可惜我们已经不记得了。

这里令人头疼的是：作出这种假定，已经预设了语言在运作。

由于这里涉及无意识，无意识及其游戏意味着：除了世界中四处奔走的众多能指之外，还会有**碎片化的身体**〔a〕。

不过，有些东西似乎可以作为出发点，认为它们已经存在；它们已存在于某种运作中，而在那里，我们不必被迫考察**能指的积累**。这就是关于领地的故事。

假如“**你的右臂**”这个能指跑进邻人的领地去采摘……

……这种事一直都会发生。你的邻人自然会抓住“右臂”这个能指，把它越过两地相接的边界，再扔还给你。你们竟把这叫作“**投射**”；这也算一种彼此理解的办法。

我们应当从这样的现象出发。如果你的**右臂**到了邻人那里，却没有全神贯注地采摘——比如采苹果——而是安静地待着，那么你的邻人很可能会**崇拜**它。这就是**主人能指**的起源：一条右臂——“**权杖**”。

主人能指只求在最初以这种方式开场。

遗憾的是，还需要多一点东西。这幅图式并不十分令人满意；而且它马上就给了你们“权杖”，使能指立刻物质化为一个东西。

依照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证据，历史进程显得要稍微复杂一些。

可以肯定，我最初用来开场的那则小“寓言”——也就是手臂从一个领地被扔还到另一个领地——并不保证回到你这里的一定是你自己的手臂。因为能指不是个人所有的；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属于谁。

那么你们看，在这里，我们进入了另一种原初游戏；它关涉偶然的功能，也关涉神话的功能。

在这个场合，**你们造出一个世界**——姑且说，是一幅图式：**一块以这种方式分割成若干领地单元的承托面**[注5]。

> [注5] 参见伯纳德·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

事情发生在某个特定层次：在那里，问题在于产出，在于稍微理解发生过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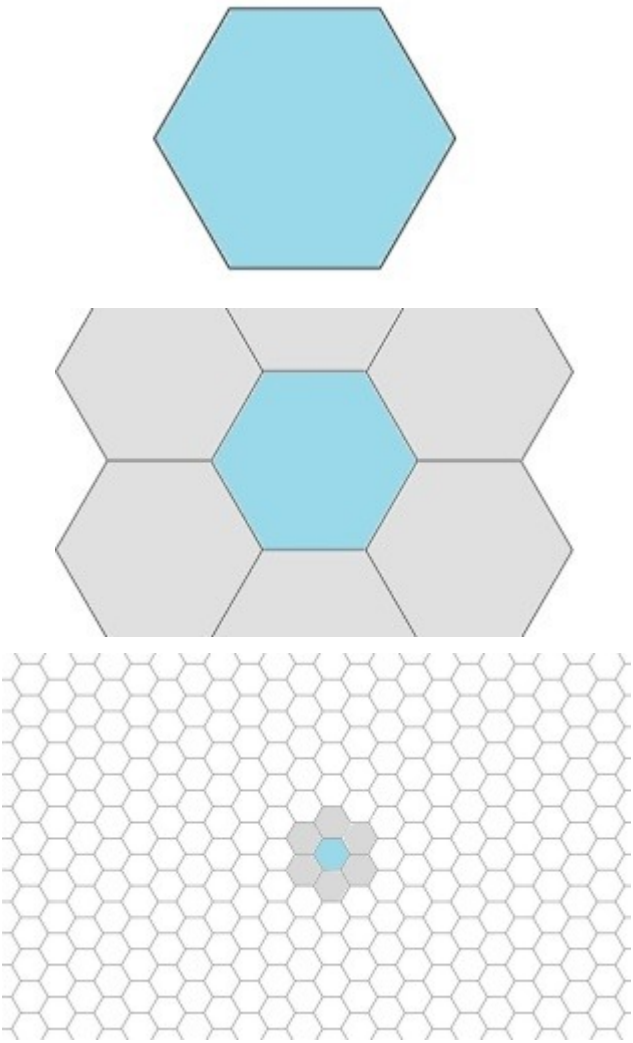
毕竟，通过这种逐出过程，一个人不只可能收到一条不属于自己的手臂……

……你们不知为何把它叫作“**投射**”，除非只是因为它确实被投到你这里。当然，不只是一条不属于你的手臂，还可能是另外好几条手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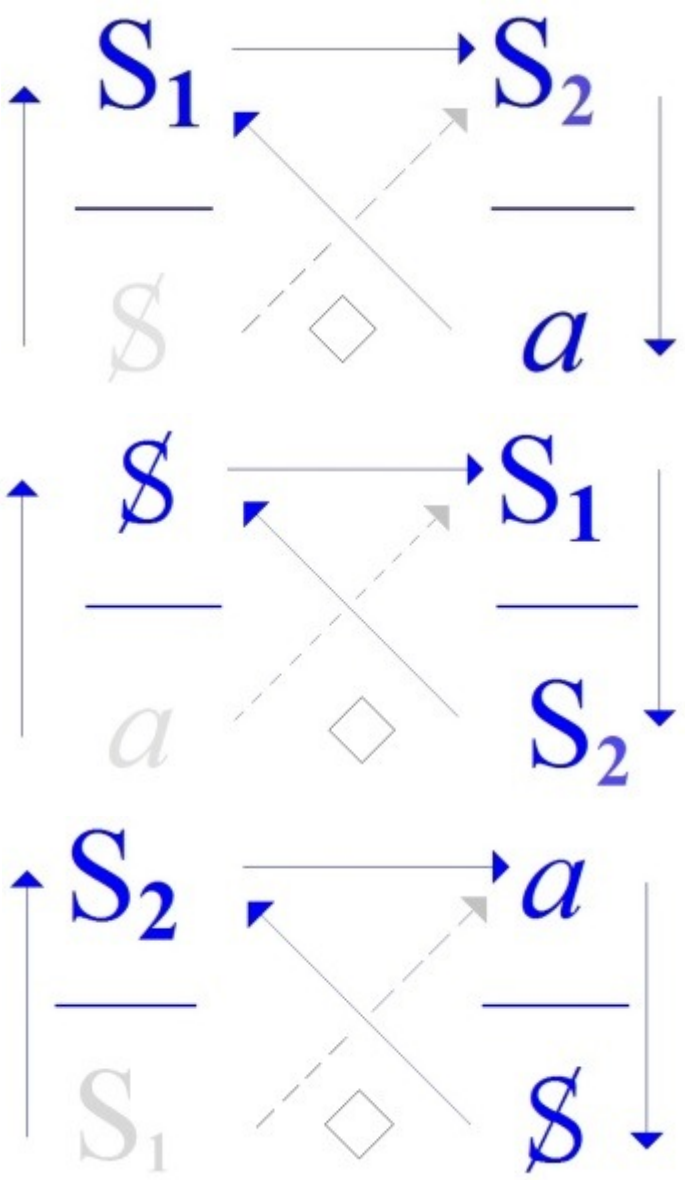
从这一刻起，它究竟属于你还是不属于你，就不再重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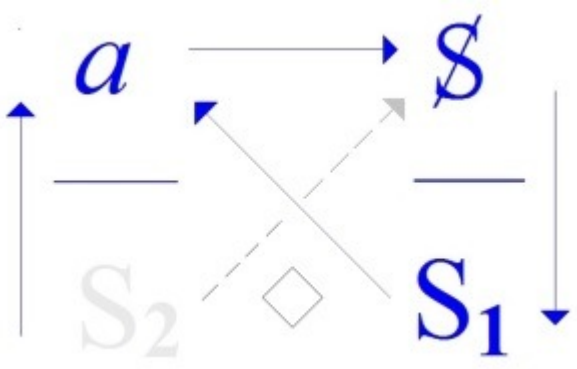
不过，既然身处一个领地内部时，人只知道自己的边界，又不必知道这道边界之外还接着六块其他领地[注6]，人们便只能尽力把那些东西随意扔出去；于是，这些领地上很可能下起一场这种东西的雨。

> [注6] 这里指蜂巢的六边形巢房模型。



某种东西被拒斥〔“不是这个”〕与我刚才所谓主人能指〔铭写、一元特征〕的诞生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关系；这无疑是一个值得保留的想法。


S1
S2
S
a
S
S1
a
S2
S2
a
S1
S



主人的话语　癔症者的话语　大学话语　分析家的话语

不过，要使这个想法获得全部价值，就必定曾经通过某种偶然过程，在某些点上发生过**能指的积累**〔重复〕。

从这里出发，我们便可以设想某种**语言的诞生**。

严格说来，我们看到的第一种**在书写中承托那种充当语言之物的方式**[注7]，无论如何给了我们某种观念：每个人都知道，字母“A”是一颗倒置的牛头[注8]；还有一些像它一样可以移动的要素，也依然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 [注7] 参见《著作集》（瑟伊出版社，1966 年）第 11 页《〈被窃的信〉研讨班》中的“α、β、γ、δ”。

> [注8] 参见 1961—1962 年研讨班《认同》2 月 10 日课次，以及 James G. Février：《书写史》，巴黎：Payot 出版社，1948 年。书中第 196 页（1984 年再版第 198 页）列有若干原始西奈文字与原始腓尼基文字的符号对照表。



重要的是不要走得太快，而要看清哪些洞仍然留在那里。

例如，很明显，这幅草图的出发点已经与某种东西相联：它在身体上标示出异位[注9]与“四处游荡”的可能性；这当然仍是成问题的。

> [注9]“异位”（ectopie）指器官位置异常，并可引申为某物不处在其真正位置。

但毕竟——这里也一样——一切始终都还在那里。

我们有……

……总之，这是一个极其敏感、我们每天仍能加以查验的点。不久以前，就在这个星期，报纸上还有一张很漂亮、想必人人都看得津津有味的照片：在人身上操演**对人的切割**，其可能性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一切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还剩下另一个洞……

你们知道，人们为此绞尽了脑汁；也有人相当恰当地指出：黑格尔的理论固然很漂亮，却仍有某种东西没有得到解释：

- 他解释了“**主奴辩证法**”；
- 却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主人的社会**。

很清楚，我刚才向你们解释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无疑很有意思：仅凭投射和反抛的游戏，在若干次来回之后，某些领地中的能指平均数量必然会比其他领地更多。

不过，我们仍须考察：这些能指怎样才能在一块领地上——可以说——**组成能指的社会**。绝不能仅仅因为已经成功给出一点初步解释，就把尚未解释的东西留在阴影里。

无论如何，我们今年的标题《**论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涉及的是某种与经济相关的东西。

这里的“**假象**”……

……我们略去“对它自身而言”。它并不是**别的东西的**假象，而应当在**宾语属格**的意义上理解：假象是话语经济所据以调节的固有对象；这里所涉及的就是**假象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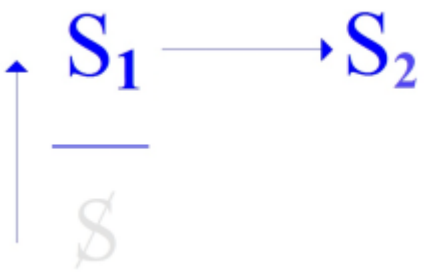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Semblant：话语中的假象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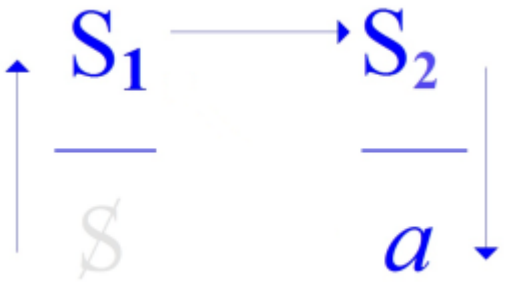
我们是否也要说，这还是一种**主语属格**？“**假象**”是否也关乎支撑话语的东西？

这里只有“**主体的**”这个词必须被摒弃，理由很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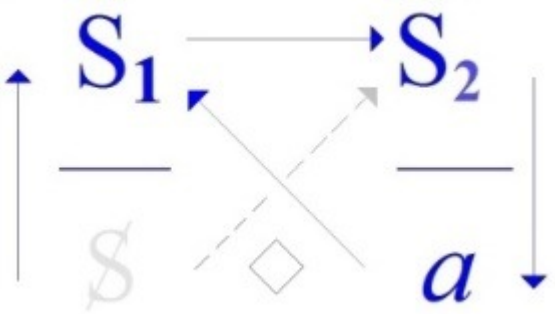
- 只有当能指之间的这道联结在某处建立起来之后，**主体**才会出现：



- 主体只能由能指的衔接所产生；〔产出：a〕



- 主体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支配这种衔接；严格说来，主体反而由它所决定。〔分裂：$\$ \diamond a$〕



话语依其本性会“充当假象”，正如人们可以说它“大行其道”、说它“显得轻盈”或“显得时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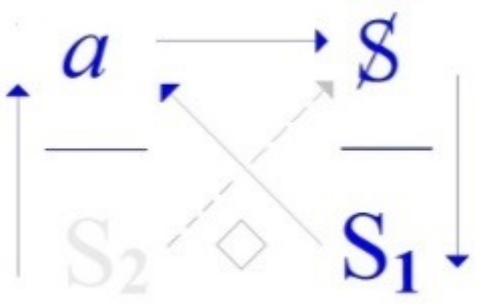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Semblant：话语中的假象位置

如果由言说所陈述的东西之所以为真，恰恰在于它始终十分本真地就是它所是的东西……

……那么，在我们当前所处的对象性与衔接的层面，假象就非常确切地把自己设立为**话语中所产出之物的对象**。

由此也就产生了〔在分析家的话语中〕所衔接之物严格说来的**无意义**性质〔$S_1 \lozenge S_2$：S_1 没有任何意义，是非语义性的〕。

相关知识卡 Semblant：话语中的假象位置



不过必须说，语言的丰富性恰恰在这里显露出来：语言拥有一种逻辑，它远远超出我们能够从中结晶、剥离出来的一切。

我采用了假设式：“论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

每个人都知道，亚里士多德之后的逻辑由于强调假设的功能，得到了怎样的发展。

人们把“真”或“假”的值赋予假设的衔接，再把由此产生的东西，同假设内部某一项被标作“真”时所形成的蕴涵结合起来——所有这些衔接开启了所谓**肯定前件式**（modus ponens）[注10]以及许多其他形式；每个人都知道人们后来怎样发展了它们。

> [注10] Modus ponens 是一种逻辑推理形式：先肯定一个蕴涵式（“如果 p，那么 q”），随后设定前件（“而 p……”），由此推得后件为真（“……所以 q”）。Modus ponens（更准确说是 modus ponendo ponens）这一名称来自：为了推出结论，先设定（拉丁语 ponens）“p”。

令人惊讶的是，至少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把这种假设式的否定形式所包含的资源单独辨认出来。

这一点很值得注意。例如，我们若参照收录在我《著作集》中的材料：在那个时期，有一个人……

……那是我开始开垦分析领域的英雄时代——有一个人[注11]前来协助解读**否认**（Verneinung）。

> [注11] 此人是让·伊波利特。参见《著作集》第 369—381 页，以及 1953—1954 年研讨班《弗洛伊德的技术性著作》。

他逐字逐句评注弗洛伊德时，十分清楚地察觉到……

……弗洛伊德明明白白地写道：**肯定**（Bejahung）只包含一个**属性判断**……

……弗洛伊德在这里确实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敏锐与能力。因为在他写下这段文字的时期，只有少数传播范围不大的逻辑学家能够强调这一点：**属性判断**丝毫不预断某物是否**存在**；而只要设定一个**否认**

（Verneinung），就已经蕴含着某个东西的存在——它恰恰就是被否认的东西。

“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这一说法设定：正如我刚才所陈述的，话语属于假象。

以这种方式加以设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我们没有说它是什么东西的假象。

当然，我们的陈述正准备围绕这里向前推进：问题在于，当它并非假象时，那里所涉及的究竟是什么。

当然，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迈出的那一步，既独特又谨慎；它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地面。

我在这里不想……

……因为我不可能做得更多——我只想指出，在这些陈述中，重复与享乐结成了怎样的纽结。

正因为这一点，重复逆着快乐原则而行；我要说，快乐原则经此一击便无法复原。

在分析经验的光线下，享乐主义只能回到它本来的位置，即成为一种哲学神话——我是说，属于一个界定得十分清楚的类别的神话。

这是一项论题，我去年已经陈述过：哲学家们帮助推进了某种主人的进程，使主人的话语本身得以构筑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就是主人的知识。

这种知识曾预设……

……哲学话语至今仍带着它的痕迹——在主人对面存在着另一种知识。谢天谢地，哲学话语在消失之前，毕竟还标示出：这种知识与享乐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关系。

以这种方式封闭了哲学话语的人……

……直说了吧，就是黑格尔——当然只看到了奴隶将怎样通过劳动而完成某种东西。完成什么？无非是主人的知识。

然而，我所谓“弗洛伊德假说”引入了什么新东西？

它采取了一种格外谨慎、却毕竟是三段论式的形式：如果我们把下面这一点称为“快乐原则”——有生命者的行为总会使自身回到最低兴奋的层次，而这一点调节着它的经济——

如果事实表明，重复以这样一种方式运作，使某种危险的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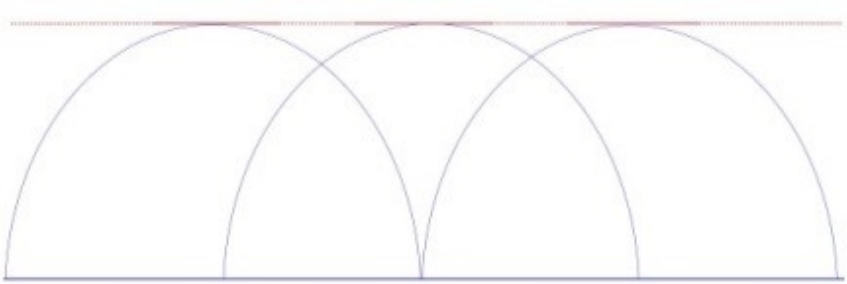
……某种越过最低兴奋的享乐——被重新带回，那么是否可以……

……弗洛伊德正是以这种形式陈述问题——是否可以认为，生命本身被卷入自己的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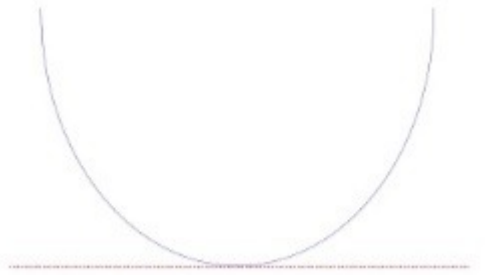
……相对于并不普遍包含生命的世界，生命是一种新事物——生命会包含这种重复的可能性，而这种重复就是回到作为假象的世界？

我可以在黑板上用一幅图向你们指出，这意味着……

……我们不再有一系列上升、下降的兴奋曲线，而每一条曲线都汇向同一个界限，即一道上限：



……而是有这样一种可能：兴奋强度也可以趋向无穷。这样设想的享乐，就其自身而言，原则上没有别的界限，只有下方的这个切点……



……我们要把这个点称为“**最高点**”（suprême），并赋予这个词本来的意义：它指一道上限的最低点；正如“**最低点**”（infime）指一道下限的最高点。

于是，**致死点**的一致性被设想为生命的一项特征——尽管弗洛伊德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可人们实际上没有想到的是：我们把非生命的东西混同于死亡……

……而非生命的东西，天哪，远非静止不动。那句曾使笛卡尔〔帕斯卡〕惊愕的**“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如今在我们眼前，这些空间会说话、会歌唱、会以各种方式运动。所谓**“无生命的”**世界并不是死亡；死亡是一个点，被标示为一个**终点**——什么的终点？——**生命之享乐的终点**。

弗洛伊德的陈述非常确切地引入了这一点；如果可以这样说，我们要把它称为**“超享乐主义”**。

凡是看不出**经济**——即使自然的经济也是如此——始终是一项**话语事实**的人，就不可能理解这里所指出的内容：在这里，**享乐**之所以能够成为问题，只是因为它本身不但是一项**“事实”**〔话语事实〕，而且还是一种**“话语效应”**〔“享乐—意义”，jouis-sens〕[注]。

> [注] Jouis-sens 在声音上重叠于 jouissance“享乐”，又可以拆作“享用 / 享受意义”。译文以“享乐—意义”标出这一构词双关。

如果某种名为**无意识**的东西，能够作为语言结构得到**半说**，那正是为了使这种**“话语效应”**的起伏终于向我们显现——它此前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剩余享乐**。

这是否意味着——沿用我的一个公式——正因为它是**不可能的**，它才作为**实在**发挥作用？

我把问题敞开。事实上，**无意识话语**的闯入——无论它还多么结结巴巴——并不意味着，在它出现以前的任何东西都曾服从于它的结构。

无意识话语是一种涌现；它是能指某一特定功能的涌现。

在此以前，能指是作为“**标记／招牌**”（enseigne）而存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把它置于**假象**的原则位置。

但是，它的涌现所带来的后果，必须被引入为某种会发生改变、却又不可能改变的东西，因为这并不属于**可能性**[注]。

> [注] 原转录在同一句中并列“会改变”（change）与“不可能改变”（ne peut pas changer），没有补出中间的逻辑环节；译文保留这一异常，不把它擅自改成定论。

相反，只有当一种话语以其作为**不可能**的效应〔$S_1 \Diamond S_2$〕为中心时，它才有某种机会成为**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

第2课 · 1971年1月20日

我刚才寻找这些纸页，并不是为了确认，而是为了让我对上一次的陈述安心一点；我现在手边没有那份文本，刚刚还为此抱怨过。

有些话传到了我这里……

……我根本不用费力去打听——比如这一种：有些人在我上次话语的若干转折处，用他们自己的说法，追问“**我究竟要说到哪里去**”。

另外还有些话也传到我这里：教室后面听不清楚。我会尽力……

……上一次我对此完全不知情；我还以为这里的音响效果与先前那间阶梯教室一样好。如果我不由自主地压低声音时，你们愿意给我一个手势，我会尽我所能。

所以上一次，在某些转折处，人们也许会问：“**我究竟要说到哪里去**”……

老实说，这种问题来得如此过早，以至于在我看来颇有意味。提出问题的远非无足轻重之人；这些话出自十分了解情况的人，有时还是他们本人平静地告诉我的。

也许更切中要害的问题是……

……恰恰考虑到我上一次已经提出的东西——去问我是从哪里出发，甚至我要让你们从哪里出发。

仅这句话就有两层意思：

- 它也许意味着“**到某个地方去**”；
- 也可能意味着“**从你们现在待着的地方挪窝**”。

无论如何，“**我究竟要说到哪里去**”这句话，堪称我关于大他者欲望所提出之物的范例：“Che vuoi?”——“**他想要什么？**”

显然，如果人能立刻说出答案，就会自在得多。

这正好让我们注意到，这个“Che vuoi?”会构成一种惰性因素——至少当人试图回答它时如此。

正因为这样，在分析中，人们才力求把这个问题悬置起来。

不过，我上一次已经明确指出，我在这里并不处于分析家的位置。

因此，归根结底，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说明——姑且这样说——我**为何**讲话。

我谈了“**假象**”，并且说了一件并非随处都能听到的事。

首先，我坚持并强调了这一点：**把自己呈现为自身所是之物的假象，是真理的首要功能**。

有一个特定的“**我说话**”完成了这件事。为了给这种真理……

……这种制造了如此多逻辑难题的真理——以恰当的位置，再提醒一次并非多余。

这一提醒尤其重要，因为如果在弗洛伊德那里……

……姑且用这个词来标示某种调子——如果弗洛伊德那里有什么是革命性的……

……我已经警告过，不要滥用这个词。不过可以肯定，如果弗洛伊德曾有一个革命性的时刻，那正是在他把一种功能置于首位的时候；这种功能也就是……

……顺便说，他与马克思只有这一点相同——也就是马克思所带来的那个要素：把若干事实视为**症状**。

症状的维度就在于：它会说话。

- **它甚至向那些不会听的人说话；**
- **即使对那些会听的人，它也没有说出一切。**

把**症状**提升到这个位置，正是我们在某个领域所瞄准的转折；那个领域数百年来一直围绕认识这个主题发出平稳的呼噜声。

不过，我们不能说自己在认识方面完全一无所有。与此同时，只要试图解释科学陈述所构成的那类进程——今天物理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模型——人们就会清楚地感觉到认识论有多么过时。

在科学演进的同时，我们又处于一种可以说正在通往某种**真理**的位置；这表明我们这两个领域的地位存在某种异质性。

只除了一点：在我的教学中，而且只在这里，我们力求展示这两个领域的一致性。

这一点并非不言自明；只有那些在**分析实践**中又给**假象**额外加码的人，才会觉得它不言自明。今天我会试着把这一点衔接起来。

我还说了第二件事。

假象不只是在标示**真理的首要功能**时可以被定位、并且不可或缺；若没有这一参照，我们就不可能界定话语究竟是什么。

相关知识卡 Semblant：话语中的假象位置

至于什么界定了话语——至少去年我正是借此给“话语”这个词以分量——我曾界定四种话语[注1]；上一次，我只能回想它们，而且我想，只是匆匆报出了名称。

> [注1] 参见 1969—1970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反面》中的四种话语理论。

当然，有些人觉得到了这里便脚下失去了支点。

那怎么办？哪怕只是简略重述，我也不会把相关陈述再做一遍；不过，我当然还得回到那里，展示其中包含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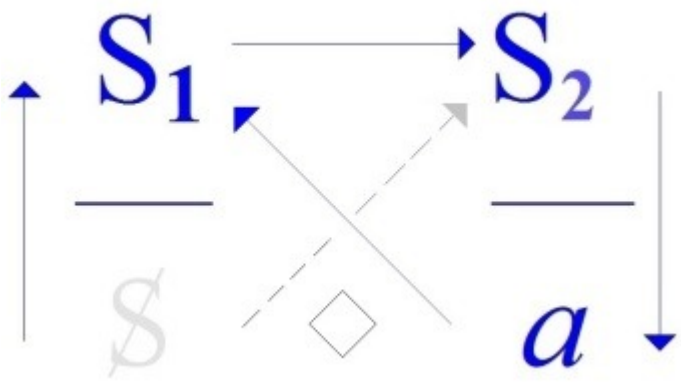
我已经在上一期《Scilicet》题为《**广播**》的答问中指出——请诸位参看——我去年所陈述的这种**话语功能**究竟是什么、由什么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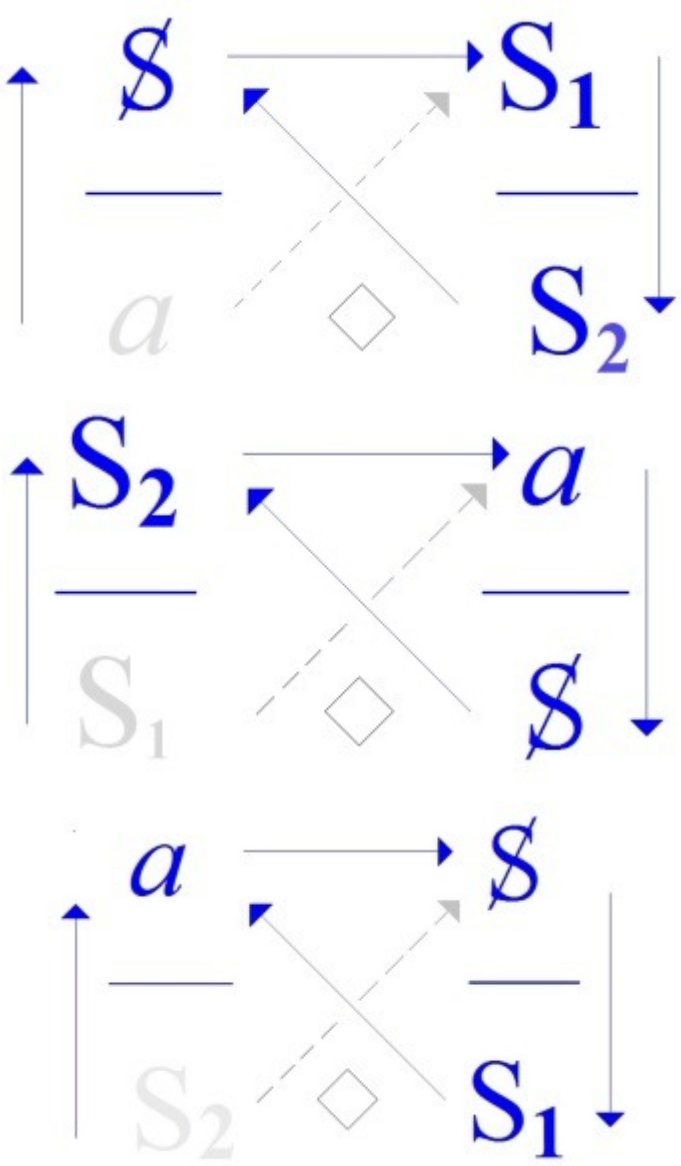
它由四个**特定位置**来承托。其中恰有一个位置还没有名称，却正是这个位置以其占据者的功能，为每一种话语赋予名称：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四种话语与四分之一转位

- 当**主人能指**处在某一特定位置时，我称之为**主人的话语**；〔M〕
- 当某种**知识**占据这个位置时，我称之为**大学话语**；〔U〕
- 当**处于分裂中的主体**——无意识由这种分裂奠基——处在这个位置时，我称之为**癔症者的话语**；〔H〕
- 最后，当**剩余享乐**占据这个位置时，我称之为**分析家的话语**。〔A〕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四种话语与四分之一转位





主人的话语　癔症者的话语　大学话语　分析家的话语

这个可以说十分“敏感”的位置……

……对于曾来过这里而且还记得的人，就是左上方的位置。在**主人的话语**中，这个位置由作为主人的能指 S_1 占据。这个尚未得到标示的位置，我现在用它自己的名称、用它当之无愧的名称来标示：非常确切地说，它就是**假象的位置**。

这也就是说，经过我上一次的陈述，我们可以看出：能指在那里——可以说——何等恰如其分地处于自己的位置。

相关知识卡 Semblant：话语中的假象位置 ・ 拉康的四种话语与四分之一转位

由此也就产生了**主人的话语所取得的成功**。这种成功毕竟值得我们留意片刻；因为说到底，谁会相信曾有任何一个主人凭武力统治？

开端时尤其不可能。因为黑格尔在那场**令人赞叹的变戏法**[注2]中提醒我们：**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等值**。如果**主人的话语**构成了若干文明据以组织起来的线条、结构和强点，那它的动力毕竟属于完全不同于暴力的秩序。

> [注2] 即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这并不是说，我们对这些事实有任何把握。必须说，我们只能以最极端的谨慎来衔接它们：只要给它们贴上任何词——原始的、前逻辑的、古老的，或任何其他类别的词——就已经成了问题。“古老的”（archaïque）、ἀρχή（arkhē）会是“开端”；但为什么？

而这些原始社会为什么不也可能是某种**废弃物**？

没有任何东西能裁定这一点。

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首先向我们表明：事情并非必须依照**主人的话语**来建立。

神话—仪式配置……

……这是标示这些社会的最好方式——未必蕴含着**主人的话语**的衔接。

不过必须说，我们如此热衷于**并不属于主人的话语的东西**，其实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托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不过是转移视线的办法：人们忙着研究那个东西，就不去管别的东西了。

然而，**主人的话语**是一种根本衔接；而我陈述它的方式，本应成为某种东西，让一些人……

……我不是说你们所有人——让一些人拿自己的头脑去同它碰撞。

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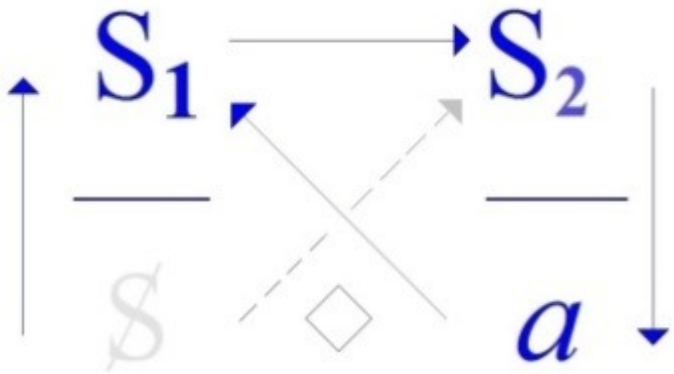
……这一点我上一次也着重强调过——一切可能新近发生、并且被人称为……

……从来都被称为，而且总要强调应当怎样“节制”地使用这个词——所谓“**革命性的**”东西，只可能在于话语的一次改变、一次移位。也就是说，在每一个位置上，我想用某种图像来表示……

……可图像又会把人引向何等愚钝的地步——姑且说，用四只各有名称的“**小杯**”来表示：



若干项怎样在这些小杯中滑动：



- 具体说，就是我用 S_1 区分出来的东西；
- S_2——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点上，S_2 构成某种知识体；
- a——它直接是主人的话语所造成的后果；
- 还有 $\not{S}$——在主人的话语中，它占据一个我们今天将要讨论的位置；我已经给这个位置命名，它就是真理的位置。

真理并不是假象的反面。

可以说，真理就是这个维度……

……或者说这个“**demansion**”（d.e.m.a.n…）[注]——如果你们允许我造一个新词，来标示这些“小杯”。这个 demansion 与假象的维度严格相关；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它由后一个维度——即假象的维度——来承托。

> [注] 拉康以 demansion 改写 dimension“维度”，并让它带出 demeure/mansion“居所”的回声。这里保留新造词，不用一个确定汉译抹去其构词开放性。

这样一来，这个假象究竟想把我们带到哪里，毕竟已经显出了一点线索〔参见本课开头“我究竟要说到哪里去”〕。

很明显，下面这个问题也许有点偏离要点……

……这一次，它通过非常间接的渠道传到我这里——有两个年轻的脑袋……

……如果他们今天还在这里，我向他们致意；也请他们不要因为自己的话被人偶然听见而感到冒犯。据说，他们一边郑重地点着帽子下面的脑袋，一边问：“**他是不是一个有害的唯心主义者？**”〔笑声〕

我是一个**有害的唯心主义者**吗？

在我看来，这完全偏离了问题！〔笑声〕

因为我一开始……

……而且用了何等强烈的重音——我要说，我当时说出的恰好是我要说之物的反面——我首先强调的是：**话语就是人工制品**。

我由此开启的东西恰恰与唯心主义相反，因为**假象与人工制品相反**。

〔只有象征界允许人抵达实在〔参见症状〕，由此取消想象界的资格。〕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自然中的**假象**大量繁生。

一旦这里不再涉及认识，一旦我们不再相信自己是通过知觉的道路……

……仿佛从知觉中提炼出某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精髓**——来认识某种东西，而是借助一个叫作**话语**的**装置**，问题就不同了。

这里不再涉及**理念**。

“理念”第一次出现时，它所处的位置比贝克莱主教大显身手之后稍微恰当一些。

这里说的是柏拉图；他追问：被命名为“一匹马”的东西，其实在在哪里？

他关于“理念”的想法，正是这种命名的重要性。

在这种多样、短暂而且完全晦暗的东西中——在他的时代，它甚至比在我们的时代更加晦暗——一匹马的全部现实，难道不就在这个**理念**中吗？因为“理念”在这里意味着“一匹马”这个能指。

不要以为亚里士多德把现实的重音放到个体上，就前进了许多。

“个体”非常确切地意味着：**不可说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亚里士多德不是那位卓越的逻辑学家……

……不是他迈出了那独一无二的、决定性的一步，使我们获得一个参照，知道一系列得到衔接的能指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他指向 οὐσία（ousia）、也就是实在的方式中，**他的做法像一位神秘主义者**。

οὐσία（ousia）的特性……

……这是他本人说的——就是它绝不可能被归属给任何东西；它是**不可说的**。

而不可说的东西，恰恰就是神秘的东西。

只不过，他似乎没有朝这一边大加发挥，却给神秘主义者留下了位置。

很明显，柏拉图不可能得到理念问题的解答。

所有这些问题，只有从**函数与变项**一侧才得到解答。

如果说我确实是什么，那很清楚：**我不是唯名论者**。我的意思是，我并不从这一点出发：名称是这样贴到某种实在之上的东西。

人必须作出选择：如果是**唯名论者**，就必须彻底放弃**辩证唯物主义**。因此，归根结底，唯名论传统……

……严格说来，这是像我的话语这样的言说中唯一可能出现的**唯心主义危险**——显然已经被排除了。

这里并不是要成为中世纪意义上的**实在论者**，即主张**共相实在论**；而是要标示、指出这一点：我们的话语、我们的科学话语，只有依赖假象的功能，才能**找到实在**。

假象在代数衔接中的效应……

……而在这个意义上，所涉及的无非是字母——这是我们用来标示实在的唯一装置：**实在就是在这个假象中打出洞来的东西**。

在**科学话语**这个得到衔接的假象中……

……**科学话语**向前推进，甚至不再关心自己是不是**假象**；唯一重要的是，它的网络、它的网眼、它的格栅——随你们怎样称呼——要让正确的洞出现在正确的位置。

它唯一的参照，是它的演绎所抵达的**不可能**；**这个不可能就是实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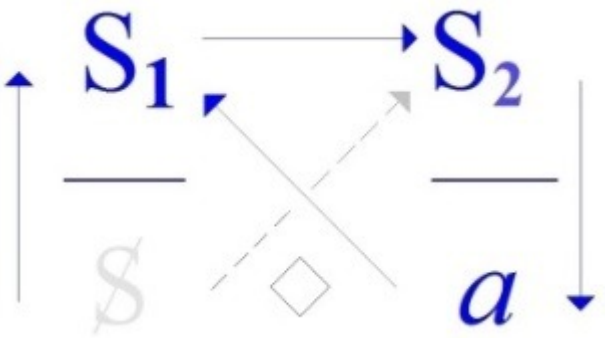
话语装置以自身的严密性遭遇自身一致性的界限；在物理学中，我们正是借此瞄准某种作为实在的东西。

在与我们有关的事情中，对我们重要的是**真理的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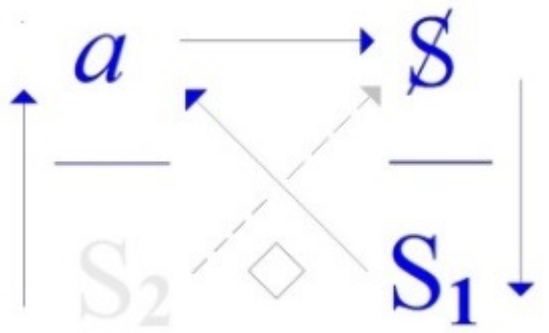
……为什么与我们有关的恰恰是只有这样才能界定的**真理领域**，我今天会试着把它衔接出来。就我们而言，我们所面对的某种东西察觉到：自己不同于物理学中实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这个**进行抵抗的东西**，这个不让任何意义渗透、又是我们话语之后果的东西，就叫作**幻想**〔$\mathcal{S} \Diamond a$〕。

我们必须检验的是幻想的界限、它的结构，以及话语中两个项之间的功能与关系：a——剩余享乐——同主体的 $\not S$ 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主人的话语中恰好断裂的那个点〔$\not S \lozenge a$〕。



当我们来到完全相反的位置——小对象 a 占据这一位置〔分析家的话语中的分析家位置〕，而主体 $\not S$ 在它对面〔$a \to \not S$〕、在这个受到质询的位置上——我们必须检验幻想的功能。幻想必须在那里取得自己的地位；而界定这一地位的，正是分析质询〔$a \to \not S$〕本身所包含的那一份不可能性。



为了说明“**我究竟要说到哪里去**”，我现在就转向今天想就分析理论标示出来的东西。

因此，我不再回头，而要越过一种功能；我在这里向你们讲话时采用的某种说话方式，把这种功能表达出来。

不过，我不能不请你们注意这一点：上一次我曾用一个词来称呼你们……

……许多人完全有理由觉得这个词冒犯了他们——“**被挤压的剩余享乐**”。那么，我是否应当去谈某种鱼子酱、某种被压缩的信号？

可这句话毕竟有意义；它的意义在于，我的话语所保存的东西，绝不具有弗洛伊德所谓“**领袖的话语**”的性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弗洛伊德正是在话语层面，于《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注3]衔接出一种东西；颇为独特的是，它后来竟处在纳粹现象的原则位置。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se》（《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Payot 出版社，1968 年。

请参看他在这篇文章“认同”一章末尾给出的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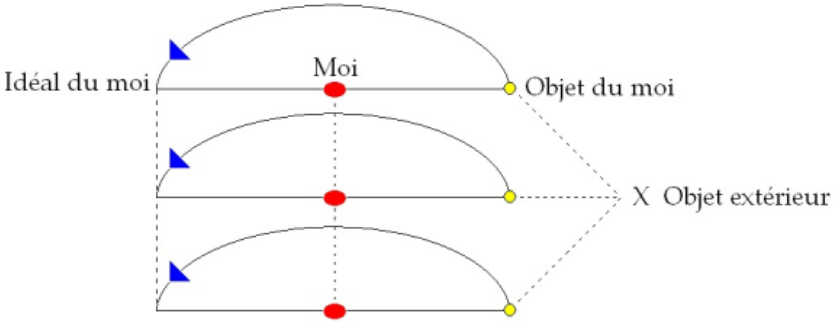


Schéma de Freud

你们会看到，大写 I 与 a 的关系几乎已经明明白白地标示在其中。

这幅图式简直像是专门为了让人在上面填入拉康符号而画的。

话语中某种以“你”向大他者发出的东西，会使人涌现出对某种可称为“人类偶像”之物的认同。

上一次我说“鲜红的血”是用来冲击假象的最徒劳之血，正是因为——你们已经看到——人不可能刚上前推倒偶像，却不在紧接着占据它的位置。我们知道，某一类殉道者身上发生的正是这种事！

每一种诉诸“你”的话语中，都有某种东西引发一种经过伪装的、秘密的认同；它无非是对那个谜一般的对象的认同。那个对象可能什么也不是：希特勒那点微不足道的剩余享乐，也许不过就是他的小胡子。可这已经足以使一群毫无神秘主义色彩的人结晶起来；这些人完完全全投身于资本主义话语的进程，而这个进程包含着对以剩余价值形式出现的剩余享乐的质疑。

问题在于，人们在某个层面是否还能从中分到自己的一小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引发这种**认同效应**。

可笑的只是，这件事竟采取了把“**种族**”理想化的形式；而在这个场合，种族恰恰是最不相关的东西。

不过，我们能够找到这种虚构性质从何而来；完全能够找到！

必须直说的是：种族主义根本不需要这种意识形态就能形成；只要有一种把自身认作剩余享乐的**剩余享乐**，就已经足够。任何稍微关心未来可能发生什么的人，都应当告诉自己：既然一种剩余享乐完全足以承托种族主义，那么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

- 正是今天摆在议程上的东西；
- 也是未来若干年已经迫近我们鼻尖的威胁。

等我告诉你们，理论、分析理论的真正运用使我们能够怎样表述**剩余享乐**，你们就会更好地把握其中的原因。

人们想象、想象自己说出了一件有内容的事：弗洛伊德带来的，就是一切话语之下都潜伏着**性**。人们这样说——

- 是因为稍微受到了我的陈述触动：**话语在界定无意识时何等重要**；
- 却没有留意到：我本人还没有着手讨论“**性**”和“**性关系**”这些词究竟是什么。

这当然很奇怪……

……只有从一个观点看，它并不奇怪：在我们的社会中主持一切治疗行动的江湖骗术观点。奇怪的是，人们没有察觉“性”这个词与另一边之间隔着怎样一个**世界**……

……“性”这个词在某些地方刚刚开始——仅仅开始——取得生物学实体；我要提醒你们，如果有什么地方能让人开始察觉它的意义，那倒更可能是在细菌一侧。这个生物学实体，同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所揭示的那些关系的陈述之间，隔着一个怎样的**世界**。

不论弗洛伊德本人在这个领域可能怎样失足，他对无意识运作所揭示的东西都毫无生物学性质。

它之所以有权被称为性，只因为有所谓的**性关系**。

顺便说，在人们用“性”来标示**另一种东西**之前，这样称呼完全正当；另一种东西就是生物学所研究的染色体及其 XY 或 XX 组合。而 XX、XY 与这里涉及的东西绝对毫不相干；这里所涉及的东西有一个完全可以说出的名称，叫作**男人与女人的关系**。

我们应当从“男人”和“女人”这两个词的完整意义出发，也就是从它们所包含的关系出发。

人们在精神分析制度这个特定装置的框架内，作出一些胆怯的小尝试来思考；看着这些尝试十分奇怪。他们发现，人们向我们描述为冲突性的那些嬉闹，并没有解决一切……

……于是他们很想要另一种东西：无冲突的东西，那才让人轻松。然后，他们又发现了这一点：根本不用等到阳具阶段，人们就能区分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两者完全不一样。他们惊叹不已！

那么，我向你们提起这一点，是因为到我们下次见面之前……

……那要到二月，也就是二月的第二个星期三——你们也许有时间读一点东西……

……难得我推荐一本书，也好帮它提高一点印数。书名叫 Sex and Gender——这是英语，请原谅——作者名叫斯托勒[注4]。

> [注4] Robert Jesse Stoller：《从跨性别现象研究性别认同》，伽利玛出版社，1979年。

这本书从两个角度看都很值得读。首先，它针对一个重要议题——**跨性别者**——提供了若干观察得很好的病例及其家庭关联。

你们也许知道，所谓**跨性别现象**，非常确切地说，就是一种极其强烈的欲望：要用一切手段转到另一性别；一个人若处在男性一侧，甚至会接受手术。就是这样！

关于这种跨性别现象及书中给出的种种坐标和观察，你们必定会学到许多东西，因为那些观察完全可以使用。

你们同样会从中看到一种彻底的……

……作者借以处理这些问题的辩证装置完全不起作用；他在解释这些病例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正是由此直接涌现出来。

最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他完全回避了这些病例的精神病面向；当然，这是因为他没有任何参照——拉康所谓的拒斥从未传到他耳朵里——而拒斥立刻就能十分轻易地解释这些病例的形式。不过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谈**性别认同**……

……它无非就是我刚才用“**男人与女人**”这组词表达的东西——显然，对于早期涌现之物的问题，人们只能从以下几点来提出：

- 到成年时，**说话存在者**的命运是分布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要理解人们为何如此强调这些事、强调这一审级，就必须看清：界定“**男人**”的是他同“**女人**”的关系，反之亦然；

- 在这些关于男人与女人的界定中，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们把二者从完整的说话经验中抽离出来；这种经验甚至包括它们借以表达自身的制度，也就是婚姻。

如果我们不理解以下几点：

- 成年时所涉及的是“**做出男人样**”（faire-homme），这正是构成同另一方之关系的东西；

- 正是从这种根本关系出发，借着它的光线，人们才去追问儿童行为中的一切，并把它们解释为例如朝向这种“做出男人样”；

- 而“做出男人样”的一个根本相关项，就是**向女孩发出自己是男人的信号**；总而言之，我们从一开始就置身于**假象**的维度。不过同样……

……所有材料都为此作证，其中也包括到处可见、人人都会引用的材料：主要是高等哺乳动物的**求偶炫示**，但在动物谱系中极其遥远的许多地方，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东西。这表明，性关系中有一种东西具有根本性质，而我们应当把它严格限定在自己实际触及的层面。它既与细胞层面无关——不论是不是染色体层面——也与器官层面无关——不论涉及某种与性腺相关的管道是否含混；它处在动物行为学层面，非常确切地说，就是一种**假象**的层面。

正是因为**雄性**……

……通常是雄性；雌性也并未缺席，因为它恰恰是这一炫示所触及的主体——正因为存在**炫示**，某种东西在其功能上无疑被称为**“性交”**，却从若干特殊认同要素那里取得自己的地位。

可以肯定，**人的性行为很容易在动物层面所界定的这种炫示中找到参照**。

可以肯定，人的性行为就在于维持某种动物式假象。

它与动物行为唯一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假象由话语来运载；而正是在这个**话语**层面……

……只在这个话语层面——请允许我这样说——它才被带向某种**或许并非假象的效应**。

这意味着：人类不再拥有动物那种精致的求偶礼仪，而是会有男人强奸女人，或反过来的事情发生。

在话语的边界上，当话语竭力维持同一种假象时，有时会冒出一点实在：这就是所谓**付诸行动**。我看不出还有比这里更适合标示这个词含义的地方。

请注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付诸行动**都被小心地避免了。

它只会偶然发生。这也正好说明，我长久以来一直与付诸行动区分开的**表演行动**（acting out）究竟是什么：让**假象**登上舞台，把它提升到舞台的高度，使它成为一个示范——在这个领域，这就叫作表演行动。人们也把它称为激情。

不过……

……这里我不得不加快速度——你们会注意到，正是在这一点上……

……也正如我刚才把事情照亮的那样——我们完全可以清楚标出我一直以来所说的东西：如果话语在这里，是因为它允许**剩余享乐**成为赌注，也就是说……

……我把话说到底——这非常确切地就是**性话语所禁止的东西**。

不存在性行动；我已经多次这样表述过，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处理它。

分析理论那种极其宏大的经济，使这一点变得完全可感。这里说的是弗洛伊德最先遭遇的东西；可以说，他又是那样天真，以至于他本人正因此构成了**症状**：也就是说，他在**真理**层面，把事情推进到与我们有关的那个点。

俄狄浦斯神话——谁看不出它必须标示实在？这确实是它自称要做的事；更准确地说，理论家在构造这个超级神话时已无路可退：严格说来，**实在在其中取得肉身**——

- 什么的肉身？——**性享乐**的肉身；
- 以什么方式？——作为**不可能**。因为俄狄浦斯所标示的是一个神话存在者：他的享乐——**他的**享乐——会是什么的享乐？会是所有女人的享乐。

这样一种装置仿佛由**话语本身**强加在这里；这难道不是对我的理论陈述最可靠的印证吗？我的陈述是：凡是确切涉及**享乐**之处，话语都占据优先地位。

分析理论所衔接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之所以能够作为对象被把握，我用**小对象** a 来标示；借助若干有利的器官偶然性——**乳房、粪便、凝视或声音**——它会来填充被界定为**剩余享乐**的那个位置。

理论所陈述的不正是这一点吗：某种东西趋向于——也就是**剩余享乐**的这种关系……

……正是以这种关系之名，母亲功能在我们全部分析观察中抵达如此占优的位置——**剩余享乐**只有通过一种同性**享乐**建立起来的关系，才能被规范化；只除了一点：**这种享乐、这种性享乐，只有凭阳具作为它的能指，才能得到表述和衔接**。

阳具……

……有一天，有人写道：阳具是标示“能指之缺”的能指。这很荒谬；我从来没有表述过这样的东西。

……**阳具**非常确切地就是**性享乐**，因为这种享乐与一种**假象**彼此协调、相互连带。

事实正是如此；而奇怪的是，我们看到**所有分析家**都力求把目光移开。

他们远非一再强调这个转折、这个阳具阶段的危机；相反，凡是能回避它的办法，他们全都欢迎。他们回避的是每一个年轻的说话存在者都必须面对的**危机、真理：有些人没有它**。

这是缺失的双重闯入：

- 因为“**有些人没有它**”；
- 也因为这个真理在此以前一直缺席。

性认同并不在于相信自己是**男人**或**女人**，而在于把下面的事实考虑在内：

- 对男孩而言，存在着女人；
- 对女孩而言，存在着男人。

重要的甚至并不完全是他们所体验的东西。请允许我这样说，这是一种实在处境：

- 对男人而言，女孩就是**阳具**；正是这一点阉割了他们；
- 对女人而言，男孩也是同一个东西——**阳具**；这也阉割了她们，因为她们只获得了一根阴茎，而这件事失败了。

最初，男孩和女孩所遭遇的危险都只来自他们自己引发的戏剧：有一段时间，他们就是**阳具**。

这就是**实在，是作为自身被剥离出来的性享乐之实在**；它就是**阳具**，换言之，就是**父之名**。我当年把这两个词等同起来，曾使几位虔诚人士大为震惊。

不过，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再多加坚持。

在这种**假象**的运作中，具有奠基作用的部分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刚才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层面所界定的运作——**假象、原初假象**的位置是什么？

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值得在女人所代表的那个时刻上再停留片刻：女人非常确切地就是……

……在这种关系、这种关联中——对于男人而言，女人就是**真理时刻**。

相对于性享乐，女人所处的位置能够给**享乐与假象的等价关系**打上标点。

男人与她之间的距离，正是由此而来。

如果我谈**“真理时刻”**，那是因为男人的全部形成都是为了回应它：不顾一切地维持自己假象的地位。

对男人来说，在竞争层面面对随便哪一个敌人，无疑都比面对女人容易；因为女人承托着这样一个**真理**：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存在着**假象**。

事实上，这里的**假象对于男人就是享乐**；这一点已经足以表明：**享乐就是假象**。

正因为处在这两种享乐的交点，男人才最大限度地承受这种被称为性关系的关联所带来的不适；正如那位作家所说[注5]：**“这些被称为身体上的快乐。”**

> [注5] 科莱特：《这些快乐……》，1932 年。

反过来，除了女人，没有任何别的人……

……正是在这一点上，她是**大他者**——除了女人，没有任何别的人更清楚**享乐**与**假象**之间彼此分离的地方。因为她使自己所知道的那个**东西**在场，也就是：

- 即使**享乐**与**假象**在话语的一个维度中彼此等价，

它们在实际考验中毕竟仍然彼此有别；

- **女人对于男人所代表的，干脆就是真理**；只有这个真理，才能把假象本身放到它自己的位置上。

必须直说：人们向我们陈述为无意识动力的一切，无非代表着对这个真理的恐惧。

今天我试图、尝试向你们展开的正是这一点，就像让日本纸花在水中展开一样；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乐于听见它。通常，人们把这一切打包塞进**阉割情结**这个名目之下。

有了这张小标签，人们便安心了，可以把它搁在一边，从此再也不必谈论；只须承认它在那里，偶尔向它微微鞠一躬。

然而，**女人就是男人的真理**；那句古老的俗话……

……每当要弄清某件事时，人们便说**“找那个女人”**（cherchez la femme），而这句话自然总被赋予一种警探式解释——其实完全是另一回事：要得到**一个男人的真理**，最好去弄清**他的女人是谁**——在适当场合，我是指**他的妻子**。为什么不呢？

有人有一天在我身边把它称为**“人体秤”**；只有在这里，这个词才有意义。

当所涉及的是**一个男人**时，要掂量一个人，没有比掂量他的女人更好的办法。

当所涉及的是**一个女人**时，就不是同一回事了！

因为女人有非常、非常大的自由……

大声一点！

怎么了？

听不见！

你们听不见吗？

听不见！

我说：女人对于假象有非常大的自由！〔笑声〕

她甚至能赋予一个毫无分量的男人以分量。

当然，这些真理几个世纪以来早已被人准确辨认；不过，可以说，它们始终只在人们口耳之间流传。〔笑声〕

关于这些事，已有并且存在一整套文献；我们应当弄清它的规模。当然，只有选取其中最好的作品才有意思。

例如，有一个人总有一天应当由某个人好好研究：巴尔塔萨·格拉西安。他是一位杰出的耶稣会士，对这些事情写下了人所能写出的最睿智的文字。

那些文字的智慧绝对惊人，因为那里全部的问题在于建立一种可以称为**人的神圣性**的东西。他是否用一个词概括了它……

……概括了什么？——他那本《宫廷人》[注6]——用一个词，冒号：**成为圣人**。

> [注6] 巴尔塔萨・格拉西安：《宫廷人》，巴黎：Flammarion 出版社，1980 年。

这是西方文明中唯一一个“**圣人**”一词具有与中文“**神圣**”（shénshèng）相同含义的地方。

请记住这一点，因为这个参照……

……毕竟今天已经很晚，我不会在今天引入它——今年，我会给你们一些关于中国思想起源的小参照。

无论如何，是的，我发现了一件事：也许我之所以是拉康派，只因为我从前学过中文。

我的意思是，当我重读这些从前浏览过的东西时，我发现……

……不过我当时只会像傻瓜一样，竖着驴耳朵结结巴巴地念——现在重读它们，我发现……总之，它们同我讲的东西完全处在同一个平面上。

我不知道，举个例子吧：《孟子》是中国思想的一部根本性经典；其中有个人……

……顺便说，他是孟子的弟子，并不是孟子本人——开口便陈述这样一些东西：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也就是说：在“**言**”（yán）——即“**话语**”——这一边找不到的东西，不要到你们的精神一边去找。

总之，我把 xīn 心译作“精神”；它本来意为“心”，但他用“心”标示的确实就是精神，也就是黑格尔的 Geist。

当然，这还需要稍微展开一点。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也就是说：如果在你们的精神一边找不到，就不要到你们的“气”（qì）一边去找。

耶稣会士们尽其所能、几乎喘不过气地把“气”译成：“……你们的感受性。”

我向你们指出这个层次排列，只是为了说明，下面两者之间存在一道极其严格的区分：

- 得到衔接、属于**话语**的东西；
- 属于**精神**、也就是根本性的东西。

如果你们在言说层面还没有找到，那就已经无望；不要试图再到别处、到感受层面去寻找。

孟子确实反驳了这一说法；但问题在于，他经由什么道路、为何反驳。

我说这些，是为了告诉你们：从某种意义上，把话语完完全全置于首位，绝不是某种使我们倒退到古老事物的做法。

因为在那个时代、孟子的时代，话语早已得到完整的衔接和构成。

我们无法借助对某种原始思想的援引来理解它。

老实说，我不知道原始思想是什么。

我们手边有一个具体得多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欠发达”。

可是欠发达并不古老；每个人都知道，它由资本主义统治的扩张所生产。

我甚至要更进一步说：人们已经察觉、并且会越来越清楚地察觉到，欠发达非常确切地就是资本主义进步的条件。

从某个角度看，十月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证明。

但必须看清：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一种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广泛的欠发达。

归根结底，我们要检验的是：未来向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其关键是否在于把我们放到资本主义衔接的这一效应所在的层面。去年，我只向你们给出了它在**主人的话语**中的根，而把这个效应留在阴影里；今年，也许我能多讲一点。

我们应当……应当看看，能从我所谓“**一种欠发达的逻辑**”中得出什么。

这就是我正在你们面前试着衔接的东西；用中文典籍的话说：“**以供你们更好地使用**。”

第3课 · 1971年2月10日

你们今天人数不算很多……

有人问我，既然罢工，我还会不会开研讨班。

甚至有两个人……

……也许只有一个，不过也可能是两个——问我对罢工有什么看法；更准确地说，他们问的是我的秘书。

好吧，现在我倒要问问你们！

至少就这次研讨班而言，没有任何人能提出一点支持罢工的理由吗？

我本人并不反对罢工；但我不会让你们……不会让我的在场辜负你们的到场。

可是今天早晨，我本人确实相当想罢工。

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人——我的秘书——给我看了报纸上一小栏关于这场罢工的消息。那里刊登了罢工口号；又鉴于那份报纸的性质，还附上教育部的一份公报，列出当局为大学所做的一切：按学生人数保留的教师职位平均数，等等。

我当然不会去质疑这些统计数字。不过，公报从这番十分广泛、照说应当让人满意的努力中得出的结论，我要说，与我掌握的信息并不相符，而我的消息来源相当可靠。因此，我确实很想罢工。

然而，你们的到场会迫使我继续；姑且说，因为这是一项有分量的事实。用我们的语言说，这叫礼貌；而在另一种语言中……

……我先前已经用一种“以后还要回到这里”的方式预告过，我会援引它——也就是中文。我曾忍不住告诉你们，自己有一段时间学过它……总之，只学了一丁点。中文把这称为“礼”（lǐ）。

在伟大传统中，“礼”是四种根本德性之一——谁的德性？什么的德性？——某个时代之人的德性。

如果我谈到它，而且就这样想到哪里说到哪里，那是因为我原本以为今天要同你们说几句家常话；今天我也打算把讲话保持在这个层面。

严格说来，这不会是我原先准备的内容；不过，我仍会用自己的方式把这次罢工考虑在内，而且会用一种……

……你们会看到我要把事情放在哪个层面——用一种更为亲近的方式，来公平地回应你们的到场。“礼”大致能够得到的最好解释，就是：公平地回应这份到场。

你们会看到，我会借此处理若干近来产生歧义的问题。既然大学层面也有某种东西正在成为问题，那么我今天认为自己必须回应的，也正是大学层面……

……在许多情况下，我一向不屑于提及传到我这里的那些动静；但今天，我认为应当作出回应。

也许你们知道……

……你们的到场是否为此作证？怎么会知道呢？

……在我同所谓大学的关系中，我只处于一个姑且称为边缘的位置。

大学认为自己应当给我一处容身之地；对此我当然必须向它致意。不过近来出现了某种我不能不加考虑的东西，因为它涉及我从事教学的领域。

有一些回声、杂音和窃窃私语，从一个由大学方式界定、名为语言学的领域传到我这里。

当然，我说“不屑”并不是指一种感受，而是指一种做法。

有一段时间——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有些年月；如果我没记错，大概是……

……有多久？两年吧，也不算很久——一份如今再也没有人阅读、连名称都显得过时的杂志《新法兰西评论》，刊出一篇题为《**雅克·拉康的文体练习**》的文章。

顺便说，当时还是我本人把这篇文章指给大家看的。那时我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屋顶下——好吧，不算屋顶下，而是在门口的雨篷下。我说：“**读读这个，挺好玩的**。”

后来你们已经看到，事情也许不像最初显得那么好玩；因为这篇文章仿佛是一只“小铃铛”。尽管耳朵不好，我本应从中听出：它确认了我先前得到的通知——那个雨篷下已经不再有我的位置。

我本来应该听懂这一确认，因为文章里明明写着。它写道……

……我必须说，是颇为粗重的一句——人们可以期望，等我不再待在**高等师范学校**的雨篷下时，语言学便会被引入这所学校……

……我不敢保证逐字引得完全准确；你们想必知道，我今天早晨不可能专门去查，因为这些话全是即兴的——高品质的语言学、高压语言学，或诸如此类的说法。总之，它确实在暗示：天哪，语言学在高等师范学校内部受到了某种贬损。

但究竟凭什么，天哪？

我在高等师范学校根本没有承担任何课程；但如果这所学校……

……按那位作者的话说——如此不通语言学，那肯定不能归咎于我。

这向你们表明，今天早晨我打算在哪一点上作些澄清。

也就是这个已经被提出、近来又带着某种坚持而不断出现的问题……

……这个主题又在若干访谈中以不那么……不那么轻巧的方式被提出——围绕一件事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人若是语言学家，他究竟是不是结构主义者？”**

于是人们倾向于划清界线，不是吗？有人会说：**“我是功能主义者。”**[注1]

> [注1] 参见安德烈・马丁内接受 Brigitte Devismes 的访谈，载《V. H. 101》第 2 期“理论”专号，巴黎，1970 年，第 67—75 页。

“我是功能主义者”——为什么？因为结构主义是一种……

……顺便说，纯粹由新闻界发明出来的东西——这是我说的。可结构主义毕竟成了一张标签；鉴于它所包含的某种**严肃性**，当然不免令人不安，所以人们自然要表明自己有所保留。

换言之，我想把**语言学同我的教学之间的关系**放到首位，从而消除某种歧义——我希望以一种足以留下日期的方式把它消除。

语言学家——大学里的语言学家——归根结底似乎想把谈论语言的特权保留给自己。

而我的教学以语言学的发展为轴心，似乎就成了一种滥用；人们用各种公式来揭露它，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一条……

……至少在我看来，这是最有实质的一条——在我置身的领域中，人们对语言学所作的是……

……同样也是列维-斯特劳斯置身的领域；在这个场合，与其细看我，不如更仔细地看看他，因为我发现，人们对他只有一种相当模糊的观念。于是，比如列维-斯特劳斯，还有另外一些人——罗兰·巴特、我们——都会对语言学作出，我引用原话，“**一种隐喻式使用**”。

好吧，我正想围绕这一点标出几个要点。

首先，我们必须从某种已经铭写下来的东西出发；它铭写在一件有分量的事情里：我还在这里维持这套话语，而你们也在这里听它，这个事实向我保证了这一点。

必须承认，对于我正在维持的这套**话语**，有一个公式并不完全错位：以某种方式，姑且说，我知道……

……我知道什么？让我们力求准确——事实似乎证明：“**我知道自己可以守住什么。**”

也就是守住某个特定位置。我强调：这个位置无非是……

……我之所以强调，是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陈述它；我总在反复说明，自己正是从这里站稳——我认作**精神分析家**位置的那个位置。这个问题毕竟可以讨论，因为**许多精神分析家**会同我争论；不过，这就是我所守住的东西。

如果我说“**我知道自己站在哪里**”，意义就不完全相同。并不是因为“我”在句子的后半部分重复出现；语言总会在这里展示它的资源。说“我知道自己站在哪里”时，我自称**知道**的重音会落在“**哪里**”上。可以说，我会拥有这件事的地图、它的 mapping。

但说到底，我为什么不能拥有它？

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使我甚至无法坚持说“**我知道自己站在哪里**”……

……这正处在我今年要告诉你们之物的轴线上——科学的原则，以它对我们已经展开的进程而言；我所指的是以**牛顿科学**为中心、由**牛顿场**的引入所开启的科学。科学的任何领域都没有这样的 mapping、这样的地图来告诉我们自己在哪里。

而且……

……每个人在这一点上都同意——无论相关反驳可以用什么尺度来衡量，只要人一开始谈论这幅地图、谈论它的偶然与必然，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反驳：你已经不再做科学，而是在做哲学。

这并不表示说这话的任何人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无论如何，他占据一个很有力的位置。

科学话语摒弃**“我们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它并不借助这个东西运作。

假设……

……请回想牛顿断言自己不虚构任何假设——假设即使被使用，也从不涉及事物的根底。

在科学领域中，假设……

……不论任何人对此怎么想——首先属于逻辑：

- 其中有一个**“如果”**：一项只在逻辑上得到衔接的真理所采用的条件式；
- 随后是**“后件”**（apodose）[注2]：一个结果命题必须能够得到验证。

> [注2] Apodose 指置于条件从句——即“前件”（protase）——之后的主句。

这个结果命题可以在它所衔接的层面得到验证；但这丝毫不能证明假设为真。

我绝不是说，科学像一个纯粹构造那样漂浮在那里，完全咬不住实在。

说这不能证明假设为真，只是在提醒我刚才所说的东西：**在逻辑中，蕴涵丝毫不排除人从一个假前提推出一个真结论**。

不过，在一个已经建立的科学领域中，假设是否为真，仍可从它赋予整个领域的秩序来辨认——只要这个领域具有自己的地位。

而这个地位只能由该领域中所有**"获授权者"**的同意来界定。换言之，科学领域的地位是大学性的。

这些话听起来也许很重。

但这仍是我去年为什么要以自己采用的方式来衔接**大学话语**的层次。

而且很清楚，只有我所采用的衔接方式，才让人看出下面这件事并非偶然、并非短暂，也不取决于某种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事故：**科学发展的地位**包含着另外一些我们熟知的社会实体的在场与资助——例如**陆军**，或者人们至今仍这样称呼的**海军**，以及某种陈设中的其他几个要素。

只要我们看到，**大学话语**从根本上只能从**主人的话语**出发来衔接，这就完全合乎情理。在一个地位为大学性的领域中分配各门疆域——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提出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首先，一种**话语**是否可能采用另一个名称？

正是在这里，一件庞然大物被引入……

……请原谅我重新从一个如此原初的点开始。不过，既然有些被授权称作语言学家的人会向我提出这样的反驳：我对语言学只作“隐喻式使用”……

……我就必须提醒，也必须回答，不论我借哪个机会这样做。今天早晨我这样做，是因为原以为自己会遇到一种更富战斗性的气氛。好吧，我必须提醒这一点：如果我还能体面地说“我知道”，那么我知道什么？

毕竟，也许我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叫孟子的人……

……上一次我就这样向你们引入了他的名字——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界定的位置上。

好吧，仍然是：如果……

……愿孟子保佑我！

……“我知道自己可以守住什么”，我就必须同时说：“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换言之：它就是我所无法说出的东西。

这标示了一个日期——由以下事实标出的日期：弗洛伊德已经出现，并且引入了无意识。

无意识若不意味着下面这一点，就毫无意义：无论我说什么，也无论我从哪里站住——即使站得很稳——好吧，“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去年界定的四种**话语**，没有任何一种给人留下希望，也没有任何一种允许任何人……

……任何说出**随便什么东西**的人——声称、甚至希望自己能以任何方式**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确实在**说**；即使我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我至少知道自己不知道。

我并不是第一个在这种条件下说出某种东西的人；人们以前已经听过这种话[注3]。

> [注3] 此处指苏格拉底。

我说，这件事的原因只能到语言本身中去寻找；而我还要补充……

……即使这一点已经明明白白地存在于弗洛伊德那里，它仍是我对弗洛伊德所作的补充；因为无论弗洛伊德展示什么，他都在展示无意识无非是语言材料。我补充的是：**“无意识像一种语言那样被结构化。”**哪一种语言？好吧，正要你们去找！

我要同你们谈法语，或者中文。

至少我愿意如此。可有一点再清楚不过：在某个层面，我的谈话所造成的是恼怒，尤其在语言学家一侧[注]。

> [注] 法文 causer 既可指“谈话”，也可指“造成”；拉康从“我谈什么”转到“我的话造成什么”。

这倒更容易使人想到，大学地位……

……事态发展已经把这一点显示得再清楚不过——迫使语言学调成一种古怪的酱汁。从我们看到的情况判断，毫无疑问。

天哪，因此有人揭露我，也并不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

也没有人同我讨论，这同样不太令人惊讶；因为我并不是、也不可能从大学领域的某种特定定义中站稳。

有趣的是，事情显然、显然、显然如此：**“我们”**并非毫无作用……

……也就是我刚才把自己列入其中的一群人〔“结构主义者”〕；我又添上了两个名字，当然还可以再添几个——显然，正是从“我们”这里出发，语言学的职位数量不断增加，也就是今天早晨教育部在报纸上统计的那些职位；学生人数也同样不断增加。

好吧，总之……

据说，我曾帮助语言学获得的兴趣、那阵兴趣浪潮，是无知者带来的兴趣。好吧，这已经不坏！〔笑声〕**他们以前无知，现在却产生了兴趣**。

我成功地使无知者对某种东西产生了额外兴趣；可那并不是我的目的。因为我要告诉你们：**语言学，我根本不在乎！**〔笑声〕

我直接感兴趣的是语言，因为我认为自己面对的就是它；每当我必须进行一次精神分析时，我面对的就是语言。

至于语言学的**对象**，好吧，界定它是语言学家的事。

在科学场域中，每一个领域都通过界定自己的**对象**向前推进。

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界定这个对象，然后补上一句，说我对它作的是**隐喻式使用**。

语言学家没有看出这一点，仍然颇为奇怪：语言的任何使用，无论是哪一种，都在**隐喻**中发生位移；**只有隐喻性的语言才是语言**。任何试图制造“元语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尝试都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尝试只能试着从人们一贯首先界定的东西出发……

……每当人们在所谓“逻辑学家式”的努力中向前一步——也就是先界定一种“**对象语言**”[注4]。然而，任何这种逻辑尝试的陈述都让人亲手触及：这种**对象语言**根本无法被把握。

> [注4] 此处指伯特兰・罗素及其“对象语言”概念，参见《意义与真理》，Champs Flammarion 版，1993 年。

语言的本性就在于……

……我不是说**言说**，我说的是语言本身——为了钩住任何“具有意义”的东西，**所指物永远不是正确的那个；而这恰恰造就了语言**。每一次指称都是**隐喻性的**，它只能以**另一种东西**为中介来进行。

即使我说“**这个！**”〔拉康指着自己的雪茄〕，在指着它说“这个！”时，仅仅因为把它叫作“这个”，我就已经暗示：我选择只把它做成“这个”。可它并不是“这个”！

证据就是，当我点燃它时，它成了另一种东西。

哪怕在“**这个／它**”（Ça）的层面也是如此——这个著名的 Ça 据说是特殊者、个体之物最后的藏身处。

我们不能忽略：说“**这个！**”本身就是一项语言事实。我刚才标作“这个”的东西并不是我的雪茄；当我抽它时，它才是我的雪茄，但我抽它时并不谈它。

话语所参照的那个能指……

……在某些场合，只要话语存在，人似乎就很难逃出话语——对于一件也许只能由这个能指来承托的东西，话语究竟参照什么？

能指依其本性会唤起**一个所指物**。

只不过，它不可能是正确的那个。正因为这样，**所指物总是实在的**，因为它不可能被指称。于是只剩下一件事：构造它。如果能够，我们就去构造。

我没有任何理由放弃……

……好吧，我总不至于再向你们复述人人都知道的东西；因为你们已经在一大堆神秘主义垃圾中读过它，而众所周知，你们正是靠那些垃圾灌饱自己。我说的并不是人人都知道的阴阳——对吧？雄性与雌性。

它们这样书写：构成两个十分漂亮的小汉字。

这就是“**阳**”（yáng）；至于“阴”，我下次再写给你们看。

我留到下次，是因为在你们中很少有人真懂这些汉字；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要滥用它们。

不过，我仍会使用它们。

我们在这里也不是为了变戏法。

我之所以向你们谈阴阳，是因为它们显然正是**找不到的所指物**的范例。

妈的，这并不表示它们不实在。证据就是，我们至今仍被它们缠身。

如果我对语言学作隐喻式使用，那是从以下一点出发：**无意识**不可能去符合一种本身**无法维持**的研究——我说的就是语言学。

当然，这不妨碍人们继续这种研究；它是一场赌局。不过，我已经足够多地运用过赌局，所以我知道、你们也应该知道或至少怀疑：赌局可以派上用场。输与赢同样重要。

语言学只能是一种专门制造出来、为了不运作的隐喻。

但归根结底，它令我们十分感兴趣；因为你们将会看到……

……你们会看到，我先向你们预告：这正是我今年要告诉你们的——精神分析本身也在同一个隐喻中鼓满全部船帆向前移动。

正是这一点促使我**重新回到**从前那点微薄的中文知识；说到底，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什么！

毕竟，我当初跟随亲爱的老师戴密微学习中文时，为什么不可能已经把它听得相当不错？

那时我已经是一名精神分析家。

那么，竟有一种语言，在其中这个字——“為”……

……我用粉笔写得不算太好，不过总还看得清。我再写一次。学着写一写，对你们有帮助。〔笑声〕——它读作“wéi”：“為”。它既出现在“**无为**”（wúwéi）这个词里，意思是“不行动”，所以“為”表示“行动”；同时，只须稍加变化，你们又会看到“為”像“**如同／作为**”那样使用，意思就是“如同 / 作为”。

也就是说，它可以充当连词来制造**隐喻**；还可以表示“**因为它指涉某物／作为某物**”，这就更深地处在隐喻中。因为它恰恰并不是那件东西，才不得不去指涉它。

当一件东西指涉另一件东西时，这个毕竟意为“**行动**”的“為”字，为可能的使用提供了最大的宽度与灵活性。

有这样一种语言，真不坏！在这种语言中，动词……

……而且是最“**动**”的词：“行动”——还有什么比它更“动”，还有什么更像一个**主动动词**？——会变成小小的连词。这是很常见的事。

这毕竟极大地帮助我推广了能指的功能；哪怕它会使几位不懂中文的语言学家感到关节不适。

例如，我很想请教某一位先生[注5]：多年以来他总把“双重分节”挂在嘴边；对他来说，它究竟怎样……

> [注5] 此人是安德烈・马丁内。参见《普通语言学要论》（1960），Armand Colin 出版社，2003 年第 4 版。

……“双重分节”，我们简直要被它烦死了！——那么，“双重分节”在中文里究竟是什么样？嗯？

在中文里，你们看，只有第一重分节单独存在，却会这样产生意义。由于所有词都是单音节的，有时我们不能说：

- 先有毫无意义的音位；
- 随后有带意义的词——两重分节、两个层次。好吧，在音位层面，某物也已经有意义。

当然，这并不妨碍你们把几个已经各自具有意义的音位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像我们语言中一样有若干音节的大词；可这个词的意义，同每个音位各自的意义又毫无关系。

这样一来，双重分节可就有趣了！

当人们把双重分节功能陈述为语言的一项特征时，竟不记得还有这样一种语言，实在奇怪。

我很愿意承认自己说的一切都是蠢话；但请给我解释！

请在场的哪位语言学家来告诉我：双重分节在中文里究竟怎样成立……

那么，为了让你们习惯这个“為”，我把它——按人们的说法——引入给你们，不过要非常轻柔地引入。〔笑声〕

我还会带来最低限度的几个其他汉字，但总要是能派上用场的。

这个动词同时表示“**行动**”和隐喻的连词，确实使事情轻省了许多。

也许，那一位所说的“Im Anfang war die Tat”——“太初有行动”[注6]——同 ἐν ἀρχῇ（en arkhēi）“**太初有圣言**”说的恰好是同一件事。

> [注6]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Im Anfang war die Tat”（“太初有行动”）；它改写了《约翰福音》的“太初有圣言”。

也许根本没有别的行动。

可怕的是——对吧？——我可以这样沿着**隐喻**把你们带很久；而我走得越远，你们就会越误入歧途。因为**隐喻**的特性恰恰在于它并不孤单：与此同时，**转喻**也在运作，甚至就在我同你们说话时运作。因为说到底，按照那些名为语言学家的、非常“能干”、非常“可爱”的人的说法，**隐喻**……

他们甚至“能干”到不得不发明“**能力**”（compétence）这个概念。〔笑声〕

语言就是能力本身。况且这是真的：人只在语言上有能力，别的方面都没有。

不过——正如他们也已经察觉的——证明这种能力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表现**（performance）。

这是他们给它取的名字：**表现**。

不是我取的；我不需要这个名字，因为我此刻正在完成这场**表现**。

当我向你们谈论**隐喻**、完成这场**表现**时，我自然是在蒙骗你们；因为唯一有意思的，是**表现**中实际发生的东西：你们的**剩余享乐**得到生产，你们思考时又归到我名下的那份剩余享乐也得到生产。你们有时确实会思考……

你们尤其会思考：我到底在这里搞什么。

必须承认，在催迫着你们的这份**剩余享乐**层面，它大概会让我感到愉快。

正如我已经向你们解释过的：**转喻的运作**就在这个层面发生。借助它，你们几乎可以被带到随便什么地方，被人牵着鼻子走；当然，不只是让你们挪到走廊里。

但把你们带到走廊里并没有意思，让你们在公共广场上打架也没有意思。有意思的是把你们留在这里，排得整整齐齐，挤得紧紧密密，彼此压在一起。

你们待在这里时，就不会伤害任何人！〔全场大笑〕

这番小玩笑会把我们带得相当远，因为我们正要从这里出发，尝试衔接“**礼**”（lǐ）的功能。

你们明白，我在提醒你们那套**剩余享乐**的故事；我只能……尽我所能地提醒！

很确定，它之所以能够得到界定——而且由我来界定——是从什么出发？

从一座严肃的构筑出发：也就是从所谓弗洛伊德经验中显现出来的**对象关系**。

这还不够。不够！还不够：我必须把这种关系**浇铸**进去，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给它做一个“小杯”模具；此前没有人想到把剩余价值用在这里。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若算是一项发明，是在“发明”一词意为：在一个小角落里找到一件早已安置妥当的好东西；换言之，就是作出一项**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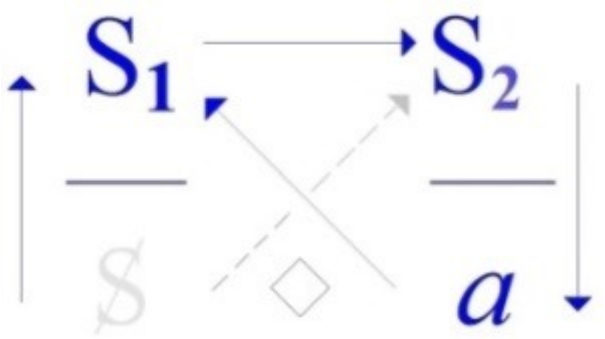
要作出一项发现，那件东西就必须已经被打磨得相当光滑、运转得相当熟练。被什么打磨？被一种话语。

因此，正如“**剩余价值**”，只有在一种已经发展起来的话语中，才能探测到“**剩余享乐**”；而这种话语可以被界定为**资本主义话语**，这没有什么可争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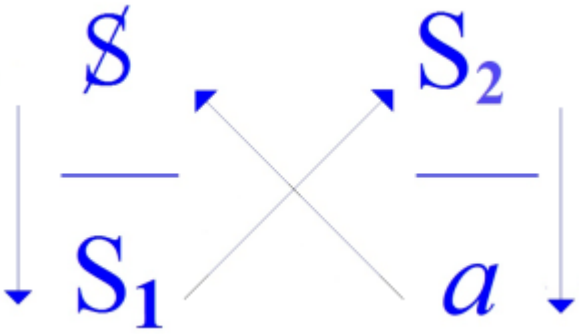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资本家话语：主人话语的滑移与阉割的拒斥

你们不太好奇，尤其不太爱插话。因此，去年我谈**主人的话语**时，没有人来挠我一下，问**资本主义话语**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

我一直在等这个问题，也只等着向你们解释；何况事情再简单不过：只须让一个小东西转一下，你们的**主人的话语**就显得完全可以转化成**资本主义话语**——主人的话语：



→ 资本主义话语：



：∞

相关知识卡 资本家话语：主人话语的滑移与阉割的拒斥

但重要的并不是这一点。对马克思的参照已经足以表明，它同主人的话语具有最深刻的关系。

我要说到的是这一点：为了抓住一个像这里所谓“承托者”这样根本的东西……

> ……每个人都知道，我不会用“承托者”这个词来灌饱你们；它恰恰是**世界上我最提防的东西**，因为人们正是靠它作出最糟糕的外推。总而言之，人们靠它制造心理学；而心理学又被说成我们要想出语言功能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可是，当我确认**剩余享乐的承托者就是转喻**时，我在这里就完全有正当理由。这正是使你们跟随我的东西，因为这份**剩余享乐**本质上是一个**滑动的对象**：不可能在句子的任何一点阻止这种滑动。

不过，我们为什么拒绝看到：它可以在一套**话语**中使用……

……是不是语言学话语，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无所谓——是在我的话语中使用；而它之所以能够使用，只因为它并非借自某套**话语**，而是借自资本家的逻辑。这个事实把我们引入——不如说重新带回——我上一次提出、却使某些人稍有困惑的东西。

每个人都知道，我总会用一阵小跑结束要向你们讲的内容；因为此前我也许拖延、闲逛得太久——有些人这样告诉我。

你们还能怎么办：人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我做爱也是这样……

……我向你们谈了“**一种欠发达的逻辑**”。这让某些人挠起了头。

这种**欠发达的逻辑**究竟会是什么？

让我们从这一点出发：此前我已经清楚标出，**资本主义扩张所运载的，就是欠发达**。

总之，我现在就把它说出来。因为散场时我遇见一个人，曾向他透露一个想法；我对他说：

- **“我本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尼克松其实就是乌弗埃-博瓦尼本人。”**

- **“哦！”**他对我说，**“您当时就应该说出来！”**

好吧，现在我说了。**两人之间唯一的区别，据说是尼克松先生接受过精神分析。你们看看结果！**〔全场大笑〕

当一个人以某种特定方式接受过精神分析时……

……这在所有情况下都始终是真的——当他在某个特定领域、某个特定学派，由一些可以点名的人以某种特定方式分析过以后，好吧，这就无药可治了。

我们毕竟必须实话实说：这就是**无药可治**！〔全场大笑〕

事情甚至走得很远：例如，十分明显，一个人在某个地方、某个特定地点，由某些可以点名、并非随便什么人分析过以后，**他绝不可能理解我所说的东西**。这种事已经发生，而且有证据！

甚至每天都有新书出版，为此提供证明。

仅这一点，仍会对**表现**的可能性提出问题——也就是在某种特定话语中发挥功能的可能性。

所以，只要话语得到了充分发展，就会有某种东西——我们先不要多说。这个东西碰巧就是你们，不过这纯属偶然；没有人知道你们同它有什么关系。但不论如何，它是某种会令你们感兴趣的东西。

就是这样写：“性”。

在经典法语转写中，它读作“xìng”。

如果在“xīn”前面放一个 h，那就是英语转写；而较新的中文转写……

……如果我没有弄错，因为这些毕竟全是约定——这样写：“xìng 性”。

当然，它并不发成 xìng，而发成“sin”：意思是“自然／本性”。

毕竟正是这种“自然”；你们已经能够看到，我绝没有把自然排除在事情之外。

如果你们没有彻底聋掉，应当已经注意到，在我们的第一次谈话中，我告诉你们的东西，首先值得记住的是：能指——我确实强调过——在自然中到处奔跑。

我向你们谈过星星；更准确地说，是星座，因为星星与星星并不相同。

不过几百年来，天空就是这样：



重要的是上面的第一笔：那是一块平台、一张黑板。

既然有人责怪我使用黑板：好朋友们，黑板就是我们剩下的全部天空。正因为如此，我才用它，把本应成为你们星座的东西放到上面。〔参见前文《Lituraterre》：“布满星座的天空”〕

那么，当一套话语得到了充分发展，这套话语就会产生……产生这样的结果：你们所有人……

……不论你们在这里还是在美国，都是同一回事；别处也一样——相对于这套话语，你们是欠发达的。

我说的正是这个东西；我们必须对它产生兴趣，而人们谈到你们的欠发达时，说的当然正是它。

究竟把它放在哪里？关于它能说什么？

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追问“它的实体是什么？”，并不等于做哲学。

亲爱的孟子那里有些东西真不得了！

说到底，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把你们灌醉；我确实不指望你们会努力把鼻子伸进《孟子》里。所以我干脆直奔那个本应由三层台阶逐步铺开的地方——为什么不呢？尤其因为他向我们说过一些格外有意思的东西。

其中有一处，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冒出来的；因为天知道《孟子》是怎样编成的：这本书是一幅拼贴，事情一件接一件，却彼此不像。

总之，就在“性”（xìng）这个概念——即“自然／本性”——旁边，突然冒出了“命”（mìng）、“天命”这个概念。

当然，我完全可以停留在“命”、停留在“天命”上，也就是继续自己的话语；归根结底，这意味着：事情之所以如此，只因为它就是如此。有一天，科学在我们的地面上长了出来。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开始兴风作浪。

然后，天哪，又出现了一个家伙……

……天知道为什么——天命！——马克思出现了；归根结底，他保证资本主义又存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随后又有弗洛伊德。他突然对某种东西感到不安；很明显，在那个时代，凡是还能同人们从前梦想、名为认识的东西保持一点关系的，只剩下这个唯一值得关心的要素——而到了那时，已经没有任何带着这

种意义的东西留下丝毫痕迹。弗洛伊德发现：**症状存在**。我们目前正处在这里。

我们能够形成的全部观念——像人们说的，“如果这个词还保有意义”——都围绕症状旋转。

你们所有人都根据**症状**来确定方向。

唯一会使你们感兴趣、不会平平落地、不会仅仅成为愚蠢信息的，是**带着症状外观的东西**；也就是说，原则上，**是向你们发出信号、你们却完全不懂的东西**。

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有些东西向你们发出信号，而你们完全不懂**。

我以后会告诉你们，这个“人”——它无法翻译，就是这样，是那个人、那个“好样的人”——怎样在“性”（xìng）与“命”（mìng）之间玩出一些十分奇特的杂耍和交换。

这当然太深奥了，我今天无法向你们讲述；但我要把它放在地平线上、放到尖端，告诉你们：我们必须走到那里。因为无论如何，这个“性”、**这个出了问题、欠发达的东西**，我们必须知道该把它放在哪里。它可以表示“自然 / 本性”，但考虑到自然史目前的处境，这并不十分令人满意。

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在那个极难捕获、极难逼近、名为**剩余享乐**的东西中找到这个“性”。它如此滑溜，当然就很难被我们抓到手里。

可我们谈论欠发达时所参照的，毕竟并不是——肯定不是——这个东西。

我知道，如果现在就结束……

……因为，天哪，时间在流逝——我也许会把你们吊在半空，吊得太久。

不过，我还是要退回一步，回到**隐喻式行动**的层面，告诉你们在哪一点上……

……因为这是我今天的枢轴——语言学只要经过恰当过滤、批判和聚焦，总而言之，只要我们把它准确做成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语言学家所做的事，天哪，我们为什么不从中获益？

他们偶尔也可能做出一点**有用的**东西。

如果语言学正如我刚才所说，是一种特意制造出来、为了不运作的隐喻，那么它也许能使你们想到：对我们来说，我们自己的目标可能是什么。

我们与孟子以及同时代另外一些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站在同一个地方。毕竟，不能把**欠发达**同返回古老状态混为一谈；我向你们介绍孟子，并不是因为他**生活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把他当作一种原始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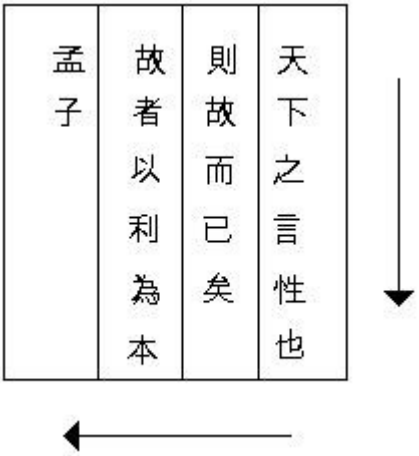
我向你们介绍他，是把他当作这样一个人：在他说出的东西中，他大概知道一些我们说出同样东西时并不知道的部分。

这正可以帮助我们同他一起学习怎样维持一种隐喻：不是特意制造出来、为了不运作的隐喻，而是我们把其行动悬置起来的隐喻。

也许正是在这里，我们会尝试展示那条必经之路。

今天关于《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我就讲到这里。

第4课 · 1971年2月17日



孟子（Meng Tzeu）。这就是写下这个小公式的作者之名……

这个小公式虽然写于公元前约 250 年——地点在中国，如你们所见——却是在第四书下篇第二章里……

有时分类方式不同，那么它就会列作第四书下篇——也就是第八篇——第二十六节……出自孟子；耶稣会士把他的名字拉丁化为Mencius。因为远在汉学家出现以前——汉学要到十九世纪初才有，此前并没有——正是他们做了这些工作……我有幸购得第一本把一块中文印版与我们自己书写、印刷的文字结合起来的书。这并不完全等同于第一本同时出现汉字和欧洲文字的书；它是第一本把印有文字的中文雕版同我们自己的印刷文字放在一起的书。这是一本《伊索寓言》的译本。

它出版于 1840 年，并且有充分理由自称第一本实现这种结合的书。

请记住，1840 年恰好大致就是汉学家开始出现的年代。耶稣会士在中国已经待了很久——也许有人还记得。他们差一点就让中国同他们以传教士身份所代表的东西结合起来。只是，他们多少受了中国礼仪的影响；你们或许知道，这在十八世纪中叶给他们惹来了一些来自罗马的麻烦。罗马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敏锐的政治判断。罗马有时就是这样……

总之，在伏尔泰那里……

假如你们读伏尔泰的话——不过当然，现在已经没人读伏尔泰了。

你们这样可大错特错，那里满是有意思的东西……在伏尔泰那里有……

确切说，是在《路易十四时代》[注1]里，我想是在附录中；那部分本身构成一篇独立的小册子……其中大篇幅论述了这场**“礼仪之争”**，而历史上许多事情如今都处在它的谱系之中。

> [注1]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LGF，200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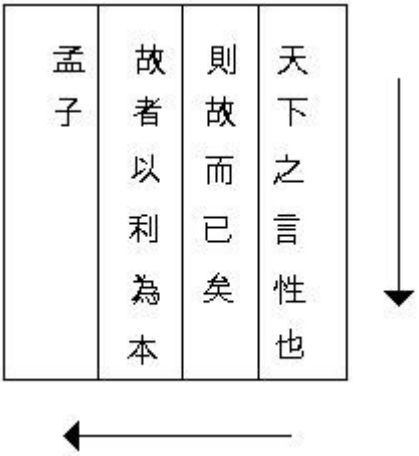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这里谈的是孟子，而孟子**写下了这句话**；我一开始就把它写在黑板上了。严格说来，它还不属于我今天的话语，所以我把它安排在十二点半正式开始之前。现在我来告诉你们——或者说，试着让你们感受到——它是什么意思。

这样也能让我们进入今天真正要陈述的问题：在我们所关切的事情中，**书写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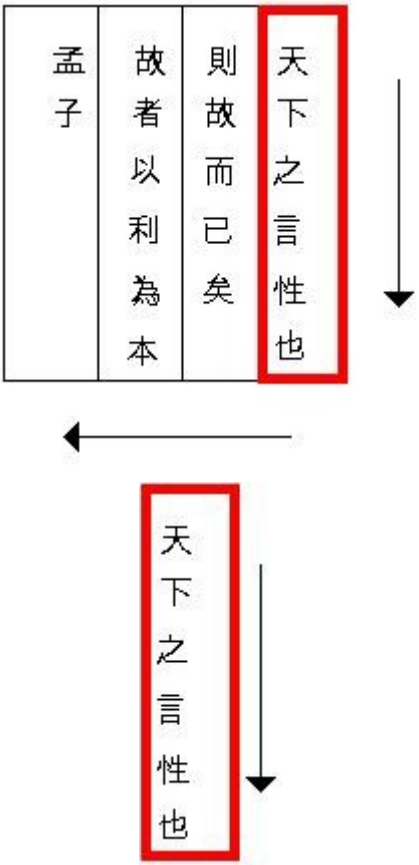
中国的书写自远古以来便已存在。我的意思是，早在我们拥有严格意义上的著作以前，书写就已经存在了极其漫长的时间，久到无法估量它究竟始于何时。书写在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中起着真正的枢纽作用，这相当有助于照亮我们可以怎样思考**书写的功能**。

可以肯定，书写在支撑某种东西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也只有通过书写才能接近这种东西：一种维持了极长时间的社会结构。直到不久以前，人们还可以由此断定，中国所支撑之物的谱系同我们这里生成的谱系完全不同。

尤其不同于其中一条对我们格外重要的**谱系**，即**哲学谱系**。正如我去年指出的，它是理解**主人的话语**之所关涉的一个枢纽。



那么，这段题辞是这样说的。上次我已经在黑板上给你们看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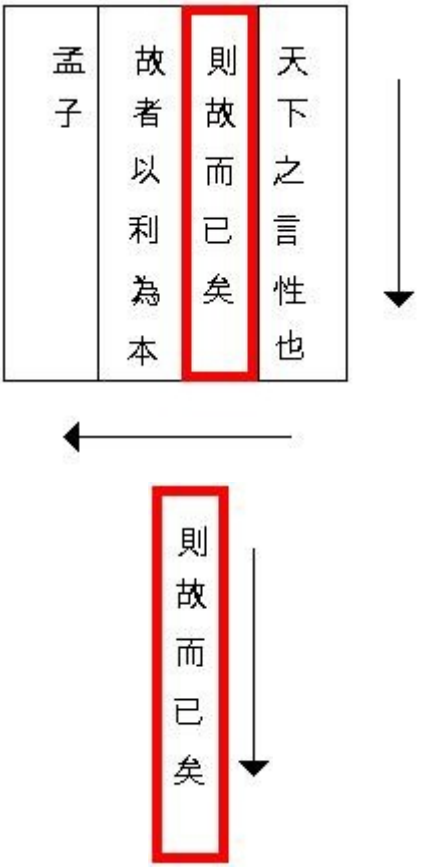


天 下 之 言 性 也

Tiān xià zhī yán xìng yě。

- 这个“天”指天空，读作“tiān”。
- “天下”，tiānxià，就是天之下，即天之下的一切；
- 这里的“之”是一个限定词，读作“zhī”。这里所说的是天下的某种东西：“天下之”。天之下的是什么？就是后面接着出现的东西。
- 你们在这里看到的“言”，无非是言说的标记；在这里我们把它读作yán。
- “言性”，yán xìng。上次我已把它写在黑板上，并向你们指出，这个“性”恰恰是今年将要占据我们的要素之一；最接近它的词是“自然”。
- “也”，yě，是某种用来结束句子的东西；严格说来，它并不表示我们所说的“是”或“存在”。它是一种结束，或者说，是一个标点。

不过句子还要在这里继续，因为这些字是从右往左写的：



則 故 而 已 矣

zé gù ér yǐ yǐ。

句子在这里以“则”——zé——继续；它的意思是“因此”，或者至少指示出后件。

那么，让我们看看这里说的是什么。“言”——回到第一列——无非就是**语言**；不过，如同汉语中说出的所有词一样，它也可以作动词使用。

因此，它既可以意指**言说**，也可以意指**说某物**。说什么呢？在这种读法中，就是后面的“性”，即**自然**：“天下谈论自然的东西”；而“也”则是一个标点。

然而，处理一句书面语之所以有趣，恰恰在这里：你们可以换一种断句，说“言说”，甚至说“语言”。因为若要特别指明口头言说，本来会用另一个略有不同的字；而在这里这个字的书写层面，它既可以意指言说，也可以意指语言。

这种歧义在对**书写之物**的使用中完全是根本性的，也正因此赋予它效力。正如我在今年话语开端、尤其在上一次向你们指出的：正因为指涉……

……对于一切语言之物而言，总是间接的，语言才获得它的效力。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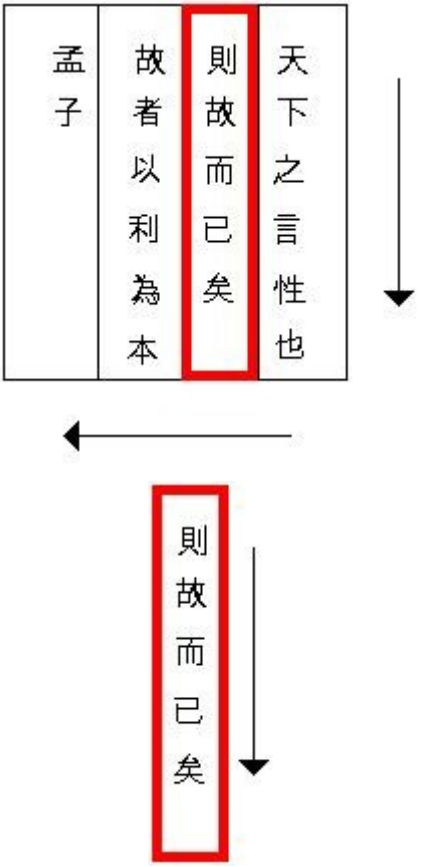
……就其在世界之中、在天之下而言，**语言**正是造就“性”——xìng——即**自然**的东西。因为至少在孟子那里，这个自然不是随便什么自然。

这里恰恰说的是**说话存在的自然**。孟子在另一处特意指出：“**这种自然与动物的自然之间存在差异**……”

他又补充说——并用两个含义十分明确的词强调——那是“……**无限的差异**”。

而这一差异，也许正是在这里得到界定的。

你们稍后会看到，无论采用这两种解释中的哪一种，接下来作为后件而说出的东西，其轴线都不会改变。



则 故 而 已 矣

zé gù ér yǐ yǐ。

- “则”，zé——回到第二列——也就是“后件”“因此”；
- “故”，gù——就在这里。Gù，因此，关乎的就是原因，因为“原因”并不意指别的东西。

无论有一本书——就是这一本：《心解孟子》（Mencius on the Mind）——为此制造了怎样的歧义；这本书出自一个名叫理查兹的人之手……

他当然绝非泛泛之辈。

……理查兹和奥格登[注2]是英国一个立场的两位领头人。这个立场产生于英国，也完全符合英国哲学最优良的传统；他们在本世纪初构成了后来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学说，其主要著作题为《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

> [注2] 参见 Ivor Armstrong Richards：《Mencius on the Mind: Experiments in Multiple Definition》，Kessinger Publishing，2005 年 4 月；Charles Kay Ogden、Ivor Armstrong Richards、F. G. Crookshank、Bronislaw Malinowski：《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1923 年。

你们在我的《文集》中已经可以找到对这本书的提及[注3]，而我对它持有某种贬抑性的立场。

> [注3] 参见《文集》第 271 页。

The Meaning of Meaning 的意思就是“意义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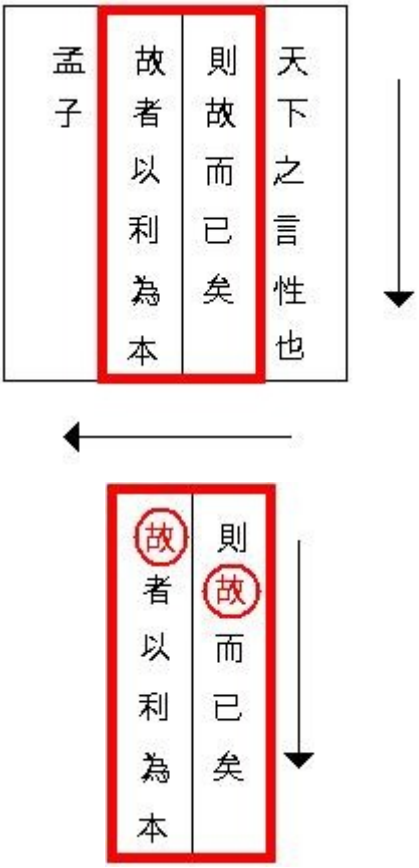
逻辑实证主义从这样一种要求出发：一篇文本必须具有可以把握的意义。这使它走向如下立场：有一些哲学陈述原则上应被贬值，因为在寻求意义时，它们给不出任何可把握的结果。

换句话说，只要一篇哲学文本被当场抓到“无意义”，它便因此直接出局。

再清楚不过的是，这种**修枝剪叶**的办法几乎不可能让人弄清事情。因为，倘若我们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无意义的东西在一套话语的发展中不可能是本质性的——那我们便干脆把线索丢掉了。

当然，我不是说这种要求不构成一种方法；但如果这种方法禁止我们作出任何意义不可把握的表达，它就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我们甚至不能再使用**数学话语**。最有资格的逻辑学家也承认，数学话语的特征恰恰在于：到了它的某些点上，我们可能再也无法赋予它任何意义；可这丝毫不妨碍它在一切话语中发展得最为严密。

因此，我们也正处在一个必须加以凸显的要点上，它关乎书写的功能。



則故而已矣

zé gù ér yǐ yǐ。

故者以利為本

Gù zhě yǐ lì wéi běn。

- 所以，这里说的是“故”——gù。这里说的是 gù，并且是在“以为”——yǐwéi——的意义上；因为我已告诉过你们，这个“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意指“行动”，甚至是“做”这一层次上的某种东西，尽管它不是任何一种随便的“做”。

- 这里的“以”，yǐ，有近似“用”的意思：我们将“用”什么来进行？用“利”——lì。我在这里向你们指出的就是这个词。我要再说一次，这个“利”意指收益、利益、利润。这件事格外值得注意，因为孟子在第一章里拜见某位诸侯……

至于是当时那些后来所谓“战国”中的哪一国国君，并不重要……孟子来到这位诸侯面前……

对方向他求教——

……而孟子向这位诸侯表明，他到这里不是为了教给他如今支配我们所有人的法则，也就是怎样增加一国的财富，尤其是我们所谓的剩余价值。

如果可以追溯性地赋予“利”一个意义，所说的正是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也正在这里：孟子在此标示的是，从这种即是自然的言说出发——或者，如果你们愿意，从关乎自然的言说出发——最终要抵达的是原因；而这个所谓的原因，就是“利”。

则 故 而 已 矣

zé gù ér yǐ yǐ

它的意思是：

- “故而”，gù ér，既可以像“**而且**”那样理解，也可以像“**但是**”那样理解；

- “而已矣”，ér yǐ yǐ：“**只是如此**”。为了不让人有所怀疑，末尾这个表示终结的 yǐ——“矣”——同“只是”那个 yǐ 同音：“就是‘矣’，到此为止”。

我因此斗胆在这里辨认出：就话语的效应而言，就天之下的一切而言，从中产生、凸显出来的，无非是**原因**的功能——因为它就是“**剩余享乐**”。

你们会看到，要查阅这篇孟子文本，有两种办法：

- 一种是找到十九世纪末一位耶稣会士所作的、总体而言非常出色的版本；他名叫魏格尔[注4]，该版本收在《儒家四书》之中；

> [注4] 这里或许是拉康的口误：应当不是耶稣会士 Léon Wieger，而是另一位耶稣会士晁德莅（Séraphin Couvreur）；拉康使用的是后者的译本。参见 Thierry Florentin 在“Lacanchine”网站发表的相关文章。

- 另一种办法，是去找这本由伦敦 Kegan Paul 出版的《心解孟子》……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本可以买到（available），

不过毕竟，何不为那些好奇的人印些复印本呢？他们若愿意回到这部如此根本的著作，当然值得这样做；

对于照亮围绕语言的思考而言，这是一位**新实证主义者**的工作，绝不能忽视……

所以，理查兹的《心解孟子》可在伦敦 Kegan Paul 找到。

凡愿意费心拥有这本书的人——如果买不到原书，就弄一份**复印本**——也许会因此更好地理解我今年将从中援引的一些材料，因为我还会再回到它。

谈论**语言的起源**是一回事，谈论语言同我所教之物的关联则是另一回事；而我所教的，符合我去年已经表达为**分析家的话语**的东西。

你们并非不知道，语言学从洪堡开始，便以这样一种禁令起步：不要提出语言起源的问题，否则当然会迷失方向。

在遗传发生论式神话化盛行的时期，竟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这绝非小事……

那是十九世纪初的风尚……他提出，若不首先禁止关于起源的问题，那么关于语言，任何东西都永远无法得到定位、奠基或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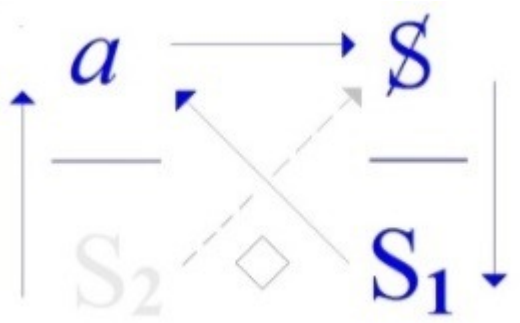
这个范例本该在别处也得到遵循；那样一来，我们本可以避免许多所谓**“原始主义式”**的胡思乱想。没有什么比援引原始之物更能使思想本身**原始化**：思想声称发现的东西越原始，它自己就越规律地倒退。

分析家的话语……

我必须告诉你们，因为归根结底你们并没有听见：**分析家的话语无非就是行动的逻辑**。

你们没有听见——为什么？因为在我去年用小写字母、以如下形式写在黑板上的表达中：

- a 位于 S_2 之上；
- 以及在受分析者层面发生的事情，即被划杠的主体 $\not S$ 的功能；而他所生产的是能指 S_1，并且不是随便什么能指，而是**主人能指**。



“**行动的逻辑**。”

这里说的并不是言说的“**行动**”，而是书写的行动，是人在躺椅上说话时写下来的东西：也就是构成**分析家的话语**之书写的四个小写字母所特有的“**行动的逻辑**”。

在那里写下来的东西并不是在那里说出的东西：书写不同于言说；在那里写下来的东西——因而也就是在那里构成的逻辑（逻辑只由书写构成）——可能并未被听见。**在那里写下来的东西**在误解之上凿刻、

刮擦，像重写羊皮书那样，触及……“苍白的乱伦”（pâle inceste）。（Bousseyroux，2014）[注]

> [注] 原文以 palimpsestement、malentendu 与 pâle inceste 构成声音和字形上的连续双关；这里保留最后一个法语词组，以免抹去这层书写游戏。

正因为它被写下了，而且就是这样写下的……

因为我曾反复写下它……也正因此，你们没有听见它。

书写正是在这里区别于言说；必须重新往里面放进言说，而且给它厚厚地涂上一层……

当然，这在原则上并非没有不便……它才能被听见。

所以，我们可以写下成堆的东西，而它们并不到达任何耳朵；可它们毕竟已经被写下。

也正因此，我把自己的《文集》（Écrits，亦即“书写之物”）这样命名。

这让某些敏感人士大为震惊，而且还不是随便什么人。

很奇怪，被这个标题弄得简直浑身抽搐的人是一位日本女性。我以后会对此作出评论。

当然，在这里没有人因此抽搐；我说的那位日本女性并不在场。不过我想，任何出身于那种传统的人，在适当的时候都会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近乎反叛的效果。

当然，正是言说为通向书写开辟道路。

我的《**文集**》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它代表一次尝试，一次书写的尝试；这一点也由它最终通向若干图式而得到充分标示。

麻烦在于，那些声称要评论我的人，一上来就从“**图式**”出发。他们错了！

只有根据所谓《**文集**》中哪怕最细微的文体效果，那些图式才可理解；这些文体效果仿佛就是通往图式的台阶。

于是，**书写之物**一旦被单独拿出来……

无论是这个或那个图式，比如所谓的“L 图”，还是别的什么，

乃至那张大图本身……都会给各种误解提供机会。

这里所关涉的是一种**言说**；当然，它旨在——为什么呢？——为这些图式开辟道路。但我们不应忘记这种言说，因为它本身正反映出**分析规则**。你们知道，这条规则就是：**“说吧，说吧，赌吧”**（parlez, parlez, pariez）；只要你们不断“说出话来”（paroliez）就够了。瞧，这就是一只潘多拉魔盒，语言的一切馈赠都从中涌出。[注]

> [注] 拉康让 parlez（说）、pariez（下注）和他临时造出的 paroliez（可理解为“使自己进入言说”）彼此谐音。

那么，这同这些图式有什么关系？

这些图式……

当然，还没有人敢走到这一步……它们绝没有向你们指出任何可以返回**语言起源**的东西。

假如有一点立刻从中显现，那就是：它们不仅没有交出语言的起源，甚至也没有许诺要交出它。

今天要讨论的，是所谓“**自由联想**”——换句话说，自由地使用言说——所造成的相对于**真理**的位置。

我谈到它时从来都带着讽刺：并不存在什么“**自由联想**”，就像我们不能说数学函数中的一个**约束变量**是自由的一样。由**分析家的话语**界定的函数显然并不自由，而是受到约束的。

它受到若干条件的约束；我可以迅速把这些条件称为分析诊室的条件。

我的分析话语相距……

也就是由这套书写配置在此界定的分析话语……它与**分析诊室**究竟相距多远？这恰恰构成了我们可以称为我与某些**分析诊室**之间的**分歧**。

同样，**分析家的话语**的这个定义……

为了标明我说到哪里了……在他们看来，似乎无法同**分析诊室**的条件相容。

然而，我的话语所**勾勒**的东西，至少交出了构成**分析诊室**的部分条件。

衡量一个人进入精神分析时究竟在做什么，确实很重要；无论如何，就我而言，我总会进行多次**初步面谈**，这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一位虔诚的人士……[注5]我就不再以别的方式指明他了……据说，至少按三个月前传来的消息，他认为：一方面要把移情奠基于**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另一方面方法又要求分析家面对个案时彻底不抱偏见——这至少构成一个他无法维持的赌局。

> [注5] 此处指 Xavier Audouard，以及他在《非精神分析或开放》（La non psychanalyse ou l'ouverture）中宣称并坚持的分析家的"无知"立场。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知道什么?

那么，请允许我问这位人士：人们是否应当假定精神分析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他实际上又是否知道?

从这里出发……从这里出发，你们便会理解，为什么我会以某种方式在《**治疗的方向**》[注6]之类的文本里提出关于移情的问题。令我高兴的是，我看到在我的学派中……

> [注6] 参见《文集》第 585 页，《治疗的方向及其权力原则》一文。

因为发生了一件新事：在我的学派里，人们开始以一个学派的名义工作；这毕竟是相当新的一步，值得指出……我颇为欣慰地看到，人们已经注意到：在这篇文本里，**我根本没有对移情是什么作出裁断**。

正是通过说出"**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按我的定义——这个问题才……完整地保持开放：是否可以假定分析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为了从今天将要陈述之物的起点出发——而这个小小的汉字，没错，它就是一个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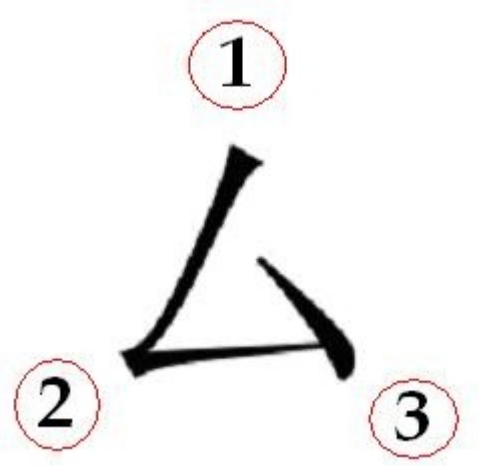


我很遗憾，粉笔无法画出毛笔能够赋予它的笔锋……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字，可以满足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要求。

这个意义完全是歧义的，你们马上就会看到：

- 它既意指“曲折、狡黠”；
- 也意指“个人的”，也就是“私人的”；
- 此外它还有其他一些意义。

不过，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它的书写形式；这个书写形式将使我立刻能够告诉你们：今天我的话语将围绕哪些项旋转，以及这些项位于何处。



- 假如我们把我在**最广义上所说的东西**放在这里［1］……你们马上会看到这个意义有多广，我想无需再特别强调——

……也就是**语言的效应**；

- 那么，我们就应当把这里涉及的东西放在这里［2］，也就是：**这些效应从哪里取得其原则**。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分析家的话语**揭示了某种东西，迈出了一步。我会试着再作提醒，尽管对精神分析而言，这里谈的是最初步的真理。我现在就从这里开始。

- 那么在这里［3］，我们会得到**书写之物**这一事实。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点非常重要……

某些已经提出的说法倾向于制造极其令人遗憾的混淆，因此必须提醒大家：相对于语言的一切**功能**，**书写之物**毕竟不是第一性的，而是第

二性的；然而，没有书写，我们就根本不可能重新质询语言效应本身最先产生的东西，换言之，不可能质询象征秩序，即所谓“维度”……

为了让你们满意，我姑且这样说；但你们知道，我引入了 demansion 这个词……demansion，即居所、住处、场所[注7]——真理之大他者的居所。

> [注7] Mansion 一词可指：古罗马大路上的官方驿站和补给站；中世纪戏剧同时并置的布景中依次上演各幕的每一个场所；占星术中的“宫”，即 maison 的同义词。拉康造词 demansion，又让它同 dimension（维度）发生关联。

我知道，这个“demansion”让一些人产生了疑问，相关回音已经传到我这里。

好吧，既然 demansion 的确是我新造的一个词，而且它尚且没有意义，

那也就是说，给它一个意义的责任落在了你们身上。

质询真理的 demansion，质询真理在其居所之中，乃是某种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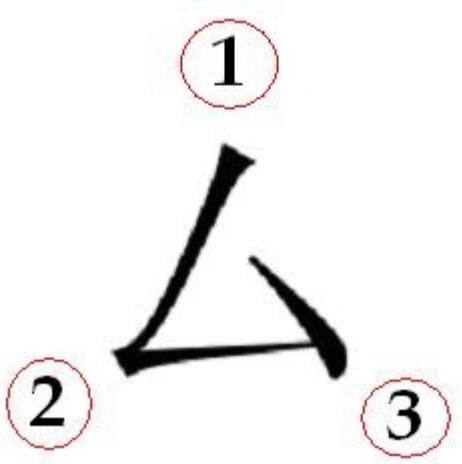
这就是我今天引入的新术语、新东西……它只能通过书写来完成，而且是通过这样的书写：逻辑只由书写构成。

这是我在今年话语的这一点上引入的东西：只有从书写出发，才会有逻辑问题；而书写恰恰不是语言。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说“元语言并不存在”：即便书写不同于语言，书写本身也在那里向我们表明：

- 如果说语言是从书写出发受到质询的，那恰恰因为书写并不是语言；
- 但书写又只能凭借它对语言的指涉，才得以构造、制造出来。

提出这一点之后——它的好处是为你们开辟出我的目标、我的构想——我重新从关乎［1］这一点的东西出发：



这一点［1］属于一种惊奇的秩序；正是凭借这种惊奇，某种折返效应才显现出来。我曾试图用它来界定真理与知识的接合，并用如下措辞陈述它：“在说话存在那里，性关系并不存在。”

相关知识卡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有一个首要条件本可以立刻让我们看到这一点：性关系同任何其他关系一样，归根结底只能凭借书写而存续。

所谓“关系”，其要害在于一种映射：

相关知识卡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 a 映射到 b（a/b）；
- 如果你们不把 a 和 b 写下来，就无法把握作为关系的关系。

这不意味着在实在界中没有事情发生；但你们凭什么把发生的事情称为关系？

相关知识卡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这个再显眼不过的事实，已经足以让“性关系并不存在”变得——姑且说——可以设想；但它丝毫没有判定性关系无法被写出这一事实。

相关知识卡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我甚至还要多说一句：很久以来，人们已经像这样写它了——♂/♀——借用那些小小的行星符号，也就是把它写成雄性之物与雌性之物的关系。

我甚至还要说，一段时间以来，显微镜的使用促成了进步；因为别忘了，在斯瓦默丹以前[注8]，人们对此不可能有任何观念。

> [注8] Jan Swammerdam（1637—1680），荷兰博物学家，被视为比较解剖学和显微镜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是最早使用显微镜的研究者之一，正如伽利略（1564—1642）是最早使用望远镜的人之一。

这似乎足以表达如下事实：**这种关系**……

- 无论它多么复杂；
- 无论所谓**性腺细胞**借以进行的过程多么具有**减数分裂**的性质；

这些细胞为受精提供一个模型，繁殖便从中产生……好吧，看来这里确实奠定、确立了某种东西，使人能够在所谓“**生物学**”层面定位性关系之所是。

真正奇怪的是……

不过，我的天，归根结底也并没有那么奇怪；

但我想为你们唤起这件事的陌生维度……这种关系的二元性及其自足性，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模型。上次谈到那些小小的汉字符号时，我已经向你们提过。

那里有一个……

我忽然急着给你们展示一些**符号**，看上去仿佛只是为了让你们吃惊……好吧，上次没写给你们看的“阴”就在这里：yīn，陰；“阳”则在这里：陽。我再写一次，不是吗？瞧，这里还有一小笔……

阴与阳，雌性与雄性的原则——这终究并非中国传统所特有；你们会在各种各样的思辨中再次遇见它：

- 关于“**主动与被动的关系**”；
- 关于**形式与实体**；
- 关于 Purusha——**精神**，以及 Prakriti——某种我也说不清的**被雌性化的质料**。

这种雄性与雌性关系的一般模型，长久以来始终萦绕着说话存在对世界诸力的定位——即对那些位于 Tiānxià 天下、**天之下**的力量的定位。

这里应当标出一种完全新颖的东西，也就是我所谓的惊奇效应：无论**分析家的话语**所产出的东西价值如何，我们都能从中明白，绝不可能继续把这种**二元性**当作充分的东西。

所谓“**阳具**”的功能……

事实上，对这个功能的处理笨拙到了极点；但它就在那里运作。这里所关涉的，不只是一种与某个被视为偏离、病理性的莫名之物相连的经验；它对于**分析话语的建制**本身乃是本质性的……这个**阳具**功能从此使性别两极化变得无法维持，而且是以一种简直令任何可被写作这种关系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方式，使它无法维持。

必须区分：

- 阳具的这种闯入所关涉的东西；
- 与某些人以为可以用“**能指的缺失**”来翻译的东西。

这里关涉的不是“**能指的缺失**”，而是**对一种关系构成的障碍**。

阳具虽然把重音放在一个器官上，却根本不是指所谓“阴茎”这个器官及其生理机能，甚至也不是指人们多少有些根据地赋予它的交媾功能。

如果回到精神分析文本，它所瞄准的毫无歧义：是该器官同享**乐**的关系。

也正是这一点把它同生理功能区分开来：存在着……

这就是作为阳具功能之构成要素而被提出的东西……存在着一种享**乐**，它在这种不同于性关系的关系中构成什么？构成我们可以称为它的**真值条件**的东西。

这里取用这个器官的角度，并不与这种特殊形式相绑定——如果着眼于所有生物的话……

假如你们知道昆虫的交媾器官何其多样，你们就会……

这毕竟是始终很有用的原则，也就是**惊异**，借此质询**实在界**……你们肯定会真的惊异：为什么在**脊椎动物**那里，它偏偏以这种方式运作。

这里所说的，是这个器官就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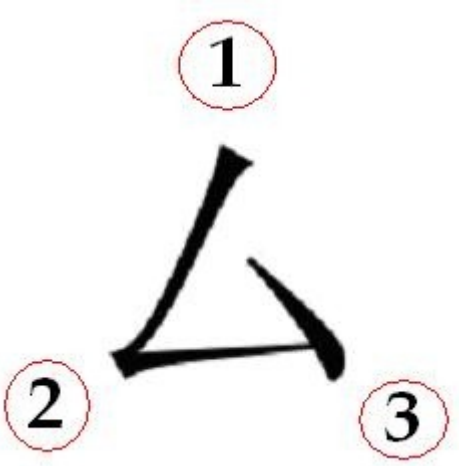
我在这里必须加快，因为我总不能……没完没了地把一切重讲一遍。你们可以回到我刚才提过的那些文本，比如《**治疗的方向及其权力原则**》……**阳具**就是这个器官，就其“**是**”（est，这里关乎存在）而言，就其**是女性享乐**而言。

存在与**拥有**的不相容性，就在这里，也就在这一点上。

在那篇文本中，这一点带着某种坚持被反复说出，并配上了一些文体重音；我要再说一遍，在行进过程中，这些重音同它们最终通向的图式一样重要。

就这样，在那场著名的**鲁瓦约蒙会议**上，我面前有几个人窃笑：“归根结底，如果一切就在这里，如果谈的只是存在与拥有，那似乎没什么分量；存在与拥有，选一个不就行了吗！”

然而，这恰恰就是所谓的阉割。



我提出的是：设定语言……

不是吗，我们把它放在这里［1］……语言有自己专属的场域，位于性关系的这道裂隙［2］之中；正是阳具让这道裂隙敞开着。

并且设定，语言引入其中的：

- 并不是由雄性和雌性界定的两个项；
- 而是在两个性质与功能迥然不同的项之间作出的选择；这两个项叫作存在与拥有。

证明它、支撑它，并使这一距离变得绝对明显而又最终确定的，是如下这一点……

这项差别似乎尚未受到注意……也就是：所谓性法则取代了性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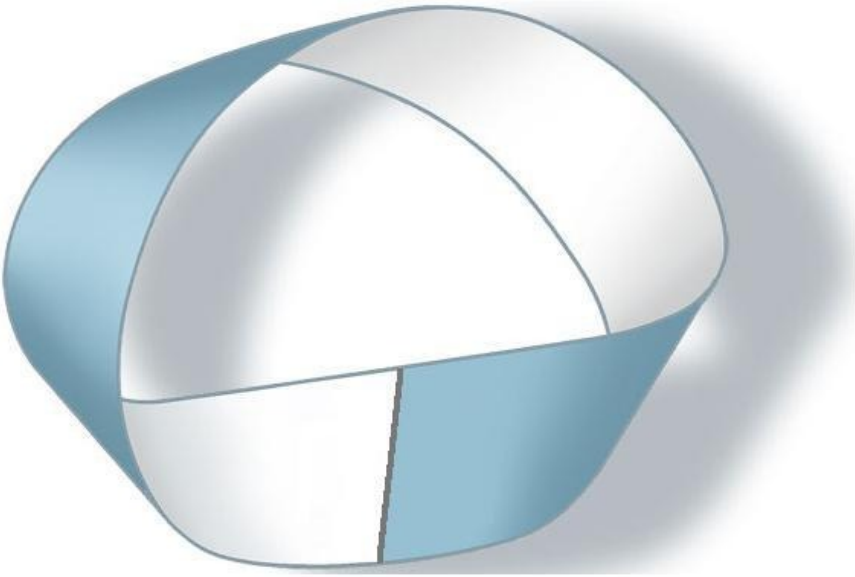
正是在这一距离中，铭写着以下两者毫无共同之处：

- 一方面，是我们可以陈述的一种构成法则的关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它都属于一种映射，而数学函数最为紧密地把握了这种映射；
- 另一方面，则是一条与整个欲望和禁令的语域相一致的法则。这一语域强调，欲望与这条法则的结合——甚至像我斗胆说过的那样，它们的同一性——正是从被铭写的禁令本身那道裂隙中产生。与此相应，对于一切属于语言效应的东西，它都把真理的 demansion 建立为一种虚构结构。

仪式与**神话**始终相互关联。若说**神话**不过是对**仪式**的评注，是为了支撑、解释仪式而造的东西，这是一种可笑的软弱；其实它是……

按照我早已特别处理过的一种拓扑学，

因而无需再作提醒……**仪式**与**神话**如同**正面**与**反面**，条件是这正反两面彼此**连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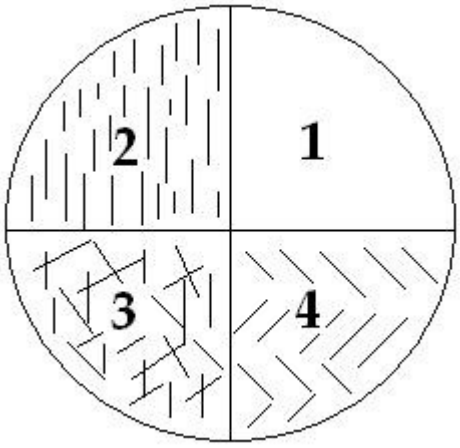
在**分析家的话语**中，仍然保留着一个名为俄狄浦斯神话的残余神话……

天知道为什么；其实它是《**图腾**与**禁忌**》的神话。

弗洛伊德发明的整个神话都写在其中：**原父享用所有女人**……我们仍然必须从更远一点的地方，从逻辑和书写出发，质询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很久以前，我就在这里引入了皮尔士关于**命题**的图式：命题被分成四类——**全称、特称、肯定、否定**——两项、两对项彼此交换。

人人都知道，若说“**所有** x **都是** y”，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的图式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表明：把“**所有某物**”必然具有某一属性规定下来，是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全称**立场，而与此同时，完全可能根本没有任何 x。



我提醒你们，在皮尔士这个小公式、小图式中：

- 这里［2］有若干条竖线；
- 这里［1和4］一条也没有；
- 这里［3］则把两种情形稍稍混合；正是两个区格的重叠，产生了这个或那个命题的特殊性；
- 把这两个象限［1和2］合起来，我们便可以说：所有线条都是竖直的；如果不是竖直的，那就根本没有线条。

要构成否定命题，则必须把这两个象限［1和4］合起来：**要么根本没有线条，要么没有竖直的线条**。

“**享用所有女人**”这个神话所指明的，是“**所有女人**”并不存在。

并不存在女人的全称。

这正是对**阳具**的质询所提出的东西……

而不是对性关系的质询……它关乎阳具所构成的**享乐**，因为我说过，那就是**女性享乐**。

正是从这些陈述出发，一些问题的位置被彻底挪动了。

归根结底，或许存在一种关于所谓“**性**”享乐的知识，而某一个特定的女人可能拥有它。

这件事并非不可设想；在一些角落里，确实留有这类神话痕迹。

那些名为**怛特罗**（Tantra）的东西，据说就有人实践。

不过，如果允许我这样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么很久以来，**“吹笛女”**的技巧显然要确凿得多。

我在这里提出这一点，并不是为了卖弄猥亵；而是因为这里有……

我姑且这样设想……在座至少有一个人知道吹笛是怎么回事；最近正是这个人就吹笛这件事向我指出……

不过，一切乐器的使用其实都可以这样说……使用任何乐器都必然造成某种身体的分割。

我是说，协同作用被打断了。随便拿一种器具来用就足以看到这一点。

你们踩上一双滑雪板，就会立刻看到，自己的协同动作必须被拆开。

拿起一根高尔夫球杆……

我最近恰好又开始打高尔夫了……道理一样：你们必须同时作出两类动作；起初根本做不到，因为从协同作用来看，它们并不会这样自然配合。

那位用吹笛很好地提醒我这件事的人还指出：歌唱表面上没有器具，恰恰因此特别有趣；在那里，你们同样必须**分割自己的身体**。为了能

够歌唱，你们必须在身体中把两个截然不同、平时却完全协同的东西分开，也就是：

- 声音的安放；
- 以及呼吸。

好吧，这些最初步的真理……

其实本来不必有人提醒我；

因为我刚告诉你们，我最近已经从高尔夫球杆那里重新体验过……它们使一个问题保持开放：是否仍在某处存在一种使用阳具器具的知识。

只是，阳具器具并不是和其他器具一样的器具；它更像歌唱。这个阳具器具，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根本不能同阴茎混为一谈。

阴茎则受法则调节：

- 也就是说，受欲望调节；
- 也就是说，受剩余享乐调节；
- 也就是说，受欲望的原因调节；
- 也就是说，受幻想调节。

至于那个“会知道的女人”所被假定拥有的知识，她恰好会在这里碰到一块硬骨头——如果允许我沿着同一条思路说下去，就是那个器官所缺少的骨头。因为某些动物确实有这样一根骨头。没错！

这里有一个缺失，是缺了一根骨头；所缺的不是**阳具**，而是**欲望**及其运作。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一个女人只有通过**男人的欲望**，才能得到她已被纳入法则的见证，亦即得到有关那种对〔性〕关系起补替作用之物的见证。只需有一点点分析经验，就足以确信这一点：**男人的欲望**——我刚说过——同它的原因相连，也就是同**剩余享乐**相连；或者也可以说……[注]

> [注] 本地 Staferla 底本在 la loi 后没有逗号；米勒整理本在此作 son insertion dans la loi, de ce qui supplée au rapport。米勒的逗号把 de ce qui… 从 la loi 后稍稍断开，译文据此将它保留为与“她被纳入法则”并列的第二项见证；无逗号的 Staferla 句法也容许把它读作“那种补替物的法则”。无论采用哪一种断句，ce qui supplée au rapport 都指对并不存在的〔性〕关系起补替作用之物，不能译成“替代性关系”。

正如我反复表达过的，如果欲望源自一切由之出发的场域……它源自**语言的效应**，因而源自大他者的欲望。

于是我们发现，在这里，女人就是大他者。

只是，她作为大他者所凭借的动力和语域，同她可能拥有的任何知识完全不同。

这样，“**阳具器具**”——加上引号——便被设定为**语言的原因**；我没有说语言的起源。

尽管时间已经很晚——我的天——我还是要加快说，指出我们可以从哪里看到它的痕迹：无论人们愿不愿意，针对猥亵词语的禁令仍然存在。

我知道有人正在等着我兑现一件承诺：提到《**伊甸，伊甸，伊甸**》[注9]，并说明我为什么不在有关它的那些——叫什么来着？——那些玩意儿，那些**请愿书**上签名。

> [注9] Pierre Guyotat：《Eden, Eden, Eden》（小说），Michel Leiris、Roland Barthes、Philippe Sollers 作序，Gallimard，1970 年。

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对这次尝试评价不高；它以自己的方式可以同我的《**文集**》相比。

区别只在于，它要绝望得多。

要把阳具器具“**语言化**”，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正因为我认为它在这一点上毫无希望，我也认为：围绕这样一次尝试，只会发展出误解。

你们看，我在这件事上的拒绝，位于一个高度理论性的点上。

我想抵达的是这一点：人们从哪里质询**真理**？

因为**真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它就是神谕。

神谕自古以来便存在；它说完以后，人们只好自己想办法应付。

只是，如今有了一个新事实，不是吗？

自神谕开始运作——也就是自古以来——第一个新事实，是我的一篇书写之作，题为《**弗洛伊德之物**》。我在那里指出了一点，从来没有人说过……

不过，既然它被写下来了，你们当然没有听见……我说的是：“**真理说‘我’。**”

为了像这样让**真理**登场，我曾铺陈了一番繁茂的论战文字；如果你们当初赋予它应有的分量——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怎么写的了：“**像是在玻璃碎片轰然作响中走进房间**”[注10]——也许就能让你们打开耳朵。

> [注10] 原句为“……当玻璃碎片轰然作响时……”，见《文集》中的《弗洛伊德之物》，第 412 页。

在一篇书写之作里，镜子碎裂的声响难道没有击中你们吗？

那毕竟写得相当不错；这就是所谓“**文体效果**”。

它本来肯定能帮助你们理解“**真理说‘我’**”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对真理说“**你**”。

我来向你们解释，这有什么用。

当然，你们会以为我要说它可用于对话；可我早就说过，对话并不存在——同**真理**之间当然更谈不上对话。

不过，如果你们去读洛伦岑一本名为《**元数学**》的书……

我把它带来了，由 Gauthier-Villars 和 Mouton 出版……好吧，我甚至会告诉你们去哪一页看那些机巧的东西。

书里是一些**对话**，一些**写下来的对话**，也就是说，两边的台词都由同一个人书写。

这是非常特殊的对话，不过很有教益。你们可以去看第 22 页。它很有教益，我可以用不止一种方式翻译它，其中甚至可以用上我刚才的“**存在**”与“**拥有**”。

不过我还是说得简单些，只提醒你们一个我已经强调过的东西：**古典逻辑**停步于其前的那些所谓**悖论**——尤其“**我说谎**”这个悖论——只有从它被写下的那一刻起才成立。显然，说“**我说谎**”根本不会造成任何障碍，因为人本来就在不停说谎，那为什么不把它说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

只有当它被写下来时，才出现**悖论**；因为人们会问：“好吧，你究竟是在说谎，还是在说真话？”

这恰好就是我过去向你们指出过的事情：当我说“**需要用十五个词以上才能写出的最小数**”时，你们并不会发现任何障碍。

可一旦把它写下来，你们便会数词，并发现我刚才那句话在法语中只有十三个词。

然而，只有写下来以后，词才能被计数。

因为如果它是用日语写的，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数。

那里总会让你们犯难：有些像小声呜咽一样的碎片，一些小小的 o 和 oua；你们会疑惑，究竟应把它粘到词上，还是拆开来算作一个词。它甚至都不是词，它就是那样的东西。

然而，一旦写下来，它便可被计数。

那么，就像洛伦岑《元数学》里的情形一样：如果你们规定，不能在同一点上同时说**“是”**与**“否”**，你们就赢了……

你们稍后会看到赢到了什么……但如果你们押注答案**“要么是，要么否”**，你们就输了。

你们可以去看洛伦岑，不过我现在就来说明。我提出：**“你既说真话，又同时说谎——这并不为真。”**——我是对真理这样说的。

真理可以作出许多回答，反正是你们让她回答，又不花什么代价。

不管怎样，结果都会相同；不过，为了紧贴洛伦岑，我把过程详细说一遍：

- 她说：**“我说的是真话！”**
- 你们回答：**“这可不是我逼你说的！”**
- 然后，为了烦你，她说：**“我说谎。”**
- 你们便回答：**“这下我赢了，我知道你自相矛盾！”**

这恰好就是你们在**无意识**那里发现的东西；其意义并不比这更多。

无意识总是既说出真理，又说谎；从它自己那里看，这完全可以维持，只是你们必须知道这一点。

这教给你们什么？

你们只有在**真理解开锁链**时，才会知道一些关于她的东西。

因为她已经挣脱锁链，打断了你们的链条：当你们声称那一合取无法**维持**时，她把两件事都同样告诉了你们。

可设想相反的情形：你们对她说，“**你要么说真话，要么说谎。**”

好吧，那你们的工夫就全白费了。因为她会怎么回答？“**我同意，我把自己系在链条上。你对我说：你要么说真话，要么说谎；而这句话的确是真的。**”

可这时，你们什么也不知道；你们完全不知道她对你们说了什么，因为她要么说真话，要么说谎，所以输的是你们。我不知道这件事的切中之处是否已向你们显现，不过它意味着我们不断经历的一点：“**真理若拒绝交出自己，那倒能为我所用。**”

这就是我们在分析中始终面对的东西；而“**真理若放弃抵抗，接受任何一条锁链，好吧，我就全然不知所措了。**”

换句话说，这……这让我仍有所欲求。

这让我仍有所欲求，让我留在请求者的位置上；因为我误以为自己能够处置某种真理，而这种真理只有在挣脱锁链时，才能被我认出。

你们由此显露出，自己参与了怎样的挣脱锁链。

在这种关系中，有一个东西值得指出。我很久以来一直缓缓把它推上受审席；它名叫自由。

有些人会穿过**幻想**作出种种构想：如果不能驯服**真理**本身，至少或许能够驯服**阳具**。

我不会告诉你们，这类构想会铺陈出多少花样繁多的细节。

不过，有一点十分惊人，那就是……

撇开某种不严肃不谈——

也许恰恰是这种不严肃最能坚实地界定倒错……好吧，这些优雅的解决方案，对于那些认真对待这一整桩小事的人而言，显然正是他们所拒绝的。因为，我的天，语言对他们来说是算数的；书写也算数，哪怕仅仅因为它让逻辑质询成为可能。归根结底，逻辑是什么？无非是一个只有书写才允许的、绝对惊人的悖论：**把真理当作指涉物**。

显然，人们一开始给出命题逻辑最初、最初步的公式时，正是通过这一点达成共识：大家以如下事实为参照——存在……

- 可以标为真的命题；
- 以及可以标为假的命题。

对**真理**的指涉便由此开始。

指涉**真理**，就是设定**绝对的假**，也就是一个可以作为假本身而受到指涉的假。

那些严肃的人……

我重新接上刚才的话……当这些“**驯服阳具**”的优雅解决方案被提给他们时，很奇怪，拒绝它们的恰恰是这些人。

这是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了保存所谓自由——而自由恰恰同这种性关系的不存在完全相同**？

归根结底，是否还有必要指出：**男人与女人的这种关系**，就其受**法则**——所谓**性法则**——支配而言，已经从根本上被扭曲；但正是**这一点**仍然“**留下欲求**”：希望每一个“他”（chacun）都有他的那个“她”（sa chacune）来回应他。如果这真的发生，人们会说什么？[注]

> [注] laisse à désirer 既可按惯用义理解为“尚有欠缺”，又可字面听成“留下欲求”。紧接着的 chacun / sa chacune 把阳性的“每一个他”与阴性的“他的那个她”并置；若译成性别中性的“每个人 / 相配的人”，这组词形和声音上的对举便会消失。

当然不会说那是一件自然之事，因为在这方面并不存在自然；既然**女人**并不存在……

她若存在，那是女人的一个梦，而**唐璜**正是从这个梦中产生。

如果真有一个**男人**，对他而言**女人**存在，那可真是奇迹！

人们便能确信他的欲望。这是一种女性的构想……要让一个男人找到**他的女人**，除去那句浪漫公式还能是什么：“**这是命中注定的，这是写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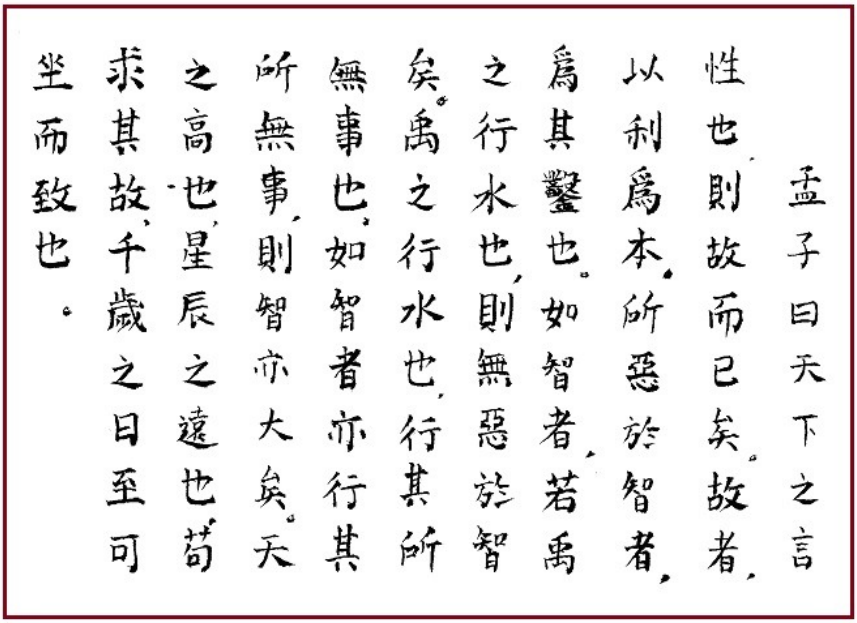
我们又一次来到这个岔路口；我曾告诉你们，我会在这里让真正的君子之所是发生翻转——这个人……

人们相当糟糕地把它译作“人”……也就是一个稍稍高出常人的人。这里的翻转发生在以下两者之间：

- 一方面，是“xìng 姓”——由语言效应铭写、铭写在男人与女人的这种分离之中的自然；[注]

> [注]　本讲转录本此处写作“姓”，但上下文谈的是“性 / 自然”；译文保留底本字形，同时标明其语境含义。

- 另一方面，是这个“这是写好的”，这个“ming 命”——我以前已经在这里向你们展示过一次它的字形；自由正是在这个字面前退缩。



孟子，第四书下篇，第二十六节。

M. G. Pauthier［1801—1873］译文：孟子曰：

- “世人在论说人的理性本性时，只应谈论它的结果。它的结果是最需要知道的东西。因此，我们厌恶那种使用诡辩曲折手段的［伪］智者。

  如果这位智者能像禹疏导［大洪水之］水那样自然地行动，我们便不会厌恶他的智慧。禹疏导洪水时，让水顺着最自然、最容易的路径流去。

  如果智者也按照理性的自然道路和事物的本性来引导自己的行动，那么他的智慧也会很伟大。尽管天空极高、星辰极远，只要考察由它们产生的自然结果，人们便能够极为容易地算出一千年以后冬至来临的日子。”

晁德莅（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译文：孟子曰：

- “普天之下，谈到本性时，人们所要谈的就是自然的结果。自然结果首先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它们是自发的。审慎之人（但其审慎十分狭隘）之所以令我们不悦，是因为他们强行违逆自然。倘若审慎之人能仿效禹疏导水流的方式，我们就不会对他们的审慎感到不悦。禹让水流去而不遇困难（他利用了水的自然趋向）。

  倘若审慎之人也能采取不遇困难的行动方式，他们的审慎便会很伟大。

尽管天空极高，星辰离大地极远，只要研究它们的运动，人们便能轻易算出过去一千年以来每一年冬至的时刻。”

安德烈·莱维（André Lévy）［1925—2017］译文：孟子曰：

“天下关于人性的所有讨论，都止于‘所以’和‘之所以’，

而它们以利益为根本。智慧中令人厌恶的，是这种穿凿的方式。

如果智慧像禹疏导水流那样，便不会有任何令人排斥之处。

禹疏导水流，就是让它不发生事故。

如果智慧也能顺着自然倾向行进，它只会变得更加伟大。

无论天空多高、星辰多远，只要探寻它们的‘为什么’，

人们便能足不出户，算出千年以后的冬至。”

［André Lévy，《孟子》，You-Feng，巴黎，2003 年，IV-B26，第 123—124 页］

APPENDIX

Passages of Psychology from Mencius

孟 子 曰 天 下 之
mêng tzŭ yüeh t'ien hsia chih
IV–II–26. (1) Meng Tzu said, "Heaven below 's
Mencius The world 's

言 性 也 則 故 而已矣 故 者 以
yen hsing yeh tsê ku êrh i i ku chê i
talk (of) *Hsing* (is) about causes only. Causes use
Nature reasons *Ku* takes

利 爲 本 所 惡 於 智 者
li wei pên so wu yü chih chê
profit as root. (2) What (I) dislike in wise ones (is)
utility basis.

爲 其 鑿 也 如 智 者 若
wei ch'i tsao yeh ju chih chê jo
due (to) their chiselling. If the wise ones as-
laboured effort.

禹 之 行 水 也 則 無 惡 於
yü chih hsing shui yeh tsê wu wu yü
Yü 's conducting-waters were, then no dislike to

智 矣 禹 之 行 水 也 行 其 所
chih i yü chih hsing shui yeh hsing ch'i so
wisdom. Yü 's conducting waters did what was

無 事 也 如 智 者 亦 行 其 所
wu shih yeh ju chih chê i hsing ch'i so
without labouring. If the wise ones also do what is

無 事 則 智 亦 大 矣
wu shih tsê chih i ta i
without labouring then wisdom is great indeed.

天 之 高 也 星 辰 之 遠 也 苟
t'ien chih kao yeh hsing-ch'ên chih yüan yeh kou
(3) Heaven 's height, star 's distance, if-

求 其 故 千 歲 之 日 至 可
ch'iu ch'i ku ch'ien sui chih jih chih k'o
found-out-their-cause, 1000 year 's solstices could
sun's course

坐 而 致 也
tso êrh chih yeh
seated be attained."

1

I. A. Richards［1893—1979］：孟子说：

“天之下者，世界谈论自然，只谈原因、理由。

原因以利益、效用为根。

我不喜欢聪明人，是因为他们的穿凿和费力造作。

如果聪明人像禹治水那样，做无须费力之事。

如果聪明人也做天之高、星之远之事，并找出其原因，

千年之冬至，坐而可得。”

（I. A. Richards，《Mencius on the Mind》，伦敦，Kegan Paul，1932年，附录，第133页。）

- 。

第5课 ・ 1971年3月10日

拉康在黑板上写道：“非物（l’achose）”。[注]

> [注] L’achose 把 la chose（物）改写为 l’ + a-chose；它既让否定性的 a- 与“物”相连，也牵出对象(a)的位置。译文沿用相邻研讨班术语“非物”，并保留拉康的写法。

相关知识卡 L’achose：在自身位置上缺席的“物”

我在吗？

我对你们说话时，我在场吗？

那就必须让物——也就是我向你们谈论的东西——在那里。

然而，这已经足以说明，物只能像我刚才在黑板上那样写作“非物（l’achose）”：这意味着，它在占据自身位置之处恰恰是缺席的。

相关知识卡 L’achose：在自身位置上缺席的“物”

或者更准确地说，占据这个位置的对象(a)一旦被移去——“移去”（ôté）的正是这个对象(a)——在这个位置上留下的便只有我所强调的性行动，也就是阉割。

相关知识卡 L’achose：在自身位置上缺席的“物”

请允许我这样说：我不可能从“那里”（de là）、从“那里—分析”（là nalyse）为任何东西作见证，而只能经由那里（par là），为“它”所关涉的东西作见证……

我说“它所关涉”，这个“它”（la）就是阉割……此时正好可以说：“Oh là là!”［笑声］[注]

> [注] 两段在 de là、là nalyse、par là、la concerne 与 Oh là là 之间连续移换声音；译文保留法语节点，以显出“那里 / 它 / 分析”的滑动。

哲学那套闲扯可不是无足轻重——闲扯（baratin）会搅拌（baratte）。我不是在说它坏话；很长时间里，它确实派过用场，但近来让我们厌倦了。它最终生产出了“在此之在”，法语有时比较谦逊地把它译作“在场”，无论是否再加上“活生生的”；总之，就是学者所谓的“此在”（Dasein）。

我很高兴在一篇文本里又找到了它……

我稍后会告诉你们是哪篇文本，以及我何时重读了它……那是我自己的一篇文本。我惊讶地发现，我当年为一些有点耳背的人说出的这个公式，竟已年代久远：“吃你的此在吧！”[注1]　无所谓！稍后我们还会回到这里。

> [注1] 参见《文集》第 40 页《〈被窃的信〉研讨班》。

哲学的那套闲扯也并非毫无连贯性。

哲学的这套闲扯只有在一种话语中，才让这种**在场**、这种**在此之在**获得肉身；而它一开始恰恰又通过 ἐποχή（ epokhē）使这种话语**去肉身化**。[注2][注]

> [注2] 怀疑论者的 epokhē 指悬置判断：既然真理不可抵达或难以抵达，那么任何过于仓促的判断都必然是假的。

> [注] 原文以 incarner / désincarner 构成同根词的正反对举，字面分别是“赋予肉身 / 撤去肉身”；后一个动词的宾语是 un discours（一种话语）。若译成“具体化 / 去具体化”，不仅肉身维度消失，句中的宾语关系也会变得含混。

你们知道 ἐποχή，也就是**置于括号之中**；它无非就是这个意思。不过还是……

因为它的结构并不完全相同……用希腊语说还是更好。

因此很明显，唯一能够**在此**的方式，恰恰是把自己置于括号之中。

我们正在接近我今天要向你们说的核心。

如果在**非物**的层面有一个**洞**，这已经让你们预感到：也许这就是把这个洞形象化的一种方式；它只会以什么方式发生呢？……

让我们作一个十分可笑的比喻……它只会像视网膜上的那个斑点一样出现：眼睛盯过太阳，随后第一次把目光移到风景上时，可丝毫不愿同这个斑点纠缠。

眼睛并不会在其中看见自己的**在此之在**，不是吗？这只眼睛可不疯。

这里给你们的是整整一只“眼的克莱因瓶”（bouteille de Klein… d’œil）。［轻微笑声］[注]

> [注] 拉康在 bouteille de Klein（克莱因瓶）后接 d’œil（眼的），用突兀的断接把拓扑对象同眼睛的盲点叠在一起。

别再来哲学闲扯。你们很清楚，它在这里所履行的不过是大学职能；去年我试着向你们说明了这项职能的界限，同时也说明了你们在其中能做之事的界限——哪怕是革命。

揭露……

就像人们已经做过的那样……把所谓“**在场**”、所谓**受灵感启发的言说**观念揭露为**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受灵感启发的言说当然很可笑”为名，把某套话语迷失于其中的一切愚蠢都归到言说头上；再把我们引向一种神话般的“**本原书写**”（archi-écriture）——归根结底，它只由人们有充分理由察觉到的某个盲点构成，而这个盲点可以在一切关于书写的思辨中被揭露——好吧，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们前进多少……

为了谈论**非物**，人们从来只谈**别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L’achose：在自身位置上缺席的“物”

至于我，我当时说过的东西……

可别夸大，我并没有满口都在说**充分言说**；我甚至认为，

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没听见我提过它……我对**充分言说**所说的是：它填满……

这就是语言的发现，总是相当漂亮……它填满了黑板上这个**非物**的功能。

换句话说，**言说总是超出说话者；说话者是一个被言说者**。这毕竟是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陈述的东西。我们从哪里看出这一点？这正是我想在今年研讨班中指出的。

你们想想，这已经持续二十年了，我竟然还在说“我想……”

当然，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归根结底我并非**“没有说过”**：**它早就显而易见了**。

它首先在你们来到这里、让我给你们看这一点上显而易见。只不过，如果我说的是真的，你们的**在此之在**并不比我的更有证明力。

我早已向你们**展示**的东西，并不足以让你们看见它；还必须由我加以**证明**。

在这里，证明就是把我展示过的东西**说**出来。当然，不是什么都可以说。

但我并不是像这样向你们展示**非物**：**非物**恰恰无法被展示，只能被证明。

相关知识卡 L’achose：在自身位置上缺席的“物”

因此，我可以让你们注意那些我曾经展示、你们却没有看见的东西，看看它们能够证明什么。

为了亮出今天所关涉的牌，我们将在它可能具有的一切歧义中把它称作：**书写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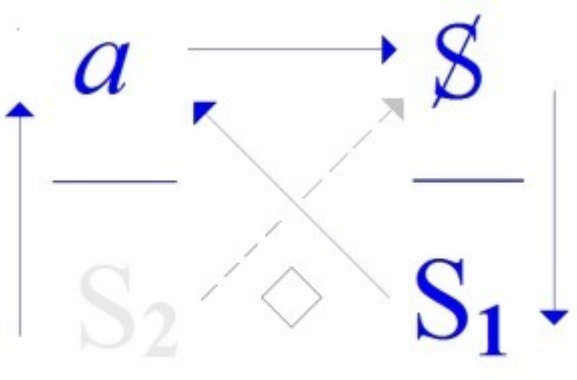
毕竟，不能说我用**书写之物**压垮过你们……

我的意思是，我有朝一日汇集起来的那些文字——《文集》，1966 年——真是非得让人从我这里硬掏出来不可。当时我完全无法让精神分析家听懂我；我是说，甚至包括那些仍然“聚合”（agrégés，原文如此）在一起的人，他们之所以还在那里，只因为没能登上别的船。

到头来，我发现除他们以外，还有那么多人对我说的东西感兴趣——你们那种缺席的**在此之在**由此稍稍开了个头——于是我便把这些《文集》放了出去。

而且，我的天，按出版商给我的数字，它们的消费圈子比你们在这里代表的圈子广阔得多。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值得停下来看看。因为我仍然像往常一样，严格围绕一种完全可以定位的经验来做；无论如何，我一直努力表达这种经验，尤其在近来、就在去年，我曾试图**在结构中定位分析家的话语之特征**。



因此，正是基于我的这种使用——它绝不自称要提供一种**世界观**，只想说出我认为对分析家而言本来就应当可以说出的东西。

围绕这一点，我曾在一个相当著名、名叫**圣安娜医院**的地方讲了十年。那套话语当然绝不企图以别的方式使用**书写之物**，而只以一种**非常精确**的方式使用它；我今天会试着界定这种方式。

那些作为当时残存见证的人，不可能对此提出异议……

当然，这间大厅里已经没有多少这样的人，不过总还有几位。

哦，最初几个月就在场的人，恐怕一只手便数得过来……他们可以作证：我在那里以何等耐心、审慎、温和，配上多少手势和姿态，为他们一块又一块、一片又一片地构造出那些称为图式的东西。

其中有几张仍在流传。由于某个人所做的工作，你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它们；我要向他的投入致意。我让他完全按自己的方式编了一份分析索引，在其中很容易查到这些图式分别位于哪一页。

这样你们就不必翻来翻去。不过，光做这件事就能看出：书里有些东西同其余印刷文本不一样。

你们在那里看到的这些图式，当然不是没有造成一点困难。什么困难？自然是解释上的困难。要知道，对于我为之构造这些图式的人来说，它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含混：在画出一条线的方向、它同另一条线的交叉、以及我放在交点上的小写字母以前，我会先讲上半小时、四十五分钟，为所关涉的东西作出说明。

我当然要坚持这一点，不是为了夸耀我做过的事情……

归根结底，是因为我自己乐意；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甚至正好相反。［笑声］……而是因为借此我们进入了关于**书写之物**，乃至关于**书写**的核心……你们瞧，人们谈起“书写”，仿佛它独立于“书写之物”；这有时会让话语变得十分为难，可其实两者是同一件事。

而且，像这样加上去的“-ure”这个词尾，确实让人感到：此处所涉及的是何等古怪的一场“酩酊”（biture）。[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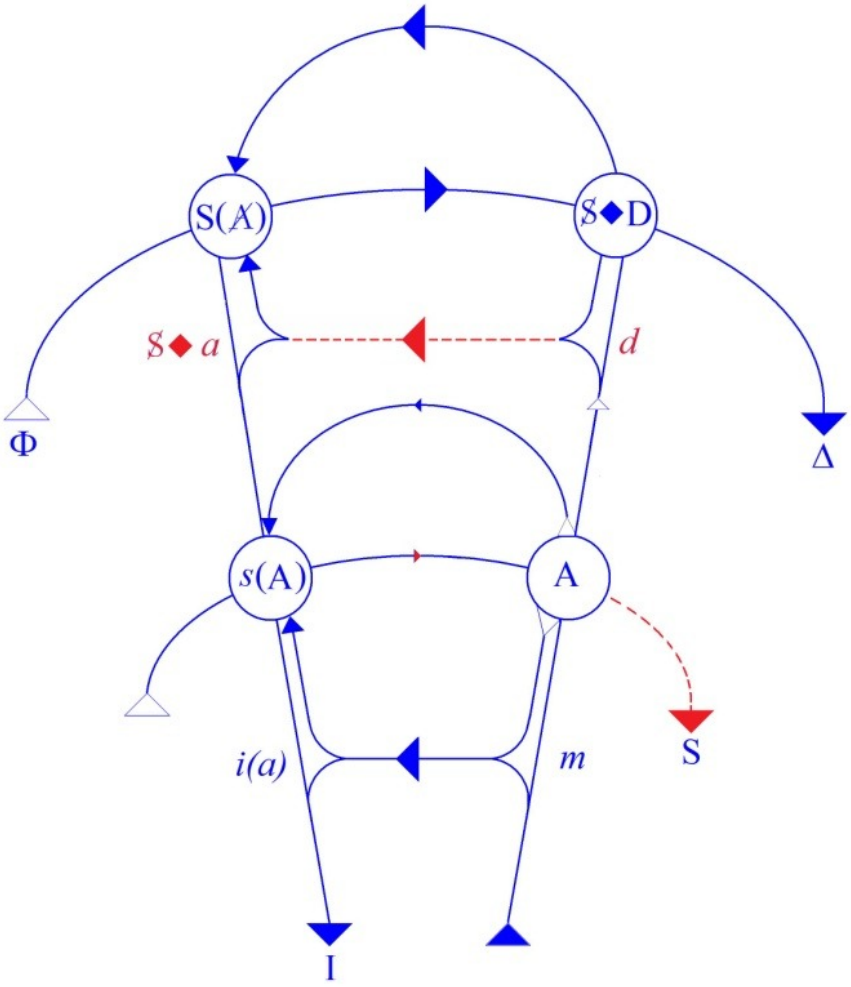
> [注] 拉康把 écrit（书写之物）扩成 écriture（书写），再从词尾 -ure 滑向 biture（痛饮、酩酊），讥讽把二者割裂的术语化做法。

可以肯定的是，为了谈论就在那里那样的**非物**，仅凭这一点，你们就该明白：我必须——先不多说——把图式这种书写之物的支撑当作**装置**。

相关知识卡 L’achose：在自身位置上缺席的“物”

图式的形式值得看一看。随便挑一个吧——比如最后那张大的，你们可以在……我也不记得在哪里、它漂到哪里去了——我想是在《主体的颠覆与欲望的辩证法》里找到。[注3]

[注3] 参见《文集》第 817 页。



就是这个如此走向的玩意儿；这里还有括号中补上的字母：

- S、菱形符号 $\Diamond$，以及表示请求的大写 D：$S \Diamond D$；
- 这里则是表示能指的大写 S，也就是承载能指、大他者被划杠之函数：$S(\not{A})$。

你们很明白，书写若能派上什么用场，恰恰因为它不同于言说；言说可以“依托”书写。比如，言说并不翻译 $S(\not{A})$。

不过，言说若依托它——哪怕只依托这个形式——当然就必须记住：如果另一条线不在这里同第一条线相交，并在交点上标出 $s(A)$ 与 A 本身，这个形式便无法成立。

这里还有一个大写 I……

请原谅我这样岔开；不过，毕竟有些人脑中对这张图已有足够印象，对他们来说这便足够了；至于其他人——我的天——去翻到正确的页码就好……可以肯定的是，当你们开始解释这张图时，至少无法不通过它感到某种召唤，要求你们回应它所规定的要求。

一切当然取决于你们赋予大写 A 的意义。

在我把它嵌入的那篇书写之作中，已经提出了一个意义。

于是，其他所有字母被迫取得的意义就不能自由地大幅偏离。

可以肯定，这正是某种东西的特性；我想，到如今它对你们已显得足够明确，也就是：这张图式……

这一张同所有其他图式一样，而且不只我的图式如此——我马上会告诉你们……**这张图式所表征的，就是所谓**……

在**逻辑对数学的质询**逐步赋予我们的成熟语言中……所谓的**拓扑学**。

没有书写，就没有**拓扑学**。

如果你们真的翻开过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篇**》，也许已经注意到：那里有拓扑学的一点开端，而它恰恰在于**在书写之物中打洞**。

“所有动物都会死”：你们吹掉“动物”，再吹掉“会死”，然后在它们的位置上放入书写的极致——这里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字母：∀。

也许的确是因为他们同**字母**有某种我们说不清的特殊亲缘，这件事才更容易做到。

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去读 James Février 先生[注4]所说的一些极其引人入胜的东西：相对于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作**“书写规范”**的东西，逻辑的发明构成了何种技巧、戏法与强制……

> [注4] James Février：《书写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巴黎，Payot，1948年。

是“规范”（les normes），不是“庞然大物”（l’énorme），尽管两者都成立……相对于**“书写规范”**，逻辑的发明就是这样一种强制。

今天我顺便向你们提出一个想法：这同所谓欧几里得这个事实有关。

好了，我只能顺便把它抛给你们，因为归根结底还需要检验。我看不出为什么连我也不能偶尔……

向那些非常精通某个领域的人……提出这样一个**小小的建议**；也许他们会笑，因为他们早已注意到了。

其实也看不出他们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个**三角形**……

因为这就是起点……一个**三角形**无非就是……

真的不是别的……就是一次**书写**，确切说，就是一个**书写之物**。

人们把“**相等**”定义为“**在度量上可以重合**”，并不与此相悖。

这是一个**书写之物**；而“在度量上可以重合”则可以拿来侃谈。

这种侃谈完全不依赖书写之物；它依赖你们这些侃谈者。

无论你们怎样画这个三角形，哪怕像这样画，也能证明那个**等腰三角形**的命题：如果它有两条边相等，那么另外两个角也相等。

你们只需完成这个小小的书写之物；因为一幅**等腰三角形**的图，永远不会比我刚才画的好多少。他们是一群有书写天赋的人，不是吗？可这也走不了多远！

也许我们还可以再走远一点。

不过眼下，无论如何先记下这一点：他们十分清楚，那只是一条**公设**；它除去如下事实以外没有别的定义——它存在于请求之中……

存在于向听者提出的请求之中：“可别立刻喊‘弯钩！’”……在这项请求中，它正是仅凭图式这一事实还不能强加给话语的东西。

因此，希腊人似乎非常机巧地操弄并微妙地约简了当时已以书写形态流传于世界的东西。它可真是派了大用场。很清楚，没有书写的支撑，就谈不上帝国（empire）；容我玩一下这个词，也谈不上哪怕最轻微的经验主义（empirisme）。

请允许我稍稍越出正在追随的脉络；我是说，我要向你们指出引导这一切的地平线和遥远目标。当然，只有当这些透视线确实被证明会汇聚时，这样做才有正当性。

接下来的内容会向你们表明这一点。

“太初”，ἔν ἀρχῇ（en arkhēi），像他们说的那样——它同任何时间性都毫无关系，因为时间性正是从中流出——

“太初有言说”。

不过，言说很可能在某段尚未成为世纪的时期里……

你们想想，只有对我们而言，那些时期才叫作世纪；这是多亏了放射性碳，以及其他这类从书写出发、追溯性地起作用的玩意儿……总之，在一段我们不能称作时间、却可以称为 αἰών（aiōn）的东西里[注5]——像他们所说的“诸 aiōn 之 aiōn”——曾有一个时期，人们满口都是这类东西。

> [注5] 关于 αἰών 的意义，参见 Émile Benveniste：〈永恒的印欧语表达〉，载《巴黎语言学会通报》，1937 年，第 103—112 页；以及《印欧语名称构形的起源》，Maisonneuve，巴黎，1993 年。

他们当然有自己的理由；他们比我们离得更近。

总之，**言说**做出了一些东西，而那些东西越来越无法同言说本身区分，因为它们就是言说的效应。

“书写”是什么意思？毕竟必须稍微圈定一下。

当我们看通常所谓的**书写**时，有一点完全清楚而且确定：它是某种以某种方式**反过来作用于言说**的东西。［42 分 10 秒］

至于**言说的栖居地**，我想，前几次我们已经谈得够多，足以看出：至少，我们的发现同我所界定的**性关系并不存在**这一事实紧密相连。

或者，如果你们愿意，**性关系就是言说本身**。

请承认，这毕竟仍让人有所欲求；而且我想，你们对此知道得不少，不是吗？

性关系并不存在；我已经把它固定成如下形式：**目前不存在任何关系，也不存在任何模式**。

谁知道呢，有些人梦想它有朝一日会被写出来：为什么不呢？生物学的进步……

雅各布先生多少还在这里吧？

也许有朝一日，关于**精子与卵子**再也不会有丝毫疑问：它们就是为彼此而造的，像人们说的那样，**这是写好的**。我上次课程正是以此结束。

真到那时，你们再来告诉我结果，不是吗？

我们可以写科学幻想，不是吗？

试着写这一种吧，它可很难写。

为什么不呢？事情就是这样向前推进的。

无论如何，我所说的“目前”是指：若不让某个颇为古怪的东西发挥功能，这种关系便无法被写出——之所以古怪，是因为我们恰恰对它的性别一无所知——这个东西叫作阳具。

如果我们能写出的全部东西——感谢那位告诉我《文集》中相关页码的人[注6]——就是男人的欲望，写作大写 Φ 作用于 (a)：$\Phi(a)$；Φ 是阳具能指。这句话是说给那些认为阳具就是“能指的缺失”的人听的；我知道，各小组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 [注6] 《文集》第 683 页：“丧失之能指的 Φ 功能——主体为之牺牲自己的阳具——即男性欲望的 $\Phi(a)$ 形式，以及女人欲望的 $A(\varphi)$ 形式，把我们引向分析的这一终点；弗洛伊德在阉割中为我们留下了它的僵局。”

至于女人的欲望……

我才不在乎我的《文集》呢，不是吗？……它写作带划杠的大写 A 括上小写 φ：$\not{A}(\varphi)$；这个 φ 是人们想象阳具所在之处的阳具：那根小撒尿器。

在——我的天——我们就按它本来的名字，称作抵达某个“科学时刻”的事实以后，这就是我们能写出的最好东西。一个科学时刻由若干书写坐标刻画，其中居首的是牛顿先生写下的公式 $F = G\frac{m_1 m_2}{d^2}$；它关乎所谓“引力场”，而这完全是一个书写之物。

至今还没有人能为这个书写所陈述的东西提供任何实体支撑，甚至一丝似真性。它到目前为止似乎相当顽固，因为人们无法把它消解进其他场的图式里；对于那些场，人们多少还有一些更具实体性的观念。**电磁场**是可以形成图像的，不是吗？

磁性总还带点动物性；**引力场**却没有。它是个古怪的玩意儿。

当我想到那些先生——很快还会有先生女士——在那个绝对崇高的地方漫步，也就是肯定属于性对象的一种化身：月亮；想到他们只是被一个书写之物托载到那里，这便给人很大希望。即便是在它可能对我们派上用场的领域里，也就是做爱这件事上。

不过，那不是明天就会发生的事，不是吗？即便有精神分析，也不是明天。

所以，这就是**书写之物**，就其是某种我们可以**谈论**的东西而言。如何谈论？

有一件事让我惊讶……

尽管它恰好来到笔下……Armand Colin 出版过一本了不起的书，确实再容易找到不过；它收在我记不清第几届的“综合会议”文集中，书名简单而亲切，就叫《**书写**》。[注7]

> [注7] 《书写与诸民族的心理学》（L’écriture et la psychologie des peuples），第二十二届综合周，收 M. Cohen、J. Février、R. Bloch、A. Métraux、H. Lévy-Bruhl 等人的文章，国际综合中心，巴黎，A. Colin，1963 年。

它由一系列报告组成，第一篇出自 Métraux[注8]……

> [注8] Alfred Métraux：〈原始人：信号与符号……〉，载《书写与诸民族的心理学》，巴黎，A. Colin，1963 年，第 9—19 页。

我们亲爱的、已经辞世的 Métraux；他是个非常好、真正机敏的人……书的开头就是 Métraux 的文章，他在其中大谈复活节岛文字；总之，十分迷人。

他干脆从这个事实出发：就他本人而言，他真的完全没有看懂；不过另一些人的进展稍好一点，当然仍可争议；而他自己的努力……

显然完全没有成功……恰恰授权他去谈其他人从中取得的、成效可议的成果。这真是一个精彩绝伦的导言，恰好把你们置于谦逊层面；随后便是关于各种文字的无数篇报告。

归根结底——我的天——它们颇为合理。

相当合理，确实……总之，这并非立刻就有的；人们并非立刻就能对书写说出如此合理的东西，而我们马上会看到为什么。

在此期间，肯定先出现过严重的威吓效应；它们来自我们称作“科学”的这场该死的冒险。这间大厅里的我们，没有一个人……

当然也包括我……能够对它最终会造成什么有哪怕最轻微的观念。好吧！先略过……大家会围着污染、未来和诸如此类的一些胡话稍微忙乱一番；而科学也会耍几个小把戏。归根结底，弄清它同书写究竟是什么关系，或许并非完全无用；这可能派上用场。

无论如何，相对于语言学界生产出的东西，阅读这本关于书写的庞大文集——它已经出版十来年了——真正让人感到空气流通，可以呼吸。

它不是彻头彻尾的蠢话……甚至相当有益健康。

读完这本书后，你们甚至不可能还认为，**书写这回事**不在于如下这一点……

它看起来平淡无奇；可是既然到处都写着，却没有人去读，就仍然值得说出来……**书写就是词表象**。这多少应该让你们想到什么："Wortvorstellung"。

弗洛伊德这样写，并且他说……

当然，所有人都会笑；这不就清楚表明弗洛伊德不同意拉康吗……它属于"**次级过程**"。

可是，有件事确实很麻烦：在你们思想的流通中，也许……

- 你们当然有思想；
- 你们还有**认识**——甚至有些稍显落后的人也有……于是你们想象，自己在心里表象词语；这真让人笑弯了腰！［笑声］

因为，让我们认真一点：**词表象就是书写！**

这件事像一句问候那样简单，但我觉得人们并没有从中得出那些本来明摆着的后果。问题就在于：在所有那些使用某种可被看作图形之物

的语言中——人们又不知怎么把这些东西称作“象形文字”“表意文字”——简直难以置信……[注]

> [注] Staferla 与 ALI 转录本此处都保留了一个未完成的口语句式：de toutes les langues qui usent de…，即“在所有那些使用……的语言中……”。译文保留其悬置，不把它改成“所有语言都使用……”，以免扩大原文的量词范围。

这导致了完全疯狂的后果：有些人想象，借助逻辑……

也就是操弄书写……人们就能找到获得什么的办法？获得“new ideas”——新观念。［用假声讥讽地说］

仿佛现成的观念还不够多似的！

但总之，无论这个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是什么，只要我们在研究一种书写，它就只凭以下一点存在——没有例外：**由于它看上去描画了某物，它就如此发音**。

因为它看上去描画了你们那有两只乳房的母亲——“母”——所以读作 mǔ。[注9]

> [注9] 此字确实读 mǔ，“母”，而不是 wu“恶”；这一校正出自 Simge Zilif，转引自 Karim Barkati，载 Mensuel EPFCL 第 181 期，2024 年，第 24 页注 22。

此后，你们便可以拿它去做任何想做的事，用来写一切读作 mǔ 的东西。

既然如此，它长着两只乳房、在图形上是你们的母亲，又有什么要紧？

有个人，我一时记不起名字了——许慎，Xu　Shen[注10]——那可不是昨天的人物；你们明白，他大约生活在公元纪年开端，著有《**说文解字**》。

> [注10] 哲学家许慎，字叔重（58—147，汉代），是首位把当时收录的 9353 个汉字加以分类的人。

也就是说，恰恰是**“作为书写而被说出的东西”**。

因为**“文”**，wén，就是**“书写之物”**，不是吗？就是这样！

你们还是试着把它写下来吧，因为对中国人来说，这是文明的符号。而且这是真的！

因此，**“词表象”**确实意指某种东西：它意味着，**词**已经在那里，先于你们连同其一切内含为它造出**书面表象**。

而它所内含的东西，《说文》的那位先生早在我们这个纪元开端就已经发现了：书写最根本的动力之一，是他所谓的……

他自以为必须这样称呼，因为这位可爱的老兄仍抱有偏见：他想象，有些书写符号同词语所指称的物相似。

比如这个：“人”。我得有地方才能把它写出来。

就是这个，不是吗？这是什么？

某人——**这是一个人！**

啊！他们懂得可真多！已经有人教过他们了！对你们来说，这显然就是一个人吗？

这里表征了什么？

——**我的老师这样说的**……什么？

——**我的老师这样说的**……是你们老师这样说的！［笑声］我的问题是：它究竟在哪一点上是人的图像？

——**这是一个阳具**……我没意见——为什么不呢？——总有人爱做梦……［笑声］

我倒更像从中看到两腿之间。你们会对我说：**“可不就是这个吗！”**的确，如果你们愿意，为什么不呢……

有件事很好玩，不是吗？这些符号我们毕竟从……从殷人那里就有了……

殷人［商］，那可是很久以前了，不是吗？——［商朝定都于殷（Yīn）：约公元前 1570—1045 年］……这样仍然断开了两千年，但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不是吗……而且我们至今还留有那些符号。

这表明，他们对于书写毕竟很懂行。

我们在龟甲上找到这些符号。当时有一群所谓占卜者的人——就像我们这种人。［笑声］他们在龟甲上潦草刻下这些符号，放在已经发生的另一些事情旁边，用书写加以评注。它所产生的效应很可能比你们以为的更大。总之，无所谓！

不过，确实有某种东西隐约相似……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给你们讲这些；我之所以讲，是因为自己被带着走了。我还有别的东西要告诉你们，可还是被带到这里……算了！已经说了，好吧！

……于是，你们看到某个这样走过来的东西，它很可能说得过去，不是吗？啊！**它多可爱啊！**［笑声］……

好吧，我们跟着它走，因为你们知道，书写不会一夜之间放过你们。要是把希望寄托在视听媒介上，那你们可有得等了。［笑声］你们还得同**书写**相处很久，因为我告诉过你们，它是**科学的支撑**：科学不会就这样离开自己的支撑。

你们的命运仍会在一些小小的潦草符号中被决定，就像殷人的时代一样：一些家伙躲在角落里写下的小小潦草符号。像我这样的人多得是。

于是你们跟着我，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地往下走，走到周、周一、周二，接着来到秦，也就是焚书的时代。那可真是个人物！他把书都烧了……

这位秦王懂得一些事情；他是个皇帝，不过他的朝代没撑过二十年。

书写随即重新出发，而且变得越发讲究。中国书写的各种形式我就略过了；书写同用于铭写的东西——**苇笔**——之间的本质关系，实在美妙绝伦。[注11]

> [注11] Calame 指古人用来在莎草纸或羊皮纸上书写的芦苇笔。

总之，我不想提前谈到**苇笔**作为器具会向我们交出什么。

好吧，我们一路追下去，最后找到了什么？

我们找到的根本不是你们期待的那个、那个称作“文”的可爱小东西。

我发音正确还是错误？无论如何，我没有标声调，对此我很抱歉。要是在座有中国人，他们对此非常敏感：声调甚至是证明……证明言说优先性的方式之一。因为按目前常见的四种方式……

这并不意味着过去也是如此……按目前四种常见方式，说——恰好举这个例子——“hi”，那么它会同时表示四件完全不同、却又并非毫无关系的东西。

总之，我不再被它带走了。也许以后会告诉你们；我还会经常谈到这一点，等我把 hi 的四种发音练好：有 ì、í、î，还有 ï。就是这样。它们的意义完全不同；不过，一位学识渊博的人告诉我，声调在语言意识中占有位置。

我的意思是，声调本身……因此，在谈“任意性”以前，必须把这件事多看几遍……

——大声点！

……声调本身……

——你听得见我吗，Jenny？

……声调本身对他们具有指示性的、实体性的价值。为什么要抗拒这一点？我们触手可及的英语，也有显然相当诱人的调制效应。

当然，说它同意义有关会完全过头；但若要这样说，就必须赋予“意义”一词某种它并不具有的分量。因为，奇迹、奇妙之处，以及证明我们可以用语言做些什么的那个东西……

我指的是俏皮话……恰恰建立在“无意义”（nonsense）之上。

因为，倘若回到另外一些已经被“垃圾化出版”的书写之作，人们也许本可以想到：我写的是《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而且在“字母”下面划了线，这毕竟不是毫无理由的。[注]

> [注] Poubelliqués 把 publiés（出版）同 poubelle（垃圾桶）压合在一起；译文沿用项目中“垃圾化出版”的处理。

我没有说“能指的动因”，也就是人们挂在嘴边的那个亲爱的“拉康式能指”；当他们想说我不正当地从索绪尔那里抢走了它，就会说呀、说呀、说个不停。

是的……弗洛伊德说，梦是一幅画谜；当然，这丝毫不会让我放弃无意识像一种语言那样被结构起来这个说法。只是，它是一种语言，而它自己的书写之物已经在这种语言中间出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抱有丝毫信任……

我们又何曾会这样做，不是吗？

……对梦里四处活动的那些图形抱有信任。既然我们知道它们是“词表象”——因为梦是一幅“画谜”——那么这就是它们在弗洛伊德所谓无意识的思想，即 die Gedanken 中得到翻译的方式。这究竟能是什么意思？

而一次**口误**、一次**失误行为**，一次《**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式的失败，又能是什么意思？不，我是说，在同一个五分钟里，你们竟把……连续叫错三次，这能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们这个，是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会暴露我某位病人的例子；

不过，的确就在不久以前，我的一位病人在五分钟里，**每一次**都马上改口并笑起来，可他一点也不在乎；他把自己的母亲叫作“**我妻子**”。

“不是我妻子，因为我妻子如何如何……”他就这样持续了五分钟，足足重复了二十次……可是，总之，这句话究竟“**失误**”在何处？

而我一直说到声嘶力竭：这其实是一次真正**成功的言说**。［笑声］毕竟如此！

他之所以这样称呼她，是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他的妻子，仅此而已！他的称呼完全正确！

那么，它是相对于什么才算“**失误**”？

相对于那些精明小家伙［拉康叹气］所谓“**本原书写**”……

也就是从来都已经在世界中的书写……预先为言说绘制好的东西。

真是奇怪的练习，不是吗？我没意见！

像这样把牌搅乱，是大学话语的一项功能。

所以人人都履行自己的功能，我也履行我的；我希望它同样会产生效应。

好吧，于是我们有了一种新的进步图形：世界中出现、涌现了……

这是给进化观念安排的替代品；你们知道，进化观念最终通向**动物阶梯的顶端**，通向刻画我们的这种**意识**，我们也因此闪耀着你们熟知的光辉……如今，世界中出现了**程序编制**。

的确，没有书写就不可能设想程序编制。不过，我提出这点只为了从另一面指出：**症状、口误、失误行为、**《**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之所以能够维持，思想之所以有意义，前提都是你们从如下观念出发：你们必须说出的东西已经被编程，也就是说，**有待写出**。

当然，如果他写下“**我妻子**”而不是“**我母亲**”，毫无疑问，那就是一次笔误；不过，即便是 lapsus linguae（口误），也只有 lapsus calami（笔误）才是口误的根本形式。

因为语言本身非常清楚自己必须做什么。

那是一个被轻轻挠到痒处的小**阳具**。

当语言必须说出什么时，好吧，它就会把它说出来。

早有一个名叫伊索的人说过，舌头“**既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这句话可以意指很多东西。

无论如何，你们爱信不信：读完那些关于书写的玩意儿，从头到尾啃了一遍以后，你们肯定能感到我如今有多疲惫……

因为我确实会这样做，不是吗？我认为自己**有义务这样做**——我唯一从未处理过的东西，

就是**超我**。［笑声］——我认为自己有义务从头读到尾。事情就是这样！……这是为了确认、确认我最日常的经验已经教给我、向我证明的东西；可总之，我仍然尊重学者。

也许其中会有一个人找到某种同我的经验相反的东西。

的确，为什么不呢？毕竟，把自己局限在分析诊室里的经验如此有限、狭窄而短暂，因此也许确实多少需要了解一些外部材料。

不过我必须说，我不能把这件事强加给任何人，而且总的来说，人们并不待见这种做法。［1 小时 18 分 08 秒］

还有另一本书：《**十七、十八世纪关于文字与象形文字的争论**》。

我希望你们会一拥而上去找，不过你们也许找不到，因为就连我自己也不得不从图书馆调来。

它属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总图书馆**”丛书；我看到这里标着“S.E.V.P.E.N.”，想必是一个出版机构，“巴黎 Four 街 13 号”——如果它还存在的话。

好吧，Madeleine David 的这部著作[注12]……

> [注12] Madeleine-V. David：《十七、十八世纪关于文字与象形文字的争论，以及“释读”概念在死文字上的应用》，S.E.V.P.E.N.，1965 年。

你们偶尔也该费点力气读些东西。［笑声］你们可以读读这一本……总之，先略过……因为，为了讲完我要告诉你们的东西，也就是**书写**……

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归根结底，书写由于是这种言说的表象而成为某种东西。你们很清楚，我并没有坚持“表象”这个词；“表象”也意味着反响、反作用。因为，没有书写是否还会有词，这一点完全没有把握；也许恰恰是表象使这些词成为词本身。

等你们稍稍接触过一种像我目前也在学习的语言以后……

而且，归根结底，我不能绝对确定自己学习它是超我的效应……也就是日语；好吧，那时你们会看到，一种书写可以怎样加工一种语言。

这种语言本来的样子就旋律优美，其灵活和机巧令人惊叹……

一想到这是一种形容词可以变位的语言，而我竟然一直等到这个年纪才把它收入自己的工具箱，我真不知道自己以前都在做什么。

我一直只盼着这一件事：让形容词变位。［笑声］……而且在这种语言里，屈折变化有一点绝对美妙：它们会自己四处游走。

中间那个所谓“语素”（monème）本身，你们倒可以把它换掉。

你们可以给它塞进一种汉语读音，同日语读音完全不同；因此，当你们面对一个汉字时，会有……

如果受过训练的话——当然只有母语者才真正知道……视情况把它读作“音读”（on-yomi）或“训读”（kun-yomi）[注13]；每种情形都非常精确，可对于像我这样刚到门口的人，根本无从知道该选哪一种。

> [注13] 日语以汉字书写，因此有两种不同读法：“音读”（on-yomi）的发音依据汉字传入日本时的汉语语音，仅凭声音本身在日语中不表达意义；“训读”（kun-yomi）则是历史上固定下来的日语译读，用日语词表达该汉字的意义。两套读法在文本中并存，汉字还可由标音文字重写其读音和读法。拉康因此在《文字域》

> 中说：在日本，“主体同各处一样被语言分裂，但他的一个语域可以满足于对书写的指涉，另一个则满足于对言说的指涉”。音读指向字母 / 文字，训读则指向言说的大他者；日语 yomi 意为“读”。另参 Thierry Florentin 在“Lacanchine”网站的相关文章。

此外，你们还可能面对两个汉字。

如果采用**训读**，也就是按日语来读，你们完全无法说出：

- 你们所读出的第一音节属于其中哪一个汉字；
- 最后一个音节又属于哪一个；
- 至于中间音节，当然就更无从谈起，不是吗？……是两个汉字作为一个整体，规定了那个由多个音节构成、每个音节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日语读音；这个读音同时回应两个汉字。

因为，你们不要以为：一个汉字按汉语、也就是**音读**时原则上对应一个音节，因此按日语来读时，也有义务把这个词表象拆成音节。确实看不出为什么必须这样做。

总之，这让你们充分认识到：日语**从自己的书写中汲取养分**。

它以什么名义汲取养分？

当然是以语言学的名义，也就是在语言学抵达语言的那个点——而它总是在**书写之物**中抵达语言。

因为必须告诉你们，有一点再显眼不过：索绪尔先生之所以相对能够把能指称作“**任意的**”，只因为这里处理的是**书写图形**。

假如没有书写，他怎么可能画出那条小横杠，以及横杠下面和上面的那些玩意儿……

我已经充分使用、乃至滥用过它们……如果没有书写，他怎么画？

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醒你们：当我说**“元语言并不存在”**时，这一点再明显不过。只需让我给你们作一个数学证明，你们就会看到：我不得不围绕它展开话语，因为它是一个书写之物；否则，它根本传不过去。

即便我谈论它，那也绝不是元语言。

数学家自己在陈述一种逻辑理论时所谓的**话语、共同话语、日常话语**，就是言说的功能；当然，这项功能不是毫无限制、毫无纪律地应用……

这就是我刚才所谓的**“证明”**，当然……不过，这里所关涉的是语言［口误］……所关涉、被我们谈论的，其实是**书写**。

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任何元语言：**我们只会从书写出发谈论语言**。

我把这一切告诉你们；必须说，它并不会让我疲倦——不过，如果你们愿意，它多少还是让我有点累。

你们爱信不信，今天早晨醒来时，我对自己说……

昨晚我读 Madeleine David 一直读到一点……我对自己说，我的《**文集**》以《**〈被窃的信〉研讨班**》开篇，毕竟绝不是毫无理由的。

这里的“字母／信”（lettre）取的是另一种意义，不是《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里的意义：这里的 lettre 是书信，epistle。

我今天精神不佳，昨晚过了午夜才睡；不过 Gloria 可以作证，我从八点到九点半一直在重读《〈被窃的信〉研讨班》。

这件事值得做，那篇文字颇为机巧。

我从来不重读自己；但我一旦重读，你们可想不到我有多佩服自己！［笑声］

当然，我确实花了工夫；我做出的东西相当精雕细琢，写得不坏。至于它是什么时候讲的，我不记得了，书里有日期；反正还是面对圣安娜医院那群无赖。

总之，我认真打磨了它；地点也被我谨慎地写在结尾：佛罗伦萨附近的 San Casciano。它可把我的假期毁得不轻。不过你们知道，我有毁掉自己假期的倾向。

听着，时间很晚了，不是吗？归根结底，我想下次再谈它比较好。

不过，也许——谁知道呢？——这会诱使你们去读。尽管如此，我最好还是别立刻告诉你们该去看哪里；可我还是要说。

我还是要说，因为有些人可能不会注意到，在结尾处，当我谈到……

《被窃的信》——当我谈到这件事、谈到信件／字母的功能时，你们或许还记得：王后收到的这封信……

你们也许读过坡的那篇小说；

王后收到一封颇为古怪的信……**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信里写了什么**。

这一点恰恰是本质性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里面写了什么。

甚至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反驳这一点：归根结底，也许只有她自己知道。

而且，你们明白，要让警察为此出动，她就必须认定：无论如何，这封信都不能向任何人提供信息。

只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它具有一个意义。

而且，它来自某个不知名的公爵，是他写给她的；如果国王——她那位好主人——弄到这封信，即便他同样看不懂，也会对自己说："不管怎样！这里有些可疑！"而天知道这会导致什么。

我倒怀念从前这类老故事会造成的后果：它们会把王后送上断头台，诸如此类。

好吧，关于这一点，我无法在这里重讲自己围绕坡那篇题为 The Purloined Letter 的小说所做的那套东西；我曾把它近似地译作"**滞留待领的信**"（La lettre en souffrance）。[注]

> [注] En souffrance 既指邮件"滞留待领"，也可指"处于痛苦中"；这里保留前一项邮政意义，同时不抹去后一层回声。

好吧，下次以前去读一读，不是吗？这样或许能让我继续展开、继续为你们支撑今天话语中正在汇聚的东西：从《文集》第 31 页一直读到结尾。

我在那里谈的东西，就在我谈论所关涉之事的时候。你们也许隐约听说过这封信的移置、转手所产生的效应：你们知道，大臣从王后那里顺走了它；随后杜宾接替大臣。杜宾是“坡式”的天才，是机灵人中的机灵人；他其实并没有那么机灵，真正机灵的是坡——也就是说，坡是故事的叙述者。

我顺便向你们提出一个小问题：“故事的叙述者——这个问题具有非常一般的意义——就是把故事写下来的人吗？”

比如，阅读普鲁斯特时就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有必要；否则你们就完了：你们会以为故事的叙述者只是某个普通家伙，有点哮喘，而且在自己的种种遭遇中总体上相当蠢——就是这样！必须说出来！可当你们真正读过普鲁斯特，丝毫不会觉得作品蠢。

那并不是普鲁斯特对叙述者所说的东西；他写下的是另一回事。总之，先略过。

从《文集》第 31 页到后面某一页，你们会看到，我在谈这封信、谈它的传递时说到：

- 大臣怎样从王后那里拿走它；
- 或者杜宾怎样接替大臣；
- 以及成为这封信的“持有人”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持有人”（détenteur）真是个怪词，不是吗？它也许意味着“拥有让这封信松脱、释放（détente）的可能”。[注]

> [注] 拉康从 détenteur（持有人）拆出 détente（松开、释放，也可指扳机动作），把“持有”重新牵回信件可能造成的效应。

你们会看到，从那一页到另一页，我谈论的是……

我是写下那篇文章的人；我当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好吧，我不告诉你们……我谈论的，就是阳具。我甚至还要说：从来没有人比我谈得更好。

所以我请你们回去读一读；它会教给你们一些东西。［笑声］

第6课 · 1971年3月17日

还没有完全到半点。

最后面、最后一排的人听得见我吗?

这里第四排的人听得见吗？太好了！至少能呼吸，这已经不错了！

这也许能让关系更有效。比如，在某种情况下，我可以请某个人出去。

到了极端，我甚至可以神经发作，自己离开。

总之，在另一个……

在另一个阶梯教室里……那有点太像大多数人以为性关系存在的情形了。［笑声］

因为大家都被卡在一个小盒子里。［笑声］

这样，我就能请你们举手了！

某个……（quelquon）［口误］哪些人［笑声］依照我的明确建议，努力重读了所谓我的《文集》第 31 至 40 页？请举手；在这里可以举手……人数可不算多！［笑声］

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神经发作［笑声］，干脆离开。

因为归根结底，一个人总得有最低限度的材料，才能问他从这些读过的页面中感受到了怎样的关系……

也就是，它同我说自己在那里谈论的东西——**阳具**——可能有什么关系。

有谁觉得自己愿意……

你们看，我很和气，没有点任何人的名……有谁愿意**说点什么**，哪怕是说——为什么不呢？——**根本没法看出那一点**？能否请某个人好心告诉我一点由此激起的思考？我不是说由“这些页面”激起，而是由我上次关于它们在我看来究竟是什么所说的话激起。

Marie，听着……您重读那些页面了吗？

您没重读！“那就滚出去！”［笑声］

好吧，总之，这真让人为难。

总不能由我来给你们朗读；这实在要求太多了。

不过，我还是随便挑一点。我多少仍有些惊讶……

我多少有些惊讶：除非开始挨个逗弄，否则竟然得不到回答。

嗯！**这确实很麻烦。确实很麻烦**……

在那些页面里，我严格说来只谈**阳具的功能**，谈它怎样在**某套特定话语**中得到表达。可那时，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尝试构造去年向你们提出的所有变体，即那个有四个顶点的四面体组合。

然而我发现，从那个层面起，就不能说……

> 我说“从那个层面起”，是指从我当时构造的层面起……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好吧，我的那一击已经瞄准了方向，可以这样说……
>
> 说“我瞄准了一击”未免夸张；至少能够射击，已经不错。［夸张的笑声］……它的方向使我如今不觉得它有所偏离；我的意思是，在这项构造更进一步的阶段，它仍未落空。

当然，上次我说……

我就这样任自己说下去，尤其是在需要稍微装作喘口气时……上次我说自己佩服自己；我希望你们没有真的照字面理解。

我所佩服的，其实更是自己当时画出的那道轨迹：那时我才开始依靠若干标志犁出一道沟，而这道沟如今并不需要明显地抛弃；总之，它没有让我感到羞耻。

去年我就是以此结束；这一点相当值得注意，我们甚至也许可以从中取得一点东西，取得某种继续走下去的鼓励雏形。

可以说，其中一切能够捕捞到的能指都如此醒目……

这里说的正是捕捞：我来捕鱼了……从这篇《〈被窃的信〉研讨班》中捕鱼。我想，归根结底，一段时间以来，我把它放在卷首这个事实……

不是吗，尽管它违背一切时间顺序……也许已经表明：它必须……我当时认为，这归根结底是引入我的《**文集**》的最好方式。

于是，我对那个著名人物所作的评论："who dares all things, those unbecoming as well as those becoming a man"——"胆敢做出一切的人，无论那些事配不配得上一个男人"[注1]。可以肯定，我当时坚持说，不应把它逐字译成……

> [注1] 参见《文集》第 33 页。

"**一个男人不配做的事，同他配做的事一样**"……这表明，那种就男人而言不可言说、可耻、不能说出口的一面——说到底，就是**阳具**——完整地在那里。显然，把它拆成两段，改写为"一个男人配做的事，同他不配做的事一样"，会丢掉这一点。我在这里强调的，正如说"the robber's knowledge of the loser's knowledge of the robber"——"窃贼知道受窃者对窃贼的认识"——并不等同于别的说法。这个"**知道他知道**"的要素，即由某种幻想强加的知识，恰好凝聚为"**胆敢做出一切的人**"；正如杜宾随即所说，这就是局势的钥匙。

我说这些，但不会再回头细讲；因为事实上，我向你们指出的东西本来可以……

对一个愿意费心的人而言……直接使他从这样一篇文本出发，推进我今天也许必须发展、铺陈、构造的大部分**表达环节**……

如果你们愿意，稍后听完我多少能够说出的东西以后，就会看到……它们归根结底**早已清清楚楚地写在那里**；不仅写在那里，而且带着**全部相同的必要表达环节**——正是我认为必须带你们一一走过的那些环节。

因此，那里的一切不仅已经过筛，而且彼此联结；它确实由一些可用于更精细**意指**的能指组成，也就是用于一种我可以说除弗洛伊德本人以外**前所未有的教导**。

而且，正因为它以某种方式界定何谓先例，我们必须在它的**不可能性中读出它的结构**。

严格说来，我们能否说弗洛伊德提出了这种**性关系的不可能性**？他没有这样措辞；我只是因为它非常容易说，才这样说。它到处都被写着，就写在弗洛伊德所写的东西里，只需去读。可是你们马上会看到，为什么你们读不出来。

我试着把它说出来，说明我为什么能够读出来。

所以，这封被“purloined”的信，不是简单“被窃”，而是——正如我一开始便解释的——**绕道而行**；或者按我的译法，是**“滞留待领的信”**。

这篇小小的书写之作从这里开始，并以如下这一点结束：它终究抵达了目的地。

如果你们去读，我希望下次见面以前，读过它的人会多一点。

那要过很久，因为一切都算得很好：我选择每月第二、第三个星期三来讲课，而四月的这两个星期三恰好落在复活节假期，所以你们要到五月才能再见到我。

这样便有时间读完《**被窃的信**》的四十页。

在结尾处，我特意强调了它的要害，以及为什么《**被窃的信**》这个译名并不合适：The Purloined Letter 无论如何意味着——它意味着这封信**无论如何都会抵达目的地**。

我给出了这个目的地，并把它规定为一切 **lettre**——我是说一切**书信**——的根本目的地。

它抵达的甚至不只是某个男人或某个女人，而是**那些**完全无法理解它的人：在这里就是警察；他们当然完全不可能理解任何东西……

正如我用许多页强调并解释的，也正因此，他们甚至无法找到信的物质载体。

这一切说得非常漂亮；坡的这个发明、这个锻造之作，精妙绝伦。

当然，这封信处在**空间解释**的范围之外，因为这里所关涉的正是这一点。

警察局长正是来说明这一点；总之，警察一开始说的是：既然可以肯定信就在大臣家里，而且放在那里是为了让他始终触手可及——故事也说明了为什么——那么房屋空间已经被逐寸划格搜查。

这很有意思，不是吗？每当我偶尔任自己沿着斜坡稍稍滑下——为什么不呢？——就这样作几番关于**空间、这个著名空间**的思考。对我们的逻辑而言，自笛卡尔以来，它早已成为世界上最碍事的东西。

既然需要把它作为页边注补上，这也是一个谈论空间的机会；我把它分离为**想象界**这一维度。确实有人在为这类问题费心，不一定围绕这

篇文章，也可能围绕其他文章；有些人甚至保留着我过去讲课的笔记，比如关于《**认同**》的笔记。

那是 1961—1962 年。必须说，当时所有听众都在想别的事情；只有——我也不知道——一两个完全从外面来、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人例外。

我在那里谈到**一元特征**。如今人们开始费心——并非毫无正当性——想知道该把这个**一元特征**放在哪里：放在**象征界**一边，还是**想象界**一边？为什么不放在**实在界**？

无论如何，它就以这样的方式标记出来：一根竖线，“ein einziger Zug”……

因为我当然是从弗洛伊德那里把它捞出来的……这提出了一些问题。上次我已经通过一条评论稍稍向你们引入：数学家面对一种十分困难、极成问题的二分时，根本不可能在其上思考出任何站得住脚的东西；这项二分就是：

- **“一切是否都可以还原为纯粹逻辑？”**

也就是还原为一套由明确结构支撑的话语。

- **“是否仍有某个绝对本质性的要素……”**

无论我们怎样尝试用这套结构包围、约简它……它终究作为最后的核心留下，并被称作“**直观**”？

这当然是笛卡尔由之出发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他指出：在他看来，数学推理从一切属于推理秩序的东西中都抽取不出任何有效的、创造性的结果；它只能从自己的起点取得这些结果，即某种原初直观。笛卡尔把它设定、建立为自己最初对“广延”与“思想”的区分。

当然，这项笛卡尔式对立出自一位思想家，而不只是数学家……

他当然并非不能在数学中有所创造，后来的效应已经证明这一点……这项对立自然被数学家自己极大地丰富了。

这是第一次有某种东西经由哲学道路进入数学。

因为我要请你们注意一件在我看来十分确定的事……

如果有人能反驳，就请反驳；找一个比我更有资格的人谈这件事并不难……然而非常醒目的是，古代数学家沿自己的道路前进时，对各种智慧学派、各种哲学学派里发生的事情丝毫不予理会。

今天却并非如此；笛卡尔关于**被直观之物**与**被推理之物**之区分的推动力，确实强烈地作用于数学本身。

也正因此，我不能不在其中发现一条脉络，发现某种东西的效应；它同我在这里、在我们所涉及的场域中尝试的事情具有某种关系。

因为在我目前所在的位置上，我可以对**言说**与**书写之物**的关系作出如下评论；至少沿着这条最初的棱线，书写相对于一切**话语**所具有的特殊功能……

也许足以让数学家注意到我上次指出的事情：**就连欧几里得空间的直观本身也欠书写某些东西**。

另一方面，如果……

正如我会试着再向前推进一点……数学中所谓**“逻辑研究”“逻辑约简”**，即数学操作，终究不可能拥有别的支撑……

只要追踪历史就足以确认……它所依靠的只能是**操弄大小写字母**，操弄不同的**字母组**……

我指的是**希腊字母**或**哥特字母**……多个字母组……数学推理中的逻辑主义约简，无论通过何种操弄向前推进，都需要这种支撑。

正如我再次告诉你们的，我看不出它同长期构成……的东西有何本质差异。

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整个时期……数学思想的困难所在，就是**欧几里得证明必须有图形，至少必须在那里画出一个三角形**。

从这里开始，人人都慌了：画出来的这个三角形，究竟是一般三角形，还是某个特殊三角形？

因为它显然总是特殊的；而你们对一般三角形所证明的东西，也就是……

总是那个老命题……三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好吧，显然你们不能说，这个三角形无权同时是直角三角形与等腰三角形，或者等边三角形。

所以，它始终是特殊的。这让数学家极为费心。

我当然略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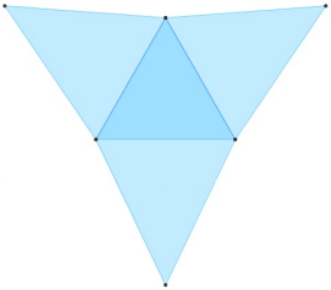
这里不适合回顾这些，我们不是来卖弄学问的……这个问题穿过这个人、那个人，从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一直流到胡塞尔；然而，他们似乎从未看见这块硬骨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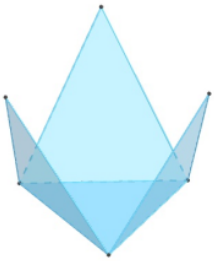
- **书写在两边都存在**；正是它使**被直观之物**与**被推理之物**变得同质；
- 换句话说，书写——那些**小写字母**——所具有的直观功能，并不比善良的欧几里得画出的图形更少。

毕竟应当弄清，人们为什么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差别。

我不知道是否应向你们指出：空间的自洽性——欧几里得空间、那个封闭于三个维度的空间的自洽性——在我看来必须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界定。

- 如果取两个点：可以说，它们彼此等距；从第一点到第二点的距离，同从第二点到第一点相同。［**线段：一维**］
- 你们可以取三个点，并使这一点仍然成立：每一个点同另外两个点都等距。［**平面内的等边三角形：二维**］
- 你们可以取四个点，并使这一点仍然成立。我从未听人明确指出这件事。［**以等边三角形为底面的正四面体：三维空间**］







- 你们还可以取五个点；可别急着说，这次同样可以让每一个点同另外四点等距；

因为——至少在我们的欧几里得空间里——你们做不到。

若要让这五个点彼此等距——你们听清楚，是每一点都同其他所有点等距——就必须制造第五个［口误］……第四个维度。就是这样！

当然，在字母层面，这很容易，而且完全站得住：我们可以证明四维空间完全自洽，只要能够表明它的自洽性同实数的自洽性相联。它正是在这个限度内得到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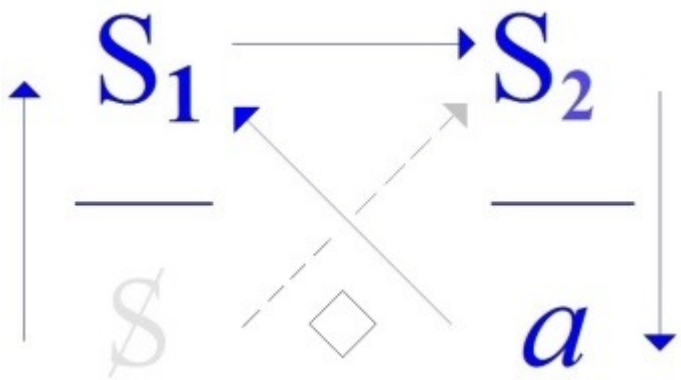
但无论如何，有一个事实：一旦越出四面体，直观就已经必须由字母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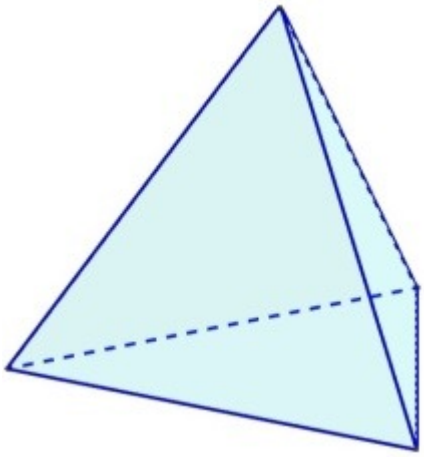
我之所以谈到这里，是因为我说：抵达目的地的信，就是抵达警察手里的信；而警察什么也不懂。你们知道，警察可不是昨天才出生，不是吗？在地上插下三根长矛，在校园里插下三根长矛；只要稍微知道黑格尔写过什么，你们就会知道：那就是国家。

国家与警察，对于一个稍微思考过的人来说……

不能说黑格尔在这点上的位置很糟……两者完全是同一回事。

它建立在一个**四面体结构**上。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质询某种像**字母**／**信**这样的东西，就必须走出我去年的那些小图式；你们记得，它们是这样画的：





这就是主人的话语，你们也许还记得；它的特征是：四面体的六条棱中有一条断开。

只要让这些结构沿回路的四条棱旋转……

这些棱在**四面体**中依次相接——这是一个条件——并沿同一方向嵌合；另外三条棱中的任何一条都循这个方向绕圈……话语结构的变体便由此建立。确切说，这是因为话语结构停留在**四面体这个特定构造层面**；而**一旦让字母的动因涌现，我们就不能满足于这个层面**。恰恰因为无法满足于它，只要仍停留在这一层面，那些构成圆环的边中就总有一条断开。

于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在一个……的世界中……

它由某个我们在许多场域边缘都会遇到的四面体构成……**一封信只有找到**我在《被窃的信》的论述中称作“**主体**”的那个人，才会抵达目的地……

绝不能以我们在结构方面前进了几步为借口，把主体排除或撤走……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出发：如果我们在“**无意识**”名下发现的东西具有意义，那么**主体**……

我要再说一次：**它不可还原**；即便在这个层面，我们也不能不把它计算在内……而**主体以自己格外特殊的愚蠢区别出来**。

这正是坡的文本中要紧之处：他在这里戏弄的那个人并非偶然正是国王；国王以**主体**的功能出现：**他什么也不懂**。然而，他的整个警察结构也不会让**信件连他够得着的地方都到不了**，因为警察保存着它，却完全无法使用。

我甚至强调：哪怕以后在警方案卷中重新找到它，也无法为历史学家所用。

在我谈这封信的某一页中，我写道：很可能只有王后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它全部的分量都在于：如果唯一受它影响的人，也就是主体——如果国王——把它拿在手里，他只会明白这一点：它肯定具有意义；而丑闻正在这里，这个意义对他——这个主体——而言逃逸了。［无语义的 S_1］

在我交给你们阅读的最后四“小”页中——我特意强调“小”——“丑闻”或“矛盾”这个词摆在了正确位置上。

很清楚，正是因为这封信的流转，大臣才……

既然在座总还有几个人从前读过坡，你们应当知道，故事里有一位大臣，就是他顺走了信……在所谓信件的移置过程中，大臣像一条垂死的鱼那样向我们显出颜色的变化。事实上，他的本质功能——我整篇文本都在运用……

也许运用得稍显过多，但为了让人听懂，再怎么坚持也不算多……都围绕如下事实展开：这封信具有一种女性化效应。

然而，一旦不再持有这封信，他就恢复自身；信一离手，他仿佛便回到自己整个谋划原本要为自身取得的那个维度：胆敢做任何事的男人。

我坚持指出事情发生的这个转折；坡的陈述也以此结束：就在此刻，事情以所谓“monstrum horrendum（可怖的怪物）”出现。大臣曾想让自

己在王后面前成为这个东西；王后当然把它当了真，因为她试图取回信件，不过她同大臣之间的游戏还维持着。

真正的问题出在我们的杜宾——这个“机灵人中的机灵人”身上。坡让他扮演的角色，正是向我们撒下一种很可以称作——我在文本里强调过——“障眼粉”的东西：

- 让我们相信，“机灵人中的机灵人”确实存在；
- 让我们相信，他真的理解、知道一切，而且身处四面体之中，却能理解这个四面体怎样构成。

围绕 ambitus、religio 或“honesti hommes”的那些确实非常机巧的文字游戏，我已经作了足够讽刺，为的是表明并干脆说：就我而言，我会更往深处寻找那个小虫子，不是吗？事实上，它确实藏在某处。

它就在某处：沿着坡走，我们可以问，坡本人是否真正注意到了它。

也就是说，仅仅因为信件经过杜宾之手，就也把杜宾女性化了。女性化到什么程度？他明明知道自己已经剥夺了大臣继续扮演角色所需的东西——如果有朝一日必须亮牌的话——可恰恰在此刻，他却无法自持。大臣自以为已经充分摆布所有人，因而没有留下更多痕迹；杜宾却在替换被窃信件的纸条上，向他留下这句话：“如此悲惨的命运——总之，你们知道原文——若不配阿特柔斯，倒配得上堤厄斯忒斯。”

可以说，问题在于看清：坡在这个场合是否真正注意到这句话的分量。杜宾在这条讯息中越出了一切可能性：谁知道大臣是否有朝一日

真的会取出那封信，并随即泄了气？说到底，**阉割像那封信一样悬置在那里，却已经完全实现**。

我也指出这个在我看来并未预先写好的视角。

这只会让杜宾写给那个刚被他夺去**自以为是权力之物**的人的**讯息**变得更有分量。他写下这张“小纸条”，想到当事人有朝一日为了某种目的不得不使用信件时会发生什么，便欢欣雀跃；可以说，杜宾正在**享乐**。

问题正是在这里；也就是我上次以这句话开启的问题：**“叙述者同写作者是一回事吗？”**

无可争议的是，叙述者、陈述的主体、正在说话的人，是坡。

坡享用的是杜宾的享乐，还是别处的享乐？

这就是我今天会努力向你们展示的东西。

我向你们谈自己表达过的《**被窃的信**》；它可以说明我上次提出的问题：**“写下文本的人，同在一篇书写之作中以叙述者身份、以其名义说话的人，难道不是根本不同的吗？”**

在这个层面，差别清晰可感。

因为在**叙述者**层面发生的事情，归根结底就是我可以称作……

请原谅我坚持这篇小论文的证明性质……到头来，它所证明的是最彻底的阉割。

所有人都同样戴了绿帽，却没有任何人知道。奇妙之处就在这里：

- 国王当然从一开始就在安睡，而且会两耳清净地一直睡到生命尽头；
- 王后没有意识到：既然如今她抓住了大臣［笑声］，而且阉割了他，不是吗？她几乎注定会疯狂地爱上他——这就是爱情！
- 至于大臣，倒确实如此：他已经彻底中招；但归根结底，这对他不痛不痒。因为正如我在某处解释得非常清楚，只有两种可能：
- 要么他乐于成为王后的情人，这原则上应该很愉快——通常都这样说，尽管不是人人都喜欢；
- 要么他对她确实抱有一种属于我所谓**唯一清醒的情感**的情感，也就是**仇恨**——正如我已经向你们解释得非常清楚。如果他恨她，她就会更加爱他；而这会让她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他最终还是会怀疑：那封信早已不在那里了。

因为他自然会误判：他会对自己说，人们既然敢把他逼到这么远，必定已掌握确凿把柄。于是他会及时打开自己的小纸片。但无论如何，事情都不会回到人们原本希望的结果：那个他们想让他出丑的大臣，并不会出丑。

好吧，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围绕自己写下的东西能够说出的内容；而我想告诉你们：它之所以获得分量，正因为它**不可读**。

如果你们还愿意听我说，这就是我接下来试图展开的要点。

像许多人一样——我马上告诉你们，因为他们是《**世界报**》的人，只有他们能把自己对我塞给他们的东西的想法说给我听。

当时我的《**文集**》还没有出版，他们从技术人员的角度告诉我：“**完全看不懂**。”请注意，这已经说了很多。［笑声］

某个完全看不懂的东西，恰恰承载着全部希望；这是你已经受到它影响的标志。

幸好什么也没看懂！

因为人永远只能理解脑中早已有的东西。

不过，我还是想把这件事表达得更好一点。

故意写出无法理解的东西并不够；必须看到，**为什么不可读之物具有意义**。

我先请你们注意，我们的整桩事情……

我们的整桩事情就是**性关系**的故事，不是吗？……它围绕如下这一点旋转：你们也许以为它**已经被写下**，因为归根结底，精神分析发现的正是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确实参照着某种书写。

俄狄浦斯是一个写下来的神话；我甚至还要说，这恰好是唯一使它特殊化的东西。

我们本来完全可以取任何一个神话，只要它被写下来。

一个写下来的神话，其特有之处在于……

正如 Claude Lévi-Strauss 已经指出……一旦写下，它就只有一种形式；而神话本身的特有之处——Lévi-Strauss 的全部工作都在证明——则是拥有极其大量的形式。正是这种多样性把它构成为神话，而不是写下来的神话。

因此，这个写下来的神话完全可能被当成**性关系**之所是的**铭写**。

不过，我仍想请你们注意几件事。

好了，正因此，我从这篇文本出发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如果这封**信**……

这封信在这里可以具有这样的功能，即女性化功能……这是相对于我已经告诉你们的东西而言：写下来的神话——俄狄浦斯——恰好用来向我们指出，说出**“女人”**是不可思的。

这是不可思的——为什么？——因为不能说**“所有女人”**。

我们不能说**“所有女人”**，因为她们只凭如下说法被引入这个神话：**父亲占有所有女人**；而这显然是不可能性的标志。

另一方面，我围绕《**被窃的信**》强调的是：如果只有一个女人，换句话说，女人的功能只有通过伟大数学家布劳威尔所谓的……才得以展开……

也就是在我刚才围绕数学争论向你们陈述、提出的语境中……“多重一”（multi-unité），其所指如下：

- 存在一个功能，严格说来就是**父亲在那里**；父亲在那里，是为了让自己的根本功能得到承认——那是他始终显现的功能。每当涉及一**神论**时，这一点都会出现；比如，弗洛伊德在那里触礁，并非毫无理由；

- 有一个必须保留的、完全本质性的功能；

严格说来，它处于**书写之物的起源**；我把它称作“至多一个”（papludun）。[注]

> [注] Papludun 是 pas plus d’un（不多于一个、至多一个）的口语压合。译文保留这个造词，以便承接后文的阴性变体 papludune。

亚里士多德当然作出了极其可爱而又巨大的努力——他一向如此——要让我们沿着阶梯接近它；这是以他那个可以称作“**沿梯上溯原则**”的原则为名：

- **从原因到原因**；

- **从存在到存在**，你们终究必须在某处停下……总之，希腊哲学家可爱之处就在于：他们真的是对着傻瓜说话。因此才会有**主体功能**的发展。

“至多一个”以完全原初的方式得到设定：没有“至多一个”，你们甚至无法开始书写整数序列。

下次我会在黑板上给你们看。

为了先有一个 1，而后每当想重新开始时，只需把它的嘴张成圆圈；这样每次都会多出一个，却不是同一个。

反过来，所有如此重复的东西又都是相同的；它们可以相加，这就叫作算术数列。

不过，让我们回到在这件事上对我们似乎最为本质的东西，也就是性享乐。

这里没有……

通过对一种结构的经验——无论它必须具有怎样的特殊条件——我们发现：**性享乐无法被写出**。结构的多重性由此产生，首先就是四元结构。在其中，有某种东西勾勒出性享乐的位置；但它同一些功能**不可分离**，而这些功能归根结底同能够在一般层面上**规定**性伴侣的东西毫无关系。

结构是这样的：男人作为男人，只要他在发挥功能，就是被阉割的；另一方面，**在女性伴侣的层面存在某种东西**。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一笔把它划出，而我也借此指出这封信的全部功能：所谓“女人”与……毫无关系……

如果她存在——而恰恰因此她并不存在……她作为“女人”，同法则毫无关系。

那么，应当怎样设想发生的事情？

人们终究还是会做爱，不是吗？终究还是会做爱；而从我们开始对此感兴趣的时刻起，就注意到……

人们花了很久，而且事实上也许始终对它感兴趣；

只不过，我们丢失了过去人们怎样对此感兴趣的钥匙……但对我们而言，在**科学时代繁盛**的核心，我们通过弗洛伊德看到了它。看到了什么？

当我们试图借助符号使性关系结构化并运作时，什么构成障碍？是享乐掺和进来。

性享乐可以直接处理吗？

不可以；正是在这一点上——姑且说到这里，不再多说——**言说才会存在：话语从那里有一道裂隙开始**。

我们不能停在这里。我的意思是，我拒绝一切起源立场；归根结底，也没有什么阻止我们说：**正因为话语开始，裂隙才产生**。［参见《晕说》］

对结果而言，两种说法完全没有差别。可以确定的是，**话语**卷入了这道裂隙；既然没有元语言，它就不可能从中退出。

性享乐的**符号化**使我正在表达的东西清楚显现：它从什么那里借来全部**符号体系**？从同它无关的东西那里——从被某些混乱之物禁止的享乐那里。那些东西虽混乱，却也没那么混乱，因为我们已经能够以**快乐原则**之名把它们完整地表达出来。

它只能有一个意思：**“别享乐太多。”**

因为一切享乐的质料都同痛苦接壤；我们甚至正是凭这一点认出这件衣服。

如果植物没有显然在受苦，我们便不会知道它活着。

因此很清楚，性享乐为了使自己结构化，只找到了对享乐之禁令——作为被命名的禁令——的参照；但这不是同一种享乐，而是享乐中严格说来属于致死享乐的那个维度。

换句话说，性享乐从针对以自身身体为目标的享乐之禁令那里取得自己的结构；而自身身体的享乐恰恰位于它同致死享乐接壤的那条棱、那道边界上。

只有当禁令落到自身身体由之而出的那个身体，也就是母亲的身体上，它才抵达性的维度。

只有经由这里，……才得到结构化……

才在话语中抵达那个唯一能够把法则带入其中的东西……也就是性享乐之所是。

这里的女伴侣的确被还原为一个，但不是随便哪一个：那个把你生下来的人。

一旦我们以能够言语化的方式进入这个场域，一切可表达之物都围绕这里构造起来。

等我们再往前走，我会重新谈到知识如何作为一种享用而开始发挥功能。

这里可以略过。

女人作为女人，被汇集在这个唯一的位置上：可以说，她受制于言说。当然，我替你们省去中间的迂回：言说建立了一个真理维度……

性关系的不可能性……也正是这一点赋予言说以效力：言说当然无所不能，唯独无法服务于它被召唤出来的那个点。

言说努力把女人还原到从属状态；换句话说，把她做成某种人们期待会表现出理解迹象的东西——请允许我这样说。

不过当然，这里谈的并不是任何真实存在者；直说吧……

在这里的女人……正如这篇文本意在证明的……

女人……我是说女人的自在……

女人……仿佛我们可以说所有女人……

我坚持说，这个并不存在的女人……恰恰就是字母／信，就是作为“大他者并不存在”之能指的字母 / 信。[$S(\not{A})$]

在离开你们以前，我还想围绕这一点说一句话；它会勾勒出我正在提出之物的逻辑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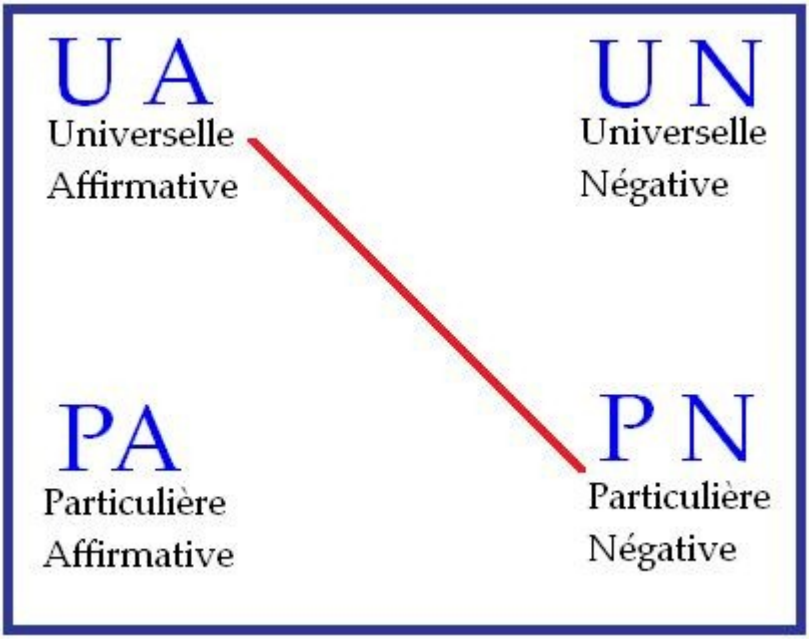
在亚里士多德逻辑中，有“肯定命题”……

我不用形式逻辑通常使用的字母，也不写 A……我写“全称肯定”，再写“全称否定”；它们就是这个意思。

我在这里写“特称肯定”和“特称否定”。

我要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的表达中，逻辑区分发生在这两极之间……

因为这些命题范畴正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来的……逻辑区分就在这两极之间形成：



全称肯定命题陈述一个本质。

过去我已反复强调“所有线条都是竖直的”这个陈述之所是；它同如下事实完全相容：可能根本不存在任何线条。

本质在逻辑中取得自己的本质位置：它纯粹是话语的陈述。

在这个表达中，**逻辑区分**的根本轴线，恰好就是我刚才标出的这条**斜轴**。

能够反驳任何可识别逻辑陈述的，只有“**有一些……不……**”这一评论，也就是**特称否定命题**：“**有些线条不是竖直的。**”

只有这一项矛盾能够反驳那个把某事断言为本质事实的肯定命题。

另外两项在**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运作中完全是次要的。比如“**有一些……**”，也就是**特称肯定命题**。

然后呢？怎么知道它是否必然？它什么也证明不了！

再比如说：“**没有任何……**”……

这同说“**有一些……不……**”并不是一回事……也就是**全称否定命题**。“**没有任何……**”同样什么也证明不了；它只是一个事实。

我可以请你们注意：当我们从**亚里士多德逻辑**转向它在**数理逻辑**中的转写时，发生了什么；这项转写是经由所谓**量词**完成的。

别因为听不见我就骂我；我得先写，而这里所关涉的恰恰就是书写。

我刚才说的**全称命题**——全称肯定——现在将用这个无法言语化的记号来**书写**：$\forall$，因为它是一个倒转的 A。我说“倒转的 A”；总之，这不

是话语，而是书写之物。不过，正如你们会看到，它是一个供人侃谈的信号：

- $\forall x.\, F(x)$：全称肯定；
- $\exists x.\, F(x)$：特称肯定。



：这里，我想表达这是一个否定命题；怎样表达？

让我惊讶的是，从来没有人真正像我接下来这样表达它。

你们必须把否定横杠放在 $F(x)$ 上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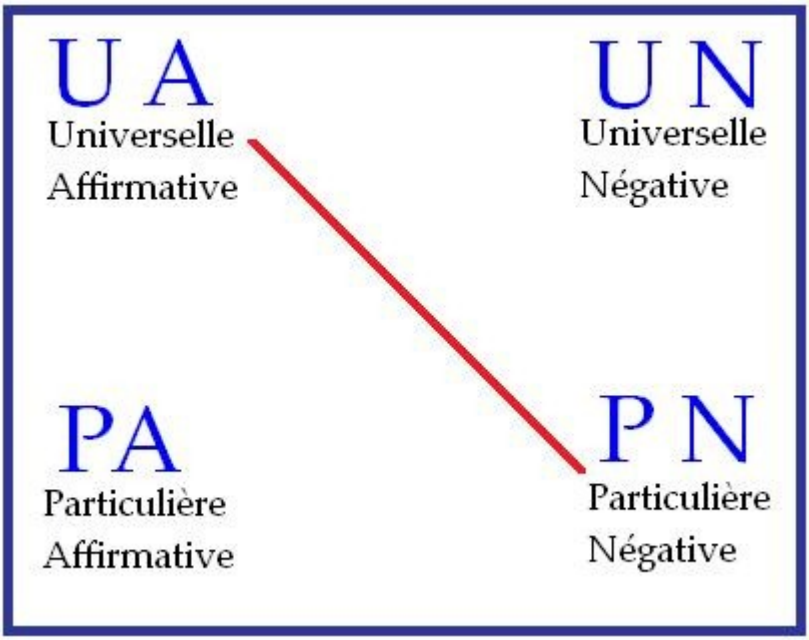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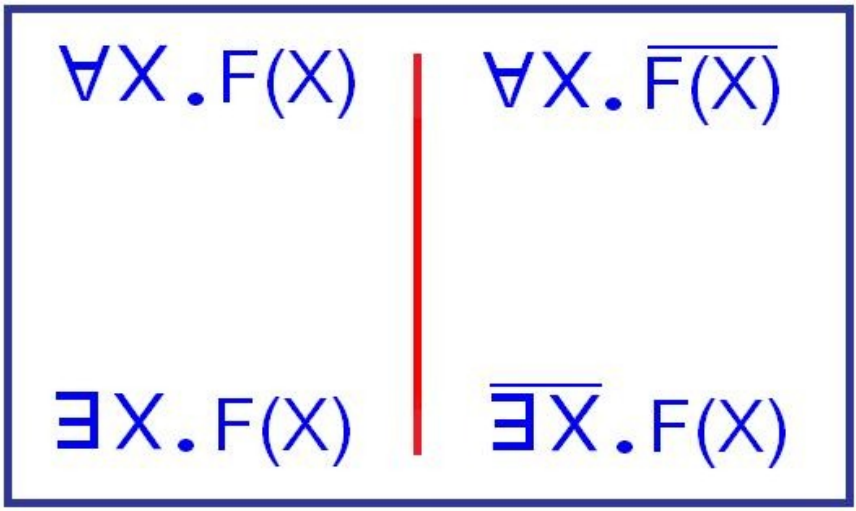
，而绝不能像通常那样，把横杠放在两部分整体上方。

你们马上会看到为什么。

而在这里，必须把横杠放在 $\exists x$ 上：$\overline{\exists x}.\, F(x)$。

现在，我自己在这里也画一条同刚才那条相当的线。刚才那条线把四项分成两个区域；而这里，它以另一种方式将四项两两分开。


U A
Universelle
Affirmative
U N
Universelle
Négative
P A
Particulière
Affirmative
P N
Particulière
Négative


∀X.F(X)
∀X.$\overline{F(X)}$
∃X.F(X)
$\overline{\exists X}$.F(X)

我提出的是：在这种书写方式中，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围绕书写之物能够说什么。写作 $\forall x.\, F(x)$ 的东西由点号联结的两项构成；这一区分的价值在于，它使我们能够说：对于所有 x……

这就是倒转 A 的记号：∀……它满足所写的 $F(x)$，并未在其中错位。

同样，不过重音有所不同：必须有某种东西**可被铭写**；书写的重音正落在这里。**存在一些** x，可以让它们在你们所谈的 $F(x)$ 中发挥功能。这里所谓借助量词对特称命题作出的**“量词转写”**，就是 $\exists x.\, F(x)$。

反过来，这种分配的位移确实围绕书写之物旋转：在被置于首位、可以接受的东西上，全称命题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仍然有价值，只不过价值不再相同。

这里真正要看出的，反而是**全称否定命题**的无价值；因为造成卡顿的是：无论你们谈到哪个 x，都不应当写 $F(x)$。

特称否定命题同样如此：就像这里的 $\exists x$ 可以被写出、在公式中可以接受、可以铭写；而在那里，所说的只是它不可被铭写。

这意味着什么？在两种结构化中被忽视、被视为无价值的，正是**全称否定命题**。它让我们能够说：**“如果你们谈论任意一个 x，就不应写下这个。”**换句话说，一道**本质性的切割**在这里运作；而性关系之所是，正围绕这一点得到表达。

问题是：当函数 $F(x)$ 本身**就是不应被写出的**，也就是它正是我刚才所说、所陈述的东西时，**什么无法被写入函数** $F(x)$？

这就是两个月后我再见到你们时，我们将重新展开的一切所围绕的点……严格说来，它就是所谓“不可读的”。

第7课 · 1971年5月12日

黑板上：《文字域》（Lituraterre）。

Lituraterre：我刚写下的这个词，就是今天要献给你们的东西的标题。[注]

> [注] Lituraterre 是拉康的造词，令 littérature（文学）、litura（涂抹 / 删改）、litter（废弃物）、littoral（滨岸）、littéral（字面的）与 terre（土地）彼此回响。译名《文字域》只作指称，正文保留法文以维持构词链。

相关知识卡 Lituraterre：字母作为知识与享乐之间的滨岸

既然你们被召集到这里，我总得向你们抛出点什么。

它显然受到时事启发。

有人请我为即将出版的一期“文学与精神分析”专号作导言，我努力以这个标题回应这项请求。[注1]

> [注1] 《文字域》刊于《文学》杂志 1971 年 10 月第 3 期，Larousse，第 3—10 页。

我发明的“lituraterre”这个词，可以从《Ernout 与 Meillet 拉丁语词源词典》那里获得正当性；在座也许有人知道，那是一本编得不太蠢的拉丁语词源词典。

去查：

- linō［**涂抹**］；
- litūra［涂层 → 删痕、修正、污点……］，你们会找到；
- 还有 litūrārius［**带有删痕的**］。[注2]

> [注2] Alfred Ernout、Antoine Meillet：《拉丁语词源词典》，Klincksieck，巴黎，2001 年，第 360 页。

［《Ernout 与 Meillet》，第 360 页：“与 linō 相关的有……litūra：涂层，由此引申为‘删痕、修正’与‘污点’；litūrārius：带有删痕的……”］

词典明确指出，这同 littera——字母——毫无关系。［《Ernout 与 Meillet》，第 363 页：“lītera 来自同 linō 的错误联系。”］

它们毫无关系，我可不在乎。

当我任自己玩这种偶尔构成俏皮话的文字游戏时，并不一定服从词源学。这里显而易见的首音互换重新来到我的唇边，而倒转则来到耳中。

学习一门外语时，你们会把听到的第一个词的辅音放到第二个词上，再把第二个的放到第一个上，这并非毫无理由。

所以，去查这本词典吧；它为我提供了吉兆：我从一开始便立足于同一个“分开”……

我这里按“分配、分开”（répartir）的意义理解 départ[注3]……也就是从一种歧义出发 / 把一种歧义分开；乔伊斯由此……

> [注3] 此处 départ 指 départir 的动作：把某物同另一物分开、划分，即 départager。

我说的是 James Joyce……James Joyce 从“a letter”滑向“a litter”，从一封信／一个字母——这是我的翻译——滑向一堆垃圾。［Départ：把两种异质事物分开、分配的动作；它还同“出发 / 旅行”的意义形成歧义。］

- 从作为“洞”之边缘的“字母 / 信”（letter）；
- 到“垃圾”（litter）：对象(a)、废料、弃物、垃圾 → 前来堵塞、缝合、填满这个“洞”的东西。

曾经有……

你们也许记得，不过很可能从未听说……曾经有一位女赞助人对他很好，并且愿意送他一次精神分析，甚至打算送他去接受荣格的分析。

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场游戏中，他不会从分析里再得到什么，因为他径直走向……

凭借这个“a letter, a litter”……径直走向精神分析结束时所能期待的最佳结果。

把字母 / 信当作垫草／垃圾（litter）——又是圣托马斯吗……

你们也许记得，如果曾经知道的话：“sicut palea”[注4]……又是圣托马斯回到乔伊斯那里吗？他的作品从头到尾都为此作证。

> [注4] Sicut palea 意为“如同麦秸”或“如同粪土”。1273 年 12 月 6 日，托马斯・阿奎那在生命末期以此回答别人关于其著作价值的提问。另参拉康〈1967 年 10 月 9 日关于学派精神分析家的命题〉，《其他文集》，Seuil，2001 年，第 254 页。

还是说，精神分析在这里证明自己同我们时代所揭示的一件事汇聚：那个古老纽带已经松脱，而文化过去曾靠它来容纳污染？

很偶然的是，就在 1968 年五月以前不久，我已经围绕这一点作过铺陈；那天，为了不辜负我如今每到一处都带着移动的拥挤人潮中那些迷失者[注5]，我在波尔多的 SCAC——文化合作与行动处——讲了这件事。

> [注5] 一方面指听众因五月风暴使主人的话语与大学话语失效而“丢失”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指那些迷失的人：他们把拉康安置在主人的话语中，当作重新找到的主人，或把他的教导听成大学话语。

“文明就是下水道。”我当时先把这句话作为前提提出来。

无疑还必须说……

那是在我“1967 年十月命题”受到众所周知的接待以后不久……无疑必须说，当我这样发挥时，已经有些厌倦那个我把自己命运铆在其上的垃圾桶。

然而众所周知，以“avouère”为份的并非只有我……

“avouère”是“avoir（拥有）”的古音；贝克特用它同“doit（应当 / 欠债）”相权衡，后者把我们的存在变成废弃物。

“avouère”挽救了文学的荣誉；而且，这一点颇合我意，它解除我原本可能以为由自己的位置获得的特权。

［分析家厌倦“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垃圾桶，厌倦被大他者这个知识场所的位置赋予光环；他可以“承认”（avouer），自己在分析中占据的只是对象(a)——废料、弃物、“litter”——的位置，并由此免除那些自以为占据大他者位置者的“特权”。以同样方式，下列人也曾宣称自己从这个位置解脱：

- 乔伊斯，以“a letter, a litter”；
- 托马斯・阿奎那，以“sicut palea”；
- 贝克特，他“承认”文学是“垃圾桶”（参见《终局》），并由此“挽救文学的荣誉”。］

问题在于：文学教科书自诞生以来似乎一直陈列出来的东西……

我说的是**文学教科书**……是否就是：文学不过是对残余物的整理安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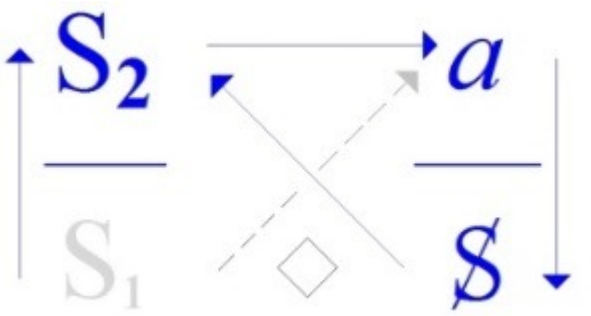
它是否只是把最初、原始地作为**歌唱、口述神话、戏剧游行**的东西并置于书写之中？

［书写以前那场宴席的“残余物”，从史前（口传）到历史（书写）：坠落、碎裂的部分对象；由“边角料”（兰波）和垃圾组成的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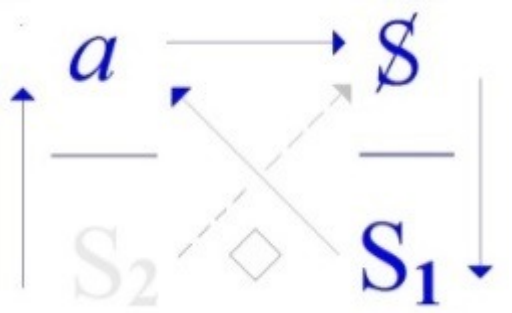
对精神分析而言，它依附于**俄狄浦斯——神话中的俄狄浦斯**，丝毫不能使它有资格在索福克勒斯的文本中找到方向。

这不是一回事！

弗洛伊德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篇文本，也不足以让我们说：迄今仍是大学话语保留猎场的文本批评，因为精神分析而获得了更多空气。



→



大学话语　分析家的话语

然而，如果我的教导在当前的一次**配置变化**［从大学话语转向分析家的话语的“四分之一转”］中占有位置……

它以“当下性”为名［参见“拉康—德里达争论”］……当前正用“提升书写”这个宣传口号炫示自己。

不过，另一些见证表明这项变化……

比如直到今天，拉伯雷才终于被人阅读……它也许建立在一种我更能与之协调的文学位移上［比起“提升书写”的口号更协调］。［参见《巨人传》著名序言中对《会饮篇》和 ἄγαλμα（agalma）的援引：“最杰出的饮酒者，以及最珍贵的梅毒患者……”；另参《庞大固埃》“没有良知的科学……”及它后来在《晕说》中的援引。］

作为“作者”，我牵涉得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深[注6]；《文集》这个标题也比人们以为的更加反讽，因为归根结底，其中要么是：

> [注6] 1969 年 2 月 22 日，拉康出席 Michel Foucault 在法国哲学学会所作〈什么是作者？〉讲座，并与 Maurice de Gandillac、Jean Wahl 等人参加讨论。

- 因大会而产生的报告；
- 要么——姑且说，我很愿意人们这样听——是一些“公开信”。每次我无疑都会质询自己教导的一个侧面，不过这也规定了它们的语调。

我绝不参与那种显出精神分析家苦于缺乏发明的文学亲昵摩擦；相反，我在那里揭露的，是那种难免要显明如下不足的尝试：他的分析实践不足以为哪怕最轻微的文学判断提供根据。[注]

> [注] 米勒整理本、ALI 转录本以及《文字域》（Lituraterre）的书面定稿均作 la tentative immanquable à démontrer l’inégalité de sa pratique à motiver…。immanquable 在这里不是“注定失败”，而是“难免、必然会”；l’inégalité… à

> motiver 则指分析实践在为文学判断提供根据方面的不足，不能倒译成“不相称足以支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以一篇从时间顺序中抽出、单独放置的文章开启了《文集》……

全书其他地方以时间顺序为规则……而且那里涉及一篇故事；必须说，这篇故事格外特殊，因为它无法进入已经排好的清单……

你们知道，人们确实列过这样一张清单……即各种戏剧情境。[注7] 总之，先略过……

> [注7] 参见 Georges Polti：《三十六种戏剧情境》，Mercure de France，1912 年。

这篇故事由一封书信在邮递过程中遭遇的事情构成；这些“转寄”发生在知情者眼前。而我凭借哪些项，才能围绕这封信说：“一封信总会抵达它的目的地”？

[之所以“总会”，是因为信件始终留在“同一者”的空间：它并未寄给大他者。参见下文：“你们随时都能以同一种方式转过这个弯。”]

而且，这是在它经历故事中的种种绕道以后；可以说，账目（compte）得到交代，却完全无需诉诸信件的内容。

[“信”会对持有人产生效应，即使它承载的讯息（意指）从未得到知晓或提及；这使信件本身不同于它所包含的“能指”。]

正是这一点，让它依次施加在各位持有人身上的效应格外醒目……

无论他们为了声称拥有信件赋予的权力而多么热切……这种**幻象效应**竟可以——正如我所做的——被表达成一种**女性化效应**。［信件赋予的权力把持有人置于被动“拘持”、窝藏贵重物品的位置。］

这里——请原谅我又回到这一点——确实区分了……

我说的是自己所做的区分……“**字母／信件**”与“**能指本身**”。在这里，信件把能指带走，把它装在自己的信封中，因为这里的 lettre 是“**书信**”意义上的信。

而且我主张，自己并没有在这里隐喻性地使用“lettre”一词。因为故事恰恰在于：讯息像戏法中的豆子一样消失，而它的**书写之物**——因而严格说来的**字母／信**——单独构成情节转折。［这里要紧的只是信件的行程、旅行，而非讯息内容。］

所以，如果我的批评应被视为“**文学批评**”，它在这里也只能指向我尝试考察的东西：坡身为写作者，如何围绕信件形成这样一条讯息。

很清楚，他没有像我这样原样说出它，并非表达得**不够**；相反，他越是没有说，承认得就越**严格**。

［坡让信件在故事情节中对讯息内容保持沉默，只照亮信件行程的各阶段；由此他“严格地”揭示字母 / 信的地位：它是一种没有意指、却并非没有效应的“说”。］

然而，这条讯息的**省略**不可能通过坡的**心理传记**中任何特征得到阐明；心理传记只会把这个省略堵得更死。

有一位精神分析家——你们也许还记得——曾经把坡的其他文本刷洗了一遍；到了这里，她却放下拖把，宣告放弃。

Marie 根本不碰它！[注8]

> [注8] 参见 Marie Bonaparte：《埃德加・坡：精神分析研究》，Denoël et Steele，1933 年。

这就是坡的文本……

但我的文本呢[注9]？难道不能通过我自己的心理传记来化解吗？［讽刺语调］

> [注9] 参见《文集》，Seuil，1966 年，《〈被窃的信〉研讨班》。

比如，我形成了一个愿望：有朝一日被恰当地阅读。［把“阅读”拉康当作一场非常漫长的分析。］

不过，要让这种解释有价值，首先必须展开……

从事这种解释的人……必须展开我所理解的、这封信所承载的东西［享乐的痕迹］，从而像我说的那样，**总是抵达它的目的地**。

［这封信的目的地不是语言的大他者，而是身体的大他者：它已经在位置上、已经抵达自己的地址；但仍须重新找到洞缘的路径。之所以“总是”，是因为它已经抵达目的地，却仍“滞留待领”“迷失”。参见下文：“你们随时都能以同一种方式转过这个弯。”］

也许正是在这里，我眼下同那些“书写的虔信者”成了搭档。［参见“拉康—德里达争论”。］

可以肯定，精神分析像往常一样在这里接受文学［埃德加·坡］的馈赠；它首先可以从中吸取一粒种子：围绕压抑机制形成一种不那么心理传记式的观念。

就我而言，如果把坡的文本——连同其背后的东西——提交给精神分析，恰恰是因为精神分析只能通过显出自己的失败来接近它。

我正是通过这里来照亮精神分析［通过它的失败、失手之处：一个不可解释的实在］；而且人们知道……

人们知道我知道，自己正在这样召唤——它写在我那卷书［《文集》，Seuil，巴黎，1966 年］的封底上……召唤“启蒙之光”。

然而，我通过证明精神分析在哪里造成洞，来“照亮”它。

［“诸启蒙之光 / 光”：启蒙时代是理性、古典合理性、对自身透明的意识等涌现的历史时刻。

拉康以“弗洛伊德以来的理性”反对它：这种理性照亮古典合理性之光中的洞——梦、口误、遗忘……以及症状。

参见《晕说》：“分析话语带给其他话语的‘掠射日光’照亮的东西，在其中揭示出它们循环完成时所经过的诸模态位置。”］

这丝毫不非法；它早已结出果实。光学很久以前就知道这一点，而最新的物理学——光子物理学——也用它武装自己。[注10]

> [注10] 参见物理学家关于光之粒子性（Planck 与量子物理）或波动性（Young 双缝干涉）的争论。

［参见围绕光的性质——粒子还是波——展开的争论：Einstein、Bohr、Dirac、Planck、量子物理、Young 双缝干涉等。］

正是通过这种方法［从洞出发：从制造意义失败之处出发］，精神分析才能更好地证明自己介入文学批评的正当性。

这意味着，文学批评会因精神分析在那里而真正得到更新，让文本同它衡量；恰恰因为谜［意义之外］留在精神分析这一边——让精神分析保持缄默。

［症状、口误、失误行为……作为象形文字的谜；也包括斯芬克斯“4、2、3”的谜：

> “τί ἐστιν ὃ μίαν ἔχον φωνὴν τετράπουν καὶ δίπουν καὶ τρίπουν γίνεται”
>
> “哪一种只有一个声音的存在，起初有四条腿，随后有两条腿，最后又有三条腿？”（Apollodorus，《书库》III，5，8）

以及“存在”的谜：

> “Ἐπάμεροί τί δέ τις ! τί δ'οὔ τις? σκιᾶς ὄναρ ἄνθρωπος。”
>
> 一日之人啊：什么是存在，什么是非存在？你不过是一道影子的梦。（Pindar，《皮托颂》VIII，99；Faustin Colin 译）］

而这里尤其是神谕之谜：

> “ὁ ἄναξ οὗ τὸ μαντεῖόν ἐστι τὸ ἐν Δελφοῖς, οὔτε λέγει οὔτε κρύπτει ἀλλὰ σημαίνει.”

“神谕位于德尔斐的那位神，既不揭示，也不隐藏，而是指示。”［他发出符号］（Heraclitus，残篇 93）

然而，那些精神分析家……

说他们不是在运用精神分析，而是被精神分析操练，并不算诽谤……他们听不懂我的话，至少是因为把这些话当成一个团体来接收。

［拉康常把这些精神分析机构比作教会：人们在那里按仪式、在固定时刻履行“职务”（“做弥撒”）；那里有神圣文本，其意义由“教会圣师”授权，人们还必须像“尸体一般服从”（Perinde ac cadaver），盲目遵从并复制教义。］

对他们，我把**真理**同**知识**对置起来。

- 他们立刻在前者那里认出自己的职务［把真理当作意义的宇宙］；
- 可我放上受审席、等待出现的，正是**他们自己的真理**［一种独特而处于意义之外的知识］。

为了校正瞄准，我坚持说“**受阻中的知识**”［未被知道、处于意义之外的知识］；精神分析正是在这里最充分地显现。

“**受阻中的知识**”，就像人们说“**深渊式图像**”一样，并不意味着知识的失败。

［分析话语最终生产出 S_1，即从一切知识和意义 S_2 中切断的无语义能指：$a \to \not S \to S_1 \lozenge S_2$——受阻中的知识。

但如果越过“意义效应”，能够以闪现方式抵达“身体效应”，那就不是知识的失败。

- 参见《晕说》：“人们说这一事实，始终被遗忘在所听见的、被说出的东西背后。”

  “……说来自它［实在］命令它［真理］的地方。”]

我随即听说，有人以为自己因此无需再证明拥有任何知识……

难道我在一篇所谓《文集》文章的标题里写下“字母的动因，作为无意识的理性”，已经成了一纸空文吗？

这难道还不足以在字母中指明：某种东西［享乐］因为必须坚持，原本并非理所当然在那里；它只是以如此强的理性向前推进？

［“理所当然 / 依法”：法律并不谈享乐本身，只规定“财产”应以原初状态保存和传递。因此，享乐在“法外”。］

说出这种比——中比或极比[注11]——恰恰会显示，我过去已经在适当场合做过[注12]：一切度量都会进入怎样的二分。

> [注11] 把线段分成 a、b 两段，使 $\frac{a+b}{a} = \frac{a}{b} = \varphi = \frac{1+\sqrt{5}}{2}$（“黄金数”），欧几里得称为“中外比 / 极比与中比”：当整条线段之于较长部分，如同较长部分之于较短部分，这条直线就被分成中外比。（《几何原本》第六卷，定义 3。）

> [注12] 参见 1966—1967 年研讨班《幻想的逻辑》，1967 年 3 月 8 日至 5 月 10 日各课。

但在实在界中，难道没有什么可以免除这种中介？

它可能是**边界**……边界分开两个领土，却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它象征着两边是**同一种货色**，至少对任何跨越边界的人而言如此。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曾停下来想过，但某个名叫 von Uexküll 的人有一天正是从这个原则制造出 Umwelt 这个词。

它建立在 Umwelt 是 Innenwelt［“内部世界”］之反映的原则上；这就是把**边界**提升为意识形态。

这显然是生物学的一个糟糕起点……

因为 von Uexküll 想用它奠定一门生物学……一门**从一开始就把一切给定，尤其把适应这一事实给定**的生物学；适应构成 Umwelt – Innenwelt 配对的基础。显然，“**选择**”“**选择**”作为意识形态也好不到哪里去：它自我祝圣为“**自然的**”，并不使它少一点意识形态性质。

继“a letter, a litter”之后，我要这样直截了当地向你们提出一个东西。

我要问你们：“**字面之物（littéral）不正应当奠基于滨岸（littoral）吗？**”

相关知识卡 Lituraterre：字母作为知识与享乐之间的滨岸

因为这同边界是**另一回事**。

而且你们也许已经注意到，两者从不混同：滨岸把整个领域设定为同另一领域构成——如果你们愿意——“边界”；但恰恰因为它们绝对没有任何共同点，甚至没有相互关系。

相关知识卡 Lituraterre：字母作为知识与享乐之间的滨岸

字母不正具有滨岸性质吗?

精神分析接近字母时所标示的那个**知识之洞的边缘**，不正是字母勾勒出来的吗?

相关知识卡 Lituraterre：字母作为知识与享乐之间的滨岸

［字母就是这片滨岸，是两个根本“相异”空间之间的“狭窄道路”：在实在界与象征界之间，“它勾勒知识之洞的边缘”。知识是有洞的；字母是边缘的痕迹，是从象征之网坠落、在知识中打洞的实在痕迹 → 受阻中的知识；如果精神分析在这里放弃，它便成为知识的失败。］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精神分析怎样迫使自己……

仿佛凭借自身运动……误认字母从自己口中按“**字面**”所说出的意义——这里正好可以这样说——因为精神分析的一切解释都归结为**享乐**。

在享乐与知识之间，字母构成滨岸。

相关知识卡 Lituraterre：字母作为知识与享乐之间的滨岸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我关于无意识说过的东西仍在那里占据先行位置；否则我现在提出的东西便绝对没有意义……

仍待弄清的是，无意识怎样……

我说它是**语言的效应**，因为它把语言结构预设为必要且充分……无意识怎样支配字母的这项功能。

［拉康后期教导会进一步说明这种因果关系：

- “说来自它［实在］命令它［真理］的地方。”（《晕说》）
- “……无意识（它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东西——我说：无意识只有相信我的话，才是实在的……）”（《第十一研讨班英文版序言》）］

字母是铭写话语的特有工具，这丝毫不会使它不适合我对它的使用。比如在我刚才提到的《**字母的动因**》[注13]中，我用它来展示另一个人——Jean Tardieu[注14]——所谓“**一个词被当作另一个词**”，乃至“**一个词被另一个词拿走**”的游戏；换句话说，就是**隐喻与转喻作为句子效应**。

> [注13] Jacques Lacan：《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或弗洛伊德以来的理性》，《文集》第 493 页。

> [注14] Jean Tardieu：《一个词代替另一个词》，NRF，Gallimard，1951 年。

所以，字母很容易把所有这些能指效应符号化；但这绝不要求字母本身在那些我借它作工具的效应中是第一性的。

必须考察的，与其说是这种根本无需预设的第一性，不如说是：**语言中的什么从滨岸召唤字面之物**。［书写中的什么从能指出发召唤享乐。］

我曾借助字母铭写无意识的构成物，但其中没有任何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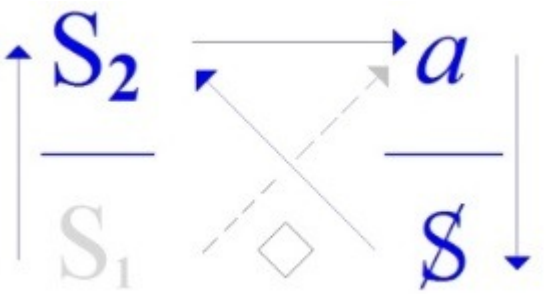
我这样做是为了从弗洛伊德对它们的表述——更简单说，从语言效应的陈述——重新取得它们……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们像有人做过的那样，把**字母**同能指混为一谈。

相关知识卡 Lituraterre：字母作为知识与享乐之间的滨岸

我借助**字母**铭写无意识构成物［参见“欲望图式”］，并不授权任何人把“**字母**”做成一个能指，更不授权人赋予它相对于能指的第一性。

这种**混淆性**话语，只可能从那套把我“导入”的话语［把分析家的话语导入大学话语］中涌现；它恰恰把我导入另一套我适时标为**大学话语**的话语，也就是……

我想，一年半以来已经强调得够多……也就是从**假象**出发投入使用的知识 S_2。



大学话语

只要对我所应对的经验有最低限度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只能从另一套不同于大学话语的话语中得到定位——本来就足以阻止他生产这套我不再进一步指明的话语，除非承认它来自我。

谢天谢地，人家免去了我的这种遭遇！

不过，按我刚才说的意义，一旦把我“导入”，人们仍然是在**打扰**我。

即便我认为弗洛伊德在《**纲要**》中提出的模型可以接受——他用它描述印象性道路的开通、钻凿——我也不会因此采用书写的隐喻。

而且，恰恰在这个点上，我认为它不可接受：**书写不是印象**；无论围绕著名的“**神奇写字板**”（Wunderblock）[注15]产生过多少唠叨，都是如此。

> [注15] Sigmund Freud：〈“神奇写字板”札记〉（Notiz über den Wunderblock，1925），载《结果、观念、问题》第二卷（1921—1938），PUF，2001 年。

我之所以利用所谓“**第 52 封信**”，

- 是为了从中读出弗洛伊德当时只能用自己造出的 WZ 一词来陈述的东西：Wahrnehmungszeichen，知觉符号；
- 并指出，在索绪尔尚未重新发掘出**能指**的年代，这是弗洛伊德所能找到的、离能指最近的东西。那个著名能指毕竟不始于索绪尔，因为它可以追溯到斯多葛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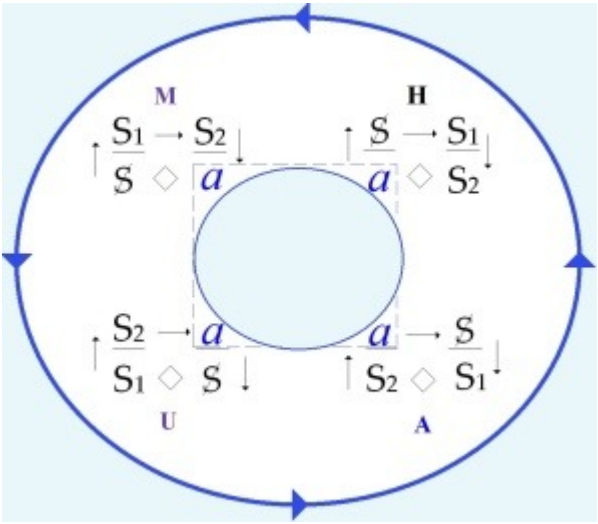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在那里用两个**字母**书写它，而我在别处只用一个字母书写；这丝毫不能证明**字母**是第一性的。

所以，今天我会试着向你们指出我认为产出**字母**的关键：它作为语言的后果而产生，确切说，是作为我所说的这个事实的后果——**语言栖居于说话者**。

我会从一种语言经济中借取特征，来勾勒我认为这样一种变化所推动的东西：“文学”也许正在转向“lituraterre”。［勾勒字母的行程，以及对象(a)坠落造成的冲沟—夺取。］

看到我通过文学证明来推进，不必惊讶，因为这正是同问题本身齐步前进。

也许我们会看到，我所谓的这种文学证明究竟可以是什么。［40 分 37 秒］［从文学中撤去意指，便会凸显字母、它的行程与驱力装置；就像 Edgar Poe 在《被窃的信》中所做的。“证明”（démonstration）：拉康“撤除—展示”（dé-montre）→　从大学话语逆时针转向分析家的话语，以及诸话语循环的方向。］



我总有点站在边缘；这一次，为什么不干脆跳进去？

我刚从一次期待已久的日本之行［1971 年 4 月］归来，因为第一次旅行［1963 年 4 月］时，我已经在那里体验过滨岸。

按照我刚才对 Umwelt 的说法，你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为何拒绝它：它让旅行变得**不可能**；如果你们遵循我的公式，这也就保证了旅行的**实在**。

不过，这还为时过早：它让**出发**变得不可能，除非唱起：**“出发吧，出发吧……”**

而且人们确实经常这样做……

［第一次旅行（1963 年 4 月）时，拉康仍以象征界优先（S.I.R.）为基础展开教导；第二次旅行（1971 年 4 月）时，自第十一研讨班以后，他已转向实在界优先（参见第二十二研讨班：R.S.I.）。由此有两种旅行观：

1. 分析旅行作为旅居异国，在同质空间中跨越边界（Umwelt – Innenwelt）；

但从象征界向实在界出发不可能，实在无法抵达，除非在“歌声”中：“你在那里给我唱什么？”或者“我们熟悉这首老调……”；

1. 分析旅行**朝向**实在这个根本相异的空间，沿着滨岸来到实在的门槛；实在只有通过“闪现”中的感受［身体效应］才得以“显现”。

只有分析家的话语通过节省意指（$S_1 \lozenge S_2$），才造成诸话语的翻转和**字母的旅行**，让驱力装置（享乐）的字面结构得到显现，并使 a 分离、划分为：

- “**原因对象**”：“a letter” → 作为洞的边缘；
- 替代性对象“剩余享乐”，洞的塞子：“litter”。]

我只记下这次旅行的一个时刻；它是我从什么那里采集到的？从一条新航线［巴黎—东京，经北极］。我之所以走这条路，只因为第一次去日本时，它根本不允许通行。

我必须承认，并不是在去程中……

沿着为飞机勾勒这条航线的北极圈……我才从眼前的**西伯利亚平原**中读出什么。

我正在给你们写一篇“**西伯利亚伦理学**”（sibériéthique）小品。［笑声］

假如苏联人的不信任让我……这篇小品就不会诞生……

那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飞机……假如这种不信任让我看见那些赋予西伯利亚价值的工业和军事设施，这篇小品便不会诞生。

不过，这种不信任是一个我们可以称作偶然的（accidentelle）条件；为什么不说是“西方的”（occidentelle）条件呢？其中也放进一点“杀戮”

（occire）。［笑声］南西伯利亚堆积的东西，正悬在我们鼻尖上！[注]

> [注] 拉康让 accidentelle（偶然的）、occidentelle（西方的）与 occire（杀死）连续滑动，把军事堆积同“西方”叠在一起。

［军事性（西方式）杀戮的堆积；相比之下，日本同字母 / 文字的特殊关系（参见下文“音读 / 训读”和书法艺术）似乎把意指降到最低而偏向形式［形式主义］，从而凸显字面结构及其“滨岸条件”。］

这里唯一决定性的条件，恰恰是滨岸条件。

对我这个多少有点耳背的人来说，它只在返程时才发挥作用：日本通过自己的字母／文字，无疑对我造成了恰好稍显过度的刺激［对其“滨岸条件”的享乐］，正好足以让我感受到它。

［阳具功能既不允许抵达大他者，也不允许抵达其享乐（$S_1 \rightarrow S_2$ 不可能），只允许抵达“同一者”，抵达碎裂身体的部分对象（a：口腔、肛门、凝视、声音）→ 杀死大他者 → 替代性对象(α)的堆积，即（西方式）杀戮的堆积。相比之下，日本同字母的特殊关系［参见书法］似乎把意指降到最低、偏向形式［形式主义］，从而凸显字面结构及其“滨岸条件”。］

我说“让我感受到它”，因为要定位、预见它，我当然早已在这里做过准备：我曾稍微向你们谈到日语，谈到真正作用于这门语言的东西——书写。我已经告诉过你们。

为了造成这“稍显过度”的刺激，所谓艺术无疑必须代表某种东西。

这就在如下事实中：**日本绘画通过书法这种确切形式，展示自己同字母／文字的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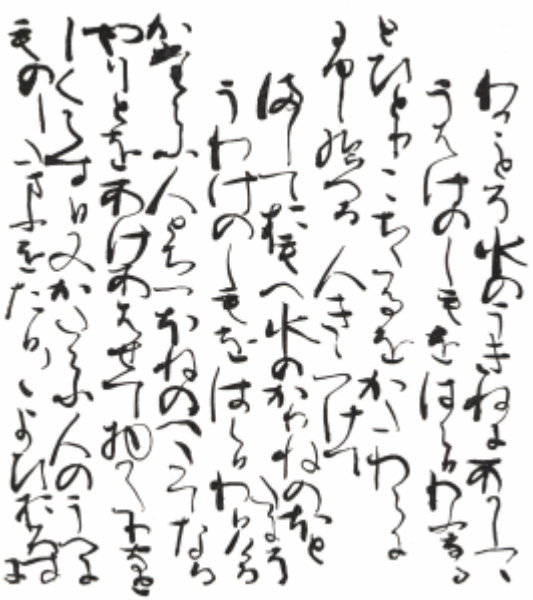
那些悬挂着的东西让我着迷……

掛物，kakemono，就是这样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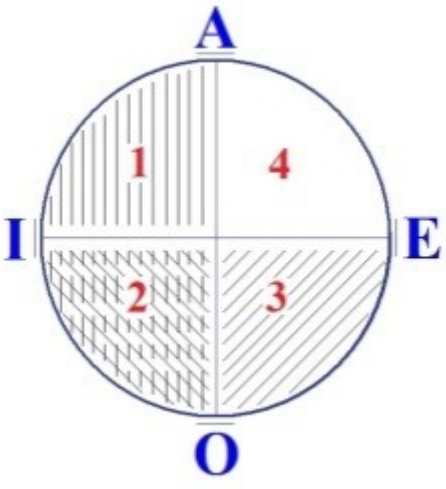
……那边每座博物馆墙上都挂着这些东西，上面写有源自汉字的字符。我懂一点点，极少；但正因为略懂一点，才足以衡量：在草书中，原本的字形被省略了多少。在那里，手的**独特性**［→ 字母］压倒**普遍形式**，也就是我所教给你们的、只凭**能指**才有价值的东西。

［字形［汉字］的普遍性以独特手写的方式被占用，就像语言的能指写在身体上一样：“lalangue”。］



草书：“草体”。

你们还记得：所有线条总是竖直的；如果根本没有线条，这句话仍然为真。



所以，在草书中我认不出那个字，因为我是新手。

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所谓的“独特性”也可以支撑一种更稳定的形式。

重要的是，它在形式上添加了什么。

它是一个维度；或者按我教给你们的玩法，是一个“de-mansion”——某种东西居住的地方。大概在倒数第三次以前的某次研讨班里，我已向你们引入它；为了好玩，我把这个词写成“至多一个”（papludun）[S_1]。

这是一个“被说出的居所之维”（dit-mansion）；你们知道，它使我能够……

我不再重讲这一切：Peano 的那套数学小游戏等等，以及 Frege 为了把所谓“自然数”序列约简为逻辑而必须采取的办法……我把主体建立在这个维度中。今天，既然我在做文学，而且心情愉快，我还会把它叫作——你们会认出来，最近我曾写成这个形式——“多一个”（Hun-en-peluce）。［笑声］[注]

> [注] Hun-en-peluce 是对 un en plus（多一个）的戏仿拼写；译文保留法文，以承接下一讲的写法。

这很有用，不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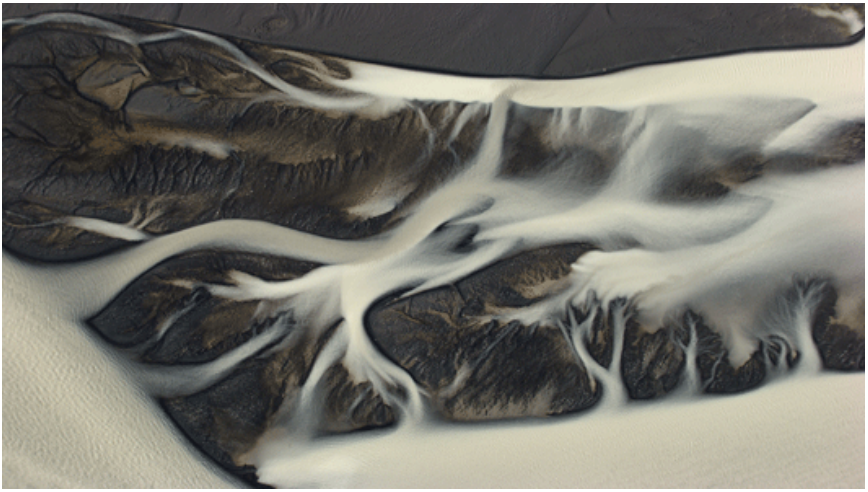
它来到我所谓大写 A 的非物（Achose）的位置［Achose：大他者的大写 A 加否定性的 a- → 享乐的荒漠］，并用小写对象(a)把这个位置堵住；也许对象(a)能够像我标示的那样，被约简为一个字母，并非偶然。

相关知识卡 L’achose：在自身位置上缺席的“物”

在书法层面，正是这个字母成为一场赌局的赌注——什么样的赌局？一场用墨和笔赢下的赌局。

就是这样，它不可抗拒地向我显现……

有一个必须记住的条件：它从云层之间向我显现……流淌 / 冲刷［坠落之物：$a\downarrow$］是唯一显现的痕迹。它不仅标出所谓“西伯利亚平原”在这一纬度上的起伏，更直接在其上运作；那是一片真正荒凉的平原——按字面说——没有任何植被，只有反光：水流的反光把一切不闪耀的东西都推入阴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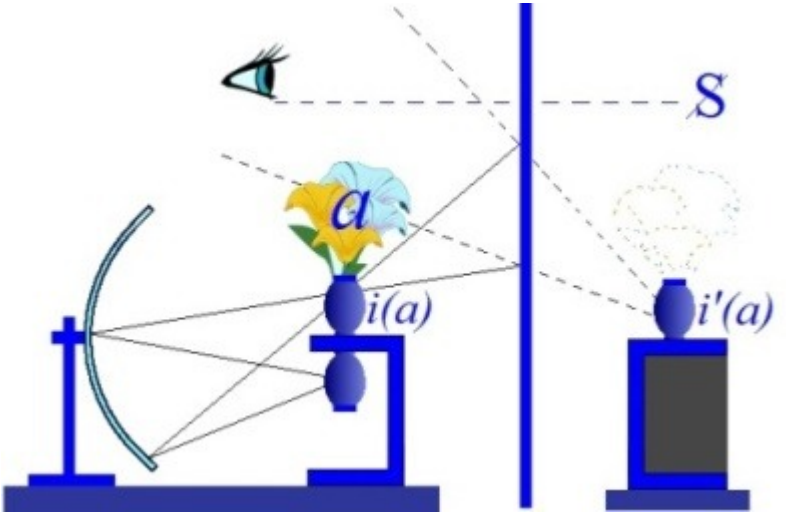


这个“流淌”是什么?

它是一束“花束”。 [参见 Mallarmé：“所有花束中缺席的那一朵。”]

它由我在别处区分的最初笔画[S_1]与抹除它的东西[$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 a \downarrow$：主体的 Spaltung；$a \Diamond \not S$]合成一束“花束”[注16]。

> [注16] 参见 Henri Bouasse 所作“倒置花束”实验；拉康在 1954—1955 年研讨班中把它改作“倒置花瓶”实验。



［Henri Bouasse 的“倒置花束”实验[注17]被拉康改造成“倒置花瓶”实验：球面镜生成隐藏花瓶的实像 $i(a)$；它看似“盛着”花朵，又在平面镜［大他者］中反射为 $i'(a)$，从而可被处于花朵［视野外的对象(a)］上方的人看见。

> [注17] Henri Bouasse：《所谓几何光学与光度学》，巴黎，Delagrave，1934 年，第 87 页。

对象 a 在性质上“不可镜映”，不能被铭写在大他者的位置；那里只反射虚像 $i'(a)$，所以 a 被抹除。这张“光学图式”展示一个被划杠的主体 $\not S$，它同 a 根本切断：$\not S \lozenge a$，只能以幻想及填充 $i'(a)$ 的替代性对象为支撑。］

我当时说过，但人们总忘掉事情的一部分。我围绕一元特征说过：**主体由笔画的抹除**［或其删划］**得到标示**。

所以，必须在两个时刻中作出标记，才能区分其中何者是删划：litura⋯ lituraterre。

相关知识卡 Lituraterre：字母作为知识与享乐之间的滨岸

- **不删去任何先在痕迹的删划：正是它使滨岸成陆。**[注]

> [注] Rature d'aucune trace qui soit d'avant 在米勒整理本、ALI 转录本和《文字域》的书面定稿中一致。它不是"删去任何先在痕迹"，而是说这道删划并不以一条已经在先的痕迹为对象；删划本身才使痕迹出现。fait terre 又同 faire taire（使沉默）及 faire père（造出父亲）形成声音回响；底本还把它连到"排出水"与 $a\downarrow$。正文只保留可承载论证的"使滨岸成陆"。

相关知识卡 Lituraterre：字母作为知识与享乐之间的滨岸

- **纯粹 litura：这就是字面之物。**

[Larousse 版文本：流淌是最初笔画[S_1]与抹除它的东西［语言的大他者：$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 a\downarrow$；"镜像阶段"图式中的平面镜］的花束。

［参见《晕说》："这个器官转入能指[$S_1 - S_2$]以后，挖出一个位置[$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 a\downarrow$：→ 假象]，说话者由此受到性关系不存在的效应⋯⋯"

我已经说过：主体由两者的结合［花束］形成，但因为其中标记着两个时刻［第一：S_1；第二：$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 a \downarrow \Diamond \not S$］。因此，必须在其中区分删划：

- **不删去任何先在痕迹的删划，正是它使滨岸成陆。**[注]

> [注]　同一命题在这里再次出现。底本另以编者方括号补入“只有语言、只有‘海滩’，才有‘世界’”这一解释；译文将它移入本注，以免同拉康正文混在一起。

- **纯粹 litura［删划］就是字面之物**［字母作为“残余”、洞的边缘 → “a letter, a litter”］。］

生产这个删划，就是再生产这没有配偶的一半，主体赖以存续的这一半。

相关知识卡 Lituraterre：字母作为知识与享乐之间的滨岸

那些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的人——不过这种人想必越来越少——应该记得，我有一天讲过半只鸡的冒险。[注18]

> [注18] 参见 1969—1970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反面》，1970 年 1 月 21 日课。

单独生产最终的删划，这就是书法的壮举。

［书法通过纯粹形式触及每个“一”的独特实在，从而把字母生产为“洞”、生产为坠落之物的残余；生产无图像之物的图像是一项壮举，也抵达艺术。］

你们尽管可以试试，试着单纯地做出……

我不会做……因为我会失败，首先因为没有毛笔……试着画出这条从左向右写的横线，用一笔把一元之“1”写成字。

老实说，你们要花很久才能找到：它从怎样的**删划**发动，又在怎样的悬置中收笔。因此，你们写出来的东西会惨不忍睹；对一个**“西方受创者”**（occidenté）而言，毫无希望。［笑声］

这需要另一种行进节奏；只有从一切划伤你们的东西中脱离，才能掌握它。

［书写通过动作调动身体；对“西方受创者”而言，这个想象身体带着一元笔画被抹除的印记［参见上文：“主体由笔画的抹除［或删划］得到标示”］→ 源自能指。需要“另一种行进节奏”［参见铁轨、铁路时刻表等］：动作依托字母，而非索绪尔式能指—所指。因为字母同自身相同［能指则建立在差异上］，主体得以从“一切划伤自己的东西”中脱离；字母属于**同一者**的空间，而非能指之大他者的空间。］

在中心[S_1 作为能指，使整套话语围绕中心组织]**与缺席**[S_1 作为字母 → 没有意义，却有“洞”的方向：ab-sens]**之间，在知识与享乐之间，有一片滨岸；只有当你们随时都能以同一种方式转过这个弯，滨岸才转向字面之物**。

只有凭这一点，你们才能把自己维持为**支撑它的行动者**。［即在分析家的话语中处于对象(a)位置的分析家。］

我从水流中看到的东西，由**删划**占据主导［坠落的对象(a) ↓ → 冲沟—删划］；它从云层**之间**产生，并由此同自己的源头结合。［重新与源头合一：海 → 云 → 雨 → 水道 → 海 → 云等水循环；对象(a)的冲蚀标

出流向洞、流向失落之物起源的方向。分析使人能够展示并“构造”一条“冲沟”之路、一条“沟槽”、一条“轨道”。]

正是 Aristophanes 的《云》向我呼喊，要我从那里找到能指之所是，即最卓越的假象：如果从能指的断裂[$S_1 \rightarrow S_2$]中降下雨来[$a \downarrow$]，那就是悬浮在其中的物质沉淀所造成的效应。

必须告诉你们，我刚才说同书法交织得如此之好的日本绘画，满是这种东西；那里从来不缺云。

从我当时所在的位置，我才真正明白这些云的功能：那些金云按字面堵住、遮蔽了场景的一整部分［参见上文“把一切不闪耀的东西推入阴影”；另参《晕说》：“人们说这一事实，始终被遗忘在所听见的、被说出的东西背后。”］；这些场景位于一些以另一方向展开的东西上……

它们叫作卷物，makimono［makimono 横向展开，kakemono 纵向展开］……金云安排着一幕幕小场景的分布。



这些人既然会画画，为什么、怎么会感到必须在画面中交织这些云团？如果不是因为，恰恰是云引入了**能指**维度。

造成删划的字母［书写、刻出的痕迹］在其中区别出来，因为它是假象的断裂[$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 a \downarrow$]，溶解了原本构成形态、现象、气象之物［μετέωρος：“升起之物”；参见《云》第 264 行左右］。我已经告诉过你们：科学［癔症者的话语］起初以最可感的方式作用于可感知的形式。

相关知识卡 Lituraterre：字母作为知识与享乐之间的滨岸

但与此同时，它也必须驱逐那个会从断裂中造成享乐的东西[a]［$S_2 \Diamond a$：科学话语［癔症者的话语］］；也就是消散享乐所支撑的“假设”……

请允许我这样说……这个享乐假设归根结底制造了世界。因为所谓“世界”观念，正是认为世界由驱力造成，以至连空无也据此形成图形[$S_2 \Diamond a$]。［参见“生命”文本：没有驱力生命，世界便是空的；堵住洞，也是在描画洞。］

好吧，当假象断裂时被唤起的享乐，就是那个“在实在界中”……

这是重要之点……“在实在界中”呈现为冲沟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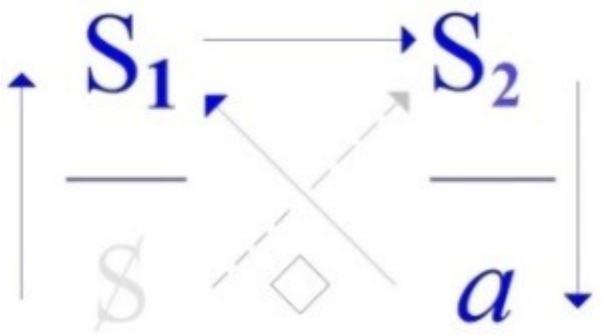
这便向你们界定了，为什么可以说：书写是“在实在界中”对所指的冲蚀；也就是从假象降下的雨（ɑ plu），因为正是它构成所指。

相关知识卡 Lituraterre：字母作为知识与享乐之间的滨岸

［在每套话语中，假象的断裂都会生产一种无力重新接合真理的剩余享乐［→ 书写 → 对所指—症状的冲蚀］。］

书写［从假象坠落之物的痕迹］**不是能指的摹本**。［书写作为冲沟，让独特所指显现并发出指示：$a\downarrow$，冲蚀—攫取，即语言在身体上的效应。痕迹不是普遍能指的“摹本”：字母写下的是不同于能指“普遍”形式的**另一种东西**。］

相关知识卡 Lituraterre：字母作为知识与享乐之间的滨岸



它只有通过**取得名字**才回升到能指[$a \rightarrow S_1$]［$a \rightarrow S_1$：它在那里取得一个“名字”；下次出现时，它将因已被索引、被命名而被认作主体的真正［享乐］之名］；这恰好同能指库为一切事物命名的方式相同——在能指库先把它们**计数**以后。［一元特征的计数：S_1、$(S_1 + S_1)$、$(S_1 + S_1 + S_1)$、$(S_1 + S_1 + S_1 + S_1)$……直至无穷 $\rightarrow \aleph_0$。］

当然，我不能确定自己的话语被听懂；我还是必须用一组对立给它钉上标签：

- **书写、字母在实在界中；**
- **能指在象征界中。**

这样，它就可以成为你们反复哼唱的老调……

我来到飞机上稍晚的一个时刻；我们就这样稍微向前走。我说过，那是在返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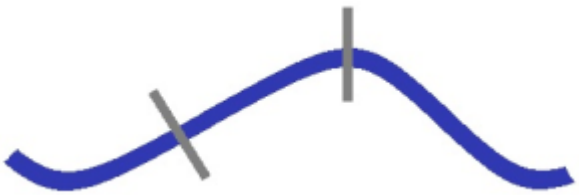
真正惊人的是看到它们显现出来。

还能看到其他一些沿等压线［更确切说，沿等高线］维持的痕迹。

那些痕迹显然属于填筑物的秩序；粗略地按等压线理解，它们就同那些标示所谓地势**“最高坡度”**的曲线成法线［垂直］。

［→　桥梁等对水道造成的删划：参见下文“米拉波桥”以及　Horus Apollo 的“耳桥”。］

高



→ 低（沿“地势最高坡度”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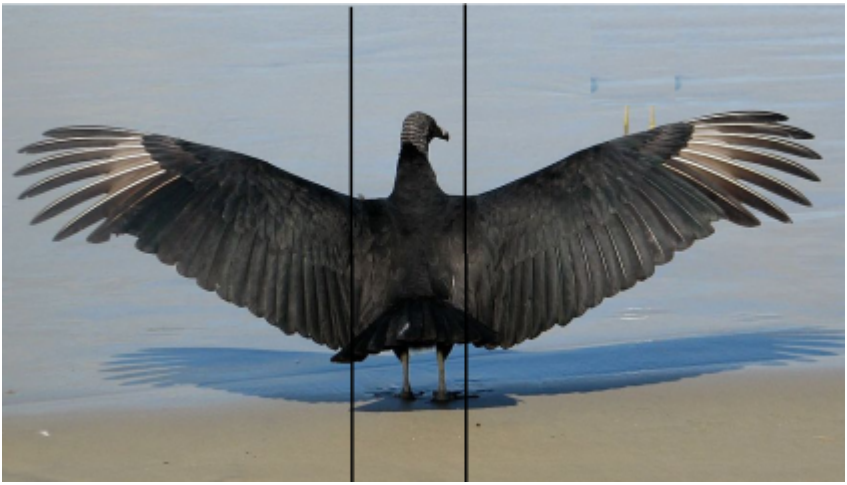
从我所在的高度，这一点非常清楚。我早已在大阪看到高速公路仿佛从天而降；它们只能从那里落下，才会这样一层叠一层。



有一种日本建筑，最新式的，却非常懂得重新找到古老形式。

日本建筑在本质上就是鸟翼的一次拍动。





［→ 从一元笔画［能指起源］：——，到对这道一元笔画的删划：一笔斜线划掉能指



［→ 主体真正姓名之签名的最小形式］；解释所产生的享乐［身体效应］涌现："不过，只有解释之言降雨其中，人才能从中享乐。"它作为一个毫无意义能指的"方向"，同时是：

- 方向之义 ☞ 指向"物"；
- 感官被唤醒而产生身体效应，即 lalangue 的共振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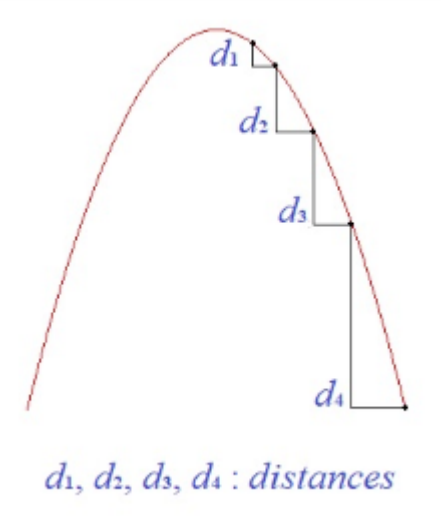
这帮助我理解：若没有云，没有人会看见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

一条道路是怎样形成的？

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东西沿直线行进：人不会，变形虫不会，苍蝇、树枝以及任何东西都不会。按最新消息，就连光线也不沿直线，它完全受制于宇宙的曲率。

然而，直线确实在其中铭写了某种东西。

它铭写距离；但距离——参见牛顿定律——绝不是别的，只是一种我们可以称作“瀑落式”动力学的有效因素；这套动力学使一切坠落之物都沿抛物线运行［参见“它坠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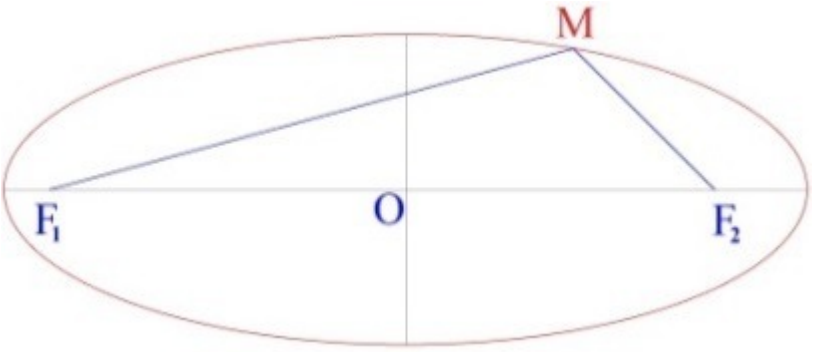
所以，只有书写才有直线，只有从天空出发才有测量。但是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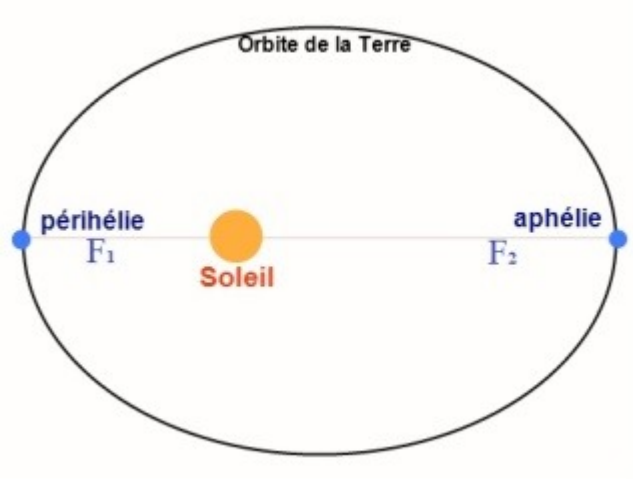
直线与天空测量本身为了支撑直线……都是只栖居于语言的人工制品。

毕竟不应忘记：**我们的科学只有凭小写字母与组合图表的流淌才有效。**

［第二十研讨班，Staferla 第 52 页：“颠覆……就是用‘它坠落’取代‘它旋转’……”

“‘它坠向’的点，是椭圆中所谓焦点[F_1]的一个点；在对称点[F_2]上，什么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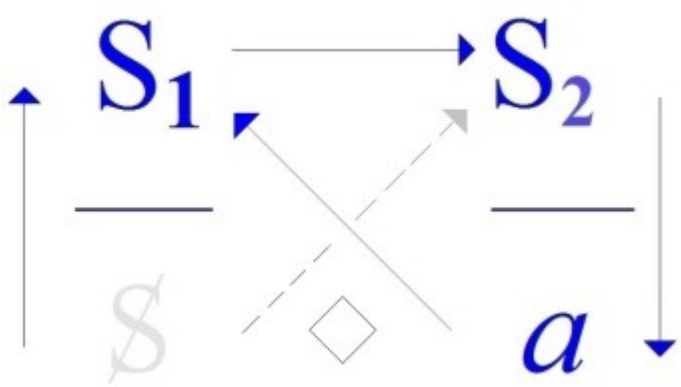




→ 借一个字母——这里是一场字母游戏——凸显实在：一个“天体”的吸引效应［“它坠落”］及由此诱发的永续“椭圆”运动；

可同假象之云的“它坠落”“它落下”并置：$a\downarrow$ 沿抛物线落下，再回升到能指处“取得名字”；

重复并回到同一个位置：吸引力提供释放冲力，随后能量衰减，返回那个［阳具式］“重新推动”的引力焦点：



$(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 a) \rightarrow (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 a) \rightarrow (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 a)$……如同“永动”→ 必然者［“不停地被写”］。］

“米拉波桥下……”［桥在塞纳河 / 场景上造成“删划”］

当然，也像我的一本杂志[注19]之桥下；

我曾把从 Horus Apollo 那里借来的“耳桥”放在那里作标志……**米拉波桥下，原初的塞纳河流淌……**

> [注19]《精神分析》杂志，PUF，1956 年第 1 期至 1964 年第 8 期。




La Psychanalyse
2
Mélanges cliniqu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重读弗洛伊德时别忘了，这是这样一幕场景：

- 罗马数字五点钟的 V 可以在那里拍打［V 按字母读音发声；参见下文“音读”］——这见于《狼人》；

- 而且只有当解释之雨降下时，人才会从中享乐。

症状建立了我们的政治由之得到证明的秩序［幻想的象征—想象秩序：$a \lozenge \not S$，排除实在］……

这就是政治已经迈出的步伐……另一方面，它意味着从这套秩序表达出的一切都可以接受解释。［分析家的话语阐明幻想；它从主人的话语之止点 $a \lozenge \not S$ 出发：$a \rightarrow \not S$，其中 a 表征能指链的享乐熵。］

所以，人们把精神分析置于政治之首，完全有道理。

［主人的话语是政治性的，它最终建立幻想：$a \lozenge \not S$；分析家的话语则阐明它：$a \rightarrow \not S$。］

如果精神分析变得更加知情，这对**政治**及其一切作为而言，也许不会让人高枕无忧。

要把我们的希望放到**别处**，也许只需……

我的文学家们正这样做——如果我能让他们成为同伴……也许只需让我们从书写中取得不同于**讲坛**［政治］或**法庭**［社会秩序］的用途［即依托意义之外的字母，而非能指及其意义］，让**别的言说**在那里演出，并让我们自己为此缴纳贡赋。［不同于主人的话语造成的对象

(a)熵。参见 Mallarmé：“赋予部落词语更纯粹的意义”（《埃德加·坡墓》）：

- 从词义：解释作为语言的无意识；
- 到方向之“义”：☞“享乐在这边”→ 到解释作为实在的无意识所生产、指明并显示—证明的身体效应之“感受”。]

我说过，而且从未忘记：“**元语言并不存在。**”一切逻辑从“**对象语言**”出发——直到今天仍必然如此——都会因此被扭曲。

所以没有元语言；但**由语言制造的书写之物**也许可以成为一种有力材料，使我们的言谈在其中发生改变。

[从主人的话语强加的社会秩序之能指链的熵性享乐［伴随损失：生产“剩余享乐”］，到“字母”无损失的“滨岸”享乐：“能量守恒”［参见下文“书写效应仍附着于书写”］→ 围绕主人的话语展开的“政治……并不让人高枕无忧”。]

对于当前正变得尖锐的问题，我看不到别的希望：是否可能从**滨岸**出发，构成这样一套话语，其特征是……

正如我今年提出的问题……它不从**假象**发出？

[1977 年 3 月 8 日研讨班《不知道的一所知……》课末，拉康说得更明确：“……归根结底，S_1 只是知识的开端。但一种满足于总是开端的知识——像人们说的——抵达不了任何东西。”

“知识的开端”：S_1 是分析家的话语之“产物”，但 S_2 不可抵达：$S_1 \lozenge S_2$。“抵达不了任何东西”：S_2——lalangue 的实在——仍不可抵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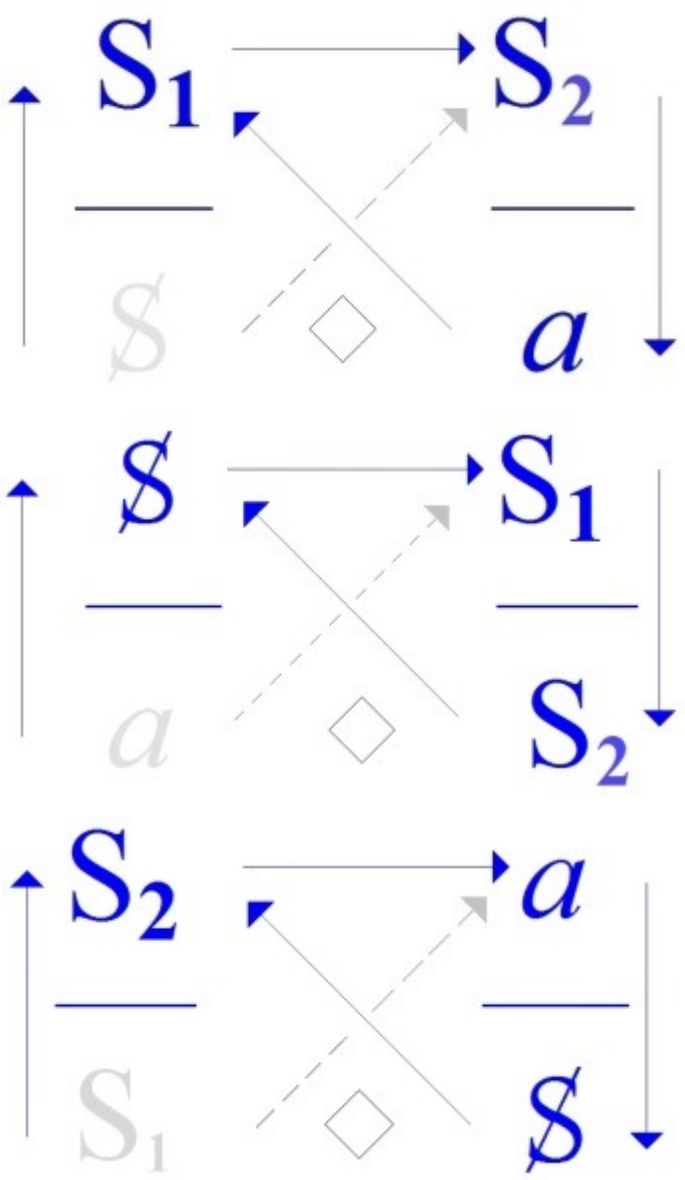
他在下一次 1977 年 3 月 15 日课中重新说：“……这个 S_1 看似许诺一个 S_2。”但它只是在许诺这个 $S_2 \rightarrow$ lalangue 的享乐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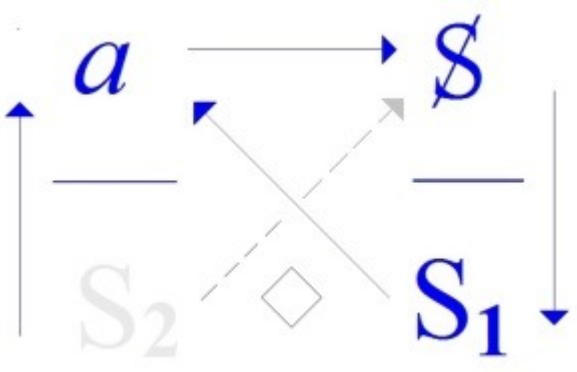
显然，这个问题只有所谓“先锋文学”才会提出；先锋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滨岸事实，因此不由假象支撑。可它也没有证明任何东西，除非展示那道只有话语才能生产的断裂［洞］。

［“断裂”“裂缝”“洞”：每套话语所生产的东西都无法重新找到它所瞄准的对象，其中存在损失［熵］→“不是这个”：

- 癔症者的话语：$\not{S} \rightarrow S_1 \rightarrow S_2 \underline{\ (\lozenge a)}$；
- 主人的话语：$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 a \underline{\ (\lozenge \not{S})}$；
- 大学话语：$S_2 \rightarrow a \rightarrow \not{S} \underline{\ (\lozenge S_1)}$；
- 分析家的话语：$a \rightarrow \not{S} \rightarrow S_1 \underline{\ (\lozenge S_2)}$。]

我说“生产”“以生产效应推到前台”；这就是我去年那些四足结构的图式。


S1
S2
S
a
S
S1
a
S2
S2
a
S1
S



主人的话语　癔症者的话语　大学话语　分析家的话语

文学在自身雄心中似乎声称要做到的……

也就是我用**“lituraterrir”**钉住的东西［littérature = litter + rature；litura + atterrir：对象 *a* 降雨 → “秽物”；参见上文 Joyce 的“a letter, a litter”］……就是按照一种它称作**“科学的”**运动来组织自身。

事实上，**书写在科学中创造了奇迹**［通过排除对象(a)］；一切迹象都表明，这场奇迹远未枯竭。

然而，物理科学发现自己——也将发现自己——因**污染**而重新被带回对事实中的**症状**的考察……

有些科学家对此很敏感……因为人们不加任何进一步批判，便把地球上的东西称作**“环境”**，并以其污染作为症状。

这就是 Uexküll 的 Umwelt 观念，不过被行为主义化了，也就是变得彻底痴呆。

［癔症者［科学］话语：$S_2 \lozenge a$ → 真理［a］因遭排除而作为症状返回：替代性对象的垃圾［litter］堆积 → 污染。］

为了让我自己在这里“lituraterrir”，我要指出：我说“冲沟”时虽然用了图像，却没有使用任何隐喻：**书写就是这道冲沟**。

我在那里写下的东西已经包含在内。

当我谈**享乐**时，我有充分理由援引自己积聚起来的听众；当然也同样援引**我为此放弃的东西**：你们蜂拥而来，可真占满了我的时间！

“**冲沟**”，我已经为它做好准备。

我现在重新接上这一点：**日语中包含一种书写效应**。

- 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一种可以把 lituraterrir 做成例证的资源**；
- 重要的是，**书写效应始终附着于书写**。

承载书写效应的是一种**专门文字**；它之所以专门，是因为在日语中可以用两种不同读音来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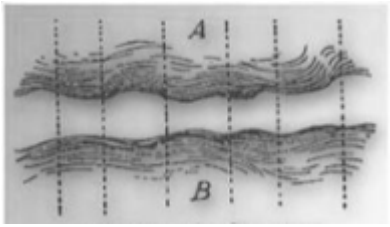
- 以音読み（on-yomi，音读）……

我不是在这里向你们撒障眼粉；

我会尽量少说日语……on-yomi，这就是它的名称，**也就是这个字的字面读音；作为字符，它按自身得到明确发音**。［逐字 / 按字母的语音阅读；字符作为音节的“音乐”→ 意义之外。］

- 以訓読み（kun-yomi，训读）……kun-yomi：按照这个字**所意指的东西**在日语中的说法来读。［把字符作为带有所指的能指来读。］

不过，你们当然会误入歧途：会以这个字是**字母／文字**为借口，以为我正在说，在日语中**“能指的残骸沿所指之河漂流”**。



［“能指 / 所指”=“索绪尔符号”。］

在这里支撑能指的是**字母**，而不是［索绪尔式：能指 + 所指的］符号[$S_1 - a$：对象　a　不坠落，字母不被压抑]；但它同任何别的东西一样，遵循**隐喻法则**。近来我已提醒你们，这条法则构成语言的本质。

语言总是从自身所在处的**别处**——也就是从**话语**——把某种东西捕入能指之网，因此连**书写本身**也被捕入。

只是，书写从那里被提升为同一切事物一样本质的**指涉物**功能；**这正是改变主体地位的东西**：主体由此依托一片**布满字母星座的天空**……

而不只依托一元**特征**[$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 a \downarrow$　等]……来形成自己的根本认同。

好吧，恰恰因为支撑太多：支撑太多，同没有支撑是一回事。

所以，主体转而依托**别处**：依托“**你**”。

在日语中，哪怕最微小的陈述，要说随便什么东西，也会出现各种语法形式；根据我怎样把对方牵涉进“**你**”，会有或多或少礼貌的说法……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会“**把他牵涉进去**”；但我不是日本人，所以不会这样做。

你们当然可以像所有人一样学习：学会以后，你们会看到陈述会因礼貌程度而变化；这样你们便学到了某种东西。

你们会学到：在日语中，**真理恰恰通过加入礼貌法则，强化我在其中指出的虚构结构**。

［汉字［音读］的“字面—滨岸”形式结构不指涉任何意指，而指涉一种把自身形式传递给字面之物的滨岸实在；这让主体能够奠基在不同于一元特征的东西上，并使“真理在一种意义之外的形式主义中强化其虚构结构”。］

格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似乎带来一个结果：没有任何被压抑之物需要防御，**因为被压抑之物本身在对字母的指涉中找到了容身之处**。［字母没有意指，因此不召唤任何压抑运动。］

换句话说，**主体同各处一样被语言分裂**：

- 它的一个**语域**可以满足于对书写的指涉［“音读”的无语义字面形式主义］；
- 另一个语域则满足于言说的运用［“训读”的语义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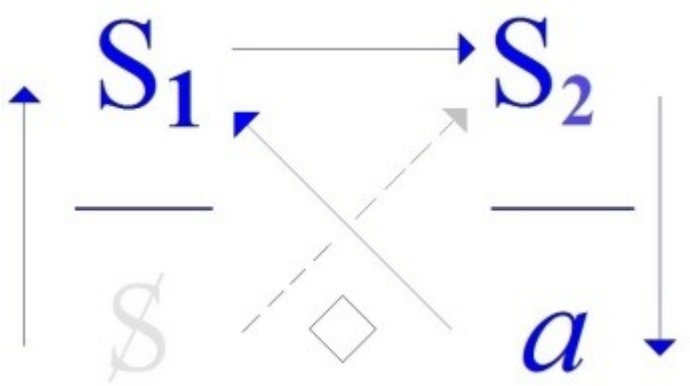
无疑正是这一点，让我亲爱的朋友 Roland Barthes 产生一种醉人的感觉：日本主体凭借所有那些良好礼节，并没有包裹任何东西。至少，他在一部我向你们推荐的、极为轰动的作品中这样说；他把书名定为《**符号帝国**》。

书名经常不恰当地使用术语；人们为了出版商而这样做。

他显然想说的是“**假象帝国**”；只需阅读文本，就能看出来。

有人告诉我，普通日本人并不喜欢这本书；至少我在当地听到的是这样。

而且，无论 Roland Barthes 的书写多么出色，我仍要以今天所说的东西同它对置：**没有什么比书写挖出的空无更不同于假象**。首先因为假象是我的第一只**小杯**[S_1]，随时准备接纳**享乐**[a]，或者至少通过自己的人工机制召唤它［“表征”的人工机制：“能指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等］。



按我们的习惯，像这样的主体本身最不传达任何东西，因为归根结底，它什么也不隐藏。

它只需“操纵”你们［参见文乐木偶］；我向你们保证，它绝不会少做。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享受，因为归根结底我就喜欢这样：你们是仪式中的一个要素；主体恰恰由它能够分解自身而组合起来。



文楽座，**文乐**……

你们中有些人也许在它来巴黎时看过……**文乐**……

我在日本又去看了一次；第一次旅行时已经看过……好吧，**文乐**的动力就在这里：对那些其习俗本身由这套结构赋予的人，它展示了最普通的结构。

你们知道，木偶旁边操纵它的人完全不加遮掩，清清楚楚地显露在外；同样……

就像在**文乐**中……日本对话里说出的一切，也完全可以由一位说书人朗读。

这想必让 Barthes 松了一口气……

日本是一个最自然地让人依靠……的地方……

我自己这样做过，短暂实践过……依靠一位女口译——当然也可以是男口译。人可以完全自在地为自己配上一位口译；这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释。

你们想想，我该有多轻松！［笑声］

日语就是对语言事实的永恒翻译。

我喜欢的是——我就以此结束——自己在那里拥有的唯一一次交流……

欧洲人当然除外；我懂得怎样按照我们文化上的误解同他们相处……好吧，我同一位日本人拥有的唯一交流，也是在那里和别处唯一可能成为“交流”的一种，因为它不是对话：那就是科学交流。

我拜访了一位杰出生物学家；出于日本礼貌规则，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礼貌促使他向我证明自己的工作；当然，是在完成这种事情的地方：黑板上。

由于缺乏相关信息，我什么也没看懂；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写下的东西、他的公式完全有效……

就像我的公式在它们所在之处一样……对那些我的后代将借以成为主体的分子有效，而我从来无需知道自己怎样把它们传下去；正是这一点使我被归入生物之列显得可信。

一种书写的苦修……

丝毫不会夺走我们可以从文学批评中获得的益处。

……在我看来……

为了以某种连贯之物闭合圆环，也根据我已经提出的东西……在我看来，这种苦修只有接合那个不可能的“这是写好的”才能通过；也许有朝一日，性关系会由此建立。

第8课 · 1971年5月19日

如果我开门见山地说出今天要对你们讲的东西，大致可以这样表述：在我们从某一种话语出发所探究的东西中……

眼下就是我的话语——我的话语，就其为分析家的话语而言……可以说，它规定了一些功能；换句话说，功能只从某一种话语出发才得到规定。

那么，在这个“由某一种话语所规定的功能”的层面上，我可以确立如下等价：“书写就是享乐。”

当然，这句话只有放在“功能由一种话语所规定”这一最初的衔接内部，才安置得进去。可以说，在这些功能内部，书写与享乐恰好占据同一个位置。

这样突兀地把它说出来，是为什么？嗯，是为了让你们检验它。

的确，它总会把你们带到某个地方，甚至最好是带到某种确切的东西那里。

当然，这并不免除我经由适当路径把你们引入其中的责任，也就是说，

- 不是那些从我对你们说话的位置来看、足以向我本人证明它的路径，
- 而是那些能使它得到说明的路径。

我姑且假定——其实未必能这样假定——我在这里始终是对分析家讲话。况且，正是这一点使我的话语不容易被跟上：确切地说，在分析家的话语这一层面上，有某种东西阻碍着某一类铭写。

然而，这种铭写正是我留下的东西，是我提出的东西，也是我希望能够传递下去的东西；它将从某一点传递出去，而分析话语若可以这样说，将由此获得新的推动。

因此，问题在于让人切实感到：一封信 / 一个字母的传递，如何同任何话语组织中某种本质而根本的东西发生关系，也就是同享乐发生关系。

当然，为此我每次都得先让你们进入这件事的调子。

除了重提我赖以出发的那个基本例子，还能怎样做呢？也就是说，我的《文集》开篇，明确研究的正是作为此物本身的信件……

是作为何物？正如我说过的，就其具有女性化效应而言……我的《文集》正是由此开篇。

总之，我上次又强调过，这封信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发挥作用：没有人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参见症状］，而且直到故事结束，也不会有人知道。

它极具示范性，示范性就在于：当然，只有呆子才会……

而且我想，就连那个呆子也没有想到……把这封信看成某种如此粗略、如此粗鄙的东西，仿佛它会为通常所谓的性关系提供证据。

尽管这封信出自一个男人之手，而且正如故事所说、也特意强调的，是出自一位大人物之手，写给一位王后，显然也并不是这一点构成了戏剧；在宫廷的体制中，这封信……

如果我可以这样说，也就是在一种建立于——这是我们能给宫廷下的最好定义——享乐分配之上的体制中……在这种分配里，宫廷的体面做法，是把严格意义上所谓的性关系置于它应有的位置，也就是显然最低的位置。

没有人会把一位贵妇以此名义从一个仆役那里获得的服务，当成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事。

至于王后，当然恰恰因为她是王后，事情就必须带上另一种重音。

但首先，根据经验可以确定：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如果我可以说，是“有门第”的人——不会因为妻子的私情而感到受辱，只要这段关系合乎体面，也就是遵守了形式。

唯一可能引起异议的，当然是私生子被引入血统；不过归根结底，就连这也可能有助于使血脉年轻化。

由此显然可以看到……

在一个即便没有于当代社会中特别呈现在你们面前、却仍然为推论社会关系提供了示范性和根本性框架的秩序里……可以看到，总之，没有什么比一种建立在人工安排之上的秩序，更能使那个表面上恰好应当在实在界中显得不可还原的因素显现出来，也就是需要的功能。

我曾告诉你们，在这样一种秩序中，一个主体——无论地位多高——保留那份不可还原的享乐，保留那份最低限度、用弗洛伊德的明说来讲就是无法被升华的部分，是完全各得其所的。只有建立在人工制品之上的秩序——我特别说的是宫廷……

宫廷不仅把贵族这一人工制品再加倍，还添上第二重人工制品，即对享乐作有序的分配……只有在那里，需要才可能体面地找到自己的位置；这里被明确规定为需要的，就是性需要。

只不过，一方面看似规定了自然的东西——也就是从性关系的某种生物学理论化视角来看，似乎可以由一种需要出发，导向其应有结果，即繁殖——却让我们看到：人工安排若在一边满足了某种初级理论化，在另一边就显然给如下情形留下了位置，即这里的繁殖同样可能并不是——我加上引号——“合法的”繁殖。

我们当然可以承认，这一需要、性关系中这个不可还原之物始终存在，弗洛伊德也这样断言。

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它没有被明确地……它就不可度量，

而它只能在人工制品中做到这一点……也就是在同大写他者之关系这一人工制品中。

它不可度量；而正是这一不确定因素，为某种根本之物留下了印记：性关系恰恰不能被铭写，不能被奠立为一种关系。

我的《文集》以那封信开篇，恰恰由此标明了它是什么，也表明了弗洛伊德本人所展开的一切：如果它服务于某种属于性的秩序之物，那

么它所服务的当然不是一种性关系，而是一种——可以说——带有性别规定的关系。

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

这正是弗洛伊德所证明、也是他决定性地带来的东西……经由无意识，我们隐约看到，一切属于语言的东西，

- 都同性有关，
- 都与性处于某种特定关系中；但确切地说，性关系却无法……

至少到目前为止……以任何方式铭写在语言中。

所谓弗洛伊德学说对……所作的性化，

对那些可以称为主体性的功能——但前提是把它们恰当地安置在语言秩序中——所作的所谓性化，其要点正在于：语言原本应当产生的结果，即让性关系以某种方式铭写在语言中，却恰恰在事实中显示出它的失败：它不可铭写。

你们在这里已经看到那个偏离效应、分裂效应开始运作；我们一贯都同它打交道，也正因此，你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受训以适应它。比如我会说：性关系恰恰在某种东西未能成功、未能让它得以……的限度内，

是未能在语言中被“陈述”吗？但我恰恰没有说“陈述”，我说的是“可铭写”……所谓可铭写，是说为了让一种功能存在，必须能够从语言中产生“某种东西”，而这“某种东西”正是该功能本身的书写；我已经不止一

次以最简单的方式为你们把它符号化，也就是：F 同 x 处于某种关系中：$F_{\rightarrow}x$。

因此，当我们说语言是那种不能说明性关系的“某种东西”时，它在哪一点上不能说明？就在于：语言固然能够对一种铭写加以评注，却不能使这一铭写成为……

因为事情正由此构成……我所定义的某种东西的有效铭写，也就是一种可能成为性关系的铭写；它会把两个极、两个项联系起来，这两个项分别叫作男人与女人，而男人与女人分别由男性与女性这两个性别加以规定——在谁那里，在什么东西那里？在一个说话的存在那里。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栖居于语言、并从中取得言说这一用法的存在。

正因为如此，在这里把信提到前台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严格说来，它处在女人与成文法之间的某种关系中，处在事情所在的语境里，也就是说，王后凭她的头衔，乃是与国王结合的女人之形象。

在这里，某种东西以不恰当的方式被符号化，并典型地围绕着那种作为性关系的关系而展开……

而恰恰是，它只能在虚构的存在中获得化身，这一点并非徒然……正因此，一封信寄给她这一事实，才取得我在解读自己、复述自己原先说法时所指出的价值：“这个符号……”

> “这个符号”——这里所指的是那封信——“确实是女人的符号，因为她在其中使她的存在获得价值，把它奠立在律法之外；律法由

于其起源的效应，始终把她容纳在能指、乃至恋物的位置上。”[注1]

[注1] 《文集》第 31 页：《〈被窃的信〉研讨班》。

显然，要是没有精神分析的引入，这样一种陈述……

而女人的反抗，可以说正是由此而来……这样一种说法，即“律法由于其起源的效应，始终把她容纳在能指、乃至恋物的位置上”，当然——我再说一遍——若非精神分析已经被引入，便不可能被陈述出来。

所以，确切地说，正因为性关系——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被国家化了，也就是化身为国王与王后的关系……

它突出了真理的虚构结构；正是从这里，信取得了它的功能与效应……

这封信无疑是凭借同某种缺失发生关系而被安置的；这种缺失由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任意而虚构的升格所标示……正是在这里，信取得了它的价值，并提出了它的问题。

尽管如此，这里仍是一个机会……

不要以为这同我刚才提醒你们的东西直接接合起来；这种跳跃与错位，是我要把你们带到的那个点本身所必需的……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标出：这里再一次证实，真理只凭借一种虚构结构而推进。

也就是说，恰恰由于某处有一种虚构结构被推到前台……

而这种结构严格说来就是语言本身的本质……某种东西才可能产生。那是什么？

恰恰就是这样一种盘问、这样一种逼迫和收紧，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它把真理逼到验证这堵墙脚下。这不是别的，正是科学的维度。

由此终于显出：科学证明自身正当的道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也就是我们看见科学赖以推进的道路——同逻辑所占的分量绝非微小有关。

构成语言衔接材料的东西，无论从起源、根基还是实质上看都具有何等虚构性，显然仍有一条叫作验证的道路：它力图把握——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虚构在哪里碰壁，以及什么使它止步。

显然，无论……使我们得以铭写的是什么，

你们稍后会看到这是什么意思……逻辑的进步，也就是逻辑借以推进的书写道路，已经使我们得以铭写某些东西；显然，这个碰壁之处凭借在虚构体系本身内部被铭写而完全有效，它的名字叫矛盾。

如果科学显然通过远不止同义反复的道路取得进展，这丝毫不减损我的看法：从某一点向真理发出必须可以验证的通牒，恰恰迫使人放弃其他种种自称直观的前提。而且，如果……

我今天不再回到这里；比如，对于在牛顿的发现之前为它开辟道路的一切东西具有何种特征，我已经讲得够多了……那恰恰是因为，除了一种虚构以外，没有任何虚构被证明令人满意；而这一种虚构恰好必须放弃一切诉诸直观的做法，只紧紧依靠某种可铭写之物。

所以，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可铭写之物同验证之间的关系上。

当然，为了结束我关于《被窃的信》中信的效应所说的话，我明确说了什么？

我说，它使那些处在其“阴影之下”的人女性化。

当然，正是在这里触及“阴影的功能”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参见《文字域》：“……把那些不反光的东西推入阴影……”］。上次我在向你们陈述书写究竟是什么时，已经谈到这一点……

我指的是以字面形式、或文学形式呈现的某种东西……阴影要产生，就需要一个光源……是的！

而我所做的事，只有借助启蒙（Aufklärung）所包含的东西，才能让你们切实感到；它仍然保持着一种虚构结构。我当然是在说那个历史时代——“启蒙时代”——它绝非无足轻重。重新追索或重走它的道路，对我们可能有用——在这里确实有用，我也正在这样做——但要在这些道路本身之中去做。

显然，构成光的［即对象(a)的辐射及其“意义—意谓”效应］，恰恰来自那个把自身定义为真理之场的场域；正因如此，它所散播的光［这个真理之场］在每一时刻……

哪怕必然产生这一有效效应：其中造成不透明之物投下一道阴影；

而正是这道阴影承载着效应［→ “洞的效应”，歧义由此唤起、召来享乐：“身体效应”］……我们［分析家］必须始终就真理自身的虚构结构盘问它［邻近意义效应的洞之效应］。

于是归根结底，正如那篇文章明确陈述的：信抵达其目的地时，所满足的当然不是女人——不是它写明收件地址的那个女人［它所指向的女人］——而是主体。若重新界定主体，它确切地说就是在幻想中被分裂之物，也就是由一种虚构结构生成的现实。

故事正是这样收束的，至少在第二篇文本——我的文本——对它的重新讲述中如此。我们必须由此出发，在更远处［比意义—意谓更远］重新追问信 / 字母究竟是什么。

正因为这件事从未做过，为了去做它，我才必须亲自延续关于信 / 字母的这番话语。就是这样！

尽管如此，出发点仍是：我严令你们不要错过逻辑秩序中发生的任何事情，这绝非徒然……

当然不是为了迫使你们跟随它的每一种构造与迂回……而是因为，在那些自称为符号逻辑的构造中，最清楚不过地显现出一切反思可能性的亏缺［参见拉康对“思想史”的嘲讽］。

我的意思是，众所周知，没有什么比一本逻辑论著的导论更加窘迫；逻辑无法以任何正当方式自我奠立，这一点极其醒目。

正因此，阅读这些论著的经验才具有意义；当然，它们越现代，越处在真正构成逻辑进步的前沿，就越令人震撼。这一进步，就是所谓“逻辑衔接”之铭写的进步；但逻辑自身的衔接，却无法自行界定自己的目标、原则，甚至任何近似于材料的东西。

这非常奇怪，也正因此极富启发性。值得触及并深入考察的，正是某种无疑只能由语言来定位的东西：也许在这门语言中，凡是仅仅笨拙地以“正确使用这门语言”之名被提出的东西，都恰恰只能在无法自证正当时被陈述，或者只能通过各种最混乱的尝试来自证。比如那些把语言划分为“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尝试；而这一划分恰恰同随后的一切证明相反，因为人不可能有哪怕一瞬间谈论这个所谓的对象语言而不用语言——当然不是用某种“元语言”，而正是用日常语言。

但恰恰在这一失败中，我们可以揭示那个与语言运作关系最为紧密的衔接，也就是：性关系不能被书写。

因此，仅仅为了做几个动作，让我们想起自己所在的维度，我要提醒你们：最初开启逻辑轨迹的东西，是怎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形式逻辑出现的。

当然，我不会再为你们重新讲一遍……

尽管这样做会非常有教益，的确非常有教益；不过你们每个人只要费点力气翻开《前分析篇》就行。让他们经受一下这次重读的检验吧；请他们翻开《前分析篇》，便会在那里看到三段论是什么。归根结底，我们必须从三段论出发，至少我是在那里重新拾起问题的，因为在倒数第二次见面时，我就以此结束……我不会再用各种形式的三段论来举例重讲……

因为时间限制了我们……

只需迅速突出全称命题与特称命题，并且只看它们的肯定形式，就足够了。我要采用所谓的“Darii”三段论[注2]，也就是由一个全称肯定命

题和两个特称肯定命题构成的形式，并提醒你们一种特定的表述方式究竟是怎样的。

> [注2] 第一格三段论有四种形式，即 AAA、EAE、AII、EIO 四个“完善式”，分别称为 Barbara、Celarent、Darii 和 Ferio。这四种形式体现了著名的 dictum de omni et nullo（全称肯定与全称否定原则）：由“所有 M 都是 P”和“没有 M 是 P”，若 X 是 M，便可分别推出 X 是 P 与 X 不是 P；这里的 X 可代表“所有 S”（Barbara、Celarent）或“某些 S”（Darii、Ferio）。

你们只须知道：在这里，任何东西要发挥作用，都只能在话语的织体中进行一种替换，即以字母替代能指，从而留下一个孔洞。

因为——只讨论 Darii——如果我们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陈述如下：

- “所有人都是善的”：其中“所有人”属于全称——关于这一点，我已对你们强调得够多，也至少做了充分准备，

现在不妨直接提醒你们：全称命题要成立，并不需要任何人的存在。“所有人都是善的”可以意味着：只有善者才是人；凡不善者便不是人，对吧？

- 第二个衔接：“某些动物是人”。

- 第三个衔接称作结论，第二个则是小前提：“所以，某些动物是善的。”

显然，这一点特有的成立方式完全来自字母的使用。理由是：如果没有字母支撑，两个“所有人”之间便不存在等价……

第一个“所有人”是全称命题的主词，在这里承担所谓“中项”的角色……而同一个中项在“某些动物是人”中，却被用在谓词的位置上。

事实上，这个值得作出的区分仍然需要极其谨慎。

“所有人”中的“人”作为主词，包含着全称命题的一项功能；确切地说，唯一支撑它的是它的符号地位，即有某种东西被陈述为“人”。

而在谓词的形式下，为了支撑“某些动物是人”这一说法，当然必须陈述——这也是区分它们的唯一之处——我们在动物身上称作“人”的，正是那种恰好栖居于语言的动物物种。

当然，此时设定“人是善的”是有理由的；但这是一种限制。

这种限制恰恰在于：人之为善所能赖以奠立的东西，来自一个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已被揭示的事实，即“善”这一理念只能从语言中建立起来。

对柏拉图来说，善位于语言的根基处：不可能有语言，也不可能有任何衔接……

因为对柏拉图而言，语言就是理念的世界……如果没有“善”这一首要理念，便不可能有任何衔接。

我们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追问语言中的“善”是什么；而在这种情况下，只须推导出它会给“人是善的”这个全称命题的位置带来哪些后果。

你们知道，这正是孟子所做的；我最近几次讲课把他提出来，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善”是什么意思？善于做什么？

还是仅仅像近来人们所说的那样：“你很好使。”

倘若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以至于在对真理以及话语的质询中，“善 / 好”这个词的用法获得了这种重音变化，那么也许确实正是它造成的。

好，好！不必再具体说明：“适合服役”“适合上前线送死”，那就说得太多了。

“你很好使”自有其绝对价值。事实上，“善 / 好”与话语之间的核心联系就在这里：只要你栖居于某一类话语，嗯，你就很好使，足以让它来命令你。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被引向主人能指的功能。我曾强调，它本身并非语言所固有，而且语言所支配的……

我的意思是，语言所使之成为可能的……只有某个确定数量的话语；至少在我迄今为止、尤其是去年为你们衔接出来的那些话语中，没有一个消除了主人能指的功能。

在这些条件下，说“某些动物是善的”，显然绝不只是一个形式结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刚才强调，逻辑的使用……

无论逻辑自己可能陈述什么……绝不能被还原为同义反复。

“某些动物是善的”并不只限于那些作为人的动物；所谓家畜的存在就表明了这一点。

而我近来强调不能说它们不会使用言说，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即便它们缺少语言，当然更缺少话语的动力机制，它们却不会因此较少地服从于言说；恰恰是这一点区分了它们，也使它们成为生产资料。

你们看，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而这扇门会把我们带得稍微有点远。

我把下面这一点留给你们思考：在所谓《十诫》中，女人被归入上述［生产资料］之列，形式如下：“不可贪恋你邻人的妻子，也不可贪恋他的牛、他的驴。”

而且最后还有一串列举，所列的恰恰都是生产资料。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给你们讥笑的机会，而是要你们思考：把我顺带指出的这一点，同我从前愿意谈到的诫命中所表达之物并置起来；那里表达的无非是言说的律法。这限制了诫命的意义，但恰恰只有限定事物的意义，我们才会知道它们真正为何能够生效，这一点非常重要。

好，既然已经尽我所能说到这里——也就是说，像往常一样，我不得不开辟出一条道路，从倒置的大写 A：∀，从牛头、从推土机一路开过去——现在我进入下一阶段，也就是逻辑的进步使我们能够铭写的东西。

你们知道，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而且它竟然等了略多于两千年才发生，这件事非常、非常美……那就是对第一次尝试的重新铭写。第一次尝试的办法，是把孔洞安置在恰当的位置，也就是用字母替换各个项；那些项被称作大项和小项［口

误］……是端项和中项！所谓“端项与中项”：大前提与小前提指的是命题。请原谅我的口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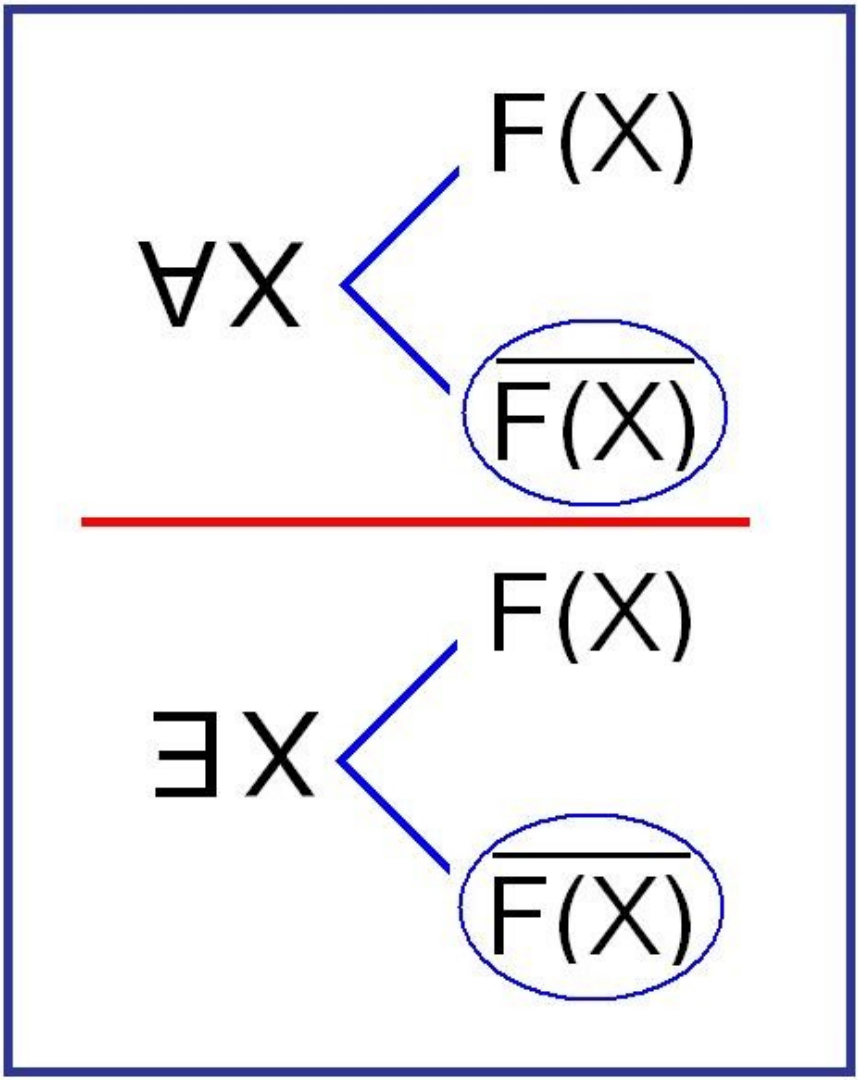
你们知道，随着由德·摩根和布尔的定律所开创的逻辑，我们终于走到了……

他们只是开创了它，还没有把它推到最后……我们终于走到了所谓的量词公式。

［大厅里的嘈杂声……］听不见……谁听不见？没人？你们已经有很久听不见我了吗？

某人：您走到黑板旁边时就听不见……——那么到刚才为止还好？谢谢你恰好在开始听不见时告诉我。

好吧，听着，我先很快写下来，然后再回到这里……



好，我刚才画这些小圆圈，是要让你们看见：这道横线并不是两个F(x)之间的一道线……

那样的话根本不会有任何意义……你们在右边一栏每一对 F(x) 之间看到的横线，只同这里位于它下方的 F(x) 相联，也就是说，它表示 F(x) 的否定。

时间过得比我料想的快，这也许会迫使我稍微缩短一点。

完整铭写这一操作所结出的果实——这种操作由数学的进步所容许、所提示——是这样的：因为数学已经经由代数而达到可以把自身完整地写出，人们才想到把字母用于别的事情，而不只是用来留下孔洞。

也就是说，用另一种方式来书写我们的四类命题；它们围绕“所有”与“某些”组织起来，而要向你们说明这些词承载着何种歧义，其实一点也不困难。

于是，从这个想法出发，人们把原先作为主词出现的东西写成字母，只要给它加上这个倒置的大写 A，即 ∀；我们可以把 $\forall x$ 当作“所有 x”的等价写法。从此，问题便在于知道，某个“所有 x”在何种限度内能够满足一个函数关系。

我想，我在这里不必强调……

然而我还是必须强调，否则这一切会显得空洞……这在数学中具有完全充分的意义。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停留在字母之中——而数学的力量正在于此——右边这个作为未知数的 x，便可以被合理地设定、或者不被设定为能够在与它相应的函数中找到位置。换言之，就是在同一个 x 被当作变量的地方。时间不多了，我就用一个例子迅速说明。

我已经强调、说过、陈述过：左边的 x——明确说，就是 $\forall x$ 中的 x——是一个未知数。

比如，我们取一个二次方程的根。

对于二次方程的每一个根，我是否都能写出：它可以铭写在把 x 规定为变量的这个函数中，也就是实数赖以建立的函数中？

对那些完全摸不着头脑、觉得这一切像是从未听过的语言的人，我要强调：至少对他们来说，实数就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数。

也就是说，其中也包括无理数，即使他们不知道无理数是什么。

他们只需知道：有了实数，总算把事情办完了——人们给这些数规定了一个地位。

他们既然猜不到虚数是什么，我提到虚数，只是为了让他们意识到：值得把实数构造成一个函数。好！

那么，显然不能说对“所有 x”——即二次方程的每一个根——都有每个根满足奠立实数的那个函数。原因很简单：二次方程有些根是虚数，并不属于实数函数。

好，我要向你们强调的是：人们以为说到这里就已经够了。其实不够！

还没有说够，因为不论是“所有 x”的关系，还是人们以为可以拿来替代“某些”的关系，也就是……

在这个场合我们可以满足于这样说……有一些二次方程的根满足实数函数，也有一些二次方程的根不满足它。

但在这两种情况下，由此得出的结果……

远不是我们在这里能看到一个纯形式的转写，看见全称命题与特称命题、以及分别的肯定式与否定式之间完整的同构……这所意味的并不是函数不为真……

说一个函数不为真，能是什么意思？从你写出一个函数的那一刻起，它就是它所是的那个函数，哪怕它远远超出实数函数……这里的意思是：对于二次方程的根这一未知数，我不能把实数函数写在那里，来把它容纳进去。

这同全称否定命题完全是另一回事；后者的性质本来就足以使我们对它存疑，我当时也已经充分强调过这一点。

在 $\exists x$ 的层面上，情况完全相同。

存在一个 x，关于它……

存在某些 x、某些二次方程的根，关于它们……我可以写出所谓的实数函数，说它们满足这个函数。

另有一些［x］，关于它们……

问题不在于否定实数函数……而在于，对于这些 x，我不能写出实数函数。

这就把我们引入第三阶段；总之，我今天对你们讲的一切，当然都是为了把你们引到这里。

你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我自然而然地滑了过去……

我只凭借对那个有待重新衔接之物的记忆……我滑到把它写下来，也就是说，我让上面带一小横线的函数去符号化某种东西；而对照我实际上要说的内容，那是完全荒谬的。

你们也许注意到，我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至少到目前为止……你们也没有想到——否定横线或许可以在不是右边、而是左边那一栏发挥某种作用、说出某种东西。

我们来试试看：假定函数不变——仿佛出于偶然，我们把它叫作 $\Phi(x)$ ——而把否定横线放在……这里，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又能说些什么？

这是我们此前从未做过的事……否定横线可以被说出，也可以被写出。先从说出来开始：

相关知识卡 性化公式、非全与补充享乐 · 法语 ne explétif 与皮雄的 ne discordantiel

- 并非对于所有 x，函数 $\Phi(x)$ 都能被铭写：$\overline{\forall x}\Phi(x)$ ！
- 并不是从某个存在的 x 出发，函数 $\Phi(x)$ 便能被写出：$\overline{\exists x}\Phi(x)$ ！

就是这样！我还没有说这是否可铭写；但当我这样表述时，我所陈述的东西只以书写的存在为参照。

直截了当地说，这两种否定之间相隔着整个世界：

- 一种否定使我不去写它、把它排除；用从前一位颇为敏锐的语法学家的说法，它是拒斥性的：这个函数不会被写下，我对此什么都不想知道。

相关知识卡 法语 ne explétif 与皮雄的 ne discordantiel

- 另一种是离调性的：我能否写出 $\Phi(x)$，并不是以存在“所有”x 为根据；我能否写出 $\Phi(x)$，也不是以“有一个 x 存在”为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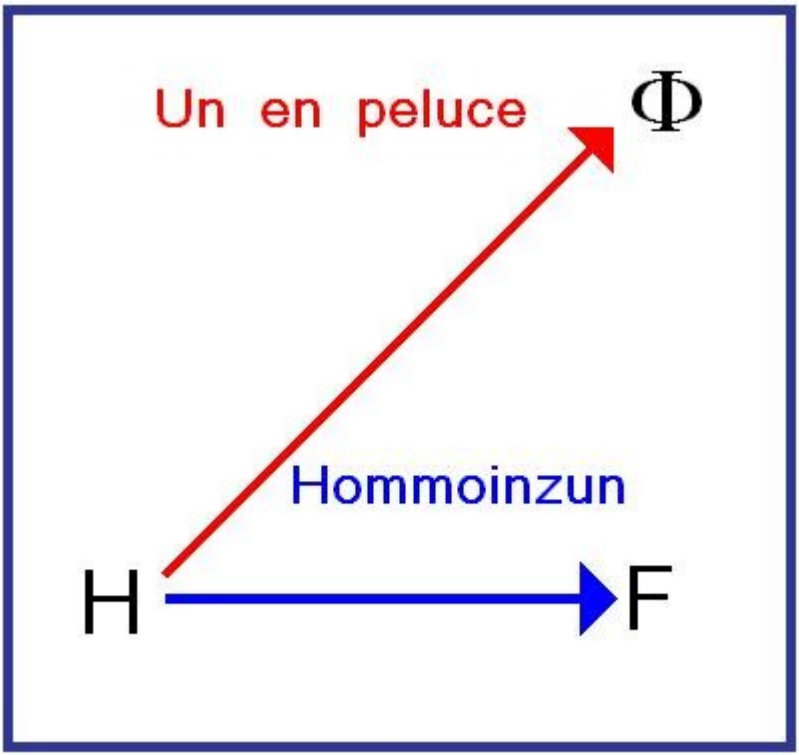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法语 ne explétif 与皮雄的 ne discordantiel

确切地说，正是这一点把我们置于无法书写性关系这一不可能性的核心。

相关知识卡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 性化公式、非全与补充享乐 ・ 法语 ne explétif 与皮雄的 ne discordantiel

因为，关于这种关系，那些众所周知的虚构结构——尤其是一切宗教赖以建立的结构——延续了很久之后，我们经由分析经验终于奠定了如下事实：这种关系离不开第三项；严格说来，这第三项就是阳具……

当然，我仿佛听见某种小聪明在这样说：“哎，有了这个第三项，一切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恰恰因为有第三项，所以就必定有一种关系！



当然，要把这件事形象化、把下面几点展示出来非常困难：

- 这里有某种未知之物，就是男人；
- 这里有某种未知之物，就是女人；
- 而第三项，就其作为第三项而言，恰恰具有如下特征：它不是一个中介。如果把它同两个项中的一个——比如男人这一项——相连，

就可以肯定，它不会与另一个项沟通；反过来也一样。这才是第三项特有的特征。

当然，既然有一天人们发明了谓词功能，那么在假象结构那最初、可笑的几步里，它为什么不可以涉及如下关系：

• 所有男人都具有阳具功能，

相关知识卡 性化公式、非全与补充享乐 · 非全与量词否定的区别

• 所有女人则都不具有阳具功能？[注]

> [注] toute femme ne l'est pas ? 在这里还不是拉康最终提出的“非全”命题，而是他模拟谓词逻辑那“最初、可笑的几步”时摆出的对称式全称否定；下一句立即说“有待确立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米勒整理本与 ALI 转录本都保持这一论证顺序，直到下文才转入“并不存在全女人”。因此正文不把本句提前改写成“并非所有女人……”。

相关知识卡 非全与量词否定的区别

然而，有待确立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非全与量词否定的区别

那就是：某个男人具有阳具功能，这是从这里第二个公式所表达的东西出发才成立的；他并不是作为一个特称者而具有它：男人是阳具功能，是因为他是“全男人”（touthomme）。

而你们知道，“全男人”是否存在，极其值得怀疑。

这才是关键所在：他只能以“全男人”之名成为它，也就是说，只能以一个能指之名，仅此而已。

相反，我已经陈述、已经对你们说过：对女人而言，关键恰好与此相反；这正是上方那个离调性陈述所表达的。可以说，我只是以不把它写下的方式把它写了出来，因为我要向你们强调，它所涉及的是一种

只凭陈述来维系的离调性：女人，女人，无法作为“全女人”填入她在性关系中的位置；她只能以一个女人的名义处于这个位置。

相关知识卡 非全与量词否定的区别

正如我着重强调过的，并不存在“全女人”。

相关知识卡 性化公式、非全与补充享乐 · 非全与量词否定的区别

我今天想为你们开辟并说明的是：逻辑带着性的僵局之印记。如果跟随逻辑的运动与进展，也就是跟随它进入那个看起来最少涉及我们经验——即分析经验——中所衔接之物的场域，你们会在那里重新发现同样的僵局、同样的障碍、同样的裂口；一言以蔽之，会发现同一个基本三角形无法闭合。

我很惊讶，事情——我是说时间——竟然在我今天必须为你们开辟的内容中推进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现在不得不中断。我想，在我们六月第二个星期三再次见面之前，你们也许很容易自己看出，我从中得出的这一点何以恰当。例如，从分析经验来看，男人的地位不可能奠立于任何东西之上，除非人为地、神话般地，用《图腾与禁忌》中那个被假定的神话父亲造出“所有男人”；也就是那个有能力满足对所有女人之享乐的人。

反过来，女人的位置所承受的后果则来自这一点：她只有从作为一个女人出发，才能在那种因不可铭写而仍可被界定的东西中建立自己，也就是在性关系留下的敞开裂口中建立自己。

由此发生了在歇斯底里者那无比宝贵的功能中清晰可读的事情：歇斯底里者正是那些就性关系而言说出真理的人。

如果没有她们，我们很难看出精神分析的这条道路如何能够开辟出来。

神经症——至少某一种神经症；我也会为另一种作出证明——严格说来，正是真理对一种失败加以衔接的那个点；这种失败在其他任何地方并不会因为真理没有被说出而较少为真。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发，才能赋予弗洛伊德的发现以意义。

歇斯底里者所衔接的当然是：在构成“所有男人”这件事上，她同“所有男人”自身一样有能力，也就是说，都凭借想象；因此，她并不需要它。

但如果偶然间她对阳具感兴趣……

也就是对她把自己设想为被阉割之物感兴趣——弗洛伊德对此强调得够多了……那么随着分析治疗的推进，她会发现自己并不需要阳具，因为不要以为这种享乐她在自己这一边没有。倘若性关系偶然引起她的兴趣，她就必须关注第三项——阳具；而她只能在与男人的关系中关注它。既然甚至是否有一个男人存在都不确定，她的全部策略就会转向我所谓的拥有“至少一个”。

关于“至少一个”这个概念——天哪——我就讲到这里，因为时间已经向我指出界限。

你们会看到，接下来我当然必须把它同某种功能联系起来；你们在这里当然已经看见那个功能被衔接出来，也就是“多一个”。它就在这里，不在别处，对吧；正如我上次所写的：“多一个”（un en peluce）。

我这样写并非毫无缘故；我想，这总还能在某些人那里激起一些回响。

“至少一个”是这种关系的本质功能，因为它依照阳具功能这个关键的三元点来定位女人。我们将用如下方式书写它……

相关知识卡 **性化公式、非全与补充享乐**

因为它开启了一个维度；这个维度恰恰是我在《论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中反复强调的那个维度……至少一个男人（hommoinzun）。[注]

> [注] hommoinzun 是拉康把 homme（男人）与 au moins un（至少一个）拼合而成的造词，读音同时回响 au moins un；此处暂译“至少一个男人”。

第9课 · 1971年6月9日

今天，我要以某种我特意写下来的东西为依据。就是这样！

我不是随口把这句话丢给全场。这并非多余。

必要时，我也许会围绕书面文本中的某个词含混地念叨几句；不过，如果你们已经充分听懂我今年对书写功能的探讨，那么除了在事实中、在行动中实际作出证明，我就不必再作别的辩护。

事实上，我现在要讲的话已经写下来了，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我只是说，同我告诉你们我曾经写下这句话，分量完全不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能够相互理解，我不否认……

他们作为男人和女人，能够听见彼此喊叫。"

如果我没有把它写下来，这就只是一句戏言。"写下来"至少假定你们已经隐约察觉……

总之，是你们中的一些人……察觉我从前关于"喊叫"所说的话。我不能再回到那里。

他们确实会喊叫，那是在他们未能以别的方式相互"听懂 / 理解"时发生的。

所谓别的方式，就是围绕某件为他们的默契作担保的事情。

这种事情并不少……

偶尔也包括床上的默契，那是最好的……这种事情当然不缺；但它们也正因此错过了某种东西，即作为男人、作为女人而彼此理解，而那本来就意味着在性上相互理解。

难道男人和女人只有保持沉默，才能这样相互理解吗？

问题甚至不在这里，因为男人和女人根本不需要开口说话，就已经被卷入一种话语。

作为这样的东西……

还是用我刚才所用的那个说法……作为这样的东西，他们是话语事实。

我想，在这里一个微笑就足以表明，他们不只是话语事实。无疑，谁会不同意呢？

然而，他们也确实是话语事实——这一点会使微笑凝固。

而古风雕像上的微笑，只有经由这一评论凝固起来，才具有它的意义。

至于自负，它会咧嘴讥笑。

因此，正是在一种话语中，那些可以说“天然”作为男人和女人的“存在者”，才必须让自己作为男人和女人获得承认。

话语无不是假象。

倘若这件事没有自行招认，我已经把它揭露出来。我要提醒你们它的衔接：假象只能从真理出发被陈述。

无疑，在科学中，人们从不召唤这个真理。

但这并不构成我们必须更为它操心的理由。没有我们，它照样过得很好。

为了让人听见，真理只须说“我说话”[注1]，人们就会相信它，因为这是真的：谁说话……谁就在说话。

> [注1] 参见“我，真理，我说话”，《弗洛伊德之物》，载《文集》第 409 页。

赌注只存在于……

我提醒你们我借帕斯卡尔来说明赌局时所说的话……赌注只存在于真理所说的东西中。

作为真理，它对享乐只能说出假象；而在性享乐这件事上，它每一局都赢。

现在，我把几个代数图式写在黑板上，给那些前几次没有来的人备用；我认为可以用它们来标点如下问题：当我们试图书写性关系时，会被带到怎样的卡住之处：

- $\overline{\forall x}\Phi(x)$！
- $\overline{\exists x}\Phi(x)$！

加在左边两个符号上的横线……

正是依据这两个符号，凡能回应性享乐之假象的东西，都分别得到定位……这两道所谓否定横线，在这里恰恰不应被写下，因为不可被写的东西就是不写，就这么简单。

我们可以说它们不应被写：

- 并非对“所有 x”都可以设定函数 $\Phi(x)$；女人正是从这个“并非所有 x”出发而得到定位：$\overline{\forall x}\Phi(x)$！
- “不存在一个 x”满足作为变量定义的那个函数，即函数 $\Phi(x)$：$\overline{\exists x}\Phi(x)$！

没有这样的 x 存在；男人——我是指男性——正由此得到表述。但在这里，否定恰好只具有所谓 Verneinung（否认）的功能，也就是说，只有先提出“存在某个男人”，否定才能成立；而一个女人正是相对于“所有女人”来定位的。这只是一个提醒。

这些话并不属于我正在重拾的书面文本。“我正在重拾”，意思是……

我看见记笔记这件事相当普遍；你们这样做确实很好……书面文本唯一的意义，就是让你们在事后必须相对于它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

那么，我们最好在我对“名”——n.o.m.——的纪律中跟上我。我还会回到这一点。

尤其是下一次，那将是我们为今年作结的一讲。

“名”的特有之处，就是成为专名。

即使一个“名”已经降为普通名词的用法，重新为它找回一种专有用法，也不算浪费时间。

而当一个名仍然足够专有时，不要犹豫；请照着例子，用它自己的名字称呼那件事，比如像我所做的那样叫它《弗洛伊德之物》——你们知道，至少我喜欢这样想象。

下一次我还会回到它。

给某物命名，就是……就是一种召唤。

所以，当我写下：“问题中的那个物——弗洛伊德之物——站起身来，开始表演它的节目。”

并不是我在向它口授台词。

那反倒会让我彻底安歇……

那是许多生命迫使自己去仿效的终极安息之假象……如果我不是一个男人、一个男性，不是暴露在那里、承受阉割之风，我就能彻底安歇。重读我的文本吧！

至于她——真理，我那无法交媾的伴侣——她当然处在同一阵风里，甚至正是她带来这阵风；所谓“走在风头上”就是这个意思。但这阵风既不让她觉得热，也不让她觉得冷。

理由是，享乐对她而言“算不了什么”，因为真理就是：她把享乐留给假象。

这个假象也有一个名字；名字来自那个神秘时代，当时人们在那里举行所谓的“秘仪”，仅此而已。在秘仪中，它命名了那种被假定与生育力有关的知识，并因此以某个器官的假象这一形象被供人膜拜。

必须承认，由纯粹真理揭露的这个假象相当“够阳具”（assez-phalle），也相当深地牵涉其中……

牵涉在由性交的效力为我们开启的东西中，也就是基因型的选择以及随之发生的表型繁殖……它牵涉得足够深，因而配得上阳具这个古老名称。

尽管很清楚，它如今所覆盖的遗产已经被还原为这种选择的“无头状态”：所谓的性享乐不可能服从于某种会在“隐秘中”（sub rosa）规定男人与女人之选择的东西——仿佛男女各自携带一组精确的基因型；因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引导这种选择的也只是表型。

说真的——这里正该这么说——一个专名……

因为“阳具”仍然是一个专名……只有在地图上指称一片荒漠时才完全稳定[注2]：地图上只有荒漠不会改名。

> [注2] 参见《文字域》：“……那使西伯利亚成为一片没有任何植被的荒凉平原之物……”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些荒漠是以一种宗教之名造成的——这种事并不少见——它们也从不以那个毁灭它们的宗教命名。荒漠只有在重新变得肥沃时才会改名。性享乐却不是如此；科学的进步似乎并没有把它征服到知识之中。

相反，正因为它构成了阻挡性关系在话语中到来的堤坝，它的位置才在话语中被不断掏空，直到在精神分析中变得显而易见。

这就是——就弗雷格所谓逻辑的“步 / 否定”赋予这个词的意义而言——Die Bedeutung des Phallus（《阳具的意谓》）[注3]。

> [注3] 《阳具的意谓》是拉康于 1958 年 5 月 9 日在慕尼黑所作的报告，载《文集》第 685 页。

正因为如此……

我自有我的小把戏，对吧！……我才在德国——因为是用德语——传达了我《文集》中以这个标题回应的讯息，并且是以纪念弗洛伊德诞辰一百周年的名义。

在那个被选来让此讯息回响的国度，亲自触及它造成的震愕，是一件美妙的事。

你们现在已经无法想象，因为你们人人都夹着诸如此类的玩意儿到处走。

在当时，Die Bedeutung des Phallus 可是会产生一种效应的！

若说我预料到了这一点，至少从我嘴里说出来，等于什么也没说。我的力量在于知道“等待 / 预期”意味着什么。

至于刚才说的震愕，我不会把那二十五年未遂的愚化算在这里，否则就等于承认这二十五年已经处处得胜。

我宁愿强调，Die Bedeutung des Phallus 实际上是一个同义赘述：语言中除阳具之外，不存在别的 Bedeutung（意谓 / 指称）。

语言，在它作为存在者的功能中……

你们知道，这已经做成了［？听不清］……归根结底只涵指……

我说的是“涵指”，对吧！

……只涵指这样一种不可能性：对于那些栖居在语言中的存在，性关系不可能被符号化；因为他们正是从这一栖居之所取得言说。

而且不要忘记我关于言说所说的话：言说并不是这些栖居在语言中的存在的特权；话语效应使他们支配的一切，也都会召唤言说。

比如，这首先从我那条母狗开始，我过去长时间谈过它；而且范围会延伸得非常、非常远。

正如那个人所说：“无限空间永恒的沉默……”[注4]并没有……

> [注4] 帕斯卡尔：“这些无限空间永恒的沉默使我恐惧。”《思想录》（1670）。

同许多其他永恒一样……只持续了一瞬间：在新天文学的地带里，东西可说得厉害了；而新天文学恰恰在帕斯卡尔那句小话之后不久便开启。

语言只有一个 Bedeutung，它的结构正由此而来；这一结构使得人一旦栖居于语言，就只能把它用于：

- 隐喻：一切让语言居民赖以生存的神话谵妄都由此产生；
- 转喻：语言居民以剩余享乐的形式，从中取得留给他们的那“一点点现实”[注5]。

> [注5] 参见安德烈·布勒东：《关于少许现实的话语导论》，伽利玛“七星文库”版《全集》第 2 卷，第 265 页。

然而，我刚才说的这一点，只有在历史中、从书写出现以后才留下其印记。书写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铭刻，哪怕是在如今被推崇为“视听”之物的外表中；书写从来都只是……

从它的起源直到最新的技术变形……某种衔接为骨、而语言仿佛是其血肉的东西。

正是在这一点上，书写证明了：享乐、性享乐没有骨头。人们从那个在说话男性身上给性享乐提供滑稽形象的器官之习性中，早已对此有所猜测。

但书写本身……

不是语言……书写为一切经由话语而向说话存在敞开的享乐赋予骨骼。

书写在赋予它们骨骼时，凸显了其中本来确实可以抵达、却被遮蔽的东西，也就是：性关系在真理之场中缺席，因为建立这个场的话语只从假象出发；它只为若干享乐开辟道路，而这些享乐所仿拟的——这

个词最准确——正是那种在此场中实际起作用、却始终与这套话语相异的享乐。[注]

> [注] 米勒整理本、Staferla 与 ALI 此处文字一致。des jouissances qui parodient celle… 的结构是“若干享乐仿拟那一种享乐”，不是“享乐之享乐”；y 承接“真理之场”，末尾的 lui 则按最近且语义相合的阳性先行词 discours 译为“这套话语”。由于口语长句仍让代词带有回指余地，正文没有把这一选择扩写成额外的理论断言。

这就是享乐的他者：它永远被言说所禁止 / 夹在言说之间（inter-dit）；语言只有在为栖居者提供……时，才允许人栖居其中。

我为什么不用这个意象呢？……提供一套“潜水服”。［对象(a)］

这个意象也许对你们有所触动，对吧？

你们中总还有一些人，没有忙于工会职务到无暇为我们的登月壮举感动。

人类梦想月亮已经很久，如今终于踏上了它。

要充分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就得像我做的那样：从日本回来。

正是在那里，人才意识到“梦想月亮”确实曾经是一项功能。

有一位人物[注6]，我不说出他的名字——我不想在这里卖弄学问——他如今仍被关在那里……

> [注6] 足利义政（1435—1490），日本室町时代第八代足利将军，1449 至 1473 年在位。1489 年，他在京都建造银阁寺，即银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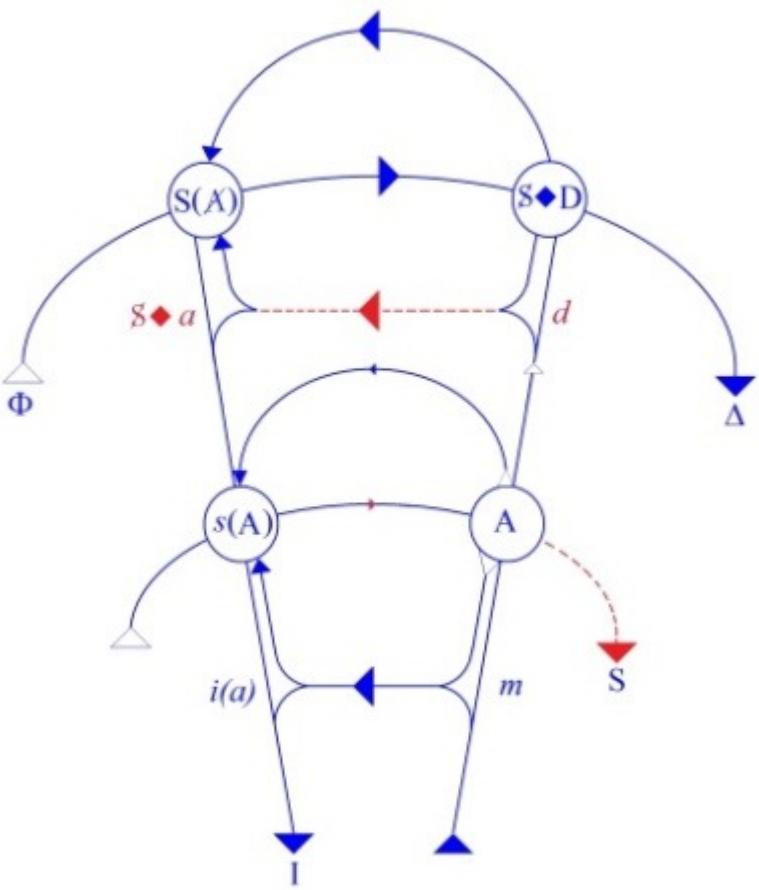
正是他：在那里，人会充分意识到 persona 意味着什么。那个人本身——也就是他的面具——被关在一只日本小柜子里，供游客观看。总之，人们知道那就是他，尽管他只从十米开外的地方显现；这个地方叫作京都的银阁……他曾经梦想月亮。



我们乐于相信，他凝望的月亮颇为阳具化。

我们乐于这样相信；但总之，这仍令我们尴尬，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十分明白了。

人们走过的路，对吧，是为了把它铭写下来［月面上的足迹］。要摆脱这种尴尬，就得明白：这完成了我图式中的“大他者被划杠之能指”：$S(A)$。



好，这一切都是戏言。请原谅。

这是一句充当信号的戏言——当然是给我的信号——它警告我，我正擦着结构主义的边缘而过。

如果我自然地被迫擦着它的边缘经过，那并不是我的错。

我要把责任推给我不得不承受的处境；至于是否如此，由你们判断。

时间在过去，我自然必须加快一点，不得不略作删节；何况接下来，我的书面文本会变得更难跟随。

但我会给自己承受的这种处境别上一枚标签。它不会立刻向你们显现，不过在八天后我们分别之前，我必须把它说出来：我要把它标作对语言运用（performance）的拒斥。

这是一种病，一种时代病；我们不得不从它的轭下经过，因为这种拒斥构成了对语言能力（compétence）的崇拜，也就是对某种理想性的崇拜。正如许多科学领域一样，我不得不凭借这种理想性，在你们面前为自己取得发言资格。

结果呢——这是些轶事——比如我的《文集》：有人把其中一篇《言说与语言的功能和场域》译成英文，却把书名译作 The Language of the Self（《自我的语言》）。

我刚得知，西班牙语里也做过类似的事情：把我的若干文章译成一册，题为《弗洛伊德的结构主义面向》[注7]，总之大概是这个意思；算了，不说了……

> [注7] 《文集》第一版西班牙语译本的题名实际为 Lectura estructuralista de Freud（《对弗洛伊德的结构主义解读》），托马斯·塞戈维亚译。

“能力”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立足于无能，并以一种理想性的形式把自己献给崇拜。它就是这样走向妥协的，我给你们一个例子：我开头那句话——“男人和女人能够相互理解，我不否认……”

好吧，这句话只是为了给你们的苦药裹上一层糖衣！而“药丸”也什么都解决不了，对吧！

由“结构主义”这个词锻造出的概念，企图延长曾经作出的一项委托……

当时委托给了某些专家——真理的专家……委托的是某种空洞，而这个空洞在享乐日益稀薄的过程中显现出来。

存在主义曾不加掩饰地指出这个空洞，那是在现象学……

现象学，对吧：它要虚伪得多……把自己呼吸操的手套扔出去之后。

它占据了哲学遗弃的场所，因为那些场所并不“合适 / 被占有”……

如今，那些场所刚好够用来纪念哲学的贡献——这个贡献并不小——也就是纪念它对主人的话语所作的贡献；哲学借助科学，最终使主人的话语稳定下来。

不管有没有马克思——不管他是让哲学脚踏实地，还是把它倒立起来——可以肯定，哲学无论如何都不“够阳具”（assez-phalle）。

别指望我把不可能的生活这件事结构主义化，仿佛生活不正是从它的不可能中才有机会证明自身的实在。

我在刚才引用的《弗洛伊德之物》［《文集》第 409 页］中，让“我说话……”登场的那段令人发笑的拟人陈述，即使被算作“一位亲自出场的真理”的修辞，也不会使我从取出它的地方跌落：井底。

那里丝毫没有说明“说话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享乐与假象无可补救的分裂。

真理，就是从装假中享乐，而且决不承认这两个半边各自的现实只有在断言自己属于另一个半边时才能占上风，也就是轮番喷涌着撒谎。这就是真理的半说。

它的天文学是赤道式的，也就是说，早在它从昼夜这一对中诞生时，就已经完全过时。

一种天文学要接受季节的统辖，才会被调配妥当——也就是得到“调味”（s’assaisonner）。

这里是在暗指中国天文学；它确实是赤道式的，但没有结出任何成果。

为弗洛伊德开辟通往问题中那个物之道路的，并不是他作为语言学家的能力——这当然有其理由。

我要提醒的是，他只有在这些道路上证明自己具有语言运用的本领——甚至达到杂技般的程度——才能沿着它们前行；而只有语言学能把这些本领定位于一种结构中，因为语言学专门研究一种叫作“语言意识”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意识从来不会逃避语言学的调查。

因此，我那句“无意识像一种语言那样被结构化”的公式，至少意味着：语言是无意识的条件。但这丝毫不减损谜题的分量：无意识知道的远比它表面上显出的更多，因为我们正是从这种惊奇出发，才给它取了如今这个名字。它知道的事情可多了！

当然，如果立刻拿各种本能给这个小小的无意识扣上一顶帽子，事情马上就偃旗息鼓；那些本能始终在那里充当灭火罩。随便读一篇在我的学派之外发表的东西就知道了。

事情就此装袋封口，剩下的只是贴上标签，地址恰好写给真理；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真理常常避开正轨，如果我可以这样说，以至于它也不嫌弃黑市。

我反复敲打这样一点，从而在它潜行的车辙中插下障碍：这里的知识，只有在被表述为一种语言——也就是在某一门特定语言中——时才能得到分析，哪怕它把这门语言混种；而在这一点上，它所做的也无非是那些所谓语言凭自身权威经常容许自己去做的事。

没有人继续追问语言知道什么——“知道”（sait，s.a.i.t）——也就是：Die Bedeutung des Phallus。

我当然说过这件事，却没有人注意到，因为它是真理。

那么，谁会对真理感兴趣？

嗯，有一些人；我曾用“家庭适用的拓扑学”里那幅粗略图像，画出过他们的结构。

它是这样画的。在这套“家庭适用的拓扑学”里，克莱因瓶就是这样画。



我再说一遍：它的表面上没有一个点，不属于这里由圆圈呈现的那个返折的拓扑部分；正是这个圆圈——这里只画出圆圈——给这个瓶子赋予了一个瓶底，而其他瓶子却不当地以自己有底为荣。

其他瓶子——对吧！——都有一个底，天知道为什么！

因此，不是在通常以为的地方，而是在她的主体结构中，歇斯底里者……

我现在说到刚才指出的那些人中的一部分……把她享乐的真理同她掌握的那项无情知识结合起来：引起这种享乐的特有他者，就是阳具，也就是一种假象。

谁会不理解弗洛伊德的失望呢？他发现，在歇斯底里者那里所达到的治愈之“步 / 不治愈”，只不过让她要求那个所谓的“假象”。这个假象由于被挂到那个返折点上，突然具有了实在的德性；这个点虽不难在身体上找到——那很明显——却是对女人享乐在拓扑学上完全不正确的一种形象化。

但弗洛伊德知道这一点吗？我们可以这样问。

对于她的问题那个不可能的解答，歇斯底里者通过尽可能精确地度量其原因——即把它造为一项“正义事业 / 恰当原因”（juste cause）——同那些她佯装为掌握了“至少一个”这一假象的人达成一致。这个“至少一个”，我写作……

我还需要再写一遍吗？

……“至少一个男人”（hommoinzin），它符合她的享乐所需要的那根骨头，好让她能够啃咬。

这个“至少一个男人”有三种写法，对吧：

- 有普通的正字法写法，毕竟我得向你们解释：“至少一个”（au moins un）；
- 接着是这个写法：“至少一个男人”（hommoinzin）；它具有我一向能够赋予结构游戏的表达价值；
- 必要时，你们还可以把它拉近，写成：$a \bigcup$ moinzin $[a \bigcup -1]$；这样写，是为了不忘记它有时可以作为对象(a)发挥作用。

她只有向自己依照各种倾向选定的那个靶点，承认她特意为它保留的阉割，才能接近“至少一个男人”；所以她成功的机会十分有限。

不要以为，她的成功会经过那些男性的男人中的某一个；假象反倒使这些男人感到窘迫，或者他们更喜欢一种直截了当的假象。

我这样指称的是贤者：受虐狂。这就给贤者定了位；必须把他们放回恰当的层面。如果从这里判断结果，就误认了我们能从歇斯底里者那里期待什么——只要她愿意把自己铭写进一种话语：因为她注定要驯服主人，并且正是由于她，主人才重新投身知识。

就是这样；我在这里没有带来别的东西，对吧……

这篇书面文本的意义在于，它会生出一大堆东西；但必须知道哪些点应当保留……我没有做别的，只是标明：在这个十字路口，危险同我刚才警告你们的那个危险相同，因为我不久前就是从那里出发的。现在我又回到同一点，对吧，我在兜圈子。

爱真理——哪怕是可以说由歇斯底里者化身的真理……

也就是以她指认那东西为借口，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给予她……确切地说，就是献身于一个显然已经只能成为慈善义演的剧场。［53分33秒，瑟伊版第154页］

我不只是在谈歇斯底里者；我谈的是某种在——要不要像弗洛伊德那样说？——“剧场中的不适”里表达出来的东西。要让剧场继续站立，就需要布莱希特；他明白，没有某种距离、某种冷却，剧场就站不住。

我刚才说“很显然，它已经只能是……［慈善义演］”；这个“很显然”，严格说来，正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启蒙（Aufklärung）效应，对吧；它同分析家的话语虽步履蹒跚、却终于登场有关。

这已经足以让歇斯底里者……

我说的是作为歇斯底里者的歇斯底里者；你们已经感到，我正在为你们接近她的功能……这已经足以让歇斯底里者放弃那套繁茂的临床症状；她过去正是用它们填充性关系的裂口。

这应当被理解，应当被理解成一个信号……

这只是一个例子！［笑声］……也许应把它理解成她——我说的是歇斯底里者——向某人［“至少一个男人”“至少一个”：那个会展示阳具符号的例外］发出的信号：她会做得比这套［繁茂的］临床症状更好！［笑声］

这里唯一重要的，是那个没有被注意到的东西：我谈歇斯底里者，是把她作为某种支持量化的东西；照我的说法，她可以用一个倒置大写 A 加 x 来铭写，我就是这样把它写在黑板上的：$\forall x$；她作为未知数，始终能够在 $\Phi(x)$ 中作为变量发挥作用：$\forall x \Phi(x)$！

我写的确实正是这一点；只要重读亚里士多德，就很容易察觉，这同女人——确切地说，同被他等同于歇斯底里者的女人——有什么关系……

这倒使他那个时代的女人处于非常不错的位置；至少对男人而言，她们是刺激性的……我们很容易察觉，亚里士多德同这个被等同于歇斯底里者的女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使他得以——这是一次跳跃——以 Παν（pan：所有）这种形式建立他的逻辑。

为了指称全称肯定命题——以及全称否定命题——他选择 Πας（pas）、Πασα（pasa）、Παν（pan）这组词，而不是 εχαστος（hekastos：每一个）。第一套伟大形式逻辑上演的这整出以 pan 为名的闹剧（pan-talonnade），从根本上同亚里士多德对女人的看法联系在一起。

但这并不妨碍：他唯一不敢说出口的全称公式，恰恰是“所有女人”。其中没有任何痕迹；翻开《前分析篇》看看吧。

同样，亚里士多德本人……

尽管他的后继者一头扎了进去……也不会允许自己写下形式逻辑此后赖以生存的那句骇人暴论：“所有人都是会死的。”

这句话彻底预断了人类未来的命运。“所有人都是会死的”，意思是“所有人……”

因为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按外延作出的陈述……“所有人”作为“所有”都注定死亡，也就是整个人类注定灭绝；这种断言至少相当大胆。

$\forall x$　把“所有”这一步强加给一个存在、强加出一个“所有女人”；而亚里士多德这样敏锐的人从未犯下“所有女人”这个说法，恰恰使我能够提出：“所有女人”正是歇斯底里者借以把自己决定为主体的陈述。

正因为如此，一个女人同一个“至多一个”（papludun）连带在一起……

严格说来，它把她安置在皮亚诺为我们提供模型的这种后继者逻辑中。

……但歇斯底里者并不是“一个女人”。

问题在于知道：

- 我所定义的精神分析是否让人得以通向“一个女人”；
- 或者，“一个女人”之到来是否属于 δόξα（doxa，意见）之事，也就是说，它是否如同德性从前那样……

按照《美诺篇》中那些对话者的说法……你们还记得《美诺》（Ménon）吧：“才不呢，才不呢”（mais non, mais non）……德性是否像那样……

这正是那篇对话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德性是不可传授之物。

这句话可以转译为：无法从她那里……

从我在这里以“步 / 不”（pas）来界定的“一个女人”那里［拉康的“非全”之“步 / 不”，继亚里士多德的“所有 x”之后］……在无意识中以衔接的方式知道某物。

总之，我先停在这里。有个人[注8]恰恰又在剧场问题上加码……

> [注8]　安德烈・格林：《多余的一只眼》（副题“悲剧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巴黎：午夜出版社，第 264 页。

仿佛这是一个值得真正耗费分析家大量精力的问题——那本书写得很好——仿佛分析家确实应当专攻此事……这个人在一条注释里，把区分真理与知识算作我的功劳：了不起，真了不起！

我刚才还对你们谈到《美诺篇》……

他当然没有读过，只读戏剧［安德烈・格林］……不过，我正是从《美诺篇》出发，才越过了那场使我同某个分析机构对立的危机之最初几个阶段。

真理与知识的区分，ἐπιστήμη（epistēmē，知识）同真正的 δόξα（doxa，意见）——即能够奠立德性的意见——之间的对立，在《美诺篇》中就是这样赤裸裸地写出来的。

而我突出强调的恰恰相反，是二者的接合：也就是说，行动——总之，就是在那里打结之物——表面上形成一个“与屁股有关的”

（culier）圆圈[注9]；无意识中所涉及的知识，正是那种滑动、延展，并在每一时刻都显明为关于真理的知识之物。

> [注9] culier：与屁股（cul）有关。这里指克莱因瓶的返折点；参见上文："其他瓶子都有一个底，天知道为什么！"

于是，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

- 这种知识是否真的使我们能够在《美诺篇》的问题上前进一步，
- 也就是让我们能够说：真理就其化身于歇斯底里者而言，是否确实能作出足够灵活的滑动，从而成为通向一个女人的入口？

我很清楚，这个问题已经升高了一个层级，因为我已经证明：有些以语言方式被衔接之物，并不因此能够在言说中被衔接出来。

欲望恰恰由此被提出，仅此而已。

然而，要作出判断并不困难。

正因为这里涉及的是欲望，而欲望凸显了未知数的不变性……

也就是左边那个未知数，它只在 Verneinung（否认）的名义下产生……正因为欲望凸显未知数的不变性，分析对欲望所作的掏空，才无法把欲望铭写进任何变量函数。

这就是歇斯底里者的欲望作为此欲望而同某种实际产生之物分开的碰壁处；后者使无数女人能够作为女人发挥作用，也就是把她们存在中的"至多一个"作为功能，用于她们在各种情境中的一切变化。

如果你们知道功能图式是什么，那么歇斯底里者在这里就扮演了这个角色：这就是我所谓“不满足的欲望”公式的分量。

由此可以推出：歇斯底里者通过引入每个女人赖以建立的“至多一个”来定位自己，其路径是：“并非对所有女人都可以说，她是阳具的函数”：$\overline{\forall x}\Phi(x)$。

相关知识卡 性化公式、非全与补充享乐 · 非全与量词否定的区别

成为“所有女人”正是她的欲望，也正因此，这个欲望才靠保持不满足来维系：从中产生的是一个女人，但这个女人不可能是歇斯底里者本人。

正是在这一点上［由于想把自己全部安置在言说中］，她化身为我刚才的“真理”；我先让真理开口［《弗洛伊德之物》，《文集》第 408 页：“我，真理，我说话。”］，随后又把它归还给它的结构主义功能。

分析话语正是通过把真理归还给歇斯底里者而建立。仅此就足以驱散歇斯底里症中的剧场。

正因如此，我才说分析话语并非同某种改变我们时代事物面貌的东西毫无关系。

我还可以强调：当我开始陈述那些潜在包含这一切的东西时，立即就收到一声回响——一篇讨论歇斯底里者之剧场的文章“啪”地溅落下来。

“今日精神分析”唯一能求助的，就是“没有跟上时代的歇斯底里者”。

当歇斯底里者证明：翻过这一页以后，她还会继续写在背面，甚至写到下一页，人们就不明白了。其实很简单：她是个逻辑学家！［歇斯底里的“问题”把“所有女人”/“一个女人”“非全”诉诸言说。］

这就提出了弗洛伊德理论为何诉诸剧场的问题：也就是俄狄浦斯，不多不少。

现在该着手处理了：为了支撑“另一个场景”——我正在谈、也是我最先谈到的那个场景——剧场中究竟有什么似乎必须被保留下来？

归根结底，也许睡眠本身就足够了。

睡眠偶尔孕育出富克斯函数，正如你们知道的那件事[注10]；这也许足以使睡眠的延续成为一种欲望。

> [注10] 法国数学家昂利·庞加莱（1854—1912）在 1902 年出版的《科学与假设》中回忆自己撰写第一篇富克斯函数论文的经过：某晚他一反习惯喝了黑咖啡，无法入睡；大量观念相互碰撞，其中两个结合成稳定组合。翌晨，他便确立了一类由超几何级数导出的富克斯函数，随后只花数小时写出结果。

主体的能指代表也许越来越容易不再取自想象表象；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出现了一些迹象。

可以肯定，我们必须让自己从中遭受阉割的那种享乐，同表象之间只有装置层面的关系。

正因如此，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

对我们具有这种特权，只是因为其他俄狄浦斯剧篇残缺，而且大多已经失传……对我们衔接问题的需要来说，它仍然过于丰富，也过于弥散。

欲望的谱系，就所问的是欲望如何被引起［原文如此］而言，所依赖的组合学比神话的组合学更为复杂。

因此，我们不必去幻想所谓"神话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

走上这条道路，就是在使用元语言；在这一点上，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它们表明：可命名的神话素形式——其中许多已经消失——依照精确的转换规律进行组合，但其逻辑非常短促；至少可以说，我们的数学丰富了这种组合学。

或许应当重新追问：精神分析话语是否有比以一种不超出普通评注的方式解释这些神话更好的事可做？况且，这种评注完全多余，因为民族学家关心的是采集神话、将它们逐一编目，再同仪式或生产等其他同样被记录的功能重新汇编；这些内容都落在一种书写里，而其中已经衔接出的同构关系就足够了。

我差点要说，其中完全没有对神话所服务的享乐作出任何假定。

这完全正确，即使考虑到人们为向我们暗示某些潜藏其中的晦暗知识可能具有作用而付出的努力，也是如此。

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注11]中指出，这些结构对爱发挥着一种防卫作用；这条说明在这里作出了恰当而鲜明的判断。

> [注1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49；穆通出版社，1967；穆通·德格鲁伊特出版社，2002。

但这并不妨碍：由于当时得势的那些分析家，这一点从所有人的头顶上飞了过去。

总之，俄狄浦斯的好处，在于表明男人如何能够回应存在于一个女人之存在中的“至多一个”要求。他本人只会爱“至多一个女人”（papludune）。不幸的是，那并不是同一个女人；我们总会赴同一个约会：面具落下时，“既不是他，也不是她”[注12]。

> [注12] 阿尔封斯·阿莱：《一出十足巴黎味的戏剧》，收入《笑弯了腰》。

然而，这个寓言只有建立在男人从来不过是个小男孩之上，才能维持。

而歇斯底里者死咬着这一点不放，足以使人怀疑她的真理是否具有最后定论的功能。

我觉得，若在这里转而讨论男人，也许就能向严肃迈出一步。你们会注意到，直到这一刻，我在陈述中只给男人留了一个不大的位置；虽然我本人也是一个男人——如果这里确实有一个人让这群漂亮角色开口说话的话！

我觉得不可能……

我一开头就在这个词上碰壁，并非毫无意义……不可能不把握那道将俄狄浦斯神话同《图腾与禁忌》分开的裂隙。

我马上亮出底牌：

- 第一个［俄狄浦斯神话］由歇斯底里者的不满足口授给弗洛伊德；
- 第二个［《图腾与禁忌》］则由弗洛伊德自己的僵局口授。

小男孩、母亲、父亲向儿子传递时的悲剧——对吧？传递的又会是什么，若不是阳具——

凡是能够构成第一个神话材料的东西，在第二个神话中都不见踪影。

在那里，在《图腾与禁忌》中，父亲享乐……

这一项在第一个神话中被权力遮蔽了……父亲享用所有女人，直到他的儿子们把他杀死；儿子们事先达成一致，才动了手。此后，没有一个儿子继承他对享乐的贪食。

从随后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个说法无可回避：儿子们把他吃掉，每个人必然只分到一份，而所有份额加在一起，便构成了一次共餐 / 圣餐。

社会契约由此产生：任何人都不得碰——这里并不是不得碰母亲……

弗洛伊德本人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明确指出，只有儿子中最年轻的那些人还被列在后宫名单中……因此，禁令所涉及的不再是母亲，而是作为父亲之女人的那些女人。

母亲只为了她的婴儿才进入问题，而这些婴儿都是英雄的种子。

但如果依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律法就这样产生，那么这条律法并不是所谓禁止同母亲乱伦的律法；后者却被精神分析奉为开端。事实上……

这只是一个评论，对吧……除了一部特定的“《摩奴法典》”以真实阉割来惩罚这种乱伦——“他要手里提着自己的睾丸向西走去”，诸如此类——总之，禁止同母亲乱伦的律法几乎处处都被略去了。

我丝毫不质疑分析中的这项禁令作为预防措施有其充分根据；我只是强调，在弗洛伊德借《图腾与禁忌》衔接这个问题的层面上……

天知道他对这本书有多看重，对吧？

……他并没有从神话上为这项禁令提供根据。

奇怪之处从这里开始：弗洛伊德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其他任何人也没有。

我继续沿着这条路走……

弗洛伊德把享乐提升为一种绝对之物，并把它交还给男人照管……

我说的是《图腾与禁忌》……是原初男人。这些都明说出来了。我所谈的是父亲，原始群落的父亲。

很容易在这里认出阳具：一切能够以女性方式成为享乐之主体者的总体。

我刚刚指出，这种享乐在俄狄浦斯的王室夫妇中仍被遮蔽；但它并非不在第一个神话里。

王室夫妇之所以成为问题，仅仅源自戏剧中明确陈述的一点：他们是人民享乐的担保者；况且，这同我们对一切古代和现代王权的了解完全吻合。

然而，俄狄浦斯的阉割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终止底比斯的瘟疫，也就是把享乐还给人民；此后将由其他人担保这种享乐。当然，考虑到事情的出发点，这免不了让所有人经历一些痛苦的波折。

我还需要强调：两个神话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功能彼此严格对立吗?

- 第一个神话中，律法在先；它如此原初，以至于即使犯人只是在毫不知情中触犯它，律法也会施加报复。享乐的丰沛从律法中涌出。

- 第二个神话中，享乐在起源处，律法随后才来。请免去我强调其倒错关联项的义务吧；归根结底，既然人们如此突出神圣食人仪式，原则上遭男性共同体禁止的，恰恰是所有女人；

这个男性共同体正是在这场共餐 / 圣餐中把自身超越为共同体。

这正是另一条原初律法的意义；否则，还有什么能奠立它?

厄忒俄克勒斯与波吕涅刻斯[注13]就在那里——我想——表明事情另有资源。

> [注13] 参见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及研讨班《精神分析的伦理学》最后几讲。厄忒俄克勒斯是俄狄浦斯之子、底比斯国王，他与兄弟波吕涅刻斯互相残杀而死。

的确，他们出自欲望的谱系。

尽管如此，弑父——对谁而言？对弗洛伊德？对他的读者？——必定构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迷狂，否则不至于没有任何人想到指出：在第一个神话中，这场谋杀是在凶手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不仅没有认出自己击打的是父亲，而且根本不可能认出，因为他还有另一个父亲——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是他的父亲，因为那个人收养了他。

甚至正是为了避免冒险杀死自己的真正父亲，他才离乡流亡。

这个神话具有启发性的地方，在于它显明了生父的位置；弗洛伊德强调，在那个时代，如同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样，父亲是成问题的。

如果俄狄浦斯没有王室血统——也就是说，如果他不必作为阳具发挥作用，作为他人民的阳具而不是他母亲的阳具——那么，**生父仍同样会是成问题的，俄狄浦斯却会被开脱**。最令人惊讶的是，这套安排一度确实运转良好：底比斯人非常幸福。[注]

> [注] Staferla 底本作 Et aussi bien le serait-il, et Œdipe absous…；米勒整理本与 ALI 转录本则作 Puisque aussi bien le serait-il, Œdipe, absous…。前一种标点更容易造成指代游移；结合上句的 ce père y est problématique，le serait-il 回指“生父仍会是成问题的”，而 Œdipe, absous 是另一个省略结构，意为“俄狄浦斯则被开脱”。译文把两个主语明示出来。

我经常指出，转折必定来自伊俄卡斯忒。

是因为她知道了，还是因为她忘记了？无论如何，这同第二个神话中的谋杀有什么共同之处？人们暗示，后者来自反抗，或者来自一种事实上不可思议、甚至从未被思考过的需要——除非把它看作一场共谋的产物。

很明显，我只是接近了那片地带；而一场共谋——这么说吧——也曾阻止我真正处理这个问题，也就是在《摩西与一神教》的层面处理它。正是在那个点上，弗洛伊德所衔接的一切才真正变得意味深长。

我甚至无法指出足以把你们带回弗洛伊德的内容；但我可以说，弗洛伊德在这里向我们揭示自己对分析话语的贡献时，其出发点并不少于神经症，正如他以俄狄浦斯形式从歇斯底里者那里收集到的东西，其出发点是歇斯底里症。

很奇怪，我竟然必须等到今天，才能提出如下断言——《图腾与禁忌》是一个神经症产物——而丝毫不因此质疑这个构造的真理性；这一断言完全无可争辩。

甚至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成为真理的见证。

我们不对一部作品作精神分析，更不会对弗洛伊德的作品作这种分析；我们批评一部作品。神经症远不会使其坚固性变得可疑；在这个案例中，恰恰是神经症把它焊接起来。

我们之所以拥有弗洛伊德的这个神话，正是由于强迫症者以自己的结构，为性关系中被证明无法在话语中表述的东西提供了这一见证。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下一次，我会准确说明它的分量，因为我不希望产生误解。

我要强调：以某种方式衔接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基本神话的贡献，绝不会因为我们由此突出其起源，就使这项贡献变得可疑；恰恰相反。

问题只在于知道，它能够把我们带到哪里。

第10课 · 1971年6月16日

今天，我要试着确定今年这条道路的意义；我以《论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为题，沿着它把你们带到这里。

这个假设……

因为标题是以条件式呈现给你们的……每一种话语都以这个假设来证明自身的正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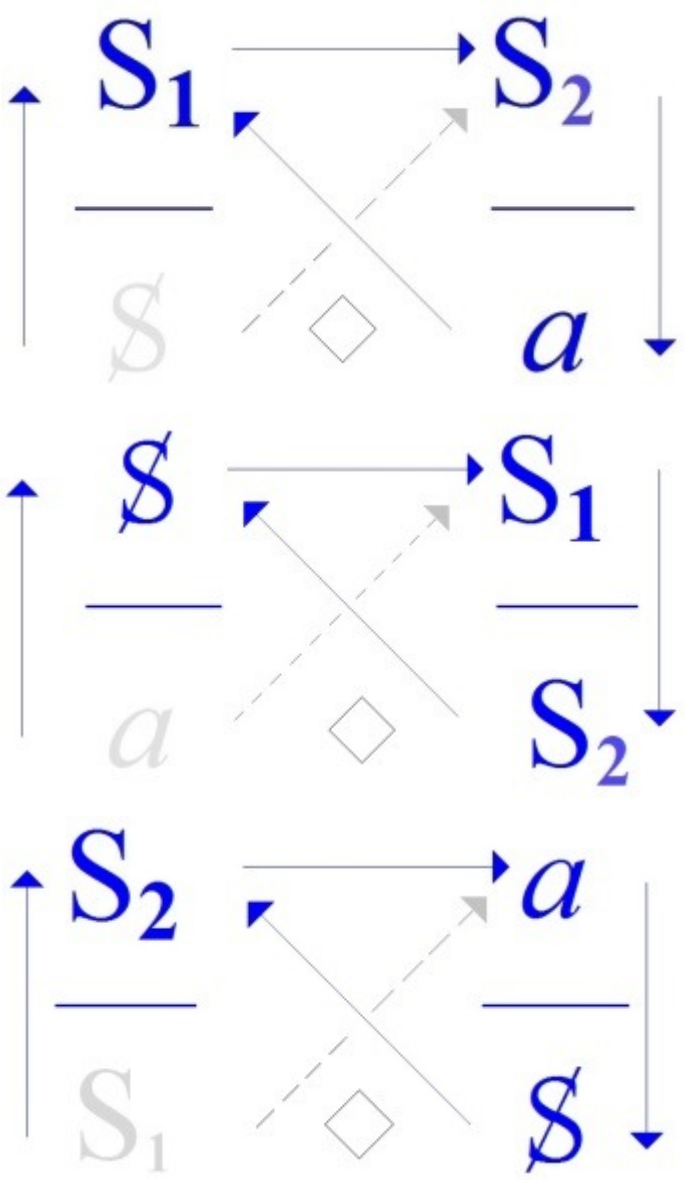
不要忘记，去年我试图把你们在某种既定秩序中打交道的那些话语，衔接为四种典型话语；这个秩序本身当然只能由历史来证明其正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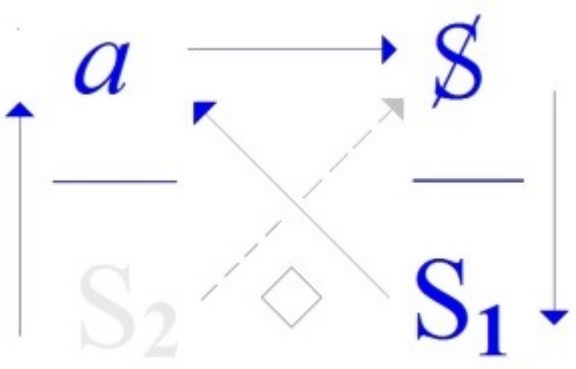
如果我把它们分成四种，我想，我已经通过自己对它们的展开，以及在一篇题为《广播谈话》的文章中赋予它们的形式，说明了这样做的根据——颇为悖谬的是……

如果你们听懂我上次所说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悖谬……总之，那篇文章向你们重申了某种秩序的各个项。

四个项不断以切分的方式滑动，而其中总有两个形成裂口；我正是从这种滑动出发，排列了自己逐一命名的四种话语：主人的话语、大学话语、癔症者的话语，以及分析家的话语。

这些话语都有一个共同特性：它们的排列点——我用来标记它们的点也正是这里——始终从假象出发。


S1
S2
S
a
S
S1
a
S2
S2
a
S1
S



主人的话语　癔症者的话语　大学话语　分析家的话语

分析话语究竟具有怎样的特权，使它能让我们这样衔接其他话语，并把它们划分为四种基本配置？

这样一个陈述，竟然出现在分析话语的创始者——也就是弗洛伊德——所开启之物的终点，这既悖谬又奇特。

他并非从无中开启它；他从某种呈现出来的东西出发……

我已经多次把它衔接为主人的话语的原则，也就是对某种知识的特权化；这种知识照亮了同真理之知识的衔接。

真正令人惊异的是，那些从某些视角来看……

我们可以把这些视角界定为：相对于社会来定位自身……那些从这个视角看来是残疾者的人——说得友善一点，是跛脚者——

而我们知道，美是跛行的……也就是神经症者，尤其是歇斯底里者和强迫症者，竟然正是从他们那里发出一道雷霆般的光，纵贯了由语言规定的整个 demansion（真理的居所之维）。

真理这一功能，甚至偶尔还有……

人人都知道它在弗洛伊德的陈述中占据何等位置……甚至还有我们以现代形式所熟悉的那种结晶，即我们所知的宗教，尤其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弗洛伊德关于宗教的一切陈述都以它为对象。

我要提醒你们：这同一项颠覆行动是一致的；在此之前，整个传统一直以“认识”之名维系着某物，而这项颠覆行动则起源于“症状”这个概念。

从历史上看，重要的是意识到：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引入，其新颖之处并不在这里。我已经多次指出“症状”这个概念，而只须阅读对它负有责任的人——也就是马克思——便很容易确认这一点。

认识论中存在着一种根本骗局；马克思主义颠覆把这个骗局作为骗局揭露，从而引入了假象这个维度。遭到揭露的恰恰是……

始终处在一项在黑格尔话语中达到顶峰的特定传统里……某种假象被建立为重量与尺度的功能——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并被当成现款照单全收。

我使用这些隐喻并非没有理由，因为这一揭露正是围绕金钱、围绕作为此物本身的资本转动；它把某种东西安置在恋物中，而思想的一次返回必须把它重新放回自己的位置——确切地说，放回假象的位置。

这条评论的奇特之处，也在于使我们看到：某种东西在这项以真理自居的揭露中被陈述出来，还并不够……

相关知识卡 资本家话语：主人话语的滑移与阉割的拒斥

正是以真理之名，剩余价值才涌现并被推到前台，成为那个动力机制；此前由若干有意维持的误认所支撑之物，正是被它还原为自己的假象……我要指出，仅仅发生这次真理的闯入还不够；历史已经证明，它并不会因此推倒由这种话语所支撑的东西。［参见《晕厥》，Staferla 版第 6 页：“当然，神经症在那里依然存活。”］

这种话语在此可以称为资本家的话语；就其为主人的话语的一种规定而言，它反倒在那里找到了自身的补充。

相关知识卡 资本家话语：主人话语的滑移与阉割的拒斥

事实表明，资本主义话语并没有因为剩余价值功能本身得到承认而变得更糟；它依然存续。因为由马克思主义的揭露所产生的政治后果——

其形式是一场政治革命……似乎恰好以重新被纳入主人的话语的资本主义为特征；马克思主义所揭露的，正是某种假象话语。

正因如此，我不会在这里详谈由此托付的历史使命……

在马克思主义中，或至少在它的宣言里……托付给无产者的历史使命。

这里还残留着一种人本主义的实体化：它把无产者塑造成这个机制中最受剥夺的人，却仍然表明，某种东西继续存在，并使他确实维持在

这种被剥夺状态中。无产者是以剩余价值形式生产之物的支撑，但这一事实丝毫不能把他从这种话语的衔接中解放出来。

相关知识卡 资本家话语：主人话语的滑移与阉割的拒斥

正因如此，这一揭露把我们重新带回对某种更为原初之物的追问；它可能就在一切话语作为假象话语的起源中。

也正因如此，我以剩余享乐一词衔接的东西，把你们带回弗洛伊德话语所追问的东西：它重新而严格地把某种被衔接为真理的东西，同一种假象对立起来。这个真理、真理与假象之间的这组对立及其辩证法——如果弗洛伊德的话有意义——就位于我用性关系一词所指的层面。

总之，我曾大胆地把这一点衔接出来，促使人们意识到：神经症者的知识向我们提供的关于某种东西的启示，无非就是那句“性关系并不存在”。

这是什么意思？当然不是说语言……

因为我已经说了——刚才就说了：“性关系并不存在”；既然现在已经说出来，它当然是某种能够被说的东西……但仅仅说出来当然不够，还必须为它说明理由。理由取自我们的经验，取自那条连续不断、紧扣着这个根本裂口的线；而这条连续的线打成了结……

它的核心起点就在这里，缠绕着这个空洞……打结成所谓的“神经症者的话语”。

上一次我……

我已经充分让你们感到、也充分强调过……试图从一篇书面文本开始，说明这条线的出发点可以如何被定位。

我今天的意图当然不是……

事情超出了在一场研讨班有限空间中所能言说的一切之边界……不是讨论神经症者如何表明自己同这段距离的关系，而是讨论神话；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这些神话形成于……

并非始终受神经症者话语口授，却回应着它的回声……也就是弗洛伊德所锻造的神话。

为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一个中心点出发；它也是精神分析话语的谜点。精神分析话语在这里只是在倾听那最后一种话语，即那种并非假象的话语。

它倾听一种“可能并非”——而且事实上也并不是——的话语。我的意思是：这里所表明的，只是当问题涉及性关系时施加给话语的界限。

至于我，我已经试着……

从我如今所处、并由此继续推进一切可能表述的位置……告诉你们：这一界限来自某种逻辑层面的失败，而这种逻辑以一切逻辑赖以维系的东西——也就是书写——来维系自身。

弗洛伊德作品的文字是一部书写的作品；而这些著作所勾画的，也是一种围绕着某个被遮蔽、晦暗的真理之物。这个真理陈述如下：一种性关系……

无论它以何种实现方式发生……都只能由“享乐与假象之间的这种组合”——即所谓“阉割”——来支撑和安置。

我们看见阉割每时每刻都在神经症者的话语中重新涌现，却采取一种恐惧、一种回避的形式；正是在这一点上，阉割仍是一个谜。阉割具有各种变化、流动、斑斓的实现形式；可分析现象的精神病理学探索——至少是民族学远游所容许的这种精神病理学探索——也展示了许多形式。然而，一切作为阉割被召唤之物所特有的那种东西依然存在；我们以什么形式看到它？始终是以一种回避的形式。

如果神经症者——如果我可以这样说——为我刚才所谓“享乐与假象的这种组合”作为阉割必然闯入一事作证，那恰恰是因为他以某种方式表明自己不能胜任它。

至于一切启蒙仪式，你们知道它们是什么；若不知道，可以去查阅专业著作。这里只举两部从分析领域内部产生的作品，我分别推荐：

- 赫尔曼·农贝格的《割礼所反映的双性问题》（Problems of Bisexuality as Reflected in Circumcision），也就是“双性问题就其反映于……”

割礼而言”；该书出版于恩格尔伍德，归根结底就是伦敦 Imago Publishing 出版社［1949］；

- 以及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象征性创伤》（Symbolic Wounds）[注1]。

[注1]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象征性创伤》，伽利玛出版社，1971。

你们会在那里看到分析思想的犹疑以其全部歧义和根本漂移展开；这种思想仿佛在以下两者之间摇摆：

- 一种解释性安排：它让阉割恐惧保持完全晦暗，并多少把它交给各种偶然事故的好运——或厄运，随你们怎么说；

某种东西经由这些事故呈现，而在这个范围里，它似乎不过是不知哪一种误会造成的效应，纠缠在成堆偏见、笨拙和某种可以修正之物中；

- 或者相反，另一种思想意识到这里确实存在某种恒常之物：至少，我们在一切范围中能够记录下数量极为庞大的产物……

无论目录编得好不好，无论是民族学目录，还是我刚才提到的精神病理学目录——此外还有其他目录……这些产物使我们面对如下事实：

弗洛伊德偶尔也表达过这一点；他在《文明及其不满》中非常懂得怎样把它说出来……这里涉及某种东西；归根结底，它使我提出的“性关系并不存在”不再显得那么新颖。弗洛伊德指出——当然还是像往常一样，用完全清楚的措辞——在性关系这件事上，某种命定性恰恰被铭写下来；它使那些手段、桥梁、栈桥、建筑，总之各种构造成为必需之物。性关系有所欠缺；若把视角作某种倒转，一切话语最终似乎都只是这个欠缺的症状。这些构造在性关系内部安排出……

安排在某些条件中；我们照例把这些条件推回史前史，推到历史之外的地域……在这些条件下，某种人为建立之物仿佛能够获得成功，用来补足——补足这个总之铭写在说话存在中的缺失。

但我们无法知道：

- 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存在会说话；
- 还是相反，起源在于这种关系不可说，因此一切栖居于语言者都必须发展出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以阉割的形式，让那道留在某种本质之物中的裂口成为可能——而此物在生物学上对这些作为生物的存在之繁殖、对其族类保持生育力又至关重要。

这确实正是一切启蒙仪式看起来所面对的问题。

这些启蒙仪式包括某些——不妨称作操弄、操作、切割、割礼——它们明确以那个器官为目标，并在上面留下印记。分析经验向我们表明，这个器官在作为符号发挥作用时远远超出器官的特权，因为它就是阳具。

而阳具，就一切东西都依照这第三项排列而言：

- 它使享乐陷入僵局；
- 如果我们只用简单的生物学标签界定男人和女人，它使这两种存在确切地……

在面对性享乐时——而且是在一切其他享乐中被特别选中的方式上——同它发生困难。

问题正是在这里；如果我们想让由分析话语开启的东西保持正确意义，就必须从这里重新出发。

而如果——我们这样假定——某种明确界定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阉割……具有应对那个构成性关系底层的不可判定之物的特权，那是因为它相对于如下东西，把享乐赋予一种秩序……

我说的是这些陈述，而它们在我看来无法回避……那套由强迫构成、成为分析话语日常内容的戏剧性安排，却同这一点完全相反……

这是一条评论，它构成我刚才指出的第二本书——贝特尔海姆那本书——的价值……同唯一重要的这点完全相反：问题不在于把启蒙仪式推回史前史。

启蒙仪式，如同我们可能想推回史前史的一切东西，仍然就在这里；它们始终存在，并活跃于世界各地：

- 仍有澳大利亚人接受割礼或尿道下切术；
- 整片文明区域都服从这些仪式。

在一个所谓“启蒙”的世纪中误认这些实践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枝繁叶茂、状况极佳，恰恰会使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出发点：这里并不是任何可以设想的强迫戏剧，也没有一个例子可以只用强迫来解释。

我们还必须知道“强迫”意味着什么：强迫从来属于与所谓身体优势或其他优势之优越地位完全不同的秩序；它恰恰由能指支撑。如果这里存在某种律法、某条规则，而一个主体愿意服从它，那一定有理由；我们关心的正是这些理由。

这才是我们关心的东西；我们更应当从这里追问：那种迎合性是什么……

我采用这个词，虽然它把我们直接带向歇斯底里者，却同时具有极其普遍的分量……正是这种迎合性使某种仅凭形象就令人无法忍受的东西，不但真实存续，而且存续在完全属于历史的时代。

这个形象本身也许确实无法忍受；问题就在于知道为什么。

我从这里重新拾起自己的线索。

正是沿着这条线，我们才赋予语言中衔接之物以意义，也就是赋予我所谓的这道前所未闻的言说以意义……

因为直到某个完全属于历史、而且就在我们触手可及之处的时代，它仍是前所未闻的……这道前所未闻的言说，总有一部分注定要保持未被听闻。无意识没有别的定义。

现在让我们来谈歇斯底里者；既然我乐于从她出发，我们就看看这条线会把我们带到哪里。

歇斯底里者——但你们会问我，总之，至少我希望你们不会问——“她是什么？”

然而，分析话语的意义恰恰在于：对于“她是什么？”“亲自出场的歇斯底里者是什么意思？”这样的问题，我想，我已经从想象界出发工作了足够久，足以表明“亲自出场”……

只须提醒你们已经写在 persona 一词里的东西……意思就是“戴着面具出场”。

不能从一开始就对这个意义给出任何回答。

对于“什么是歇斯底里者？”这个问题，分析家的话语所给出的回答是：“你们会看到的！”沿着她把我们带往的方向走下去，你们恰恰会看到。

如果没有歇斯底里者，我所铭写的东西当然绝不会显现……

因为我的确在铭写；我正试图向你们给出当前问题的第一份逻辑草图……也就是我写作 Φx、大写 phi 函数之 x 的东西；它表明享乐……

也就是铭写于 x 的函数中的这个变量……凭借同这里指称阳具的 Φ 之关系而得到定位。

这是一项核心发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项重新发现，随你们说，是一次重新命名；因为正如我上次向你们指出的，这个术语并非偶然，而是从“秘仪”中作为假象被揭开的阳具那里重新取得的。

要充分感受这里的游戏——我甚至要说，它的嘲弄——你们必须读《传道书》：“趁你还在这个尘世，享乐吧，享乐……

这篇惊人文本的作者——如你们所知，他身份成谜——这样说……同你所爱的女人一起享乐。”

［רְאֵה חַיִּים עִם-אִשָּׁה אֲשֶׁר-אָהַבְתָּ, כָּל-יְמֵי חַיֵּי הֶבְלֶךָ, אֲשֶׁר נָתַן-לְךָ תַּחַת ט הַשֶּׁמֶשׁ, כֹּל יְמֵי הֶבְלֶךָ: כִּי הוּא חֶלְקְךָ, בַּחַיִּים, וּבַעֲמָלְךָ, אֲשֶׁר-אַתָּה עָמֵל תַּחַת הַשֶּׁמֶשׁ.

“在日光之下，神赐你虚空生命的所有日子，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这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分。”《传道书》9:9］

这真是悖谬的顶点，因为障碍恰恰来自对她的爱［笑声］［47分30秒：录音带结束］。从最初接近歇斯底里者时起、从《歇斯底里研究》起，弗洛伊德就把我们带到这里：凡是性享乐中能够得到排列或容纳的东西，其枢轴与中心都被系在阳具的假象上。

上一次，我从一个确实可以追问最普通话语的位置出发，衔接了如下内容：我们不是要把语言学的指示一路推到终点，而恰恰是要把它外推，也就是意识到：

- 语言允许我们做的一切，无非是隐喻或转喻；
- 任何言说——无论是什么——一度声称要指示的那个“某种东西”，最终都只能转向一种涵指；
- 而如果有什么最终能够被指出为……

一切装配了语言的功能所指示之物——我上次已经说过——那么只有一个 Bedeutung：“Die Bedeutung des Phallus”；只有它才是由语言所指称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的 Sinn 与 Bedeutung

当然是被指称的，却永远没有任何东西回应它；因为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刻画阳具，那并不是——不像有些人自以为从我的某些话中听到的那样——它是“缺失的能指”，而是它无疑就是绝不会有任何言说从中发出的东西。

“Sinn 与 Bedeutung”，正是从这里……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的 Sinn 与 Bedeutung

我上次提醒过……真正开创逻辑的弗雷格所衔接的这组对立[注2]——“Sinn（意义）与 Bedeutung（指称）”——界定了比涵指与指示走得更远的模型。

> [注2] 戈特洛布·弗雷格：《论意义与指称》（Über Sinn und Bedeutung，1892），收入法文版《逻辑与哲学文集》，瑟伊出版社，1971。

在这篇文章中，有许多东西……

弗雷格正是在其中真正建立了 Sinn 与 Bedeutung 这两个方面……有许多东西值得保留，尤其对分析家而言。

因为，如果没有一种逻辑参照……

而这种参照当然不能满足于古典逻辑、亚里士多德逻辑……如果没有逻辑参照，就不可能在我所处理的这些问题上找准位置。

弗雷格的评论完全围绕这一点展开：当科学话语走到某一点时，我们会观察到如下事实。比如，说：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的 Sinn 与 Bedeutung

- “金星”，
- 或用它长期以来的两种称呼叫它——“昏星”与“晨星”——是同一回事吗？

说：

-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
- 或说“《威弗莱》的作者”，是同一回事吗？

我要提醒那些不知道的人：他的确是那部名为《威弗莱》的作品的作者。

正是在考察这个区别时，弗雷格意识到，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用“《威弗莱》的作者”替换“沃尔特・司各特爵士”。

相关知识卡 专名、书写与语音化 · 弗雷格的 Sinn 与 Bedeutung

他由此作出如下区分：

- “《威弗莱》的作者”承载一个意义，一个 Sinn；

相关知识卡 专名、书写与语音化 · 弗雷格的 Sinn 与 Bedeutung

-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则指称一个 Bedeutung。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的 Sinn 与 Bedeutung

显然，如果我们同莱布尼茨一起设定“salva veritate”——必须保全真理——那么就必须设定：凡被指称为具有同等 Bedeutung 的东西，都可以彼此任意替换。可是，如果我们检验这一点……

我马上就依照弗雷格本人开辟的道路检验它……假设国王乔治三世……

究竟是乔治三世还是乔治四世并不重要，在这里没有多少差别……曾经询问、打听“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是否是《威弗莱》的作者”。

如果我们用“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替换“《威弗莱》的作者”，就会得到如下句子：“乔治三世国王询问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是否就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

这显然完全不具有同一个意义。

弗雷格正是从这条简单评论、这次逻辑操作出发，建立并开创了 Sinn 与 Bedeutung 的基本区分。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的 Sinn 与 Bedeutung**

很清楚，这个 Bedeutung 当然还会指向一个越来越遥远的 Bedeutung。

当然，就弗雷格本人而言，他停在所谓“间接话语”与“直接话语”的区分上。

由于这里是在一个从句中说乔治三世国王发问，我们就必须维护各个 Sinn 的权利，决不能用“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替换“《威弗莱》的作者”。

相关知识卡 **专名、书写与语音化**

但这当然是一种技巧。对我们而言，这种技巧把我们引向如下道路：在这个场合，“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是一个名字。

同样，当卡尔纳普先生[注3]重新处理 Bedeutung 的问题时，他用 nominatum（命名对象）来翻译它；而恰恰在这里，他滑向了本来不应滑去的地方。

> [注3] 鲁道夫・卡尔纳普：《意义与必然性》，伽利玛出版社，1997。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的 Sinn 与 Bedeutung

因为我在这里开启的东西，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但方向肯定不同于卡尔纳普先生；我们的方向是追问“名”是什么意思——名，n.o.m.。我像上次一样再拼一遍。

我们很容易把这里同我刚才指出的东西接起来：我曾让你们注意到，阳具并不回应。

那么，这就把我们引向我希望在此强调的那个点：名……

“名”既有 name，也有 noun[注4]；但只有在专名层面，我们才能把事情看清，正如那个人所说……

> [注4] 参见 1961—1962 年研讨班《认同》，1961 年 12 月 20 日一讲：“不是语法上定义的 noun——也就是我们学校里所谓的名词，而是 name；在英语里如此，在德语里两种功能也有区别。我想在这里多说一点。但你们很清楚这个差别：name 就是专名。”

相关知识卡 专名、书写与语音化

……名就是召唤之物——但召唤什么？——它召唤人开口说话。

相关知识卡 专名、书写与语音化

而这正是阳具的特权所在：无论多么发狂地呼唤它，它始终什么也不会说。

相关知识卡 专名、书写与语音化

但这样一来，它也赋予我从前所谓的“父亲隐喻”以意义；歇斯底里者正把我们引到这里。

父亲隐喻……

当然，我是在《对任何可能的精神病治疗的一个先决问题》[注5]一文中引入它的……我把它置入一个一般图式；这个图式来自把语言学关于隐喻所说的东西，同无意识经验向我们提供的凝缩并置起来。

> [注5] 参见《文集》：《对任何可能的精神病治疗的一个先决问题》，第 557 页。

$$\frac{S}{S_1} \cdot \frac{S_1}{s} \rightarrow S\left(\frac{1}{s}\right)$$

我写下 S/S_1，乘以 S_1/s；我曾……

正如我也在《字母在无意识中的动因……》中写过……着重依靠隐喻的这一面，也就是它会生成一种意义。

如果“《威弗莱》的作者”是一个 Sinn，恰恰是因为“《威弗莱》的作者”替换了另一个东西，即弗雷格以为可以用“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这个名字标记的那个初始 Bedeutung。

不过，我并非只从这个角度考察过父亲隐喻。

如果我曾在某处写下“父之名就是阳具”……

天知道这在几颗虔敬灵魂中激起了何等恐惧的颤栗……恰恰是因为在当时，我还不能把它衔接得更好。

很清楚，它当然是阳具，但尽管如此，它也是父之名。

被命名为父亲之物——父之名——若是一个具有效力的名，恰恰是因为有人会站起来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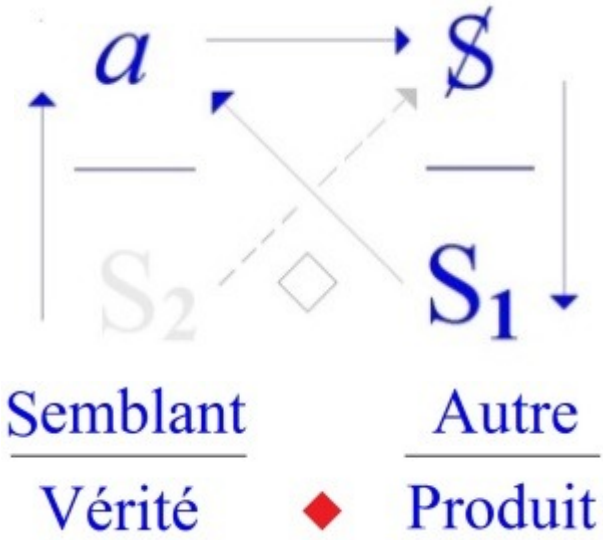
从决定施雷伯精神病的东西这一角度看，正是作为能指……

一个能够赋予母亲的欲望以意义的能指……我才有理由把父之名定位在那里。

$$\frac{\text{Nom du Père}}{\text{Désir de la Mère}}\ \frac{\text{Désir de la Mère}}{\text{Signifié au sujet}} \longrightarrow \text{Nom du Père}\left(\frac{\text{A}}{\text{Phallus}}\right)$$

但在这里，当——我们不妨说——歇斯底里者呼唤它时，问题在于要有人开口说话。

我要你们注意：弗洛伊德有时曾试图更近一步地接近父亲的这一功能；它对分析话语如此根本，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分析话语的产物。



如果我为你们写出分析话语：a/S_2，也就是分析家位于神经症者赋予他的［被假定的］知识之上；神经症者质询主体［S］，以便生产某种东西［S_1］。那么可以说，直到目前为止，分析话语的主人能指正是父之名。

极其奇怪的是，必须等到分析话语出现，人们才会对父亲提出问题。

什么是父亲？弗洛伊德毫不犹豫地衔接说：从本质上说，正是这个名字蕴含着信念。

他就是这样表述的。不过，我们也许仍可以要求再多一点。

归根结底，如果把问题放在纯粹生物学的层面，完全可以设想人类物种的繁殖……

这已经有人想象过，已经从一位小说家的想象中冒出来了［奥威尔：《1984》］……可以在没有任何被冠以父亲称号的存在介入时发生；人工授精毕竟不是毫无作用的。

那么，从远非昨天才开始的时代起，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父亲本质的在场？

归根结底，我们这些分析家自己真的知道它是什么吗？

尽管如此，我要你们注意：在分析经验中，父亲从来都只是一个参照项。

我们会解释某人同父亲的这种或那种关系；可是，我们曾经把某个人作为父亲来分析吗？

请给我拿出一份案例记录来！

父亲是分析解释的一个项；某种东西以他为参照。

请允许我略作缩短；借着这些评论，我仍要为你们定位俄狄浦斯神话究竟是什么。

俄狄浦斯神话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了麻烦，对吧；因为据说它确立了父亲的首要地位，仿佛是一种父权制的反映。

我要让你们感到某种东西……总之，至少在我看来，正因为这一点，它根本不像父权制的反映。远非如此。

它只向我们显现如下事实：首先有一个点，从这里可以用逻辑方式逼近阉割；我会把这种方式称作数目的方式。

父亲不仅被阉割，而且确切地被阉割到了仅仅成为一个序号的地步。

这一点在王朝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刚才我提到一个国王，却想不起该怎样称呼他——乔治三世还是乔治四世。

请想想，最典型地代表父性之物——也就是王权——正是这样运作的：

- 乔治一世，
- 乔治二世，
- 乔治三世，
- 乔治四世。

不过，这显然并没有穷尽问题，因为这里不只有序号，还有数。

直截了当地说，我从这里看见所谓自然数序列的统觉点；这个叫法其实并不坏，因为你们看，它非常接近自然。

我要你们注意……

因为人们总把历史召唤到视野尽头，而这当然构成极度怀疑的理由……我只想让你们注意：所谓母权制根本不需要被推到历史的边界之外。

母权制本质上就在于：说到母亲，正如弗洛伊德有时强调的，不存在疑问。

人当然偶尔会在地铁里把母亲弄丢，但总之，谁是母亲并不存在疑问。

同样，谁是母亲的母亲也不存在任何疑问，如此类推。

我要说，在她的谱系中，母亲是不可计数的。

她在这个词的一切严格意义上都不可计数；她无法被编号，因为没有起点。

母系谱系无论怎样必定有序，都无法从任何地方让它开始。

另一方面，我要你们注意一个看似世上最常见的事实，因为归根结底这并不少见：一个人的祖父完全可能成为他的父亲［原文如此］。

我的意思是，成为他的真正父亲。甚至他的曾祖父也可以。是的！

据说最初几代先祖都活到九百岁左右。我最近重读了这段，它非常有趣，简直是一场轰动的造假：一切都安排得恰到好处，让挪亚最直接的两位祖先——就是最直接的那两位——恰好在洪水发生时死去。你们能看出来，这事修饰得极其精细……

总之，先把它放在一边；我只是要把你们带进理解父亲的视角。

由此，你们看，得到的结果是……

我不得不讲快一点，因为时间已经不多……如果我们用那种界定神经症者的东西来界定歇斯底里者——这并非她所特有——也就是对阉割的回避，那么回避阉割有好几种方式。

歇斯底里者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她把阉割单方面放到另一边，放到伴侣那一边。可以说，歇斯底里者需要一个被阉割的伴侣。

很清楚，伴侣被阉割，是歇斯底里者的享乐之所以可能的原则。

但这仍然太多：如果伴侣真的被阉割，他也许还会有一点机会，因为正如我刚才提出的，阉割恰恰是使性关系成为可能的东西。

他必须仅仅成为在阳具的位置作出回应之物。

那么，既然弗洛伊德本人向我们指出……

我也不会告诉你们在哪一页……他本人指出，自己作为神话展开的一切——这是在谈摩西——

“我在这里不对它作批判……

他谈的是自己写下的东西，在 1938 年出版时，谈的是自己的历史假说，也就是他从泽林那里重新提出的假说……因为一切已经取得的结果——译者这样写道——构成由这些结果推导而来、并不断与之相关的心理学推论……”

你们看，这句话毫无意义。在德文中，它却有意义，原文是：

- “denn sie bilden die Voraussetzung”：因为它们构成前提；
- “der psychologischen Erörterungen”：那些心理学讨论的前提；这些讨论从上述材料……
- “von ihnen ausgehen”：出发，并且一次又一次……
- “auf sie zurückkommen”：返回这些材料。

[Ich beginne damit, die Ergebnisse meiner zweiten, der rein historischen Studie über Moses zu resümieren. Sie werden hier keiner neuerlichen Kritik unterzogen werden, denn sie bilden die Voraussetzung der psychologischen Erörterungen, die von ihnen ausgehen und immer wieder auf sie zurückkommen.（第三章，前言二，1938 年 6 月）——“我先概述自己第二项、纯粹历史性的摩西研究之结果。这里不再重新批判这些结果，因为它们构成心理学讨论的前提；这些讨论从它们出发，又不断返回它们。”]

的确，正是在歇斯底里者的口授之下，俄狄浦斯并不是得到展开……

因为弗洛伊德从未真正展开过俄狄浦斯……它只是在视野尽头被指出，仿佛处在歇斯底里者的牺牲所升起的烟雾之中。

但我们现在要仔细观察：这次命名、这份对俄狄浦斯中父亲呼唤的回应，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刚才告诉你们，它引入了自然数序列，那是因为在这里，我们遇见了这一序列最新的逻辑展开——即皮亚诺的展开——所证明为必要的东西：不仅仅是后继这一事实。

当人们试图把这样一个序列的可能性公理化时，就会遇到为了设定后继者而必须有零。

皮亚诺的最小公理系统……

至于后来在旁注和评述中出现的完善，我不再详谈……但最后一个公式把零设为这个序列所必需的东西；

- 若没有零，这个序列便根本不可能被公理化；
- 若没有零，它也就会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不可计数。

父亲功能的逻辑等价物，确切地说就是这个常被遗忘的零的功能。

我只能顺带、非常迅速地指出：据我所知，我们会在公元 2000 年进入第二个千年。

如果你们接受这一点……

你们可以接受，也完全可以不接受……但只要接受它，我就要你们注意：这使基督诞生以后必须有一个公元零年。共和国历的制定者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把第一年称作共和元年。

这个零对一切自然的年代定位都绝对不可或缺。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弑父意味着什么。

奇怪而独特的是，对吧，弑父从未真正登场，哪怕在戏剧中也没有。有人写过一章谈得不坏的文字，并中肯地指出：“即使在戏剧里，也从来没有任何剧作家敢于——作者这样表述——让儿子蓄意杀害父亲的行为被呈现、被展示出来。”

请仔细留意：即使在希腊戏剧里，也没有作为父亲的父亲遭到杀害。

然而，弗洛伊德从某些材料出发展开问题时，“弑父”这个词却处在中心；这些材料正是由歇斯底里者及对她的接近所构成，也就是对阉割的拒斥。

俄狄浦斯之所以能在弗洛伊德接近歇斯底里者的路径中强加给他的思想，难道不恰恰因为这里的弑父替代了这种被拒绝的阉割吗？

很清楚，在歇斯底里的视角中，使人受孕的是阳具；而阳具生出的，如果可以这样说，就是它自身。生育力是一种阳具的伪造；也正因此，每个孩子都是阳具的复制品，因为阳具——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述——怀着生育。

但这样一来，我们也隐约看见……

因为我已经用“至多一个”（papludun）为你们铭写了选择在这种不满足的性关系中经过逻辑化的可能性……我正是用“至多一个”指称它；由此，我们也看见弗洛伊德为何不可思议地迁就一种一神教，甚至到远离自己传统之处寻找它的模型——很奇怪，他非要这个模型是阿肯那顿不可。

从性的层面来看，没有什么比这种太阳一神教更加含混。

只见太阳放射出末端长着小手的每一道光线，去挠无数小人的鼻孔；这些男女儿童都是太阳的孩子。在这幅俄狄浦斯结构的图像里，非常醒目的是——这次正该这样说——他们像兄弟一样相像，更像姐妹一样相像。



如果“崇高”这个词可以具有含混的意义，那就在这里。

况且，阿肯那顿最后留下的纪念性图像并非毫无意义……

我上次离开埃及国土时曾亲眼看见那些图像……它们不只经过阉割，甚至完全是女性化的形象。

很清楚，如果阉割同阳具有关，我们却无法在那里把这种关系标示出来。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画出一个与“并非所有男人”或“并非所有女人”相应的小图式，用来指示同 Φx 关系的某一类型，那么获选者所关联的仍然正是 Φx。

通向带引号的“男性”中介之通道，只来自我强调过的那个“至少一个”。我们会在皮亚诺那里重新找到它：不断重复的 $n+1$，仿佛假定它前面的那个 n 被还原为零。被什么还原？恰恰被弑父还原。

今天我必须停在这个定位、这次绕行上；借用弗雷格本人的术语——这次正该如此——也就是停在“间接的”“ungerade”方式上：弑父的意义以这种方式指向另一个 Bedeutung。很抱歉，我没能把问题推进得更远。

那么，就留到明年吧。

我很遗憾，今年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以这种方式被截断；但你们会看到，相反，《图腾与禁忌》……

也就是那部把原初享乐置于父亲一边的神话……同样对应着一种对阉割之结的回避；这种回避严格来说与前一种完全等价。

以下一点由此得到清楚标示：强迫症者……

为了回应这个公式：$\overline{\exists x}\Phi(x)$，“不存在一个能够铭写进变量的 x”……强迫症者如何躲开它？只凭这一点：他并不存在。

我们后续的话语——为什么不呢？——将重新从这个东西接上。

强迫症者对于那个同样属于神话的父亲——《图腾与禁忌》中的父亲——背负着“并不存在”这笔债。

这是怎样发生的？某种宗教建构的一切，真正系结于此；可惜，这种建构无法被还原，甚至无法被还原为弗洛伊德挂在自己的第二个神话——《图腾与禁忌》——上的东西，也就是不多不少，他的第二拓扑学。我们以后可以展开这一点。

因为请注意，第二拓扑学的重大创新就是超我。超我的本质是什么？

我可以用这一点结束，把某样东西放进你们的掌心；你们可以试着自己操弄它［原文如此］。

超我发出怎样的命令？确切地说，它起源于这个不仅仅属于神话的原初父亲，起源于作为此物本身的对纯粹享乐之召唤，也就是同时对不阉割的召唤。

而在俄狄浦斯衰退时，这个父亲究竟说了什么？他说的就是超我所说的话。超我所说的……

我至今还从未真正处理过它，并非没有理由……超我说的是：“享乐吧！”

这就是那道命令；它不可能得到满足，而且正因如此，它位于一切以……名义得到展开之物的起源处。

无论这在你们看来多么悖谬……以道德良知的名义。

要充分感受这里的游戏，我甚至要说，它的嘲弄，你们必须读《传道书》：

“趁你还在这个尘世，享乐吧，享乐……

这篇惊人文本的作者——如你们所知，他身份成谜——这样说，

……同你所爱的女人一起享乐。”

而这正是悖谬的顶点，因为障碍恰恰来自对她的爱。

［研讨班结束］